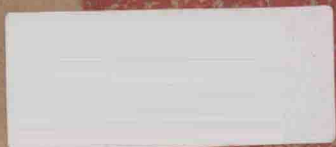


十年



集續

魯
一九三七—三九年





十年

集續

民國廿五年五月月初版發行

實價國幣四角

(外埠酌加寄費)

“集續年十”



印翻准不權作著育

編者 夏 丐 尊

發行者 章 錫 琛

印刷者 上海梧州路三九〇號
美成印刷公司

總發行所

上海福州路七〇二五七四八

開明書店

分發行所

廣州惠愛東路漢口交通路
南京太平路長沙南陽街
北平楊梅竹斜街

開明書店分店

本書已照著作權法呈請內政部註冊

次 目

謎	……	蹇先艾	一
煙	……	鄭伯奇	三
海島上	……	艾蕪	四
逃難	……	沙汀	五
馬蘭	……	蘆焚	九
主婦	……	沈從文	一〇
愛	……	周文	二二
四條腿的人	……	蕭軍	一七
鄉愁	……	端木蕻良	一八
報復	……	蔣牧良	二九
手的故事	……	茅盾	三五
流彈	……	夏丏尊	三〇

謎

寔是光艾

由一個身材高大，揸槍的團丁張德桂打着一盞白銅的風雨燈在前面引路，區長武懋聲喜氣洋洋地從縣城回到南鄉丁家堡去。從遠處看，那區長飄蕩着白紡綢的長衫，真像一個幽靈的影子。團丁穿着一雙線耳草鞋的脚，步子踏得很快，山路又是那樣的坎坷不平，不是石塊絆腿，就是沙粒刺脚，武區長差一點要跟不上他的旅伴了。他的身子向來就虛弱，先天不足，後天失調，在癱沒有過足的時候，白天走起路來，都會像風吹燈，東倒西歪的，何況還是在黑夜！他離開縣長的公館時，縣長很客氣，一直把他送到大門口，嘴裏雖然幾次在說着拿轎子送他，卻始終沒有向大班發命令，於是區長只有咬着牙巴步行了。如果在素常心緒不佳的情形之下，像團丁這樣粗野地只顧自己飛跑，不管後面主人的辦法，他早已經唾沫飛濺，「王八狗蛋」地罵起來了；今天因為解款進城，成績比其他各縣都顯着優異，着實受縣長誇獎了幾句之後，的確有點受寵若驚；並且那些話，團丁當時也親耳聽見了；這團丁又是自己的同鄉，從小同在一个村子裏長大的，自然不好意思開口就罵人。武區長於是很有文雅地喊道：

「張德桂，忙些什麼走慢一點！」

團丁好像故意裝耳朵聾，並不遵從命令，草鞋仍然在那些活動的毛石板上大步地踏去，響着清脆的，有節奏的調子。武區長身體雖然不大強健，內心卻是一個最不肯示弱的人，看見對方沒有理會，也就不再說什麼了，吁吁喘着氣，努力地跟了上去，四肢像龍蝦的腿似地在空氣中搖擺着；一到換不過氣來的時候，便把衣袋內早就預備好了的煙泡掏出一兩個來往嘴裏塞。

月亮在灰白色的雲霧中徘徊着，幾顆疏星像鑽石一樣嵌在夜的天空。山谷中再也聽不見得得的馬蹄聲，連行人都不容易遇到。天氣已經快到秋涼了，習習的谷風吹得滿山的雜樹颯颯地亂響。樹影亂動，偶爾有一兩聲餓狼的嚎叫，從山澗中發出來。在朦朧的月光與星光下面，秀峻的山峯像幾座黑塔排列着，懸崖下的田塍彷彿一個格子很大的象棋盤。這些景物，武區長並沒有加以注意，其實是行色太匆匆了，他自然就缺少這種賞玩風景的閒情。單是那在飢餓線上的野狼的怒吼，已經使他的兩條瘦腿不由自主地打起戰來。

「區長，你怕豺狗嗎？」那位團丁彷彿被野狼的聲音所激動了，停住腳，回過頭來問道。「你聽，牠那聲音夠多麼淒慘，跟人餓了肚子的時候一樣。」

區長早就想說話了，因為心裏一虛，兩肩便高聳起來，張不開口；團丁這一問，倒壯起他的膽子來了，聲調裏還帶着一點顫抖回答道：

「我以為你耳朵真聾了呢！剛才叫你打着燈走慢一點，你聽不見——唉！在這樣的黑夜又是在深山裏頭，豺狗哪個不怕！」

團丁挺起胸脯向前走着，一面微笑道：

「我們這南鄉如今有一個比豺狗還厲害的東西，我們其實是用不着怕豺狗的。」

「豺狗怕什麼東西呢？牠大概很怕老虎吧！我們鄉底下沒有聽見說有老虎呀！」武區長從小在南鄉長大，對於本鄉的地理和出產非常熟悉，自然就懷疑起來。

「你老人家就是我們南鄉的老虎啊！區長！」張德桂仗恃着和武區長是同鄉，而且又是一個知道他家庭底細的人，率性跟他開玩笑來了；然而仔細一想，又覺得這種行為太魯莽，不應該，連忙跟着下個解釋道：「我並不是說你就是老虎，我的意思是說你有那麼大的威風，鎮壓得住四鄉，跟老虎差不多，你還怕什麼豺狗呢！」

武區長的手正伸到路旁的山壁上去，扯了一片腰子形的野樹葉來玩弄着，一聽見團丁把他譬喻作老虎，黃瓜條的臉漲紅着，正要發作起來，張德桂底下的註解已經像珠子似地滾下來了，他的怒潮又才徐徐地退降。他始終覺得像下人們這一類的「信口開河」是不可為訓的，把鷹鉤鼻子皺了幾皺，大聲斥責道：

「張德桂，我們兩個雖說是同鄉，又還是從小同在一個村子長大的；但是禮貌也不能一點不講

究呀！我們在背後大家說說笑笑，自然沒有什麼關係。在大庭廣衆之間，以後請你千萬不要再來這一套了！你曉得嗎？現在，在這深山裏頭，沒有人的地方，我們可以講自由講平等；到了那個時候，我就是一個堂堂的區長了；你呢，你不過是芝蔴那麼大一點兒的一個團丁，什麼事情一點都隨便不得！」

「這個我哪有不曉得的道理！」團丁傻子似地哈哈大笑道。「到了那個時候，我自然就不會再這個樣子了，區長老張在外面也混了十好幾年了呢！」

這頂撞，武區長當然又是不滿意的；但是當他一擡起頭的時候，便看見斜掛在團丁背上的那枝毛瑟槍了，烏鋼的槍筒子擦得很亮，膨脹的子彈帶圈在他的腰際，再看看那個人粗手粗腳的背影，莫名其妙地，「命案」這兩個可怕的字眼立刻就在區長的心頭湧起來了。他的思想像急流似地便尾隨着這兩個字跑下去——他衣袋中幾十塊錢這個數目是有的，張德桂這粗人要是對他真安着什麼壞心，這件事是太容易解決了。在這深山之中，離丁家堡還有十好幾里路，根本用不着求助於他的武器，以團丁那樣強有力的漢子，順手輕輕一推，他馬上就會掉到幾萬丈深的懸崖底下去，連屍首都要找不着的……他這時覺得團丁張德桂比那俄慌了而嚎叫着的豺狗還更可怕些。他把眼睛張得很大，牙齒咬得緊緊，拳頭用力地握住，（這是他向來產生「急智」的三步驟）理智便開始在他的心靈裏活動起來，終於把剛才那種軟弱的情感克服住了。（據說武怒聲所以能當着區長，就是由於有這些長處。）他不慌不忙地也緊跟着那團丁的笑聲，露出兩列黑牙，格格地發出幾聲狂笑。

走下了一座又長又陡的山坡，一窪黑泥塘橫在面前，阻住他們的去路，好在泥塘的面積還不很寬，武區長身子一縱，也就跨過去了。團丁還怕區長有什麼爲難，把手裏的風雨燈放低了一點，警告道：

「慢點，區長，留神踩到水裏頭去！」

區長跳過泥塘，緩過一口氣來以後，忽然親切地喊道：

「德桂，你用不着給我打燈了，又不是在大庭廣衆的前面，這裏又沒有人，我們率性並排走吧，這麼遠的路，大家也好擺擺龍門陣，不寂寞。」

這一段話很甜蜜，用牠來緩和任何嚴重的局面，也最有力量。團丁是個老實人，心眼頂直，區長不擺架子，這是最好的，他就放緩了脚步，轉過身來，遷就這位南鄉的長官。

團丁是丁家堡忠厚的農民出身。論年紀比武區長還小兩歲，剛剛才滿三十，因爲經過風霜稍多，滿臉的粗肉和一嘴的鬍子樁，簡直就把他變成一個四十以上的中年人。早年由於他有一個叔叔在城裏開小雜貨鋪的方便，他就進城去讀高等小學，混差使，時間還遠在武區長之前。不過武區長他們家是個有名的土老肥，他比他多上了幾年中學，不知在什麼地方又鬼混了幾年，居然就到本鄉當起區長來了。張德桂自己卻沒有一點出息，僅僅在丁家堡團防分局找到團丁這麼一個渺小的位置。

●擺龍門陣就是講故事

●土老肥就是土財主

這兩三年來，大家都說武區長已經發了好幾萬塊錢的財了，張德桂自然覺得這是人家的福大命大。不過他常常總想找一個機會，問問這位老朋友飛黃騰達的經過；（他雖然耳聞了一點，但不甚清楚。）因為在兒童時代，大家一同在鄉下洗澡摸魚的時候，武愨聲似乎並沒有什麼特別出奇的本領，他決沒有夢想到他會弄到今日這樣的地位。他越是想探求這個道理，但是機會越是不允許他。武區長一看見這團丁，就故意走到人叢裏面去，他的一腔懷疑當着人當然也就不便洩露出來。這粗人老天偏賦他以一種口直心快的個性，在人衆略略稀少的時候，有時他卻喜歡拿着老朋友的資格，給區長開點小小的玩笑。今天也就是和往日一樣的情形，「打劫」的思想在南鄉那樣善良老百姓的頭腦中是從來沒有過的。然而武區長因為自己有錢，處處總疑惑着人家在打他的主意，所以凡事他都特別留神。今夜的境地，又和往常大不相同，是在深山懸崖之間。

張德桂把身子回轉來，武區長便趕了一步上前去，拍着他的肩膀，一壁向前邁腿，一壁媚笑道：

「德桂，我們總算老朋友了，剛才我那些話，你千萬不要認真，我不過是說了耍的。弟兄，我早就想要提拔你了，總是沒有適當的位置。本來嗎，你想想，老朋友得勢了，哪里有不援引老朋友的道理呢？」

張德桂覺得有點奇怪起來：武區長剛才那種傲慢的氣派爲什麼沒有了，竟完全變成了一個和藹可親的人了？他細想：大概他剛才說的那些話真有道理，背後大家不妨隨隨便便，當着人面前，是要保持彼此的身分的。這也許就是他們官場裏頭的人耍的什麼派頭吧！張德桂以爲，他萬一自己能

夠走紅運，得了勢，他敢說，無論在什麼時候他都要和弟兄們同甘共苦，決不會當着人是這個模樣，背着人又是那個模樣。他老實，也許這就是老實人的想法，武區長自然就不那麼想。這團丁從根本上說，他是並不十分羨慕武區長的，因為他覺得，他雖然有了錢，卻把自己的身體糟踐得不成樣子。他只要一看見武慤聲那張煙灰臉，瘦得只剩下一把骨頭的軀體，小得來只差成了一條縫的眼睛，還有那紫色的乾嘴唇，那彎駝的背部，他便聯想到這個人買了好幾個小老婆，卻連一個兒子都沒有，心裏不由得不起悲憫的，沈重的歎息：

「武慤聲在我們鄉下總算得富貴的人家了；但是你看，他把身體弄壞成那點樣子，後人都沒有單拿些錢來做什麼呢？」

他深知道這些話，要是對武區長說出來，作為對他的一種勸告，他也決不會聽取，因為我們的區長已經沈溺在那種生活裏面了，萬難再有「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希望。而且區長對着團丁，總是好擺出官僚的虛架子，作威作福；這架子便是兩位老朋友中間的一層隔膜。今天顯然老天給了團丁一個好機會，他可以開始和武區長作正面的接觸了。他很隨便地說了幾句話，對方居然沒有十分發怒，這尤其是可喜的事。張德桂覺得這回可以問問他關於他發財的經過了，並且他還打算試着勸勸他應當好生保養他自己的身體。當他聽見武區長那段親切的話以後，心裏登時充滿了非常喜悅的情緒，把步子竭力維持着和區長一致，連忙答道：

「區長，你真是一個了不得的人物，沒有多少年，你就做起大官來了，我們哪個會不佩服你！一樣兩隻腳兩隻手的男子漢，偏偏就是你有本領，我們就不行。」

脚步又踩過了一堆爛泥，有幾點歸鴉劃過長空，靜寂無聲；遠處黑森森的林子裏，小鳥翅聲撲撲地亂響着，大概是迷了路。

「自然，」武區長的心跳稍微和緩一點，對於這個只上過兩年高等小學的鄉下人，他覺得是落得吹吹牛的聲音有點含糊地說。（因為他嘴裏還噙着一顆煙泡。）「各人有各人的辦法，德桂，我給你說吧，要是人人都變成一樣，天地間便沒有偉人同常人的區別了，哪個來管理這個世界？譬如沒有我，哪個又來管理這一鄉？」

「你吹什麼！我說你一半也是因為運氣。」團丁因為毛瑟槍的皮帶箍得太緊了，把牠鬆了一鬆，同時瞥了他的老朋友一眼道。

武區長看見他一鬆槍枝的皮帶，不由得又想到那個壞念頭上去，驕傲的神氣立刻像煙霧被大風吹散，看見那兵士並不把槍取下來，他又放心了，胸脯起伏着答道：

「自然，這的確也有點運氣的關係。」

月亮突出了雲圍了，路徑清晰了許多。他們走上了一座簡易的，沒有欄杆的木橋，人載在上面，橋便吱吱嘎嘎地響動。快到鬼巖洞了。他們擡起頭來，便看得見那個凹進去的深穴，在朦朧的夜色掩映

之下，像一個妖怪張大了血盆似的巨口等候在那裏，巖頂的亂草就像那妖怪的頭髮，遠遠地那一團一團的，紅綠色的磷火，正向着巖洞口滾跳過去。那裏是鄉下野墳最多的地方。團丁是見過仗火的，並不怕鬼，反而笑嘻嘻地提醒武區長道：

「區長，你看，那邊就是鬼巖洞哩！前清時代，這裏還是一條小路，據說常常有謀財害命的。他們說，半夜三更那裏鬼都打得死人！」

團丁說話的聲音，這時特別響亮起來，他的目的是在壯壯區長的膽子。武懋聲一聽到這種描寫，不由得又引起他的疑心病，在他的眼中，團丁背上的毛瑟槍越發亮起來了；他的心突突地跳着，兩種恐怖——鬼巖洞的景象和團丁的不懷好意——襲擊着他，他的脚步忽高忽低地錯亂得不成樣子，聲音有點發顫道：

「那是在前清的黑暗時代，如今人心好得多了，決不會再有人來做這種傷天害理的事情；況且這又是平陽大路，來往的人非常的多。」

張德桂的心裏坦白極了，先是嘴裏打着呼嘯，後來益發放肆起來，搖頭幌腦地唱着柳陰記上的山伯訪友那一段：

「那日過莊把弟訪，才知弟是美姣娘；

弟把真言對兄講，爲兄聞言好淒涼。

冤孽病兒從空降，我得急病轉回鄉……

在平常，萬萬不會有人像這樣在區長面前放肆無禮的，這對於區長是一種欺負，也可說是一種侮辱。然而今夜是在萬山之中，缺少任何良策，一方面他還切迫地需要着這位旅伴的保護。人家一旦不高興，要是稍稍一動手，自己就要發生生命的危險。對方越是海闊天空與談笑自若，武區長的心裏越是忐忑不安。煙泡雖然預備得很充分，但是乾焦焦地就嚙下去了，沒有一點幫助消化的飲料，——最好是來一盃濃茶，——這尤其是令人難過的事情。縣城離丁家堡十五里，他們才走了三分之一，武區長的氣喘得真厲害，於是嗆嗆地咳起嗽來。

張德桂的左手差不多完全攙住這位領袖人物了，他把脚步放得緩緩地去將就他，一面鼓勵道：「區長，這兒離丁家堡還有十來里哩，我們慢慢地擺着龍門陣走吧！走得太快了，更要累死人。」武區長上氣不接下氣地點着頭，一連塞了兩個煙泡進嘴，精神又好一點。

「我想問你一件事情，區長。」團丁笑着說。

區長問：「什麼事？」

「有人說，你這幾年找了好幾萬塊錢，是不是真的？」

「他怎麼忽然請問起我的財產來了呢？難道他真安得有什麼壞心嗎？」南鄉長官的思想總是往這條路上走。「怎麼答覆他呢，說真話，還是說假話？」他真有點躊躇了。

團丁看見這位貴人沒有回答，以為一定他自己說話的聲音太低了，他不曾聽見，跟着又改正地重複了一句：

「人家都說區長你這幾年發了大財，真有這樣的事情嗎？」

「錢是找了一點，哪里會就有好幾萬塊呢？德桂，這都是好事的人造的謠言，你千萬相信不得。」

「區長，你從中學畢業後，怎麼就把區長弄到手了？呀把老實話跟我講講吧，大家都不是外人。」

張德桂說着話，因為毛瑟槍的皮帶又勒得他的肩膀疼痛了，他又把牠向上移了一移。

武區長看見他一移槍枝，不由得又喫了一驚，以為這一定是團丁故意在向他示威，拿武力來作後盾，想得一個答覆吧。如果不說實話，也許對於自己，倒真的有什麼不利了。

他們這時已經走進了一帶蒼鬱的松林，月光穿過了針葉，瀉落到地上。在這樣的場所，要用一種毒辣手段對付一個人，也是和鬼巖洞一樣，神不知鬼不覺的。武區長不能不像小羊似地服貼了，他慢騰騰地回答道：

「德桂，我給你說真話吧；但是千萬不要跟別人講啊！我中學何曾弄畢了業呢，功課有一大半都沒有及格。我在城裏頭的歲月，差不多都在煙館同私窩子裏鬼混，根本就沒有去上些什麼課。後來因為王紳士的少爺要投考區長訓練所，我也就造了一張假文憑，送了老王的老頭兩百塊洋錢，他給

我同時也寫了一封請託的信，我就考上了。」

區長說到這裏，被山風一吹，忽然哈吃地一聲，打了一個噴嚏，他連忙從衣袋內掏出一張污黑的手巾來揩拭着滿嘴的鼻涕唾沫。

「後來呢？」

「後來經過了三個月的訓練，我們就都畢業了。縣裏頭挑選了成績好的前三名分發出去。×媽，（區長開始使用粗俗的語句）我偏偏考了一個丙等，論分發自然是分發不到我身上來的。德桂，但是你猜怎麼樣？」

「你一定又去託王紳士給你幫忙了吧？」

「你這傢伙怎麼這麼會猜！老王給我上的條陳，拜給他屋老頭做乾兒子。王紳士同縣長是至好的朋友，×媽他的一句話，簡直就是一道靈符！他跟縣長一說過話，你猜怎麼樣？第二天縣長就把我叫到他的公館去了；他對我說，現在各區的區長都早已派好，只差南鄉還沒有派人，他問我願意不願意到那里去，就是缺苦一點，恐怕撈不着多少油水就是了。德桂，你說，我仔細想了一想，南鄉的區所設在丁家堡，那里不正是我們的老家嗎？爲什麼我不幹呢？我不幹，閒起來做什麼？丁家堡的人從小就看不起我，說我沒有出息；不過家裏有幾個臭銅。老子今回硬要做了官回來，給他們這些雜種看看。所以

我馬上就答應了，縣長自然很高興。縣長在我臨走的時候，還勉勵我許多話，說是要喫得苦中苦，才能做得人上人。德桂當然區長這個官兒也是不十分好做的，因此我這幾年才不斷地去請教我的乾老子；他老人家是真有經驗，傳授了我不少做官的法門。你想想，沒有這個老頭做後臺，我怎麼會一做做這麼多年？媽，縣長，區長，保董要是三方面拉得不緊，我簡直給你說，那就一個大錢的事都辦不了。德桂，你以為官真好做嗎？牠並不像你們喫一份糧那麼簡單，有時候，我因為公事不好辦，簡直天天晚上都睡不着覺。你說人怎麼能不瘦呢？所以我也就不得不喫點鴉片煙來補補身體了——我們歇一歇再走吧，我真累得厲害，腳肚兒真疼。」

武區長說完，喘氣如一條牛，便在路旁，靠着一棵大皂莢樹的大石頭上一屁股坐下來。團丁也只好站在大路當中等他。

「還是走吧！休息不到五分鐘，區長又拔起腿來往前走。」

張德桂陪着他一同前進，掃了他一眼又問道：

「區長，那麼，你這幾年到底找了多少錢呢？」

武區長的視線往上一移，便和那位粗人的火炬似的目光相遇了，他覺得情形又有點可怕起來，連忙回答說：

「也就是幾吊錢的樣子，南鄉是個窮鄉，你還不曉得嗎？」

「人家許多人都是這樣說，鄉儘管窮牠的，你們區長保壘弄錢的花樣還是照樣不少哩！風靜止了，在這幽深的山谷中，聽得見山泉汨汨的流動聲。」

武區長對於這團丁的侮蔑，心頭起了一點微微的憤慨，伸長頸子追問道：

「你又在哪里聽了這些謠言？」

「上回修這條路的時候，你們總有點什麼好處吧？」

「征派民工修路，有錢的人家可以拿出錢來贖役，這種章程是官家規定出來的，我們不過照辦就是了。款子一分一釐都要解到上頭去，哪里還有我們什麼油水！」

「據說官家只征派一千名民工，你們卻是按戶征派，借這個機會，敲了大家一筆大錢，你們真不應當！」

「胡說！決沒有這樣的事情。」

「那麼，去年封馬呢？」

「封馬怎麼樣？」

武區長剛一提出這個反問，路旁突然一塊刻着「泰山石敢當」的石碑把他的腳絆了一下，他往後用力一退，算是沒有受傷。

「外頭都傳說，去年打仗的時候，你們派了團丁到四鄉去封了一千多匹馱馬。後來大家一塞包袱，你們就把馬差不多都放還了，送到縣裏去的還不到一百匹，這一百匹中間還有一些牝馬跟馬崽。牠們都是不能當差的。因為牝馬同馬崽根本不值錢，人家才不肯拿錢來贖，是不是呢？」

「這件事情倒是有的；不過他們外邊又給我們加了好些醬油醋了。這完全是縣長他老先生出的主意！我們事實上並沒有分到多少錢，你不要冤枉了我們。」

「你老人家強佔朱木匠的妻子那件事，實在有點喪德！」

「我出了三十塊錢，他寫得有字據，怎麼能夠說是強佔呢！」

團丁今天把區長侮辱得太不成樣子了，他還繼續着調侃道：

「這樣也不是，那樣也不對，區長，那麼你怎麼會發了財呢？」

武區長沈默無言，兩眼望着遠山。

兩位夜行者開始攀登兩三百步的軟脚石梯了，下面便是萬丈深的懸巖，誰也不敢向下瞭望。武區長的一半身子都靠在團丁的手腕上。團丁不惟沒有乘勢把他推下崖去，還竭力維護着他。區長有點感激的意思，也許是怕對方真有什麼惡意，不得不用些甜蜜的話來穩住他，態度非常和藹地說道：

●塞包袱即納賄

●馬崽即幼馬

「德桂，我今晚上真應當感謝你，要是沒有你扶持我，這一趟遠路，坡又是這樣的陡，我早就摔倒了；就是不摔倒，駭都要駭死了去的。晚上走這條路，我生平還是頭一次呢。你真不愧是我的老同鄉，老朋友！我回到了家堡，一定給你想辦法，提升你，我可以當着天賭咒。」

「我問你怎麼發的財，你怎麼總不說話呀，區長？」團丁背上的毛瑟槍因為上坡一抖，便摩擦着發出嘩嘩的聲響來，這個是區長最害怕的。

「我這兩年發了點小財是有的，」南鄉長官身子顫巍巍地說。「左不過是賄賣幾個保董，鄉下人有什麼糾紛，請區上調解的時候，我稍微收一點人家塞的包袱就是了。德桂，你也不想，一個人一輩子做得着幾趟官，自然也應該剩幾個錢。說不定哪天縣長一換，我們就要跟着滾蛋的！」

岔路上有一個矮黑的老頭子，挑着兩個空菜筐子走過來，擡起頭，認得對面來的是南鄉的區長，慌忙閃在一邊，彎着腰問道：

「區長回了家堡去？」

武區長揚起頭，沒有理睬他。

風雨燈的玻璃罩已經被煤油煙子薰黑了，好在月光很亮，走路已經就看得很清楚。轉過了一座光禿沒有樹木的山角，他們遙遙望見了家堡的燈火和那一堆黑簇的房舍了。武區長的心變得安穩起來，把煙泡像乾蠶豆似地抓了一個塞到口裏，倨傲地說道：

「德桂，這樣亂糟糟的年份，什麼地方不是黑漆漆的一團，試問有幾個人是真正清白的人生在世界上，也就是幾十年的光陰，不享受點榮華富貴做什麼！」

團丁的老實面孔繃得很緊，微微歎息道：

「區長，錢固然要緊；但是人也要得緊哩！你看你這幾年事情一順遂，人倒反轉瘦得不成樣子了。你做什麼要把鴉片煙當成滋補的東西看待呢？區長，你天天想生兒子，多弄些姨太太也還是一樣地不中用，第一要緊的，是把身子先弄壯實啦！」

武區長生平最喜歡的就是煙與女人這兩種寶貝的東西；他自己說過這個話，他非到死的那天，他決不放手。他尤其不高興人家把他這兩種短處隨便暴露出來。他聽完了那位團丁的忠告，撇了撇紫色的嘴唇，一句話也不回答，低着頭只顧向前走去。

他們走得滿頭的大汗，又下了一座斜坡，草叢中蟲聲唧唧地叫着，顯出一點秋意來。路過土地廟，香火還熊熊地燃着。離了家堡只有一里了。大家都暫時成了啞吧。團丁張德桂仍然恢復到卑微的下人的地位，向前多跨了兩步，打着那盞半明不滅的風雨燈開路，草鞋聲清脆地響着；武區長因為已經完全到達安全的地帶了，身心都很舒適，又開始擺出區長的架子，手脚像龍蝦似地大搖大擺起來。

當南鄉長官和他的隨從走進了家堡街的時候，已經是天涼的深夜了。青年的鄉民們，因為白天工作疲乏都早已睡去，只有幾個禿頂的老人，還在街頭坐着閒話，大家一看見他，都站起身來。

團丁把武區長送到區上以後，便回到團防局去；這個老實人被疲乏包圍着，一進屋，倒下牀便睡熟了。長官到了區上，煙癮過足，也還是照樣睡不着。他很憤怒，他被強迫着洩漏了自己做官的祕密。他很不能鑽到地縫裏面去。他覺得這種損害與侮辱，簡直是沒有法子來彌補的。他的臉由白變紅，又由紅變成白色。他出世以來，這要算是第一次受悶氣。他在他的臥室裏像獅子似地咆哮着，拍桌子，打板凳，把茶壺，茶杯，煙燈罩，痰盂，夜壺都摔碎在地上。他的幾個女人都陷落在迷惘裏面了，遠遠地站着，咋舌頭，不敢走過來。他「庸人自擾」了一兩個鐘頭，舉止又漸漸地寧靜下來，狡猾的臉上開始有了微笑的影子。當他的理智在內心增長着，壓倒了憤怒的情感，轉想到那位團丁是一個無知的，十足的鄉下人的時候，他更覺得沒有什麼芥蒂了。他一個人嘴裏喃喃地說道：

「這算得什麼呢！他是我的老朋友呀。我一定要提拔他！」

第二天在本區的會議席上，武區長會見每一個保董，他都對頭天晚上護送他的那位團丁張德桂讚不絕口，說是這個人不惟忠厚老誠，辦事又非常認真。他還說，那天夜間他因公從縣城回來，路既不很好走，還經過許多危險的地方，要是沒有這位團丁的保護，他會連命都要沒有了。像這樣不可多得的人，真該提拔提拔，希望大家給他設法安置一下。

保董們都站起來，異口同聲地鞠躬說道：

「只要區長喜歡派他在什麼地方，說一句話，我們沒有不贊成的。」

武區長低頭想了一想，回答道：

「我以爲我們這個小鄉下，用他這樣的人才，實在有點委屈了人家，諸位看怎麼樣？我想過幾天最好把他介紹到縣長跟前當差去。」

「那簡直是區長的恩典！」甲保董說。

「區長像這樣提拔他，他將來一定會感恩圖報的。」乙保董說。

一個星期以後，武區長把團丁張德桂從團防局找來了，叫他換了便服。他讓書記很恭楷地寫了一封介紹信，叫他拿着信到縣城裏去見縣長，說是縣長早晚總會委派他一個好差使的。區長另外還給了他一張××銀行的五元紙幣，作爲那天晚上保護他回丁家堡的酒資。張德桂非常感謝老朋友的提拔，揹着鋪蓋捲，拿了一把油紙傘，當天就進城去了。

事情很蹊蹺，過了兩三天，縣長便親自到南鄉丁家堡來查鄉；他見着武區長，始終沒有提到團丁張德桂的事情。武區長問起來，才知道張德桂並沒有到縣長公館去。區長很着急，打發人到團防局去問，據說那天這個人被武區長叫去以後，一直就沒有回來。

「張德桂到哪里去了呢？難道他不願意到縣長那裏去當差嗎？」武區長皺着眉頭，好像很憂愁。

似地對保董們說。

從保董到鄉民，沒有一個不奇怪：爲什麼這個團丁，區長這樣垂青他，竟會忘恩負義地突然逃走了呢？區上派人到四鄉去找尋，簡直一點下落也沒有。第五天，一個放牛娃忽然無意中在鬼巖洞發現這失蹤的人的屍首了，脖子伸得很長，上面繫着一條很粗的麻繩，是被人勒斃的，已經死了好幾天，眼珠突出，舌頭青腫，臉上早爬滿綠豆蠅了。鋪蓋捲還擗在他的背上，油紙傘扔在一旁。據團防局他的夥伴檢查他身上，什麼東西都沒有遺失，連武區長賞他的那張××銀行的五元紙幣也絲毫沒有動。

正在懸念着他的忠實的旅伴的武區長，聽見鄉民報告他的死耗，他跌着脚，用袖子使勁地擦眼睛。把眼睛擦得紅紅地，他才站起身來，用鼻音向鄉民們演說道：

「唉！張德桂死得太可憐了！我正在想提拔他，不知道他爲什麼連這點福氣都沒有哩。我曉得他家還有一個五十多歲的老母親，我一定上呈文給縣長，說他是因公殞命，替他請撫恤去，諸位用不着操心！兇手我們也要想法子慢慢地訪拿。」

區長對待這個團丁總算得天恩地厚了；然而丁家堡的鄉民們仍然一壁傷心，一壁非常驚訝：因爲這條路二十年來都沒有出過這樣的怪事，本地地面一向安靜，沒有聽說有什麼土匪，死者的行李和錢財並未被劫，已經足夠證明了；那麼，難道是屬於仇殺嗎？像張德桂這樣的忠厚老實人，誰又會同他有冤仇呢？這真是一個「謎」了！

煙

鄭少奇

掙扎着走上了樓，他一點氣力都沒有了。他覺得呼吸短促，兩腳綿軟，頭腦沈重的像一塊石頭。拉開了紙門，扭亮了電燈：一間六鋪席子的房間收拾得齊齊整整。溫軟的棉被已經鋪好在那裏等候主人。室內的空氣使他立刻感到溫暖和安心。

從書桌上拿起鏡子看看，他暗自喫了一驚：面色慘白，雙頰血紅，這回的傷風一定很厲害哩！

他忽然想起了方才會面的田中春江。他覺得此刻自己的臉色簡直跟她沒有兩樣。不過她的雙頰還要瘦削得多。她從小就在香煙廠工作，大約早已害上肺病了。

他攢進了牀鋪，用棉被蒙住了頭，好像要趕去這些不快的雜念；但，方才會場的經過卻無秩序地在他的腦子裏回轉着。

今晚的研究會輪着自己做報告，自己便講了一段中國民族抗爭的歷史——義和團的故事。這裏的同志居然對於這故事很感到興趣。也許是自己的心理作用罷，講到紅燈照那個女英雄的時候，春江老是用着一雙興奮的眼睛在瞅自己。

忽然，銀鈴一般可愛的聲音在他的耳邊響了；

「叔叔夜報。」

是房東的女兒芳枝那孩子送報來了。他揭開被頭，勉強地微笑了一下。但是他的臉色卻使她嚇得叫起來了：

「哎呀，好紅的臉！」

她趕快跑到樓口喊道：

「媽媽，媽媽，張先生的臉可怕呢！」

親切的女主人馬上跑來了。芳枝躲在母親的身後，小臉上還帶着驚慌的顏色。

「怎麼啦，張先生？臉很紅呢！喝多了酒？」

他微笑着搖搖頭。

一隻細嫩的手已經放在他的額上了。她微微地發出了驚訝的叫聲：

「哎呀，熱度很高呢！張先生，你傷風啦！」

在她的粉臉上表現出嚴重的表情：

「這幾天流行性感冒很厲害呢！叫森給你去請醫生來看看，好嗎？」

他不願意煩勞房東那個憔悴的中年人：

「謝謝你。不要緊。睡一覺就好了。」

女主人總嫌過意不去。最後給他加上了一牀棉被，她才引着那小女孩下樓去了。

第二天早晨，他還在發燒，不能起牀。在送了女兒上幼稚園，丈夫到學校辦公去了以後，女主人便上樓來看他，給他量溫度。兩手捧着體溫計，她驚得叫起來了：

「哎呀，不得了，有三十九度呢！得請個醫生來看看。」

他這時已經沒有氣力了，只是兩眼瞅着她。

她連早飯都沒有喫就出去了。過了大半個鐘頭，她帶着冰囊上來：

「醫生要到下午才來呢。這幾天傷風的人真多！」

將冰囊放在他的頭上，又將棉被給他蓋好，她才下去了。

下午兩點鐘左右，一個五十多歲的老醫生，跟着女主人走進屋子裏來。

他照例量了體溫，號了脈搏，聽了呼吸，又看了一看舌苔，然後緩緩地說道：

「別的沒有什麼，就是受了些寒。」

女主人帶着憂愁的面色問道：

「熱度不很高嗎？」

醫生點了點頭，說道：

「不要緊，打一針，熱就會退的。」

他由大皮夾內拿出注射藥和打針的器具，用一只小小的鋸刀將玻璃管鋸開，右手捏着注射器將藥水抽進針管內，然後又輕輕地使藥水從針孔漂出一點兒來。這時候女主人已經幫着病人把外面的衣服褪下來了。他便用酒精棉花擦病人的背上。女主人幫他用兩手按着病人的身體。病人剛覺得背上有點刺痛，醫生已經將針拿出，用指頭在那裏按摩了。

在收拾器具的時候，好像忽然記起了一樣，醫生從大皮夾裏拿出了一張有格的長方形的洋紙。
「病人叫什麼？是太太的親眷？」

女主人正在給病人整理棉被，急忙答道：

「不，姓張。」

「叫張什麼？」

「叫文彥。」

她將文彥二字，故意照日本的語義，讀作 *Tomihiko*。

「是朝鮮人罷？」

「不！」

從病人口裏掙出了這樣的一個字。

「那麼是支那人？是臺灣人？」

病人將脖子用力伸了一伸，提高了嗓子，叫道：

「中華民國！」

女主人趕快從旁邊答道：

「是民國的人。」

醫生哼了一聲，用自來水筆在紙上一邊寫一邊又問：

「職業是學生罷？」

女主人代答道：

「是大學生。是法科學生。」

醫生看看牆壁上掛着的制服制帽，做出佩服的樣子。然而向着女主人正色地說道：

「病不大要緊，只要熱退了就行。看樣子也許有點兒神經衰弱。等一會兒請你派人到病院來取藥。飯頂好不要喫，稀飯是可以的。」

醫生揀起了大皮夾，女主人跟着送他下樓去。

過了幾天，熱度總不大退，醫生將他的痰送到大學病院去檢查，才知道是肺炎。

他就這樣病倒了。

他是中國一個邊遠省分的人。很小的時候就跟一位長輩到日本來。在鄰邦的這幽靜的古都，他已經住了快有四年了。以前，他在東京讀過四年中學。他的成績並不壞，可是他總感覺到同學的壓迫和這首都市民的蔑視。如今在這古舊的京都，空氣卻有點兩樣。露骨的侮辱看不出來。大家對他的同國人至少是漠不關心。同學方面，對於自己這樣的人，不免表示好奇，可是盛氣凌人的態度還像沒有。聽說他病了，有些平常講得來的朋友，也跟本國的同學一樣，到他的下處來看他。還有研究會的幾個同志，來告訴他些外邊的情形。

二房東的一家人都對他很好。主人森一雄，在一家私立大學做事，白天全不在家，晚上或星期日有空的時，總要上來看看他。房東太太很得意地給自己的丈夫說這樣道那樣，長厚的主人默默地聽着，有時還點點頭，像是佩服夫人的本事。

房東太太平常對他本很親切，這一回病中，更顯得非常周到，簡直不把他當外人看待。她代他請醫生，她給他買種種水果和補品；這還不算，她還替他揩身體，換衣服，服侍得體貼入微。她家事很忙，可是一有空，她便上樓來看他，有時很久地廝守着他，給他說許多有趣的話。

他覺得她對自己太好了。

在這種親和的空氣中，他的病漸有起色了。熱度也退了。意識也恢復了。疲勞也沒有了。可是體溫

總比平常高出幾分。病勢有遷延下去的樣子。他不免感覺到煩躁。這時安慰他的還是這位女主人。她給他說東道西。她給他讀報上有興趣的新聞。她給他拿來許多小說來解悶。有時候，她簡直用她的粉臉貼着他的額角來驗他的溫度。她做出擔心的樣子，低聲說：

「文彥先生，還有一點熱呢。」

沒有人的時候，她總把他的名字照日本文的意義來讀。她還說笑似地說過：

「你是文彥，我叫文子。名字很相似呢！」

他覺得自己有點臉紅了。可是她的體溫傳進了自己的血管，她的粉和油的香氣沁入了自己的肺腑，他不免軟洋洋的，精神有點恍惚。

他想這女房東也是怪可憐的。她比自己大不過五六歲罷，她的豐腴的身體滿藏着青春之火；可是房東先生已經快要五十歲了。教育界的清苦生活使他變成憔悴消沈。這樣老境的人怎能叫年青的妻子不感到寂寞呢？對於自己的這種似母愛又似戀愛的動作也許是天性自然的流露罷。

起初，他感到一點爲難。經了幾件事情的證明之後，他漸漸感到不安了。

有一次，他正在看小說看得無聊的時候，女主人用着很沈重的步調走上來了。放下了書，他先看見她的嚴肅的臉色。一只淡紅色的信封從她的手裏落在自己的枕旁。檢起來一看，他知道是一個叫作谷間百合的少女由神戶寄來的。他做起不在乎的樣子，說道：

「什麼信讓我看看。」

「總歸是情書呀……年青人總是靠不住的。」

她說話的神氣不高興，聲音有點啞。

他暗暗喫了一驚。他覺得不必給她辯解，可是他不知不覺地說出了：

「她又不是我的什麼人。不過是去年暑假在西宮海水浴場遇到的。」

但他擡起頭來，女主人已經不在那裏了。

拆開了信，看着那些感傷的句子，他想起去年夏天海上的奇遇。

是去年春天，他才進了大學的。他本來計劃着暑假回家去，看看幾年不見的父母，顯顯自己的成績；不料一到五六月，中國又發生了內戰了。既然不能回家，他便想去攀登富士山，消磨這炎暑，恰好住在東京的幾個同鄉來了，他們要見識見識關西的海水浴場。

關西是日本最富足的地方。大阪神戶更是日本工商業的中心，財閥聚集的處所。這些地方，一切享樂的設備較之別處自然特別發達。如寶塚的歌劇，甲子園的球場，都是名聞全國的。西宮，香櫨園這些海水浴場，也因為地居大阪神戶中間，有些關客點綴，便成了關西的名勝了。他的這幾個同鄉都是久慕盛名的。因為他住在京都，去這些地方沒有多遠，便找他做嚮導。他們都是小朋友，他自然不能不

答應。

其實，關西的海水浴場在他也是初次。有名的西宮和香櫨園，他只是坐電車通過過而已，連望都未曾望見過。好在這裡離自己的住處相去並不甚遠，一兩個鐘頭的電車便可以到。他引他們先去大阪，在那裏玩了半天，然後再換車到了西宮。

單就海水浴場來講，他覺得西宮遠不及曾經去過的房州。但因為地點適中，交通便利，由大阪神戶各地帶着家眷來游的很不少。並且這附近都是關西富豪的住宅別莊，海岸上常有許多大戶人家的小姐，打扮得花枝招展地，在那裏學習游水。因此，這裏的海水浴場特別有一種豪華鮮豔的氣息。

住了不到一個星期，他們就在這兒混熟了。時常游泳的那些人的面貌，他們大概都可以分辨得出來。尤其是那幾個漂亮的小姐，他們更加熟悉。雖然他們還不能一個一個叫出名字來，可是那個住在那兒，誰個跟誰個一道，他們是很有數的。有時候，他們還各人給自己假定一個目標，彼此來開玩笑。年青人誰不歡喜熱鬧？夏天的海岸本是充滿了浪漫的空氣。他們也有點被這浪漫的空氣陶醉了。

就在這樣的時節，一天他們忽然得了一個新的發現。新發見在這兒本是常有的事，可是這一回卻挑動了他們的少年似的好奇心。

那天下午，他們剛從海水中跳出來睡在沙灘上曬太陽，忽然看見遠遠地走來三個年青女子。她們都穿着大花子的白色浴衣，戴着闊邊的大草帽，提着化裝袋，肩並肩兒地向這邊走來。在去他們不

遠的地方恰巧有一塊空地，她們便坐下了。嘻嘻哈哈地說笑了一會兒，她們才戴上防水帽，脫去了浴衣，露出了紅紅綠綠的游泳服，手拉着手兒向海裏去了。她們半裸着的豐滿而富有彈力的身體，讓他們的眼睛喫了一個飽。

他們三個——恰巧他們也正是三個——彼此望望，交換着微笑的視線，也不曉得是誰發起，三個人緩緩地走向海裏去了。

正是頂鬧熱的時候。海裏是擠滿了人。水面上浮動着各種顏色的游泳帽。當他們下了水，那三位小姐早已不知游到那裏去了。他們胡亂找了一陣，結果並無所得，便各自分途泳了出去。張文彥頂歡喜游泳，本事也比他的朋友高強，他逕自向遠處游去。愈遠游泳的人便愈少了，他才使出了本事，加快了速度，用力前進。方才那種開玩笑的心思一點也沒有了，快速而帶着節奏的動作，使他感到愉快。海邊那種嘻嘻哈哈的嘈雜的響聲已經退得很遠了，耳邊只聽得嘩啦啦撥水的聲音。他剛在轉灣，忽然覺得自己的左腳輕輕地撞着一件柔軟光滑的東西。這觸覺是他從來所未經驗過的。他帶着又喫驚又好奇的心情，翻轉來看，恰和一個戴紅帽的姑娘碰了個對面。原來那個正在背泳，觸着他，也即忙躲避，不料反弄成面面相對了。彼此都有點難爲情。那女的卻轉回身來，使着「大拔手」向岸上飛也似地泳去了。

走上岸來，看見那兩個朋友早已坐在沙灘上等他了，他便加急脚步走去。剛到離他們不遠的地

方，那紅帽姑娘也正跟兩個女伴在那裏弄沙子哩。原來她們便是剛才新發現的三個小姐了。她望着他，臉上浮起一種含羞的微笑。那兩個女伴也好奇似地看看他。在六隻灼灼的眼光之下，他倒有點難爲情了。跑到了自己朋友那兒，他覺得臉上還有點發燒。

他的頑皮朋友自然不肯放鬆他。逼得沒法，他只得將方才的事情講了出來。那邊似乎已經曉得了。兩個女伴也在笑得前仰後合。紅帽女郎做出不好意思的樣子，卻還不住地偷眼看他。他便也藉這機會將她仔細打量了一番。

長挑的身材，白嫩的皮膚，鵝蛋形的臉：這些使她比她的兩個同伴，比旁的那些年青姑娘，顯得更加出色。但這些還不足表現出她的特點。大而深的雙眼，高挺而整齊的鼻子，和微帶着赭色的細髮，特別給她添上一種摩登的異邦的風趣。他馬上聯想到一個好萊塢的電影明星，但是什麼名字他卻記不起了。

晚上散步的時候，他又遇見了她。聽見前面隱隱吹送來清脆的英文歌聲，他和他的朋友便趕上前去。在燈光下一看，原來是那紅帽姑娘和她的一個同伴。這回她穿的是藍地白花的和服。當彼此認出了本來面目，臉上都浮出了好意的微笑。

是叫王子英的那個朋友先開口的：

「唱的很好呀。請再唱一個。」

「是的，是的，再來一個，再來一個。」

另一個朋友在附和着。

女的只是抿着嘴兒在笑。那紅帽兒還帶着笑臉時時在偷看文彥。

這個也微笑着，低聲道：

「隨便什麼，請再唱一曲，好嗎？」

「討厭！」

悄悄地罵了一聲，臉上的笑容卻並未改。

女的轉身去了。剛走了幾步，她們卻又唱起來了。

從此，大家便成了相識。見面時總不免要行一個目禮。不過彼此還沒有正式談過話。

這樣過了三四天。

禮拜日早晨，他們跟衆人到西宮教會去聽說教。無意中，他們發現那三個女子都在唱歌隊裏。那天，浴客們來湊熱鬧的很多。她們在衆目睽睽之中，當然是很矜持的。起初，她們並沒有看出這三個青年等到散會了，由京都來的鈴木牧師拉着文彥談話，這才惹起了她們的注意。鈴木曾主持過高等學校的基督教青年會，文彥那時在會中的寄宿舍裏住過，因此他們很熟。那三個女信徒看見聽衆已經走散了，便也預備出去。剛走到鈴木的身旁，他含笑着招呼她們；並且把她們介紹給文彥。這個才知道

站在他面前的那位富有外國丰度的小姐叫做谷間早百合，是神戶女學校的學生。

此後的回憶是更加甜蜜有味。他和她很快地成了單獨交際的朋友了。他們倆在海中嬉戲。他們倆在月夜裏談心。他們倆還會祕密到香櫨園去玩過一天。

早百合常常問起中國的事情。她表示很願意來中國。她想看看北京的宮殿，上海的洋場；她想看看黃河和揚子江。但是，這些話，文彥卻並不愛聽。他並且對她很有點誤解。回到京都以後，一切才明白了。

回到京都，他去看一位姓林的同學。這位林先生是醫科大學畢業的，正在大學病院實習。林太太喜歡跟他說笑，知道他由西宮避暑回來，便追問他有什麼羅曼斯。後來他將早百合的事情講出，林先生聽了笑道：

「是姓谷間嗎？是神戶女學校的學生嗎？着啦。她歡喜中國人。你怎麼樣？你願意的說話，我還可以做媒哩！」

「你也認識她？」

文彥驚奇地問他。

「我見過一面。人很漂亮，就是頭髮黃了一點。她是混血兒。聽說父親是美國人。」

「啊啊。」

林太太卻開口了：

「哎？你什麼時候認識她？」

「你聽我說。她有個同學在我們病院裏做看護，常常提說起她，要我做媒。說是這位小姐志氣很高，因為自己是混血兒，常受人欺負，很願意跟個中國人到中國去過活一世。今年春天，她到京都來玩。那看護便給我介紹了，還托我做媒哩。小張，你願意嗎？我給你幫忙。」

文彥這才明白了。鈴木正式地介紹自己的姓名籍貫以後，她特別表示好感，原來是這個道理。果然，後來在她的信上，早百合也隱隱約約提到自己的身世。她那少女特有的感傷的調子，使從小流浪異邦，受慣了人家欺凌的這多感的青年，暗灑了一掬同情之淚。

但他是不是能如她所希望呢？自己都很疑問。說是完全不歡喜她，那當然不是！但一提到結婚問題，自己就很渺茫的。況且，母親嫁了美國人，受旁人欺負；女兒嫁了個中國人，旁人便不欺負了嗎？近來他的思想上起了變化，他更不相信問題是那麽簡單。他給她寫信，也曾幾次暗示過這種思想，她對於這似乎沒有什麼理解，也沒有什麼興味。他因此有點煩悶，不知怎樣才不辜負她滿腔的熱情。

如今，她又來了這樣一封充滿着少女心情的信，他卻十分感到悵惘了。

將信壓在枕頭底下，他兩眼望着天花板在靜想。女主人那副幽怨的臉色卻浮在面前。

「她會愛……」

不由得身上打了個寒噤；可是馬上很堅決地否定了：

「不要胡思亂想！又是神經衰弱在作怪了。」

可是，她的神氣卻不能無疑。

那天晚上，給他送飯來，她板着面孔，一點笑容都沒有。他故意去問長問短，她卻客氣得和應付一個生客一樣。

第二天上午，她給他取藥回來，他向她道謝，她卻冷冰冰地說道：

「這算是什麼呢。我們這樣人服侍人家是應該的！」

聲音很淒慘，眼淚看看就要掉下來。他聽了，心裏非常難受。

他想，長此下去，自己真不能再停在這兒了。

「也許會有什麼意外發生的。」

可是，她的態度漸漸地和緩了。當森先生上來看他的時候，她和以前一樣，在旁邊說笑湊趣。

過了十來天，那不快的印象好像完全拭去了。他們中間又顯得很融洽。她對他還是那麼親切。不過親切之中帶了點感傷。談話中時常夾雜一些歎息。

她在有意無意之中談到她的身世。她是舊家庭的小姐。母親在她小的時候就去世了。父親是個

死讀中國古書的漢學者。她沒有過過美妙的青春。在十八歲中，剛從女學校出來，就憑着父親之命，媒妁之言，嫁給森一雄了。森一雄是苦學出身的，一生是在生活中掙扎的。她和他結合的時候，他已經四十多歲了。那時候，她不覺得什麼快樂，卻也未感到十分痛苦。過了一年，她居然糊裏糊塗地給他生了一個女孩子。如今呢，她卻回到青春時代了。她像是做了一場大夢，現在卻從夢裏醒轉來了。她才覺得人生是怪有趣的，她想嘗嘗這一杯苦酒。可是她是不是還有這種權利呢？這卻使她感覺到一種說不出的苦悶。

文彥有什麼不曉得？他很同情她。但不過是同情而已，更進一步的意思，他是沒有的。他的思想和習慣都不許他那樣想。自從彼此有了誤會之後，連這點同情的表示，他都不敢很明顯地做出。聽到她訴說自己的身世，他只能報之以微笑，連過度安慰的話都不敢說。

這樣相安無事過了多少日子，忽然又發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情。

當田中春江來看望的時候，文彥的病已經快要好了。

她還是第一次來。女主人不認識她，以為是神戶的那位小姐來了。

春江的打扮也和平常不同。她敷着薄粉，梳着七三式的頭，穿着箭形花樣的紫色衣衫，淡紅色的寬帶高高地束在胸前。儼然是一個便裝的女學生。

文彥正躺在一張竹編的睡椅上看報。她初進來的時候，他簡直認不出是誰。後來才看出了，他向她微笑着打招呼。

春江來看他，他總是定有什麼原故。因為就他們的交情說，她不會單獨來看他的。

他們倆相識已經快要一年了。起首是在一個會場裏遇見的。後來他們同在研究會的一個小組。這其間文彥曾跟幾個日本朋友到春江一家所住的那區域裏去參觀過。那是車站後面的一大塊地方，名叫東七條。文彥看了那裏，深深地喫了一驚。他才曉得在這大都會的繁華的裏面有這樣悲慘的世界。那裏沒有正式的街道，沒有像樣子的房屋。在三四鋪席子的平房裏，會住下七八口一家。那時候正當初秋，街上跑的小孩沒有一個穿着整齊的衣服的。年青的婦人，只圍着一幅紅色的腰布，裸着半身，在公共的井水旁邊洗東西。巷中是濁水橫流着。蒼蠅嗡嗡地滿街亂飛。街上充滿了特有的臭氣。

春江的家裏算是那裏的上好人家。她的父親是那裏惟一的知識分子。當文彥等一行人去的時候，正有三四個男女圍着他，有的請他讀信，有的請他寫信。他家裏還有許多孩子。春江是他的長女，也是扶養家裏的第一個得力的人物。可是因為香煙廠工作的過勞和煙草的刺激，她的肺部像是已經受傷了。

參觀以後，文彥對於社會的暗幕，才有了一種深刻的認識。他才理解受壓迫的苦人是到處都有的。

後來在研究會裏，他自然而然地對春江發生了特別的關心和興趣。他注意她的言論，他覺得她比自己這類知識分子要明快得多。對於問題的理解，也覺得是直截了當。

她並不美，但卻有一種清白的感覺。特別是她的一雙眼睛更顯得清澈如水。她的蒼白的臉和纖瘦的身體，更給她添上一段楚楚的風致。因此，他對於她也有一種似乎愛好的心情。

不用說，他會引起她的注意。因為他是一個外國學生，在當時的研究會中只有他這麼一個。他的言論丰采，在他的同輩中，是能惹起異性興味的。

不過他們兩人沒有過個人的交際。連私人的談話都未曾有過。這回她卻一個人來訪他了。雖說是在病中，他也不能不覺得奇怪罷。

寒暄已畢，他自然要問到研究會的消息。春江好像有什麼重要消息要報告出來的樣子，她停頓一下說道：

「其實，我也正是爲這件事來找張先生的……」

剛說到這裏，樓梯響了，她馬上噤住了口。

女主人拿茶上來了。看見兩個人默然相對地坐着，她倏地起了疑心。但她還殷勤地招待。

「請喝茶。地方小，張先生又病了，連收拾都沒有收拾，弄得亂七八糟的。請您不要見笑。」

「謝謝您。客氣得來！」

見他們兩人都不多說話，她隨便將書桌收拾了一下，便乘機去了。

等到下面的脚步聲遠了，她才開了口：

「各處都發生問題了。犧牲者很多。研究會也得改變方式。別人都很不方便，所以叫我來。您這裏也得當心。說不定他們會來的。」

一口氣說完了，她注視着文彥。

這青天霹靂才使他豁然明白了。怪不得井上和小林都好久沒有來過。怪不得春江要作這樣打扮來看他。

接着，她把她所曉得的情形告訴他。他才知道這一回的事件牽涉很大。

房東太太又捧着一盤點心上來。

他們立刻又轉換了話題。

看見他們鬼鬼祟祟的樣子，她更加生疑了。她相信一定是兩個人在講情話，不願意給她聽見。她依然滿面堆着笑容，向春江道：

「請用點點心。很遠的路跑來，一定很餓了罷。這裏簡直是鄉下，沒有什麼好東西，實在對不住。」

「那兒話。謝謝您。」

看了兩杯茶，她只得又走下去。

「張先生的房東很客氣呢。」

對於春江的這句話，他只笑着回答：

「人很好。這回病中倒多虧她招呼。」

他們又談到他們的問題上去了。

這意外的客人不過只坐了幾十分鐘，可是女主人文子卻覺得好像有幾十天一般的長久。她不知有多少回想跑上去看看他們的言語舉動，都是自己極力壓制下去。好不容易客人走了，她馬上跑上樓去。

「客人去了？你怎麼不留人家喫飯呢？」

「留她喫飯爲什麼？」

文彥倒莫明其妙。她卻講出理由來了：

「人家大遠路來看你……」

他更莫明其妙了。

「大遠路？」

「從神戶來，是罷？你還騙我。」

他這才明白了。他覺得她這樣用心真有點可憐，也有點可笑。他卻故意做出得意的樣子，說道：

「你錯了，太太。她不是神戶來的。她是道地的本京人呢。」

「哎呀！一個京都美人。看不出張先生倒有本領呢！」

他由不得笑了。她正色說道：

「不錯，是一個十足的京都美人。細細的頸項，長長的面孔，皮膚是那麽白，真真是用鴨川的河水作過產湯的呢！不過……不說了。」

他曉得她在賣弄什麼，卻故意好奇似地問她：

「不過，怎麼樣？有什麼美中不足？請你說出來呀！」

「我不說。說了你會生氣……也許你還說我喫醋哩。」

「笑話笑話。你儘管說好啦。」

「她在那裏讀書？女學校畢業了業了？」

「這可不清楚。」

「騙我！」

她故意用眼睛瞪着他。過了一會兒，她才正色說道：

「我是好心。我看那位小姐有肺病呢！」

「這有什麼關係？」

話是沖口而出的，他的心裏不是這樣。但是她卻誤會了，恨恨地說了一句：

「噯！你們這些年青人！」

她收拾杯盤下去了。

好像對於這年青人真地灰心了一樣，以後她再沒有提過這件事。她對他表面冷淡了許多。不過，有時候，她卻如訴如怨地說一兩句不平話：

「你們這些先生，真不知道人家的心喲！」

文彥病好，便上東京去了。

一到東京，他才曉得這次事件範圍之大遠出乎他的想像以外。有幾個朋友已經回國避風頭去了。他感覺到形勢迫切，領了醫藥費，他馬上回到京都去。

女主人一見他回家，喜歡得好像尋到了失去的寶物一樣。她緊跟着他到樓上去。房子收拾得整齊齊，連一絲塵土都沒有積下。從抽屜裏面取出了一疊信，然後，她帶着笑臉說：

「那位姓田中的小姐還來過呢？」

他心裏不由得緊張了一下：

「她會說什麼話沒有？」

「她說過了幾天再來。」

「唔唔。」

停了一會兒，她望着他的臉說道：

「文彥先生，你跟她是新認識的，是麼？」

「她對你怎麼說？」

「她是你的朋友的朋友，是不是？」

「不錯，怎麼樣呢？」

「我看她人倒很好。」

他由不得笑了。

「還有神戶來的信呢？」

看見他在翻閱信。她叮嚀了這麼一句。他卻故意開玩笑了：

「該不是田中小姐的罷？」

「咳！你這個人……」

她發出少女一般的嬌聲，扭身下樓去了。

他躺在睡椅上，先將早百合的信拆開一看，那感傷的調子使他從心中發出了一種甜美的微笑。這位小姐正沈溺在青春的苦悶裏面，但這苦悶好像也正是她惟一的快樂。

再翻別的信，他忽然心裏一跳。有一封信是他的老朋友余士英由上海寄來的。他和此人已經有好幾年不見了。他聽說他去過廣東武漢，以後再無消息，如今卻又跑到上海了。抱了一肚皮好奇心，他趕緊將這封信拆開來看。

信是出乎意外的簡單。他說，到上海後，聽見由東洋回來的朋友都稱讚文彥的進步。他希望他能夠早點回國來，因為中國的革命正需要他這樣有爲的青年。

這簡單的信卻使文彥深深感動了。他想起余士英那種堅強的風格。自己剛進高等學校的時候，他就主張自己現在所信仰的這種思想了。當時自己還譏笑他是空想家，他卻很自信地堅持不讓。那種自信的神情更添加使人譏笑的材料。如今自己卻跟他抱着相同的思想了。自己跟他已經夠得上是同志了。

帶着無限的感慨，他將那封短短的信反來覆去地看。他不覺得想到了一些平常未曾想到的事情。

在國內，像自己這樣的青年，爲爭取民族的解放自由，和種種困難相搏鬥的，正不知有多少人。他們拋棄了家鄉，拋棄了父母，拋棄了幸福，用生命作孤注，以求達到偉大的目的。像士英不是曾經幾度

出入於死生場中嗎？

但是自己呢？

異國少女的感傷，年青太太的煩悶，這種粉紅色的糾紛究竟有什麼意義？

不錯，研究會是很有意義的。但那也並不是什麼官立的研究機關，讓你終身去研究呀。

像自己這樣思想的人，研究跟實行是不容分開的。

士英說得很對：祖國在向自己這樣青年招手呢！

況且，這裏的空氣最近頗有硬化的傾向。這回事件規模這樣廣大，看來一定又是什麼舉動的準備了。也許不久在東亞大陸上會有暴風雨的襲來。

回去罷，跟你苦難的同胞一道受苦去罷！

想到這裏，他覺得心地豁然開朗了。

聽得文彥要回國去養病，女主人文子整整消沈了好幾天。後來看見他的意志非常堅決，她便整天在他的房間幫他收拾行李。一些笨重的傢具和沒有用處的和服，他都留下了。她還再三叮囑他要一路多來信，住處定了便要告訴她，他只得一一答應了。但他的心裏卻也感覺到酸苦。他暗自裏歎息道：

「嚶，太太，對不起你，你的一片癡心，可憐我無福消受呢！」

臨行的前幾天，承房東夫婦的盛意，他跟他們一家人到嵐山去看了。一回櫻花。在櫻花樹下，他們痛痛快快地飲了一次春酒。文字有點醉了罷，她那白嫩的薄面上添上了一重櫻花的顏色。文彥的心中也充滿了感傷的情調。

「別了，美麗的山水別了，消磨了青春的異國別了，迷人的太太別了！也許今生再不能相會了！」心裏這樣唱着，他踏着沈重的脚步，想找一塊僻靜的地方解解小手，忽然看見以前研究會的一個同志叫小川的跟幾個朋友由前面走來。他走到他的跟前，低聲告訴他，田中春江已經失蹤了，叫他當當心。他只點點頭，若無其事地走過去了；但是盤據在他的心裏的那種傷感的調子卻完全被驅逐得乾乾淨淨了，另有一種沈痛悲壯的情感壓上了他的心頭。

他提前了行期，匆匆地離開了他曾經住過四年的這幽靜的古都。起身的時候，女主人文字領着小芳枝送他到車站。當開車哨子一響，她不自主地落下了兩行珠淚。

到了神戶的三宮驛，早百合帶了一個女同學在月臺上接他。因為聯絡船還有一個多鐘頭才開，他便跟她們在碼頭上的草地裏走了一會兒。

早百合依然是很熱心地想到上海去看看。但因為他的信上說是回家養病，她也不好意思要求

跟他一道去。她只懇求道：

「到了上海，就要來信喲。上海的風景片請你多多寄幾張來喲。」

那女同學更從旁邊湊趣道：

「張先生能夠自己拍幾張藝術的畫片就更好啦。」

「恐怕沒有工夫罷？」

早百合含笑望着他。

「不一定，在上海也許要多耽擱幾天哩。」

他也笑着答應了她們，可是他的心裏卻浮起了余士英的堅強的瘦影。

她們跟他上船，等到打鑼了，她們才夾在人羣中間匆匆地走下船去。

船轉身了。

船離開岸頭了。

早百合還擠在送客中間搖手帕。

漸漸地她那修長的影子也小下去了。

船走過燈塔了。海邊的船，岸上的人，沿海的山，一切都隱在煙霧中了。

他忽然想起了卡門歌劇中的一句唱詞：

「一切都化成煙」

是的，一切都化成煙了。一切都裹在這煙霧中了。早百合，文子，春江。就讓自己的青春也埋葬在這煙霧中罷。

船是排着洶湧的波浪前進。

一九三六年九月

海島上

艾蕪

一早就給水門汀冰醒了，爬起來剛扣衣鈕，屋外一望的淡藍色海面，和幾隻茶褐色風帆，便像壁間的大畫幅一樣，明靜而清新地，擺在我的眼前。這是由於屋子四周的壁頭，矮得來只達齊我的肚子，而上半節又是空空的，要在相隔三兩丈遠的地方，才襯有柱頭，所以觀看景緻，是無須費神走到廊下去的。

右手邊的大陸，帶着初起的陽光，正拿晴美和鮮朗的色調，將那鑲着椰子樹的海岸，慢慢從曉霧中繪了出來，一直迤邐地畫到天水相接的遠處。左手邊的島嶼，聳着蒼黑的連峯，顯得很是莊嚴，十分靜穆。山脚臨海地方，則攤着一片紅屋脊的近代都市，縷縷烟子，黑的黃的，便從那兒升了起來。我不禁忘去拘留一夜的煩惱，愉快地想道：

「這無論如何是個好地方！」

但我旁邊，一個老頭子，年紀約五十上下，押來島上，就一直抱抱怨怨的，這時忽然嘆口氣，我以為又要嘮叨什麼了，但他卻隨即緊閉嘴巴，只把雙手按在牆壁上面，眼睛呆呆地直向大陸瞧着。我也順他的視線，隨便望去，原來遠處海岸的樹叢中，有隱蔽着的東西，在不斷地噴黑烟子，而且正朝這面，很

快地走了過來，烟子的尾巴，就在沿途一帶的樹顛上飛舞着，向後溜去。接着，傳來了放哨的尖聲，那噴烟的東西，像立即停止了，烟的尾巴就直直地朝天升去，並且漸漸稀薄起來。於是，我即刻明白老頭子嘆息的原因了。因為他昨天告訴我，乘船到這裏，還要搭火車，趕到別處去的。

昨夜他就拿瘦瘠的身子，躺在水門汀上，翻來覆去的，時常咕嚕着諸如此類的話：

「這是興的什麼章法呀，搭統艙就該受這樣的罪！」

原來這時正是熱帶的四月，我們起身的地方，如曼德拉斯，加里各打，以及仰光，都已宣佈爲印度洋上的疫港了。因之，這兒的政府，便把我們這些不乾淨的三等搭客，先叫防疫所弄來消毒一禮拜，然後才准自由上岸去。昨天一押上這小島時，我們的行李，便通通進消毒室放着，所以夜來大家只能光身子躺在水門汀的地上。上半夜倒覺得這很涼快，可是一到下半夜，海上潤溼的風吹了進來，便特別感到寒冷，而這位上了年紀的人，就更加受不住。天尚沒亮的時候，我便聽見他接連打噴嚏，隨後就是咳嗽。現在他那按在壁頭上的枯瘦指頭，和兩片略略張開的薄嘴唇，還正在微微顫抖，好像海上吹來的晨風，有些使他受不住似的。他這時的視線已移在海面上。海面上正橫馳着兩隻黃色渡輪，一由大陸去到海島，一由海島去到大陸，都是樓上樓下滿載搭客的。船前船後，湧起白色浪花，竟將鏡平的淡藍海面，劃出兩道寬大的波紋來。浮在旁邊的海鷗，立即驚起，泛着晨光的空中，便飄閃着了銀白的羽翼。

「咳，我該多花點錢，搭二等艙的。」

老人神情激動，夢幻地小聲喃喃着。於是，我就隨口安慰他一兩句，說是只要安心住下去，幾天的光陰，是過得飛快的。不料他突然驚醒地望望我，彷彿悔失剛才說話不謹慎一般，連忙改正道：

「就是沒多帶錢哪，要是……那多好……」

話說得不大順口，而且乾皺的臉頰上，也泛起了不自然的紅來。等一下，像又覺出該回答我剛才的問話了，趕緊說道：

「你是說要我安下心嗎？咳，我就是不能安心呀，人家又有緊急的事情。」

一壁搖搖頭，一壁朝屋裏打量，臉色現得不安，還有些膽怯。

屋子長二十多丈，寬五六丈的光景，空空的，沒擺設別的東西。只那一頭，住着七八個印度人，是來自曼德拉斯的，又矮又黑。這時正打起盤足，像菩薩似的，團團坐在水門汀上，手裏擎起銅杯子，喝他們自己燒的咖啡茶。這一頭，除我和老頭子而外，地上還睡着另一個中國人。他正打着鼾聲，睡得十分甜蜜。下身只穿條黑布褲子，夜來搭在上身的衣衫，卻已溜到地上去了。裸出的胸部和手腕，肌肉現得棕黃帶黑的，又結實，又硬朗。早上的海風，水門汀的寒冷，彷彿都與他沒相干，倒是這兒的一切，恰好給他安置得很合適似的。

在印度洋三天航程中，我就認得他了，因為他是無票搭客。船主請出他之後，便狠狠羞辱他一頓，

把他帶着洋手鐐，蹲在船尾上面，但他並沒把這當作一回事，倒反而對那些望他的人，睜着嘲笑的眼睛，大膽哼他的歌曲。有人好奇問他：

「奇怪了，你怎麼上的船呢？」

「奇怪了，爲什麼我都不能上船呢？」

學對方的嘴，這麼驕傲地回答。原來從印度和緬甸地方，要到馬來半島以及海峽殖民地，第一，須要領護照，沒這東西竟連船票也不能買着。其次，海關檢查頂嚴，這回是連船上的水手，也抱着鋪蓋簾子，上岸來點名，且受藥物的消毒。當然這位無票搭客是十分惹人注目的了。

我是初次航海的，爲了看海便利，就日夜住在船尾上面，而他呢，也就變成我頂近的鄰居了。因此，從他口裏流出來的歌調，也有時溜上了我的嘴唇。當我聽見他在唱一首航海之歌的時候，我就問他：

「你做過水手嗎？」

「怎麼沒做過？你看，我不是在管舵？」

他狡猾地眨一眨眼，就把他那雙帶鐐的手，做一下左右旋轉的姿勢，然後突然笑了起來。我心裏想道：

「這是個有趣的傢伙，可是你不得不着他的真話的！」

所以，我也不愛打聽他到底是做什麼的了。但昨天押上防疫所的小船時，老頭子卻對他打起招呼來，並在島上喫夜飯的當兒，還把開了的咖喱牛肉罐頭，客客氣氣地遞在他的面前。今早我記起這情形了，我就問老頭子道：

「你認識他嗎？他是做什麼的？」

老頭子打量我一下，沒有回答，只向着海面說道：

「今天這樣的天氣，倒好走路呵。」

隨即到屋後空地上去了。空地是夾在我們這座屋和對面一座屋中間的，面積比較屋子佔的地位大些。挨我們這一頭，全是乾淨沙地，上面罩着幾株傘也似的綠蔭。兩個鼻子上戴着金環的印度女人，便在樹腳下，拿磚支起扁鍋，用奶油在煎麵餅。另一頭，則敷着水門汀，置有自來水管，三個着白衣的印度男子，就在那里，靜靜地向西禮拜。他們和這邊的兩個女人，是來自孟買，都住在空地那面的一座屋中。像這樣，兩座屋夾一塊空地，四周圍以鐵籬，右邊當中開一小門，終日上着鎖的，便是一個「坎蒲」(camp)。在我們後面以及右邊，類此的「坎蒲」，就還有好些個哩。

這時一個白人和兩個馬來醫生，開門進來了，叫我們兩座屋子的男人，一齊排立在沙地上面，並將上身裸了出來。女的卻仍舊留在屋裏，披着衣裳。首先，由外國人巡視一下，拿手杖敲敲那些脫衣服遲了的。隨即，便是馬來醫生拉着每一個人的手臂，種牛痘。老頭子站在我旁邊的，趁外國人走到面前

就做出可憐的樣子，一面行禮，一面喊「德白，端！」接着便繼續拿馬來話懇求起來，說是屋裏有兒子生病，須要趕快回去看看，並又擔保自己一點病也沒有，儘可放心，打發他今天走路。他說時，鼻子卻現得十分澀塞，而且裸露的上身，瘦骨稜稜的，還不住打起雞皮皺。外國人沒有答理，只將偏起聽話的腦袋，掉回原先的位置，就走開了。

屋裏睡的那個強壯小夥子，這時也已站在我們旁邊。見外國人走後，就回頭望一望鐵籬柵，諷刺老頭子那麼似的說：

「這要容易嘛，一跳就跳過了。」

「你怎麼不走呢？」

我笑着這麼問他。他就把兩手朝外一擺，莊重地說道：

「走這樣好的地方，出錢都找不着！」

挨正午的時候，掃地的印度雜役，又將鐵籬門打開了，叫我們出「坎蒲」去領食物。發食物的地方，就在離「坎蒲」不遠的海邊，昨天晚上我們會去領過一次的，形式像一座商店，兩三個加加種的印度人（他們膚色不黑，也不大棕黃，個子也不高，是信仰回教的），就用磅秤分配東西，並另外販賣各種食品以及罐頭。我們三個人是作爲一份發的。領的時候，強壯的小夥子，先把洋山芋、乾魚遞給我。

他自己則拿米和小包的茶葉與鹽。然後很氣派的向老頭子努一下嘴，說道：

「對不起，你抱那捆柴吧！」

我看老頭子抱起有些喫力，就要他同我掉換過，但強壯的小夥子卻立刻向我眨一下眼睛，意思叫我不管閒事。他隨即一邊走，一邊笑扯扯地向老頭子道：

「林老闆，你怕十多年沒做過這樣的事吧？」

老頭子沒有回答，只那張陰鬱的臉上，紅了一下。

煮飯的時候，也由小夥子作主，他叫我坐在樹下，削洋山芋皮。自己則躡在野灶（三個磚頭砌的）旁邊，看守米鍋，至於劈柴、洗菜等等麻煩事情，卻全吩咐老頭子去做，並不時嘲笑他，教訓他。

「喂，你老人家怎麼那樣笨呀……看着，這樣砍的！」

我心裏很起反感，等老頭子去洗菜時，我便請他停止這種殘酷的玩笑。

「這算殘酷麼？老兄……：你知道，他先前怎樣管我們的……：你以為罵罵就算了嗎……：嚇，那是拿皮鞋尖這樣踢哪！」

小夥子一面就提起腳來，朝鍋灶比了一比。隨即彷彿忍着氣那麼似的，說道：

「現在而今麼，開開玩笑就是了！要是算舊賬，那——」

輕蔑地望一下老頭子，便停住嘴了。我就挖根底問道：

「你先前在他底下做什麼呢？」

「你問他嘛，他一定記得的。」

跟着，緊閉嘴巴，只顧朝灶裏添加柴火。

喫飯時，爲要風涼，我們便端到廊下去喫。小夥子像家主似的，坐在正中。一面喫飯，一面暗暗對老頭子發議論起來，因爲老頭子明白是在故意爲難他，便一直拿氣忿忿的臉色來回答的。

「到這里，想不流點汗就要端碗，那簡直是黃鼠狼喫天鵝蛋！砍點柴，洗點菜有啥要緊？又不是上山擡石頭。我們不能像那些混賬地方，（順手拿筷子指一指大陸和島上的城市）有的人，懶得來像條豬，還准拿腳踢人家的屁股。——呸，這乾魚，簡直是爛的！滾他媽的蛋，鬼捉去！」

接着，便抱怨這里的菜太壞起來。

這天下午，老頭子很不安靜，總在廊下走來走去的，要在海上傳來放哨的聲音時，他才略微停下脚步，將手掌遮在額上，向遠處出神一會兒。

第二天早上，外國人和馬來醫生又來檢閱了，老頭子便再來一次懇求，樣子更加現得悽悽惶惶的，說是不讓他走也可以，只是要另外換個地方。這回外國人倒開口了，然而卻是一個「不」。小夥子沒說什麼，看老頭子一眼，便冷冷地撇一撇嘴巴。

老頭子十分頹唐了，喫得很少也不走來走去，也不大望海，只坐在人不注目的地方，輕聲咳嗽着。

小夥子卻特別高興似的，爬上牆壁，靠柱頭坐起，朝着海，大聲唱歌，把「我好比籠中鳥，有翅難高飛」翻來覆去地哼。

這一天晚上，行李發下來了，老頭子卻把他的東西，特別擺來挨近我的，並趁小夥子睡覺的時候，拉我到廊下坐着，現着討好的臉色，悄悄告訴我道：

「你得小心你的東西哪……他是個濫到底的傢伙，什麼事做不出來……你看他，手板大的東西也沒有。（咳嗽）我並不是害怕他，就是犯不着同他一塊濫呀……他在仰光，進館子不給錢，哪個不曉得？這回你是親眼看見的，扣在船上。其實何只這一回呢？我是看得多哪……他倒教訓我起來，（咳嗽）什麼喫飯應該流汗，難道我活了四五十歲，還不懂這些，全是在我面前放屁罷了。你看他自己，就單欠一根棍子和一隻碗了。先前小時候，我倒看得起他，勤快，肯作事。人一大，便學壞了，第一就偷懶。現在簡直濫到沒有邊！（咳嗽）我真不懂，紅毛鬼爲什麼與這些章法好人壞人，黑白不分，全給你醬在一塊！有病不說了，沒有病，你把人家乾在這裡做什麼？我那小兒子，害得九死一生的，現在不曉得怎麼樣了！」

嘆一口氣，接着劇烈地咳嗽起來，並趕忙把口痰吐到沙地上去。這時海面上是漆黑的，只有少數的小船，帶着紅色的光點在浮動着。右邊要不是隱蔽車站的樹叢地方，有燈火漏出來，確會使人忘記白天那兒原是有着大陸的。左邊的島嶼，則真是萬家燈火，通體燦然，都市的姿容更比白天顯得華麗。

些，有生氣些。老頭子望了一會，感嘆道：

「隔得這麼近，誰料道這樣不相同……所以世道上，總缺少不得尊卑上下的……咳，你我好人，一到這鬼地方，哪還不落難呢？」

渡船現着通明的光輝，從海面劃過，樓上樓下的搭客，都比白天看得明白些。我就指着說道：

「其實那邊落難的也不少哩！像那些搭三等艙，三等車的，這時恐怕還不及我們快活吧？再看遠點，你保得定，那邊碼頭上，沒有人爲了喫飯跳海嗎？」

「那自然有的！那自然有的！」老頭子趕忙接着說，「但你要曉得，那全是活該呀，有的人勤喫懶做，有的人不務正業，有的人又嫖又賭，有的人……」

我截斷他的話，不高興地問道：

「難道他們就全沒一個好人？我就曉得許多……」

他也急忙轉過話頭。

「那自然有的！那自然有的。不過（咳嗽）……你讓我說嘛，你要曉得，那一談就談深沈了。定規要談到一個人生來的命。還有，以後走不走運也是頂要緊的……」

往下說去，我見老頭子對人生存的那份階級意見，是那麼固執，那麼不可救藥，便不再同他辯駁了，只打一個哈欠，說道：

「不早了，我們去睡覺吧！」

他進去，先看看箱子上的鎖，有沒有翻動的形跡，再查一查網籃上捆的索子，是不是有人改過，然後又把網籃和箱子，各各掉換一下位置，使鎖的地方和索子的結，務必挨近自己。他坐在地鋪上，還不睡覺，老是摸出銅板角子來，一個一個，擺在足邊，咕咕咕咕計算着，有時還間雜一聲嘆氣，或者是咳嗽。屋裏終夜有着燈光，已經使人不好睡覺，加以老頭子在旁邊這麼吵人，越發叫我難於入睡。可是，對於老頭子夜間的情形，就更見看得清楚了。有時十分令人好笑，明明是看見他睡着的，鼻子還有鼾聲，但只要屋子裏有人起來解手，發出走動的聲響，便會像夢遊病者似的，突然翻身起來坐着；睜開很大的眼睛。

第二夜，我是離開他些，獨自熟睡我的，但他卻因咳嗽失眠，漸漸病重起來了。來島上的第四個早晨，外國人照例來檢閱的時候，他竟自頭暈眼花，爬起來，重又倒跌下去。

小夥子起初快意地說：

「活該活該！還是我這光棍好，一覺睜到大天亮，我怕哪個來偷我的卵毛？」

後來卻因老頭子不斷的呻吟，淒慘而哀痛地，刺人心緊，他便皺着眉頭忿怒地向我說道：

「恨不得一脚把他踢開……我實在聽不得了，我實在聽不得了！」

我便提議請醫生來看，看了之後，再求他們移到病室裏去。現在大家應該忍耐下子，因為一個病重

的人，對他什麼都可以原諒的。

傳達上去了，回話說是就來，但午後等過去了，黃昏也等過去了，還是總不見醫生走來的影子，只是病人的呻吟卻更加來得大聲些。於是，小夥子便由切齒的詛咒改爲粗野的痛罵。連一切的紅毛鬼，馬來鬼，都認爲是該殺的東西了。

直到夜深再報告一次厲害的情形上去，外國人同馬來醫生才帶着酒氣來了。診視的結果斷定是嚴重的肺炎，如果病人有錢，明天可以用渡船，送到那邊島上的大醫院去，否則，是沒有辦法的，也許會很快，就在這個小島上送終。

於是，我就伏着身子，向老頭子說明須要出錢進醫院的原由，並問他到底有沒有帶多的錢，好準備明天上岸。他睜開發紅的眼睛，遲遲疑疑地聽了幾次，然後才擡起顫顫抖抖的手，指一下身邊放的一口褐色皮箱。接着，沒有說話，便又放下手，閉着眼睛了。嘴卻是一直張開，喘着氣的。

我立起身來，便看見旁邊站立的小夥子，正拿手亂搔着頭髮！神情有些激動，隨即又很快地抽身走到屋外去，顯得十分不安似的。

醫生走後，我便到廊下去呼吸一會新鮮空氣。漆黑的海上，已沒有什麼燈火在浮動。島上的都市，也彷彿沈入夢中，只有稀薄的燈光，在表示它朦朧的存在。山和天空已混成一色，有燈的地方也變成星光一樣。遠處水天相接的所在，往夜還不曾注意到的，這時便看見有個燈塔，正對着寂寞的大海，獨

自一明一滅地眨着眼睛。

在黑暗中久站一會，便看見小夥子了，他雙手抱着頭，坐在廊下，不聲不響的，我就問他道：

「你在做什麼？爲什麼不進去睡覺？」

他好一陣，才回答我，雙手從頭上落下來，且朝外一振。

「真是有鬼，我忽然想起一件不痛快的事情來了！」

「什麼事情？」

說着，我就挨近他身邊，坐了下去。

「你說什麼事情……」先前在蘇門達臘的時候，我替人家割樹膠。媽的，住的屋子，又老又舊，耗子多得，白天都要出來……我們一得閒，便提起木棍打它。耗子那東西，真狡猾，一跳一躡，簡直不容易打着。有時候，要湊巧，才恰好打得着一個。那真使人高興呢……有一次，媽的，這就是我說的不痛快的事情了。我一個人走進屋裏，恰好看見一隻耗子在屋子當中，我就趕忙抓緊棍子，輕輕關着門，還去把牆洞塞着，心裏快活地想道：『媽的，這次看你逃跑嘛！』不料眼睛只顧盯着它，足下一個不留心，便踏翻了一隻空洗臉盆。我才着急：『糟了！』那知它全不動，好像沒耳朵似的。我便走過去，拿棍子尖戳它一下，它立刻倒了，樣兒怪軟弱的，好一陣，才翻起身來，要跑又跑不動，大約是病了。我隨後提起棍子，也就把它打死。可是，不知怎的，心裏總覺得這打得不對勁！沒有往回那麼高興……其實呢，我倒一點不

可憐它，打殺了也沒什麼要緊！只是感到，要痛快一點，就更好些。」

我就同他隨便談起來，說是大凡真有本事的人，總是這樣，不願同弱者交鋒，或者乘人之危的，因為世間最愉快的事情，就是戰勝強者。並問他：

「你看過戰長沙這齣戲沒有？」

「怎麼沒看過？那是關公收服老將黃忠！」

我便把黃忠戰馬失足，關公不趁此殺他，反而叫他換馬再戰的事情，舉了出來，證明關公確是一位可佩服的了不起的英雄時，他就雙手拍一下膝頭，大聲說道：

「對的，對的……這就是爲什麼我們跑江湖的要拜他做菩薩呀！」

隨即站立起來，現出決斷的樣子，走來走去，起落着沈重的脚步。

睡覺時，因爲過了時候，總不大睡得着，便閉着眼睛靜靜養息。先前還可以聽見較遠的「坎蒲」中，有南方的印度人曼聲唱着別離鄉井的哀歌，到這時也已靜靜悄悄的了。空地的綠蔭裏間或有野鳥拍動翅子。海岸邊則時常傳來潮水拍岸的聲響，若隱若現地。

大約半夜光景，我看見小夥子爬起來了。他在屋裏走了一下，咳嗽幾聲，見各處沒有動靜，便朝病人哪里走去，一直俯下身子對病人望着，好像又在病人身上輕輕地摸着什麼。

我想：這傢伙真是手脚不乾淨哪。打算看個究竟，身子便動也不敢動地躺着。

很快一下，我就見他摸出一串小東西來了，迅速地直對那口褐色皮箱的鎖透去，我剛明白那是鑰匙時，箱子已經開了。他立刻掏出一隻皮夾來，那快的程度，好像他早就知道，那是放在什麼地方一樣。我正耽心，他全把老頭子的錢拿了，豈不送掉老頭子的命。哪知他把皮夾子打開，並不從裏面取出什麼來，倒反將他衣袋裏摸出的一捲東西塞了進去。然後放進箱子，關好蓋，鎖上。隨即鑰匙也還原到病人那里，便躡手躡腳回到原處去睡了。我奇怪起來，這傢伙到底幹些什麼鬼把戲呀。便故意轉動一下身子，使他明白我是沒有睡着的。他就擡起頭來，望一望我，便仍舊躺下。

次日早上，外國人派個中國人來了，先問老頭子帶了多少錢，一一記在手冊上面，同時更爲了小心起見，還請求老頭子，讓他點點皮夾子裏面的數目，是否符合口裏說的。這時，我看見小夥子站在旁邊微微笑着。我自同他相處以來，每次看見他的笑容，都不免藏有狡詐或者嘲弄的神情，唯獨這一回是現得滿意稱心的。

我看見老頭子病懨懨給人擡起走時，不禁感嘆起來：

「這明明是糟蹋人呀！什麼防疫好端端的，卻給他們弄成這樣！並且，沒有病，不准登岸，有了病，倒反而可以了。簡直是拿人來開玩笑的！」

小夥子卻獨自冷冷地說道：

「那何消說得，紅毛鬼根本就不是東西……這個老傢伙呢，其實也算他祖先牌牌供得高，不生

病的話，你看——哼！

接着他就將他的嘴，湊上了烟枝，不開腔了。

於是，我恍然明白他昨夜的舉動，原是把前一晚偷下的錢暗地退還給老頭子了，便會意地點點頭，一面帶着贊美的神情說道：

「是的，昨天晚上，我看見了。」

這時他一面吸烟，一面便坦白地向我說出過去許多經歷來，毫不像先前，一問到他的底細時，就拿開玩笑的態度來回答的。他自己也承認，他現在是作這門手藝的，並認為這是頂好玩的事情。他拿手指彈一彈香烟灰，繼續說道：

「你看，有些人樣子多驕傲呀。其實呢，並不比我們多一個鼻子眼睛，請問，有什麼了不得的地方？那無非穿得好，皮夾子裏多幾張紙票吧了。這樣的傢伙，我頂討厭！起初我學會這門手藝，只爲好玩，並不打算真的去幹。後來，到處都碰着這種人，電車上，鬧熱地方，哪里不是？我就在旁邊想道：『好，你驕傲嗎？我就要開你的玩笑！』這樣一來，才覺得這是頂有趣，頂好玩的！無論如何也捨不得丟手了，就像喫鴉片烟上了癮一樣。有時候，也摸金錶，自來水筆，自然這不對，不過那是實在逼得沒法了！」

我笑着問他：

「你這做生意怎麼樣？」

「全倒楣了！」

他也笑着回答我。

「那你登岸怎麼辦呢？」

我不禁有點替他擔心。

「那我不會馬上開張嗎？」

他挺一挺眉毛，又恢復了他那種嘲弄的笑容。接着把香烟大大吸了一口，就丟在地上，一面拉動脚步走開，一面談諧地說道：

「說不定他們會接我去玩幾天的，哪能叫我一上岸就洵神費力呢？不然，那就太不夠朋友了！」

離開小島這一天，我們都立在海岸邊上，受最後一次的檢閱。頭上雖是曬着焦辣辣的太陽，但因為可以登岸，大家便仍然現得很是快樂的。當我們還未踏上駁船時，那邊島上的警察便駕來一隻小汽艇，將小夥子押了上去。汽艇開動了，他便從窗門上伸出頭來，笑嘻嘻地向大家揮一揮手，神情十分高興，彷彿我和一批印度人立在海邊上，全是替他送行似的。

我坐上駁船時想着我的兩個旅伴，老頭子和小夥子，他們在登岸的時候，都能享受特別的待遇，而我卻擠在一羣印度人中，曬着太陽，嗅着汗臭，不禁苦笑起來。

這時，海上沒有風，四周淡綠色的海水，反映着強烈的陽光，也彷彿有些燙人似的。

一九三六，九，二四。



沙窩失陷的消息一證實，王胖先生那地方收支所的會計，更是被憂愁塞滿了。這是一個略帶鄉氣的肥大紳士，體氣很好，以能夠一氣啖完一支清炖豬膀出名。他為人極仔細，每每謹慎到一種可笑的地步。他早已把家眷送上州里去了。

他現在擔心的就是他本人的安全。他是不敢相信他那一雙尊腳的，肥而容易沁汗；一想到匆促逃難的情形，他就不免嚇怕起來。那最妥當的辦法自然是去雇就一乘轎子，如像其他因為公事脫手不下的人們一樣。然而由於手面不很鬆動，需要旁人相幫才能走路的太多，他卻老是不能完成他的計劃。他感覺很苦惱。

那一天下午，他又跑向南門河灘邊去了。這是縣城裏轎夫們平日聚集的地方，他希望能夠在那裏發現一個肩膀上搭着腳馬轎簾的漢子，便是一個揹着藍布滑竿帳棚的也好。他還放下決心，要是不能達到目的，他就到轎行裏去；雖然因為一種嚇人的高價，幾天以前，他已和那老鬪爭吵過一次了。

他在那些由各種小食攤組成的巷道間巡行着，不時又跑去鴉片煙館門口窺視；用食指微微掠開污黑的麻布門簾，側着臉兒，好像是他要前去過癮的一樣。他總拿一種十分把仔的態度去審視那

逃

難

改訂

些頭纏布帕，耳朵邊挾着幾段紙枚的游民，生怕放掉一個機會。可是一個下午快過去了，他所看見的，倒多半是一些和他抱了同目的而焦灼徘徊的雇主。

在決定去轎行去的時候，他碰見了裕記洋貨鋪的老闆。他們在一家粥攤前彼此站着訴苦了一陣。那生意人也是跑來找轎子的，他在最後提議他們將來不妨約着一道跑路。但這一個立刻拒絕了，身子微微一蹲，苦笑道：

「呵！你倒不要緊，我這樣一大堆呀！」

「你也是！」商人佯作氣惱地說，「誰叫你見天的喫油大啦！」

「快算了吧！這一响簡直連龍肝鳳膽也吞之不了哩！」

他接着搖了搖他那車胎一樣的下頰，沿着河灘，走向一片廣大的沙地去了。這地方是每年要給洪水洗刷一次的，上面點綴着十多間零落落的草棚。轎行老闆就住在那座傍着小土阜搭蓋的茅屋裏面，有平常屋子的三間大小，遠看來恰像瓦廠裏拌磚的敞棚一樣。屋前有一方菜園，一個露天毛坑，屋椽下堆積着引火的柴草。幾隻小豬在門口用嘴筒子掘着沙土。

那老闆是一個狡猾精幹的人，原早也是擡轎子的，但早已只靠在牀鋪上抽大煙了。他正橫在近門的鋪位上努力工作，所以當會計問起他有沒有轎子的時候，他並不即刻答覆，僅止斜視着他翻了一下眼睛。直到一錠煙抽光了，兩腳抵住牀簷挺身咳嗽了一下，這才盤着腿懶懶地坐了起來。

「轎子是有，」他斜視着他說，「祇怕你捨不得那樣大的價錢哩。」

會計略帶生氣地插嘴道：「你總要不到一元錢一里呀！」

「一元錢倒不上；別人雇得有兩串。」

「兩串？」

肥人瞪着眼驚叫了。他怔了怔，就又向前參進一步：

「噫，我怕你要捨人了呢，前幾天才要一串……！」

「前幾天是前幾天呀！」

老闆不耐煩地截斷他，抓起「扞子」撥弄煙燈的火口去了。他的神情冷淡而驕傲，倒像他是一個乘坐轎子的闊人一樣；這是和他從前對待雇主的巴結相反的。會計一時間沒有回過神，他緊閉着肥厚的嘴唇，眼睛睜大着，幾乎要叫罵出來了。

但大約怕把事情弄僵，他終於笑了笑，轉一個態度道：

「我給你說，魚兒子不要認錢不認人……！」

可是這并没發生良好的效果，魚兒子簡直攤身下去，重新打起煙泡來了。屋子裏很寂靜，那老闆娘開始在燒晚飯了，弄得滿屋子的煙霧。三個轎夫坐在屋角的地鋪上打「鬥十四」，專心一意的，自始至終沒有給屋子裏的情景打動一下。當會計員正想退出去，想要利用那種以退為進的生意經時，

一個短打漢子，跳蚤似的鑽進來了。

這傭人也是跑來雇轎子的，他一屁股在牀鋪上面，便嘴快而哆唆地嘮叨起來。但只有第一句話和他的差使有直接關係，其餘都是對於生活的抱怨，以及對於大大小小的主人的攻擊。

「簡直屁都給人鬧燒了！」他急急地繼續說，「一時水果，一時糖食，不知道那有那樣多的臭格！其實麼，連工錢都要拖欠……」

老闆好不容易才插上一句：

「先說清楚，兩串錢一里呵！」

「現在你就要一元錢一里他也肯出呀！怕是平常麼，苗得連棍棒都挺不出一個小錢！」

這時會計諷刺而氣惱地從旁咕咕道：

「你才會花錢哩！」

他又立刻灣身向老闆問道：

「怎麼樣，你真是做的定價生意呀？」

「你不是看見別人雇得有價錢的麼？」

「別人雇得有像以爲我沒生得有脚脾哩……」

他搭訕似地從鼻孔裏冷笑着，蘇里蘇氣地退出去了。他是一個矜持的人，平常總愛裝出高不可

攀的樣子來掩飾他的失敗。他以為老闆會把他叫轉去，但一直到沙地的盡頭，快要進入市街了，雖然他不時用一種搖搖擺擺的派頭回轉頭去，並且盡力地尖起耳朵，他卻既沒瞥見轎行老闆的影子，也沒聽見他那煙灰聲氣。他於是大大地生氣了。

「無怪乎這些東西總是死在橋脚下下臺……」

他喃喃地說，好像感到了莫大的恥辱一樣。可是等他一覺出城內不安的氣氛，卻又立刻感到，這並非是可以憤怒了結的了。市街上的情形很緊張，那些準備添上前線的兵士在胡亂地穿梭着，為強換地方券而和小販們爭吵。幾個保安兵在驅逐着混進來的難民。他們是新從鄰縣上逃來的，大半是小商人和小糧戶，但現在已是無家可歸了。

那些集在街頭的市民總是嘆息出這樣的話：

「一個舅子！你不要亂殺人哩！」

這給與會計一種潑刺的印象。他停下來轉了兩轉，於是嘆一口氣，又回轉頭走開去了。那轎行老闆在門口弄轎杆子。這是不久才從竹市上買來的，他提起竹桿的一端在真頭下面，用了一隻眼睛審視着，恰如木匠師務考究墨線一樣。他對於會計突然的讓步並不很歡迎，他懶懶地回答他道：

「好呀！明天來我給你找一乘。」

「怎麼明天……」

「誰叫你先不履去呢？已經光了。」

「就是滑竿也成啦。」

「呵！現在難道你還想找到轎子嗎？」

「這才是……那明天靠得準麼？」

「哈哈！我魚兒子不答應別人的事就算了，若是答應了麼，莫說你一乘轎子……」

會計員安心了。雖然在進城的路時，他想起來還不免有點失悔，而且擔心那煙鬼的誇口會照例是一種吹牛。這時市街上已經點上簷燈了，一切都顯得混亂而黯淡。他對碰着三乘轎子在往城外走，上下簾是關着的，大約是乘的女客，那個短小精幹的公安隊長，帶着兩個武裝弁兵，旋風似的從他身邊擦過去了。

這漢子是會計員認識的，因此一種靈感驅使他快步地追躡上去。

「喂！怎麼樣？」他苦笑地喘着氣問。

「怎麼樣呀？」那一個邊走邊回答，「變不變症，就看今天夜裏哩！」

會計員怔怔地停了下來。他再也沒有趕上去探聽一個明白的勇氣了。他整整失眠了一夜。耳朵一直警戒着所長室裏電話鈴子的響聲。他有三次去那文牘的煙燈下消磨他的時間，爲預感而發愁；并且用那種在一個肥人少有的憂鬱訴苦：「唉，你說怎麼樣？我們沒有身家，總有性命呀……」

可是這一夜並沒有變症。等到免強喫過早飯，那轎行老闆也終於來了。

魚兒子並沒有吹牛。他的身後帶着兩個衣服破爛的轎夫；一個肩着滑竿，一個脅下夾着藍布帳棚，都不停地把手掌送往嘴上呵凍。他們是那種跑「流差」的苦力，大約離開農村已久，身體已經給流浪和生活磨得精瘦了。看來好像曬乾了的姜豆一樣。會計把他們上下地打量着，於是搖了搖頭，皺着眉毛躊躇起來了。

他把下巴伸出一步，向那瘦小的一個問道：

「喂，我的活路大啊？」

「呵，他昨天擡的那位委員比你壯哩！」

不等那應該說話的人張口，老闆笑嚷着把話頭接過去了。

「不是吹牛的話，」他又繼續道，「我叫的人都會錯了，那才怪哩！一上路你就清楚了，要你催一聲我都退錢！」

「說自然說得好聽呀！」

「難道我還騙你嗎？哼，不信就試擡擡看！」

因為連自己也不相信那瘦子的工夫，老闆的話原是一種唐塞，然而會計卻認真地要求試驗了。這使得魚兒子慌張了一下。但他馬上便又鎮靜過來，玩着眼色，吵吵鬧鬧地催促着他的伙伴。那

較高的，一個，緊了緊褲帶，便即微笑着走過去了；把後面的「擔肩」擱上，擺開八字脚步。而那瘦小的卻揉了一會肩頭才走過去，焦眉皺眼的，好像給人才從濃睡裏叫醒轉來的一樣。會計搖着不甚信任的腦袋坐上了。

在他兩手撐着竿子，剛往坐兜上一擰的時候，那瘦子的脚膀確是一連打了幾閃，彷彿「脚抽筋」似的，但因為生活的鞭策，卻終於熬住了；老闆於是精神煥發地笑嚷起來：

「怎麼樣？我說吧，騙了你還算人麼？」

「怕上不得長路吧？」

「上不得長路！一過足，會像駕雲一樣的快速！」

「你們的話都聽得……！」

會計咕咕着，笑嘻嘻地扳下來了。但他並不就此滿意，他還不能對那瘦小的一個發生完全的信心，所以當他在一種不得已的划算下，把轎夫們應該給老闆的頭錢煙賬給清時，他還不肯馬上過現；卻儘是把手掌插在肚袋裏面，遲疑着，弄得錢鈔磕磕作響。

他第三次瞅着他警告道：

「說實在話，不要喫膽大啊！」

「我既然答應了你！」

那瘦小的把眼睛順在一邊咕咕着，同時魚兒子大聲地叨道：

「我的老先人！你怎麼這樣綿纏呵！」

「綿纏——這比不得平常呀！」

會計員嚷叫着，凸出的肚子微微朝前一挺。但他畢竟把錢從衣岔邊滑出來了。

他把那兩個轎夫留下了。他就安置他們在收支所的廚房裏面，這樣既可節省火食，那些所丁雜役還會隨時幫他照料。因為在那些倒霉的日子裏，說不定住軍會突地抓起夫來，轎夫本身也很可能爲着旁人一種高價逃跑。他此外又給他們指定一家煙館過癮。總之，凡是他們所需要的他都全給他們辦妥貼了。

他現在已不大怕逃難了。他每天照常辦他的公事，代替全縣人招待軍隊，從糧秣谷草當中坐喫他的回扣。而一探聽到甚麼不良的消息，他就丟下算盤望廚房裏跑，叫他們準備起來；把滑竿在大廳上駕起，鋪了褥子，只差沒有坐了上去。

並且每當這時候，他總是咕咕喳喳着，彷彿誓師似的向轎夫嘮叨出一套這樣的話：

「不要丟底啦！我養兵千日，用兵一時呵……」

他還隨身帶着半牛骨盒子煙灰，是從所長那裏張羅來的，預備在路上給轎夫加添力氣。他這種種精細的划算有一次被那文牘着實取笑過一次，但會計正起面相回答他道：

「你不要管我的，各人有各人的想法……」

那一天早上，因爲一起牀就感覺到情形的不妙，他於是又開手準備一切了。那最主要的自然是他的滑竿。其次是兩三本重要的簿記，和半「串袋」洋錢。這是他一個多月來冒險生活的代價，從採辦糧秣剋扣來的。他把牠緊圍在褲腰上了。

他焦灼不安地在大廳慢踱着，不時又跑去門外面張望一會。他一直呆了大半天。但到了三點鐘，他這一次的逃難，畢竟逃成功了。街道上很混亂，那些被擠脫了線的家屬在用哭啼和咒罵取着聯絡。能夠在臉上現出笑容的只有那些久跑江湖的軍官太太。大家都在向南門城洞口擠，因爲別的道城門，早經給防軍堵攔住了。

城門口還有兵士在維持秩序。並且發出各種隨心所欲的叫嚷：

「走就走啦，不準亂摸呵！」

一個下級軍官，忽地從城樓上望着下面罵道：

「我倒入他的，還隔着他媽八九十里路遠呀！」

大約是發現那些徒步的男女擠得太可憐了。他隨即就下令喝住那幾個乘坐轎子的人走下來停歇一下。這馬上被執行了，但會計直到周圍哄罵起來，這才退到一處階沿上去；而且還充滿怨憤地，嘟着肥嘴嘮叨了一陣。

「那樣兒就該抵住呀……甚麼！大家的都是命！」他咕咕咕地說。

「是呀！」一個和他遭了同樣命運的附和道，「那一個人是大媽生的麼！」

別一個小聲地講了一段新聞來洩氣。他說，當他們拒守恩陽河的時候，因為丘八開小差的太多了，於是長官們想出主意來，強着部下脫了褲子開覺。「你們想想吧！」他結論道，「這樣的隊伍打『矢張』呀？」

「所以說囉！唯一的長處就是兇老百姓！」會計立刻表示同意。

他們呆等了個多鐘頭街上才逐漸鬆動起來。但當會計也轉過頭去關照自己的轎夫時，他發覺出那瘦小的一個沒有了；那較高的一個則靠在柱脚下翻看袖頭上的虱子，顯得很是悠閒。他於是失神地旋了兩轉，大大地生氣了。

「你就看你媽的虱子！」他嚷叫道，「還有的人呢？」

「嘿——剛才還在！」

轎夫怔了一下，卷着褲腰站起來了。

他開始叫啞了。會計在一邊嘮嘮叨叨地責罵。他還放出威嚇的話來，要是找不着人，他便要把他往軍隊上送。他栽他們是老早就串通了的。對於這些過火的申斥，那下力人沒有回嘴一句。然而當他的祖宗受到株連時，他卻狠狠地反駁過去了。

「怎麼亂叨呀！」他怒吼道，「我的媽還是和你的媽一樣！」

「你配……我養一條狗都喂家了，一天煙飯兩開……」

這時文牘慢條斯理地從人叢中順過來，驚奇地笑道：

「呵！我想你已經過了四方碑了哩！」

「這個狗入的……」

「你老罵我做甚麼——張洪順兒！」

那苦力還在叫喚，聲音已經帶點破啞了。他想往附近的煙館裏去找看一下；但他才一車轉身，曾經同意過的會計卻又把他拖了轉來。他提防自己再會遭到同樣的打擊。但他也別無辦法，而那幾個和他一同停下來，都已陸續地走掉完了。

他直覺到他所處的地境的困難了。他恐慌了，於是在最後，他決定自己幫着擡了滑竿出城，再去另自找人填補。但這計劃，直到經過兩個場鎮才得實現；而當他達到目的地時，那些州里的富室，卻又在忙着逃向成都的種種準備了。

馬蘭

蒼藍焚

這人以全部生命寄托伊理基的翻譯上面，朋友們見面稱呼他伊下。

伊下是個規矩人，很老實，對於工作肯認真。爲着衣食他常跑到內地去教書，回來時總不忘帶一點新的禮物：一冊譯稿，或一本註釋。但那次突然發來快信，正爲他打點房舍，伊下帶給這個老朽城的，卻是他教書那家學校的女學生，叫做馬蘭。

馬蘭出身鄉下；大約十七歲年紀，中等身材，微黑的瓜子形臉，潔淨的前額，粗濃的眉猶若兩彎淺虹，而那眼卻是世人所說的那種「魔性的眼」。它滿含青春的愁怨，又像冷露已降的夏夜，展開着迷夢般遼闊的天地。就大體說，她是一個早熟的姑娘。

這意外驚動了許多人；那些自以爲了不得的閒漢，塞滿了伊下的新居，而且亂糟糟噓了——

「教書是去做老師，竟敢誘拐人家黃花姑娘。什麼老師，呸，騷老師！」

「諸位聽着。別鬧聽着，伊下走了桃花運，得搭伙兒碰他的喜酒杯。」

但另一位先生已經有了新的發見，放出長者的口氣訓斥道：

「什麼喜酒杯呀！且睜開那隻管事的眼，小伊下都快要見世面了呢，瞧！」

接着騰起一片無理的哄笑。

馬蘭一面做出難爲情的笑容，聽人家任意取樂欣賞，一面低頭弄着衣角，不做主的蕩着腿，讓夕陽的燎原火熱孜孜在臉上發光。她偷眼望望伊下；伊下對於胡鬧素不感興趣，自在那里悄悄的翻雜誌；再瞧瞧坐在書櫃下的客人；那人始終擺出一副冷冰冰的模樣，裝作什麼都不理會。那人叫做楊春，因爲不大看得起這班窮嘴，所以不說話。所以大家公認他爲怪貨。其實並不怪；他愛規矩，愛快樂，愛單純，而且尊重他人的自由。但完全被油垢得像小機器匠的外表掩蓋了，乍看去總像一場糊塗的傢伙。沒有人清楚他的出身；據說父親是個莊稼老兒，母親是瘋子，從破敗的小農家屋中走出後，這孩子捲進一千九百二十七年的江心洗了一個澡。逃出血泊，他成了個敢闖山林和碼頭的人。他生活簡單得很。有錢就決不會守住過夜。他宗信「空想總是完美的，但沒有用，人生要有意思，只在不歇的實踐。」因此又是搬家忙的角色。

馬蘭暗暗打量過全體客人，卻沒有她等待的救星。衆目耿耿之下她可憐得要死。鼻尖出了不少汗。

更有那缺德的欺她靦腆；扭住她直着嗓子叫喚：

「伊下，喂！娶這樣鄉下娘姑真爲你擔心，朋友，是雀兒也難養活，是連嘴都不張一張的呀！」

如此打着哈哈，馬蘭笑不成，哭不得，只好躲閃。她不敢把顏色掙出來。她是從鄉下來的人，而先生

們——不消說是伊下的朋友，這樣的走，那樣的幌，全副都市派頭看模樣都有點來歷，將好漢當作學者，她有氣只好向肚子裏出。

窮嘴們傾洩盡廢話，臨行向主人道着賀。

「早出晚歸既不必愁，」他們說，「穿衣服也少跟裁縫鬧麻煩，一窩兒的安慰同幸福，工作還會不順利！」

又說對於有這樣「幸福之家」的人不知如何是好，直羨慕得眼裏出水。

「幸福之家」安頓下來，伊下便開始工作，終日躲到他的小天地間翻着寫着，忙碌而又堅苦。他需要安靜，而從鄉下來的人卻需要逛逛，因彼此住家相近，糊裏糊塗無形中做了馬蘭的嚮導。

馬蘭是千萬女人中的女人，目前還活着，事跡也平凡，縱然認真搜索，所得也不過一些散碎片斷，而且還要借重那本日記。其中留着自己的足跡，也有別人的影相。譬如內中一段寫道：

下午看×君路逢馬蘭，伊喊：「喂……」手一揮道，「去你的罷！」笑嘻嘻一溜煙盪進小胡同跑了……

窗下凝視着那片青蒼，曠野上眺望着天際，常常會飛來一個短短的回想：只見馬蘭困苦的跋涉而前，衝過障礙，暗中拋下一閃，遺下烟塵，直投認定的方向去了。

雖然如此，老朽確曾迷惑過這個初見世面的姑娘。看見人家朝會香客滿頭簪花，她就忍不住

壓低着嗓子嚷

「呾，呾，你瞧那個大男人！」

發覺別人在注意她，便低聲解釋着——實際只是向着自己說：

「怪醜的一頭花，鄉下人會不羞死！」

然而一下子反倒羞垂了自己的頭。

馬蘭好奇心說不盡有多麼出色；彷彿要將這大城的臟腑翻出來，耐住心一件件檢查着，連極乏味的事全不輕易放鬆。老朽城雖只賸下紅牆金瓦破廢的寺宇，而人們卻儘有閒心在那里粉飾，翻花樣，耗盡心機使它空着肚子充都麗，熱鬧。爲此一來，誘人的東西多了。諸如街頭玩具攤，大出喪，賣假古董的，際高橈架旱船的，樣樣都使她興趣，對她有魔力，會說話似的留她慢走。爲盡責任，只好耐住心，佇立道旁靜候那個從鄉下來的人。不曉得天下是否尚有比這更糟心的事；下臨車水馬龍的鬧市，好端端的人，卻獨獨立在活世界的岸上，做木頭！

有時真也會急得忍不住發起火來。

「多麼無聊，這搗霉的嚮導！」

然而看見邁着馬夫式的大步追來的馬蘭——她薄着兩臂，低着頭，一顛一顛幾乎是跑，還能說什麼呢，對一個快要忘記自己的人。

從鄉下來的人愛害羞，卻不多說話；儘一路低下頭走着，瞧着，忙着給人家讓路。正是所謂「看
到眼裏，記在心裏」的角色。和她做伴出外很少費口舌。

一天下午，時光還早（所謂還早，乃對那夥子鬧得整座城起旋風的小姐、太太、退休的政客官員、
破落的王孫公子說的，在他們這才不過剛是黎明）。天色晌晴，藍如玻璃，令看的人心頭一鬆，恍恍惚
惚只想飛。街上沒有風，空蕩蕩水沖過的一般，流動着撩人的春暖，溫和而且平靜。偶爾懶懶走過雜貨
作坊的送貨車，間或街岸上有賣舊貨的老頭兒在打盹。道旁樹木方吐新綠，也迷迷的醉在太陽光裏。

兩個人悄悄的走着，馬蘭和我。

一路走，從鄉下來的那位慵倦的——像夜靜更深人家講故事——說她在家鄉怎樣幻想着這
個城，處處放出光亮，處處蕩着笑聲，街市通宵達旦車馬奔馳；人說着鶯兒似的，流泉似的話語；到處樹
木蒼翠，濃蔭下輝耀着點點的燈火。總之，是傳說化了的城，出現在神仙故事裏的城。

我支唔的應着，想的卻是鬧得整座城起旋風的寶貝；那垂垂帷幔後面重溫塔頂豪華夢的軒聲；
那油膩的睡臉，因喫壞了胃口涎唾流到枕上的神情——一頭頭的小豬！

但一回頭不見了那鄉下丫頭。這樣的事早慣了，不驚奇，便繼續走自己的路。因等馬蘭不着，又到
拍賣場打一個溜轉，瀏覽了不少寶貝。那些傢伙多是王府侯門供俸了多年，終於一朝倒運倒上交易
場來的，假如有嘴，定會一行請安，一行寒暄，彼此絮談個不休，講出風雲盛衰、奢侈淫靡一大堆「哀豔

動人」的故事。

我無心探聽那些蹊蹺的身世。

從豪華的殘夢堆中溜出來，街上已經很熱鬧。取原路回頭走，竭力推究着同馬蘭分手的地方，這樣走盡了長長一條街。

我慌了。

「這樣的鄉下女人這樣倒眉的嚮導！」

恨恨的想着，決定要和伊下算這筆賬，鬧到海底都由他。可是，假如他全不當作一回事理直，只說「你這趟伴做的不錯，朋友，幸虧還沒把自己弄丟」呢？

陽光已斜斜的轉過去，屋檐下溜過溫暖的微風。我躊躇着。恰巧誰家大出喪取道於此，頓時人馬喧闐，熱鬧了一條街。

馬蘭從人家葬儀影裏跑來，衝住便嚷道：

「這裏，你還等在這里！我還以為——」

「還以為人家沒急死！」背過那樂得快要融化的臉，我心裏咒。

葬儀的偉大，也的確驚人，僅僅一口棺材就要九十六——或竟是一百二十八個卡卡！卡卡！每步只能走二寸的槓手。送殯人又那樣多，看情形是賃絕全城馬車來的。這吹吹打打的行列，阻住路那岸的

楊春。他推着破舊的腳踏車，臉上很光彩。

「這傢伙走運了。」

如此想着，那人已穿過送葬的行列，笑嘻嘻走來。

「等什麼人？」他悄悄的說：「你真能幹，做嚮導會把客人弄失迷。」

我卻告訴他——

「這不算稀奇，我們這家鴿倒誘野鴿來了哩！」

「啐！」他回頭瞧一眼馬蘭，不屑的說，「這樣的嗎，見過……」

聳身跳上車，他一溜煙跑了。迷中大出喪的馬蘭車轉身問道：

「他說什麼來？」隨即感嘆的低低自語着：「直稀奇；有趣死了！」

說是跟那個「坐馬車，有一對獅子狗」的洋女人直過了河，橋那邊，人家加鞭去了這才回來。

我知道那個又瘦又蒼白的外國婆娘，不曉得何年掛的孝，一逕穿着喪，活似個幽靈。每逢下午天氣好，黑色的老馬架着黑篷車，帶她過市散步。一路上觀賞街景，信馬而行，徘徊直至日暮，一行人等才款款歸去。

「我不懂，」她說，「這里簡直是個謎。不是謎嗎？」

取了歸路，我不理她。

此後因爲自己的一點事情要做，那個「幸福之家」我去的稀，但見伊下終日埋頭翻着寫着；馬蘭盡着主婦的責任：檐下張羅炊事，天井裏洗漿衣機，窗上滿貼着伊下的硬領。又照伊下的樣，屋的一角自安排一方小天下，爲伊下抄寫文稿，空閒時讀讀社會科學概論以及小說之類。兩個人各做各的事，互不侵害，過着安靜的日子，無疑的正在一步步實現那預約的幸福。但從鄉下來的人，性格上卻漸漸失去從家鄉來孩童似的明朗、爽快、活潑，不久患了都市的憂鬱病。

初夏時節，綿綿落了將及一個禮拜很少見的淫雨。天剛放晴，說不盡的空闊高朗，冉冉飛過白雲。因爲僅是人家梳裝打扮的時分，遊人極潦落，全公園靜寂而且安謐；湖上送來歌聲，笑語聲，划船的欸乃聲。雨後的山上的樹，山下的樹都呈着水洋洋的綠煙，草葉上凝着晶瑩的水珠。人是行在綠色裏；行在白的、藍的、金黃的小花間；行在空谷也似的靜寂裏。幾乎快要走完上山的小徑，沒有碰見什麼人。

「向上跑，馬蘭，看誰先到。」

這樣慫恿的——雖然是喊着，但她頭也不回，只淡淡應了一聲。她在前，我在後，大家不說話，一步一步爬上山。

爬上山，爬上一處人造的崖。彷彿檢閱村落，小河，莽原，同遠山，彷彿眺望荒煙裏一縷烽火，島島上昇的值戍人，望着城市的紅塵和脚下茂林圍繞着的湖。

息。

從鄉下來的人熱紅了臉，面對前面的風光呆呆立着。胸脯鼓蕩得如同一面滿帆，從那裏噴出喘

「哎呀，這裏真好！她嘆息的自語着。『可是多天來悶得要死。我不喜歡這個城，還有那些人……我不懂得他們。』」

「你被愁捉住了，馬蘭！」

「也許那樣。」

她聲音苦澀而且乾燥，那煙也似的眼裏卻放出水洋洋的光。

「可是，馬蘭，」我故意提高聲音。「學學瞭解別人是有意義的，那樣會少感到點寂寞。」

馬蘭沈默着，眺望着煙塵後面的青蒼。

湖在呼吸，愛鬧的波動着，妖孽的展開在太陽下閃閃發光。小艇上的男女在競賽，輕輕一棹，撩起水花，漾出半湖小蛇；那滑溜的光向岸映着眼，鬼祟的游近去，不留神只一擲，碰碎在青石上，反映在樹林間。陽光絲絨般撒遍林梢同蒸發着的草地。

「是不是想念家鄉？」當離開那崖時，我無意的問了。「那麼，想什麼呢？」

她不做聲的笑了笑；那笑是淒涼的，隨即被憂悵同倦怠遮掩了去。

穿過曲廊幽徑，已是小山脚下了，馬蘭收住步。

「我在想，」她說，「你會想。你選擇了自己的路。那路……可是，你這樣和一個鄉下人走害怕嗎？」她挑戰的望着我。忽然我覺得她已不是儘低着頭的少女，而是婦人了。面對着她——她說了些什麼話？我又看見那垛處處都可以見到的牆，從人類的遠祖就有着的。當那些祖宗受委屈的時節，他們苦痛，他們抽咽，極聲的嘴唇喃喃着，「這是怎樣的呀！」心裏發出無聲的叫喊，「燬了它罷，那東西只帶來禍患！」然而卻不會燬；爲着自己的利益那牆反而日益增高加厚，又把來遺給子孫。

「爲什麼別的不做人，單會在周圍築牆的呢？」

「什麼牆呀？」

馬蘭喚醒我，已是那出名幽雅的路上了。這所在，夾道的古槐參天，靜穆的情調發人深思。左右是平矮的土嶺，令人感到別有天地，而向往着遠方。坡上茂草茸茸，其中寥落的點綴着幾朵野花。

「請坐下來，讓我們談那『牆』。」

去湖濱的岔路角上，選定一條長椅坐下來。那椅向着湖，可以看燕子掠過水面，野鴨們泅泳。湖岸的楊柳正好做了垂簾，遮住西下的陽光。

馬蘭側着頭，一隻肘架在椅背上，臉上浮着笑。那笑表示輕蔑，有着「看要怎樣」的神氣。

「但是，且把『牆』的問題拋開——」

我問她誰說的「會想」，又誰說的「怕鄉下人」。

「沒有，誰也沒有。」她不安的轉側一下，支吾着說，「只是我——我不懂這大地方的人；他們有一張賤嘴，也許是貴嘴，說的一口好酸話。我不——幹什麼要問這麼多呢？」

趁這機會我們討論了那一牆。」馬蘭裝做恨恨的嚷道：

「牆，牆，我不喜歡你那個『牆』」

她安祥的放下眼臉，嘴角輕輕浮着笑，拳頭在別一隻掌心裏一下一下的捺。陽光通過樹隙，撒在她頭上，反耀出無數紫的、藍的、橙色的、小珠。那神情如同聖處女。這中間無意間發見她手上的戒指，顯然是一只定盟戒指。

「奇怪嗎？」她狡猾的笑着，又輕鬆的說明道，「你瞧，未婚夫的紀念。」

「未婚夫？什麼未婚夫？」

「什麼未婚夫？」她裝要發脾氣。「你這人真獸，難道連未婚夫都不准有了嗎？平平常常的一個出色的傢伙。」

說是家裏做主定下的。男人是獨孤行地主少爺，調戲佃戶家女兒的能手；家裏只怕他念書念壞了脾氣，先給弄上個鴉片大癮，軟法象將起來。那雙做父母的一心盼望着抱孫子——她思量一番道：

「媽的日子我看夠了；我永不會去做太太的；一天忙到晚，儘是油米醬醋的事，還要打罵，爲着什麼呀？爲着做老婆！又要我侍候那黃鼠狼子了，想的是好，等着罷！」

原有點氣惱的她，會禁不住一下子噴出笑來。

然而人是有多麼怪！當我問「既然肯跟伊下逃走，總該愛他了」的時候，那臉忽然作起色來。

「不知道！」她憤忿的說，「愛不愛干着你什麼事？干着你嗎？你問！」於是低低的，然而厭惡的顫聲道：「你聰明，還說『應該多瞭解點別人』……聰明呢……」

這意外的發作把局面弄僵了。如此坐着，直到黃昏，落日燒紅了天空，燒紅了湖水。湖上籠着青煙。對岸樹林暗成蒼藍色。教堂的鐘在敲響着。

說起做男人的伊下，那的確是個好人。早晨一起身便規矩的坐到窗下，慢慢動起手來，不住的翻着寫着，沈醉在工作裏，直到夜深。客人一旦上門，簡直一併爲他帶來了災難。

「唔……哦，」一面拏筆在書上批註，他一面支唔，「那麼——怎樣哩……唔……噫……」

客人說了老半天，一看——

「怎麼了？喂，老兄！」

他猛的喫一驚，恍惚的左右望望，還糊塗着究竟是怎麼一回事。但終於不得已的歇下手，做出抱歉的笑容。

「對不起，」先告了罪，然後說，「實在的，這事我沒興趣。我認爲——」

以下總不外「每人都有自己的工作範圍，應該忠於自己的事業」之類，人家既不要聽，他覺得一直講也沒味道，遂半路噎住。

這人是不入流俗的，很善於講話，說的又圓滿又甜美，就像徐徐流着蜜的一樣。態度是出色的平靜和諧。他的眼空虛而且冷漠，彷彿看穿了世間的一切，而一切又都不曾留下痕跡。那灰白的臉有那樣乏，整日裏朦朦怔怔活像什麼出土貨。然而決不是真正的疲倦。因為客人剛走，陰魂似的已經縮進牆角，繼續翻着寫着去了。在他，流光是不存在的，變化無窮的生活濤浪也只在周圍渦漩。那張小桌是他的全世界。

識趣的客人既漸漸絕跡，跟着伊下一起，「幸福之家」蝨蟄在老朽城的一角，守着太陽上來，轉過瓦檐，又慢慢下了山——如此度着安寧又清淡的日子。然而馬蘭的涵養欠深刻；終日沈沈的死氣壓着心，又老對着那個沒感覺的人，她受不住，拋下書偷偷跑上充滿陽光的街。

不久窮嘴們的話應驗了，肚子漸漸大起來。使馬蘭很少想出門。她守住自己的一角，大睜着迷茫的眼，彷彿傾聽着什麼，許久許久惆悵的坐着，由雀兒們在院裏絮話，由伊下在他的世界裏發霉。隨後黃昏來了，又一併把惆悵搬到天井，孤單單坐到檐下，望着明亮的紅雲出神；似乎神往着家鄉的田野，神往着暮靄中的山川以及野鳥歸巢的樹林，不是一個莊稼漢正在莊門前呼喚他那撒野的牛犢嗎？也許馬蘭病了，正如世人所說「害着喜病」。脾氣變的很壞。時時焦灼的蹀躞不停，像安捺不住。

肝火要跟誰鬥一鬥才干心。然而沒有人理她；縱然伊下偶爾注意到這層，也只裝不見；他是個上選的好人，出去自己的狹小天地便完全失掉了興趣。馬蘭不得已，只好賭氣睡到牀上，陳屍似的一下子能臥整半天。

當吵架也吵不成的時候，生活過的已經可怕到了家。

慘澹的日子接連着慘澹的日子，夫婦藏匿在灰色而陰鬱的洞裏，各有各的事，永不出聲息；與其說他們活着，寧是等待發霉、腐爛。到那裏，簡直說不清是什麼去處，死亡和風雨將臨的預感迫着人，彷彿連脾氣都會變壞起來。因為怕着「幸福之家」總不敢去看望他們。

天色已晚，從街上回家，胡同口邊碰着楊春。這高傲的人一行打招呼，一行走。

「哈嘍，死相人教什麼咬住手了？」

「邪許鬼，不見活得好好的嗎！」

「活的好嗎，」他說，「那你快去。從鄉下來的那位出不來門，難得找一個人談談。剛才——」

這傢伙倉忙的像奔喪。

意外的，那個好好先生不在家。窗外已是暮色蒼然。房內靜悄悄的，還不會上燈，像深山中斷絕烟火多年的廢窟。馬蘭坐在牆角她自己的領域裏，雙手捧住頭，正向另一端的牆壁出神。

「剛才楊春來過嗎？」走過去，覺得人是一步一步走向深淵。

馬蘭守住她的位置沒有動。停了許久，終於懶懶的說：

「來的……」

於是一切重歸靜止。只有那小鬧鐘的得的得響下去。我感到壓迫和陰寒，明白了所謂沒有生命的「死之國土」。暗中只見馬蘭的眼灼灼發光，如同兩粒焦熱的小星。然而，那深祕的靈魂後面活動着的是什麼呢？

「想起曠野，」夢昧的馬蘭低聲說。「太陽落山了，做莊稼的回家了，空留下原野等待着夜……」
一個人在蒼茫的小路上走過，彎身摘三兩朵馬蘭花，拊一枝天地子，還——」

「做什麼老愛孤獨獨一個人想心思！」

「做什麼呢？不想心思？」

我答不出。

「你不喜歡這地方，」她一面在桌摸索着什麼，「是嗎？不准說謊……當然，誰喜歡呢！我時常會想到死。腦子裏會開過一枝花朵，現在明白了，一枝幻想的花朵。我想着，不分晝夜的想着，無端會發一陣抖。聽着遠遠打去的更聲，覺得人是沈下去，沈下去——心思還念道：沈下去了。於是又想到死……」

馬蘭劃亮一根火柴，吹熄了，丟到地上。她接着說：

「可是我要活着。我恨，恨那班人說廢話的，說漂亮話的，全一樣儘賣嘴，做起事來一個個全是沒

用的傢伙。他們會勸誘你『逃出苦海』，說要過怎樣的一種理想生活，說成了一座花園。於是『逃出苦海』。逃出苦海卻換來這樣的日子，不死不活的日子，沒有人味兒的日子，我忍不住。有時我恨——恨誰呢？

「那麼，」我以為馬蘭在懊悔，「回去豈不好，何必定要死守住這裏受苦？」

「回哪裏？」

「哪裏，自然是家。」

靜默了一刻，馬蘭突然發起火來。

「家，讓你的『家』滾蛋罷！」她喊着，憤怒推開坐椅，又重重跌下去。「我恨你那個『家』。難道我現在沒有在家裏嗎？我看夠了，也受夠了，一切的家是一樣的，它給我的是憎惡。所有的男人都爲自己打算，只看到自己的利益，只想自己舒服。外面玩厭了，回家來將腿一伸，會要『茶——』出門搗了霉，他們讓老婆，還要老婆體貼安慰。整個家庭的空氣都得隨着他們變換冷暖。他們只曉得滿足自己，從不把女人放在心上，從沒想到女人的苦處。女人只配守住家，等男人享福，她是爲男人活着。她得養孩子——」

「她得養孩子！」馬蘭呻吟一聲，昏厥似的倒在椅背上。她戰慄着，似乎發神經。啞啞的說，「養孩子；孩子拖得她死死的，落進無涯的苦海，前面展開一長串的日子；人磨着那些無味的日子，無味的日

子磨着人，這樣了卻了一生。一個女人永不喜歡死守在家裏，你知道嗎？」

夜不知何時落到天井來的。報更人一聲聲擊着柝，由牆外拖過遲滯的腳步。鳩在河上柳林裏哀低咽，傾聽着小鬧鐘的擺，覺得說不盡的迷茫。但馬蘭依舊固執的喃喃着：

「女人是爲着什麼活的呢？天下有瞭解一個女人的人嗎？請告訴我。」

她的聲音很酸澀。覺得她臉上正滾着淚。我懇求她——

「算了罷，馬蘭！」

「爲什麼算了呢？你不愛聽嗎？難過嗎？」

我不禁寒慄。

「不，馬蘭。我提醒她，「哭的正是你自己。」

「我嗎是我嗎？」她雙手掩住臉，哽咽着。「我昏了。過着這樣的日子，人會想到滅亡。完全被弄昏了。我恨那樣的人，恨那樣只會說漂亮的幻想的人。事實化驗了那幻想，我領教了那漂亮。我恨……可是——她痛苦的掙扎着，「我恨他，這個小東西。多麼該死的小東西！他要拖住我。拖住我。我不能……我要打胎！」

然而過了幾天哩，早晨人還在夢裏，馬蘭康唐康唐撞我的門。

「人是多麼漂亮呀，講起話來！」她村婦般不顧羞恥的在房門外喊着。「他有理想。他講那理想，

講得天花亂墜可是——」

「可是，爲着什麼呢？」

我半在夢裏問。

「伊下伊下，多麼好個人！他要我打胎——」

「吵了嘴嗎？」

「他要我打胎，說是爲着我的前途，多麼好聽！」

她噙着響牙，定是抖得很兇。

開了門，只見馬蘭正如所有好鬥的惡婆娘，雙手叉住腰，烏青着臉蛋，微慄的尖尖的唇角像一下子能把人截死。

「包藏着什麼禍心哪，」她自顧嚷着，「知道那個肚子他自己做下的事——當初說的多麼好聽——麻煩一來，骨頭全酥了。爲着脫卸責任，他要打胎，要謀害一個人！他是這樣自私的流氓！」氣休休的喘着，臉色忽又轉成蒼黃。「我不能聽他擺佈，那樣的壞心眼！我不能！」

她狠狠的頓着腳，氣洶洶轉身走了，那模樣的潑悍，就像迴護幼雛的母雞。

「幸福之家」的天氣日漸陰沈，大家料定必有一次風暴，爲伊下擔着心。伊下卻全不理會似的，

躲進他的天下，翻着寫着，依舊不聲不響過自己的日子。然而時光一到，居然苦盡甘來，馬蘭養一個小子，叫做「光」。孩子也的確是一道愛的光，無形中照亮了那發霉的洞。馬蘭既做了小母親，像從深淵下浮上來的鳥兒，恢復了失去的自由和天真，頓時活得了生氣。她愛那孩子，那純真的小眼睛能給她安慰，無事時她將孩子貼到胸前，偎在臉上走着，拍着。

「光啊，光光啊，光哦，哦，好光光……」

她哼着，唱着，彷彿故意嘲弄伊下，聽他在那角落裏自己爛。但爲着衣食，不久伊下教書去了，留下母子在老朽城過活。

馬蘭雖然愛兒子，可決不是什麼好母親。時常拋下光守家，自己會一陣風跑上街，孩子直喊得死去活來還沒有蹤影。那野性的出色，正所謂「打燈籠都找不到」。然而一回家，她要算世間再甜不過的母親。她會說：

「委屈了你嗎，光寶寶？都是媽媽不好，給——別哭了，乖乖——打媽媽嘴。」
她就有那樣乖。

不知怎的一來，高傲的人楊春常在馬蘭家出沒了，同時還有一班男女。他們嚷着，笑着，小娘們的歌聲直達市井。我看不慣，我已經厭惡那地方；因爲楊春不在那裏，即是馬蘭跟他或別人一道出去了，看着全不把孩子當一回事的情形，我忍不住憤懣，聽見那孩子號哭，心會發痛，故此去的很稀。一年易

過，伊下回來，楊春卻已去一處海港上。男人繼續埋頭翻着寫着，兼代着保姆的職務。女人擺脫掉做母親的煩瑣，一天到晚在外面打野。如此各做各的事，兩不相犯，直到光緒兩歲，日子過的都太平。秋初伊下重新去教書。適巧楊春又回到這城裏。這中間原有人疑心馬蘭做着其他危險事務，直到「九·一八」以後方才證明。但證據並不算十分確鑿；試問，逢着那樣大的風波，誰能不被捲將去呢？除非已經麻木不仁，或有足夠的身分做好人。

於今我靜靜的還能回想出當日的種種景況：秋風聲裏的衢巷；深夜號外的叫賣；市民三五相聚的私語；青年人遊行的行列；到處流佈着謠言，也到處送飛着吐沫和吼喊；忽然塞來一張傳單，但你等着，不一刻會起來爭執和毆打。總之，整個城在憤慨與恐懼兩種情緒中戰慄着，一到夜十點，街上冷清清起來了。回想中我還能看見從鄉下來的人立在信筒上演講時的情形：街上堵塞着各色各業的人，汗臭同熱，飛揚着紅紅綠綠的紙片，旗幟和塵土……然而突然雜遝的襲來夏夏的靴聲，匕首和長刀的鏗鏘，接着是皮帶的抽打，槍腿的撞擊，獸性的悶呼與憤怒的邪許聲，歌唱聲，受傷者的低嘆，驚慌的狂奔混做一團，昏亂了一條街。

回家的路上，我想起馬蘭。記得那個丫頭從信筒上跌入人的渦流，以後即不會再看見。不免為她的運氣擔憂。但一到家，馬蘭就又興奮又快活的衝住門嚷道：

「哎呀，媽媽的，這日子過得真有意思！」

她剛洗過從街上帶來的灰和汗漬，頭髮上還滿沾着水珠。

「受了傷？」

我奇怪的望着她。

「不，」她搖着頭，水珠向四圍拋開。於是打着手勢說，「那傢伙好厲害，不防他這麼兜頭來了一皮帶，可是沒打着臉，不礙事。你怎麼了？」

「不怎麼。」

我疲倦的坐下來，告訴馬蘭還在擔心她會「糟糕」。她用手指胡亂梳理兩把頭髮，說：

「糟糕聽糟糕，怕他！」

她吹哨着，扭開門預備走。

「這時你到哪裏去？」

我勸她多留一刻。

「不行，不行！我還有事忙的很……」

這丫頭喊着時早已跑出大門。她有着那樣充滿一身的生氣。

此後很難得看見馬蘭了；偶爾在街上碰着，也只打過招呼匆匆分了手。她已經忘記家，忘記快要哭成淚人的光，整天打野在外，成了真正的忙人。

不久我搗一點霉，以「莫須有」的罪名羅了禍。第二個月梢突然收到所謂「犯人的妹妹」送來的一隻禮物。這情節頗類文學家寫在小說裏的浪漫故事，但是怎樣的「妹妹」呢，雖然搜遍了腦子也終歸徒然。後來從點心皮下發見一張捲得挺硬的小紙條，道是——

好好的活下去罷。

我以為是弄錯了，因為此後不再見有別的消息。

在那發霉的陰洞中霉溜一年半的時光，沒有霉爛，終於活將出來；人走在夏季的日光下，已全變了模樣。然而人世上也變過了：死的死了，搗霉的進了籠，在逃的則早已不知去向。沒有遊行者的吼喊，沒有飛揚着的旗幟，太平的街上正唱過市井小兒的「太平年」。

走進那個「幸福之家」，天井撒滿着上午的陽光，房裏卻靜悄悄籠着淫雨聲中般的陰晦，依舊是當日的老景況。伊下伸出着兩腿，吊掛着一條臂，獨自悶悶的在帆布牀上，躺得好舒服。

「你來的好，」他懶倦的說，「近時總想該有什麼人過來。我這裏冷清，愛熱鬧的不喜歡，將近一年碰不上暢談的對手了。」

他摸着那鬚鬚疏疏落然極荒蕪的下頰，悵然良久，又自己悄悄說下去：

「其實有什麼好談呢，世界在變，人也在變，談來談去左右也不過如此……從前能為着有一點雞毛輕重的事爭執不下，而時光過去了，它不會為爭執走快，也不會因爭執停住……有一天人也會過

去的毫無痕跡，爭論什麼呢？這不都是蠢嗎？」

終於嘆息着，一切都會過去的，沒有誰拉得住。聲調懶散而且微弱，聽着他，覺得這人着實變了，或者有着病。

「日子很寂寞嗎？」

「慣了；馬馬虎虎，精神有點不大好……一年多不常出門，外面怎樣了呢？」停頓了一下，他忽然記起什麼來着似的，陰淒淒笑道：「對不起，不說也忘了，你原是剛到這世界上來的。於今還原了『人本位』，應該替你高興。」

而那臉寧是爲別人哀傷。

回憶使我一時看見當日埋頭那面窗下，終日不倦不歇翻着寫着的伊下。不禁關心到他的終身事業，年餘來又當怎樣了呢。他一隻手掩住臉，許久之後，幽靈般回答着：

「早歇手了。哪來志趣呢……覺得什麼都乏味。」

談話中間，留意到伊下的變化。這人形容枯槁，已弱老了許多。頭髮同鬍子，看模樣總有三個月忘記劇。胡草般蠻橫的生長着；眼虛無而且霧滯，冷漠毫無神采；那荒涼的臉，雖微微浮腫，卻掩飾不住本質的蒼瘦，已經灰敗不堪。總之，他好像隱匿闇暗的角下，睡失整整一年的生命，一場大覺方才醒來。時光悄悄的過去了，留給他的是空虛、軟弱、無望、悲傷、頹唐，對於生的疲倦。從那里再也看不到那翻着寫

着的堅苦、忍耐、德性和恆心。而那曾經翻着寫着的狹小天地，正堆放着盆、盃、篋、同筆、油瓶與墨水。地上到處是紙團、草梗、破鞋、踏滿着灰泥的小繩和布片。牆頭掛着一領長衫，如同老早就吊死在那里的人。那隻小鬧鐘還在，但除此一切都變動了，我混亂的想着。那麼——

「馬蘭呢？」

「她逃走……」

望着彷彿已經睡熟的伊下，不信這幾個無音的字是從這人嘴裏吐出來的。可是它清清楚楚像吹過田野的秋風，霎時間冷了我全身。伊下遮在眼上的手戰慄着，臉漸漸發白，嘴脣痛苦的扭歪了。

「她逃走了，跟楊春那個壞小子。一年前。」他重述着，聲音發着抖。

伊下正好生和苦痛掙扎。大家心裏沈重，沒話要說。從記憶的海我撈起那張紙條，「好好的活下去罷。」但只一閃工夫，想起光，又覺得伊下要哭了。哪知這人竟斗的直坐起來。

「她是魔鬼！他惡毒的咒罵着，「爛盡了良心的毒貨！她要逃，還寫信賺我回來，說是孩子病得要死……擾亂了我的和平，還不夠，還要毀壞我的一生。我咒詛她，她……一個真正的魔鬼！」

他拳打着自己顫抖的腿。頭髮紛亂的坍塌下來，遮住那灰土似的前額。那淤澀的眼裏充滿愚騷的獸性和殘忍，綻露着紅筋。憤怒已經把人弄得昏曠迷盲。我問他光的下落，這人彷彿全未聽見，只顧滿嘴噴沫說下去——

「這個沒人性的，她不讓人家心裏有一刻安靜。鬼知道她是多麼淺薄，多麼卑俗……一個欠教養的下賤女人，老實說，我受不住，老早就厭惡了她。從共同過日子的第一天——你知道，從那批無聊小子在這里鬧那天起，我已經明白上了當了。她走路，每步都踏在我心裏，她卻全想不到別人在受苦。」

馬蘭——我不願提這名字，讓它跟鬼一道進墳墓罷！她是一匹小蟲，那樣可惡的小蟲，想想就會令人戰慄；爬到靈魂裏，貪婪的嚼着咬着。」他突然抓住胸口，彷彿誰插進去一把小刀，全身打着顫，苦楚的嘶喊着：「她嚼着我的心，嚼一口又翻起眼來瞧瞧——那樣一口一口嚼着我的心！她逃走了。跟一個壞小子逃走了。卻把毒汁留到我心上，靈魂上。直到進了墳墓，朋友，我將永沒有安息的一日。讓全世界咒詛她罷！」

伊下發出最後的吼叫，暴卒般倒進躺椅，喘作一團。我僵冷的傾聽着外面：雀兒們在天井裏交談，令人想起不是死，而是在還有一點活氣息的人世。

「馬蘭後來怎樣了呢？」

這人已經平靜下來，恢復灰敗的原形。說是馬蘭去年秋間進了籠子，同時還有那個「壞小子楊春」在××。他冷嘲道：

「讓她跟魔鬼一道去罷！」

望着那得意的臉，我禁不住憎惡。而那臉忽然又佈滿失望的薄雲。

「現在她早進了天堂，」他提高聲音。「她找到一個漂亮保護人：做了××將軍的外室。」他螃蟹似的掙扎着，「可是，卻拋下孩子自顧乾淨去快活，這個沒良心的。她毀了我的一生！」

「孩子哩？」我打着寒戰。

「在孤兒院裏。」彷彿教一棒悶住，他抓着頭髮，喪氣的說。「然而怪不得我：當初我主張打胎，那個沒良心的反對；我又不得不靠着教書過日子，一個孩子教我——」

「可是你沒有去教書！」我憤怒的喊着，「倒在這裏睡的舒坦！」

「怎麼教得成呢，那個下賤的女人已經毀了我的一生，她一刻——」

讓伊下去和苦痛掙扎，糊裏糊塗跑出那個「幸福之家」，我不懂這一雙父母，一路上咒詛着他們。

一九三六年十月六日夜寫

之
婦

沈從文

碧碧睡在新換過的淨白被單上，一條琥珀黃綢面薄棉被裹着個溫暖暖的身子。長髮披拂的頭埋在大而白的枕頭中，翻過身時，現出一片被枕頭印紅的小臉，睡態顯得安靜和平。眼睛閉成一條微微彎曲的線。眼睫毛長而且黑，嘴角邊還釀了一小渦微笑。

家中女用人打掃完了外院，輕腳輕手走到裏窗前來，放下那個布簾子，一點聲音把她弄醒了。睜開眼看看，天已大亮，并排小牀上綉被堆起像個小山，牀上人已不見。（她知道他起身後到外邊院落用井水洗臉去了。）伸手把牀前小檯几上的四方錶拿起，剛六點整。時間還早，但比預定時間已遲醒了二十分。昨晚上多談了些閒話，一覺睡去直到同房起身也不驚醒。天氣似乎極好，人閉着眼睛，從晴空中時遠時近的鴿子唿哨可以推測得出。

她當真重新閉了眼睛，讓那點聲音像個搖牀，把她情感輕輕搖蕩着。一朵眩目的金色葵花在眼邊直是晃，花蕊紫油油的，老在變動，無從捕捉。她想起她的生活，也正彷彿是一個不可把握的幻影，時刻在那裏變化。什麼是真實的，什麼是最可信的，說不清楚。她很快樂。想起今天是個希奇古怪的日子，她笑了。

今天八月初五，三年前同樣一個日子裏，她和一個生活全不相同性格也似乎有點古怪的男子結了婚。爲安排那個家，兩人坐車從東城跑到西城，從天橋跑到後門，選擇新家裏一切應用東西，從臥房牀鋪到廚房梳櫃，一切都在笑着、吵着、商量埋怨着，把它弄到屋裏。從上海來的姊姊，從更遠南方來的表親，以及兩個在學校裏唸書的小妹妹，和三五朋友，全都像是在身上釘了一根看不見的發條，忙得輪子似的團團轉。紗窗，紅燈籠，賞下人用的紅紙包包，收禮物用的滷金箋謝帖，全部齊備後，好日子終於到了。正同姊姊用剪子鉸着小小紅喜字，預備放到糕餅上去，成人送來了一襲新衣。「是誰的？」「小姐的。」拿起新衣跑到新房後小套間去，對鏡子試換新衣。一面換衣一面胡胡亂亂的想着：

……一切都是偶然的，彼一時或此一時。想碰頭大不容易，要逃避也罔費心力。一年前還老打量穿件灰色學生制服，扮個男子過北平去讀書，好個浪漫的想像！誰知道今天到這裏卻準備扮新娘子，心甘情願給一個男子作小主婦！

電鈴響了一陣，外面有人說話，「東城陳公館送禮，四個小碟子。」新郎忙忽忽的拿了那個禮物向新房裏跑，「來瞧，寶貝，多好看的四個小碟子！你在換衣嗎？趕快來看看，送力錢一塊罷。美極了。」院中又有人說話，來了客人。一個表姊，一個史湘雲二世。人在院中大喉嚨嚷，「賀喜賀喜，新娘子隱藏到那裏去了？不讓人看看新房子，是什麼意思？有什麼機關布景，不讓人看？」大表姐，請客廳坐坐，姊姊在翦花，等你幫幫忙！新人進房，媒人跳牆；不是媒人，無忙可幫。我還有事得走路，等等到禮堂去賀喜，看

王大娘跳牆！花匠又來了。接着是王宅送禮，周宅送禮；一個送的是盜瓶，一個送的是陶俑。新郎又忙忽忽的抱了那禮物到新房中來，「好個花瓶，好個美人。碧碧，你來看！怎麼還不把新衣穿好？不合身嗎？我不能進來看看嗎？」「嗨，請不要來，不要來！」另一個成衣人又送衣來了。「新衣又來了。讓我進來看看好。」

於是兩人同在那小套間裏試換新衣，相互笑着，埋怨着，新郎對於當前正在進行的一件事情，雖熱心神氣間卻儼然以爲不是一件真正事情，爲了必需從一種具體行爲上證實它，便想擁抱她一下，吻她一下。「不能胡鬧！」寶貝，你今天真好看？「唉，唉，我的先生，你別碰我，別把我新衣揉皺，讓我好好的穿衣。你出去，不許在這裏搗亂！」你完全不像在學校裏的樣子了。「得了得了。不成不成。快出去有人找你得了得了。」外面一片人聲，果然又是有人來了。新郎把她兩隻手吻吻，笑着跑了。

當她把那件淺紅綢子長袍着好，輕輕的開了那扇小門走出去時，新郎正在窗前安放一個花瓶。一回頭見到了她，笑迷迷的上下望着，「多美麗的寶貝！簡直是……」「唉，唉，我的大王，你兩隻手全是灰，別碰我，別碰我。誰送那個瓶子？」周三兄的賀禮。「你這是什麼意思？頂喜歡弄這些容易破碎的東西，自己買來不夠，還希望朋友也買來送禮。真是古怪脾氣！」一點不古怪！這是我的業餘興趣。你不歡喜這個青花瓶子？「唉，唉，別這樣。快洗手去再來。你還是玩你的業餘寶貝，讓我到客廳裏去看看。大表姊又嚷起來了。」

一場熱鬧過後，到了晚上，幾人坐了汽車回到家裏，從××跟蹤來的客人陸續都散盡了。大姊姊表演了一齣劇遊園，哄着幾個小妹妹到廂房客廳裏睡覺去了。兩人忙了一整天，都似乎十分疲累，需要休息。她一面整理衣物，一面默默的注意到那個朋友。朋友正把五斗櫥上一對羊脂玉盒子挪開，把一個青花盤子移到上面去。

像是讚美盤子，又像是讚美她，「寶貝，你真好！你累了嗎？一定累極了。」

她笑着，話在心裏，「你一定比我更累，因為我看你把那個盤子搬了五次六次。」

「寶貝，今天我們算是結婚了。」

她依然微笑着，意思像在說，「我看你今天簡直是同盜器結婚，一時叫我作寶貝，一時又叫那盤子罐子作寶貝。」

「一個人都得有點嗜好，一有嗜好，總就容易積久成癖，欲罷不能。收藏銅玉，我無財力，搜集字畫，我無眼力，只有這些小東小西，不大費錢，也不是很無意思的事情。並且人家不要的我來要……」

她依然微笑着，意思像在說，「你說什麼？人家不要的你……」

停停，他想想，說錯了話，趕忙補充說道，「我玩盤子瓶子，是人家不要的我要。至於人呢，恰好是人家想要而得不到的，我要終於得到寶貝，你真想不到幾年來你折磨我成什麼樣子？」

她依然笑着，意思像在說，「我以爲你真正愛的，能給你幸福的，還是那些容易破碎的東西。」

他不再說什麼了，只是莞爾而笑。話也許對。她可不知道他的嗜好。原來別有深意。他似乎追想一件遺忘在記憶後的東西，過了一會，自言自語說：「碧碧，你今年二十三歲，就作了新娘！當你二十歲時，想不到這一天？甜甜的眉眼，甜甜的臉兒，讓一個遠到不可想像的男子，傍近身邊來同過日子。他簡直是飛來的。多希奇古怪的事情！你說，這是個人的選擇，還是機運的偶然？若說是命定的，倘若我不在去年過南方去，會不會有現在？若說是人爲的，我們難道真是完全由自己安排的？」

她輕輕的呼了一口氣。一切都不宜向深處走，路太遠了。昨天或明天與今天，在她思想中無從聯絡。一切若不是命定的，至少好像是非人爲的。此後料不到的事還多着哪。她見他還想繼續討論一個不能有結論的問題，於是說：「我倦了。時間不早了。」

日子過去了。接續來到兩人生活裏的，自然不外乎歡喜同負氣，風和雨，小小的傷風感冒，短期的離別，米和煤價的記錄，搬家，換廚子，請客或赴宴，紅白喜事慶弔送禮。本身呢，懷了孕又生產，爲小孩子一再進出醫院，從北方過南方，從南方又過北方。一堆日子，一堆人事，倏然而來且悠然而逝。過了三年，寄住在外祖母身邊的小孩子，不知不覺間已將近滿足兩周歲。這個從本身分裂出來的幼芽，不特已經會大喊大笑，且居然能夠坐在小轎子上充汽車夫，知道嘟嘟學汽車叫吼。有兩條肥碩脆弱的小腿，一雙向上飛揚的眉毛，一種大模大樣無可不可的隨和性情。一切身邊的都證明在不斷的變化，尤其是小孩子，一個單獨生命的長成，暗示每個新的日子對人賦予一種特殊意義。她是不是也隨着這

川流不息的日子變成了另外一個人呢？想起時就如同站在一條廣泛無涯的湖邊一樣，有點茫然自失。她趕忙低下頭去用湖水洗洗手。她愛她的孩子，爲孩子笑笑迷住了。因爲孩子，她忘了昨天，也不甚思索明天。母性情緒的擴張，使她顯得更實際了一點。

當她從中學畢業，轉入一個私立大學裏作一年級學生時，接近她的同學都說她「美」。她覺得有點驚奇，不大相信。心想：什麼美？少所見，多所怪罷了。有作用的阿諛不準數，她不需要。她於是謹慎又小心的迴避同那些阿諛她的男子接近。到後她認識了他。他覺得她溫柔甜蜜，聰明而樸素。到可以多說點話時，他告她他好像愛了她。話還是和其餘的人差不多，不過說得稍稍不同罷了。當初她還以爲不過是「照樣」的事，也自然照樣攔下去。人事間阻，使她覺得對他應特別疏遠些，特別不溫柔甜蜜些，不理會他。她在一種謙退逃避情形中過了兩年。在這些時間中自然有許多同學不得體的懇勸來點綴她的學生生活，她一面在沈默裏享用這分不大得體的懇勸，一面也就漸成習慣，用着一種期待去接受那個陌生人的來信。信中充滿了謙卑的愛慕，混和了無望無助的憂鬱。她把每個來信從頭看到末尾，隨後便輕輕的嘆一口氣，把那些信加上一個記號收藏到個小小箱子裏去了。毫無可疑那些冗長的信是能給她一點祕密快樂，幫助她推進某種幻想的。間或一時也想回個信，卻不知應當如何措詞。生活呢，相去太遠；性情呢，不易明白。說真話，印象中的他瘦小而羞怯，似乎就並不怎麼出色。兩者

之間，好像有一種東西間隔，也許時間有這種能力，可以把那種間隔挪開，那誰知道。然而她已慢慢的從他那長信習慣於看到許多微嫌鹵莽的字眼。她已不怕他。一點愛在沈默裏生長了。她依然不理睬他，不曾試用沈默以外任何方法鼓勵過他，很謹慎的保持那個距離。她所以這樣作，與其說是爲他，不如說是爲另外一些不相干的人。她怕人知道，怕人嘲笑，連自己姊姊也不露一絲兒風。然而這是可能的嗎？

自然是不可能的。她畢了業。出學校後便住在自己家裏，他知道了，計算她對待他應當不同了一點，便冒昧乘了橫貫南北的火車，從北方一個海邊到她的家鄉來看她。一種十分勉強充滿了羞怯情緒的晤面，一種不知從何說起的晤面。到臨走時，他問她此後作何計劃。她告他說得過北京念幾年書，看看那個地方大城大房子。到了北京半年後，他又從海邊來北京看她。依然是那種用微笑或沈默代替語言的晤面。臨走時，他又向她說，生活是有各種各樣的，各有好處也各有是處的，此後是不是還值得考慮一下？看她自己。一個新問題來到了她的腦子裏，此後是到一個學校裏去還是到一個家庭裏去？她感覺徘徊。末了她想：一切是機會，幸福若照例是變生的，昨天碰頭的事，今天還會碰頭。三年都忍受了，過一年也就不會飛，不會跑；——且攔下罷。如此一來當真又攔了半年。另外一個新的機會使她和他成爲一個學校的同事。

同在一處時，他向她很蘊藉的說，那些信已快寫完了，所以天就讓他和她來在一處作事。倘若她

不十分討厭他，似乎應當想一想，用什麼方法使他那點癢處保留下來，成爲她生命中一種裝飾。一個女人在青春時是需要這個裝飾的。

爲了更謹慎起見，她笑着說，她實在不大懂這個問題，因爲問題太艱深。倘若當真把信寫完了，那麼就不必再寫，豈不省事？他神氣間有點不高興，被她看出了。她隨即問他，爲什麼許多很好看的女人他不麻煩，卻老纏住她。她又並不是什麼美人。事實上她很平凡，老實而不調皮。說真話，不用阿諛，好好的把道理告給她。

他的答覆很有趣，美是不固定無界限的名詞，凡事凡物對一個人能夠激起情緒引起驚訝感到舒服就是美。她由於聰明和謹慎，顯得多情而貞潔，容易使人關心或傾心。他覺得她溫和的眼光能馴服他的野心，澄清他的雜念。他認識了很多女子，征服他，統一他，唯她有這種魔力或能力。她覺得這解釋有意思。不十分誠實，然很美麗，近於阿諛，至少與一般阿諛不同。她還不大瞭解一個人對於一個人狂熱的意義，卻樂於得人信任，得人承認。雖一面也打算到兩人再要好一點，接近一點，那點「驚訝」也許就會消失，依然同他訂婚了。

結婚後她記着他說的一番話，很快樂的在一分新的生活中過日子。兩人生活習慣全不相同，她便盡力去適應。她一面希望在家中成一個模範主婦，一面還想在社會中成一個模範主婦。爲人愛好而負責，謙退而克己。她的努力，并不白費，在戚友方面獲得普遍的讚頌和同情，在家庭方面無事不

井井有條。然而恰如事所必至，那貼身的一個人，因相互之間太密切，她發現了他對她那點「驚訝」好像被日常生活腐蝕，越來越少，而另外一種因過去生活已成習慣的任性處，粗疏處，卻日益顯明。她已明白什麼是狂熱，且知道他對她依然保有那種近於童稚的狂熱，但這東西對日常生活卻毫無意義，不大需要。這狂熱的濫用或誤用，更增加她的戒懼。她想照他先前所說的征服他，統一他，實辦不到。於是間或不免感到一點幻滅，以及對主婦職務的厭倦。也照例如一般女子，以為結婚是一種錯誤。一種自己應負一小半責任的錯誤。她愛他又稍稍恨他。他看出兩人之間有一種變遷，他冷了點。

這變遷自然是不可免的。她需要對於這個有更多的瞭解，更深的認識。明白「驚訝」的消失，事極自然，驚訝的重造，如果她善於調整或控制，也未嘗不可能。由於年齡或性分的限制，她作不到。既味於兩性間在情緒上自然的變遷，當然就在歡樂生活裏撻入一點眼淚，因此每月隨同周期而來短期的悵鬱，無聊，以及小小負氣，幾乎成爲固定的一分。她才二十六歲，還不到能夠靜靜的分析自己的年齡。她爲了愛他，退而從容忍中求協妥，對他行爲不圖瞭解但求容忍。這容忍正是她厚重品德的另一面。然而這有個限度，她常擔心他的行爲有一時會溢出她容忍的限度。

他呢，是一個血液裏鐵質成分太多，精神裏幻想成分太多，生活裏任性習慣太多的男子。是個用社會作學校，用社會作家庭的男子。也機智，也天真。爲人熱情而不溫柔，好事功，卻缺少耐性。雖長於觀察人事，然拙於適應人事。愛她，可不善於媚悅她。忠於感覺而忽略責任。特別容易損害她處，是那個熱

愛人生富於幻想，忽略實際的性格，那分性格在他個人事業上能夠略有成就，在家庭方面就形成一個不可救藥的弱點。他早看出自己那毛病，在預備結婚時，爲了適應另外一人的情感起見，必需改造自己。改造自己最具體方法，是擱下個人主要工作，轉移嗜好，制止個人幻想的發展。他明白玩物喪志，卻想望收集點小東小西，因此增加一點家庭幸福。婚後他對於她認識得更多了一點，明白她對他的希望是「長處保留，弱點去掉」。她的年齡，還不到瞭解。「一個人的性格，在某一方面是長處，於另一方面恰好就是短處。」他希望她對他多有一分瞭解，與她那容忍美德更需要。到後他明白這不可能。他想：人事常常得此則失彼，有所成必有所毀，服從命定未必是幸福，但也未必是不幸。如今既不能超凡入聖，成一以自己爲中心的人，就得克制自己，尊重一個事實。既無意高飛，就必需剪除翹翼。三年來他精神方面顯得有點懶惰，有點自棄，有點衰老，有點俗氣，然而也就因此，在家庭生活中顯得多有一點幸福。

她注意到這些時，聽他解釋到這些時，自然覺得有點矛盾。一種屬於獨佔情緒與純理性相互衝突的矛盾。她相信他解釋的一部分，對這問題思索向深處走，便感到愛怨的糾纏，痛苦與幸福平分，十分惶恐，不知所向。所以明知人生複雜，但圖化零爲整，力求簡單。善忘而不追究既往，對當前人事力圖盡責。刪除個人理想，或轉移理想成爲對小孩關心。易言之，就是盡人力而聽天命，當兩人在熟人面前被人稱謂「佳偶」時，就用微笑表示「也像冤家」的意思；又或從人神氣間被目爲「冤家」時，仍

用微笑表示「實是佳偶」的意思。在一般人看來她很快樂，她自己也就不發掘任何愁悶。她承認現實，現實不至於過分委曲她時，她照例是愉快而活潑，充滿了生氣過日子的。

過了三年，他從夢中摔碎了一個瓶子，醒來時數數所收集的小碟小碗，已將近三百件。那是壓他性靈的沙袋，鉸他幻想的翦子。他接着記起了今天是什麼日子，面對着尚在沈睡中的她，回想起三年來兩人的種種過去。因性格方面不一致處，相互調整的努力，因力所不及，和那意料以外的情形，在兩人的生活間發生的變化。且檢校個人在人我間所有的關係，某方面如何種下了快樂種子，某方面又如何收穫了些痛苦果實。更無憐憫的分析自己，解剖自己，愛憎取予之際，如何近於笨拙，如何彷彿聰明。末後便想到那種用物質嗜好自己，剪除翹翼的行爲，看看三年來一些自由人的生活，以及如昔人所說「跛者不忘履」，情感上經常與意外的鬥爭，腦子漸漸有點胡塗起來了。覺得應當離開這個房間，到有風和陽光的院子裏走走，就穿上衣，輕輕的出了臥房。到她醒來時，他已在院中水井邊站立一點鐘了。

他在井邊靜靜的無意識的觀着院落中那株銀杏樹，看樹葉間微風吹動的方向。辨明風向那方吹，應向那方吹，儼然就可以藉此悟出人生的祕密。他想，一個人心頭上的微風，吹到另外一個人生活裏去時，是偶然還是必然？在某種人常受氣候年齡環境所控制，在某種人又似乎永遠縱橫四盜，不可

範圍，誰是最合理的？人生的理想，是情感的節制，恰到好處，還是情感的放肆無邊？無涯？生命的取與，是昨天的好，當前的好，還是明天的好？

注目一片藍天，情緒作無邊岸的游泳，彷彿過去未來，以及那個虛無，他無往不可以自由前去。他本身就是一個抽象。直到自覺有點茫然時，他才知道自己原來還是站在一個葡萄園的井水邊。他摘了一片葉子在手上，想起一個貼身的她，正同葡萄一樣，緊緊的植根泥土裏，那麼生活貼於實際。他不知爲什麼對自己忽然發生了一點憐憫，一點混和憐憫的愛。太陽的光和熱給地上萬物以生命快樂，我也能夠這樣作去，必需這樣作去。高空不是生物所能住的，我因此還得貼近地面。

躺在牀上的她稍稍不同。

她首先追究三年來屬於物質環境的變遷，因這變遷而引起的輕微惆悵，與輕微驚訝。旋即從變動中的物質的環境，看出有一種好像毫不變改的東西。她覺得希奇（似乎希奇）。原來一切在寒暑交替中都不同了，可是個人卻依然和數年前在大學校裏讀書時差不多。這種差不多的地方，從一些生人熟人眼色語言裏可以證明，從一面鏡子中也可以證明。

她記起一個朋友提起關於她的幾句話，說那話時朋友帶着一種可笑的驚訝神氣。你們都說碧碧比那新娘子表妹年紀大，已經二十六歲，有了個孩子。二十六歲了，誰相信？面貌和神氣，都不像個

大人小孩子已兩歲，她自己還像個孩子。」

一個老姑母說的笑話更有意思：「碧碧，前年我見你，年紀像比大弟弟小些，今年我看你，好像比五弟弟也小些了。你作新娘子時比姊姊好看，生了孩子，比妹妹也好看了。你今年二十六歲，我看只是二十二歲。」

想起這些話，她覺得好笑。人已二十六歲，再過四個足年就是三十，一個女子青春的峯頂，接着就是那一段峻急下坡路；一個婦人，一個管家婆，一個體質日趨肥碩性情日變隨和的中年太太，再下去不遠就是兒孫遶膝的老祖母。一種命定的誰也不可避免的變化。雖然這事在某些人日子過得似乎特別快，某些人又稍慢一些，然而總得變化！可是如今看來，她卻至少還有十個年頭才到三十歲關口。在許多人眼睛裏因為那雙眼睛同一張甜甜的臉兒，都把她估計作二十二到二十四歲。都以爲她還是在大學裏念書。都不大相信她會作了三年主婦，還有了個兩歲大孩子。算起來，這是一個如何可笑的錯誤！這點錯誤卻儼然當真把她年齡縮小了。從老姑母戲謔裏，從近身一個人的狂熱裏，都證明這錯誤是很自然的，且將繼續下去的。彷彿雖然歲月在這個廣大人間不息的成毀一切，在任何人事上都有新和舊的交替，但間或也有例外，就是屬於個人的青春美麗的常住。這美麗本身并無多大意義，尤其是若把人爲的修飾也稱爲美麗的今日。好處卻在過去一時，它若曾經激動過一些人的神經，纏縛着一些人的感情，當前還好好保存，毫無損失。那些陌生的熟習的遠遠近近的男子因她那青春而

來的一點癡處，一點鹵莽處，一點從淡淡的友誼而引起的憂鬱或沈默，一點從微笑或一瞥裏新生的愛，都好好保存，毫無損失。她覺得快樂。她很滿意自己那雙乾淨而秀氣作淺褐顏色的小手。她以為那眉眼耳鼻，上帝造作時并不十分媽虎。她本能的感覺到她對於某種性情的熟人，能夠煽起他一種特別親切好感，若她自願，還可給子那些陌生人一點煩惱或幸福。（她那對於一個女子各種德性的敏感，也就因為從那各種德性履行中，可以得到旁人對她的讚頌，增加旁人對她的愛慕。）她覺得青春的美麗能征服人，品德又足相副，不是為驕傲，不是為虛榮，只為的是快樂；美貌和美德，同樣能給她以快樂。

其時她正想起一個詩人所說的一日子如長流水逝去，帶走了這世界一切，卻不會帶走愛情的幻影，童年的夢，和可愛的人的笑和響。」有點害羞，似乎因自己想像的荒唐處而害羞。他回到房中來了。

她看他那神色似乎有點不大好。她問他說：

「怎麼的？不記得今天是什麼日子了嗎？為什麼一個人起來得那麼早，悄悄跑出去？」

他說：「爲了愛你，我想起了許多我們過去的事情。」

「我呢，也想起許多過去事情。吻我。你瞧我多好！我今天很快樂，因爲今天是我們兩個人最可紀念的一天！」

他勉強微笑着說：「寶貝你是個好主婦，你真好。許多人都覺得你好。」

「許多人，許多什麼？人家覺得我好，可是你卻不大關心我，不大注意我。你不愛我，至少是你並不整個屬於我。」她說的話雖挺真，卻毫無生氣意思。故意裝作不大高興的神氣，把臉用被頭蒙住，暗地裏咕咕笑着。

一會兒猛然把綢被掀去，伸出兩條圓圓的臂膀摟着他的頸子，很快樂的說道：「寶貝，你不知道我如何愛你！」

一縷新生憂愁侵入他的情緒裏。他不知道自己應當如何來努力，就可以使她高興一點，對生活滿意一點，對他多瞭解一點，對她自己也認識清楚一點。他覺得她太年青了，精神方面比年齡尤其年青。因此她當前不大懂他，此後也不大會懂他。雖然她愛他，異常愛他。他呢，願意如她所希望的「完全屬於她」，可是不知道如何一來，就能夠完全屬於她。

作於北平

愛

周文

「又是不會回來的了！又一定是陪那寡婦玩去的了！把娘一個人孤孤單單丟在屋子裏……」
老太婆憤憤的喃喃着，一面拿着明晃晃的菜刀切着砧板上的肉。

「說是今天禮拜六，十二點鐘下辦公後還有事，有甚麼鬼事還不是去陪那寡婦？」

一大塊血紅的肉一片片地在她的刀旁躺了下來，她忽然注意到已經切去一大半了，覺得很可惜。「我應該留一半起來明天喫的！」她轉身到盥櫃去拿盤，那些盤卻都滿滿地裝着午飯時不會動過的菜，把她旺着，她於是憤憤的把盥櫃門砰的一聲碰上了。她又拐着小腳兒跑進屋子裏去拿出一個盤子來，盤子上滿鋪着一層灰，她又氣憤憤的把它塞進水盆裏。「這麼忙碌着究竟爲了甚麼呢？甚麼趣味呢？」她這麼感傷地想着，立刻就覺得全身都疲倦起來了，手就在水裏停住，眼淚水珠子似的在她那多皺的兩頰邊彎彎曲曲的滾了下來，滴落在水盆裏。

「唉，我這麼大的年紀了！連一個媳婦來替手也沒有！」她扁着嘴傷心的喃喃着。「給他說搞一個老婆吧，搞一個老婆吧，他總是那樣要戀愛——戀愛！一個青頭男人，戀一個青頭姑娘，也不管它，偏是一個寡婦戀了大半年，也搞不進來！不知道這是一個甚麼鬼世界！我們從前，娘老子說一聲給你討

「一個媳婦吧！做兒女的哪敢做一聲！可是娘給他說了幾個姑娘，他都嫌鄉氣啦，又是甚麼沒有智識啦，沒有思想啦！可是那寡婦是甚麼東西？不過是給別的男人已經擠過油水，摸過，弄過，生過兒子的破銅爛鐵！哼，這就是思想……」

她這麼狠狠的咒罵了一通之後，纔覺得痛快一些了。擦乾了盤子，把那塊切剩的肉裝在裏邊。她把肉塊和那些肉片對比地看了看，覺得今天一下子就喫了那樣一大半的肉太可惜，就又拈了十幾片起來添蓋在那塊肉上。她剛要捧着盤子走開，立刻又覺得遲疑起來了，好像一個重大的問題似的，對了盤子躊躇着。

「是的，我應該多給些肉給他喫。」她一面說，一面又把那些肉片拈回砧板上，她看着那些切得很巧妙而勻整的肉片，不禁伸出食指指着，自豪地說起來了：「我要向他說，『你在家裏，哪點不好！甚麼都給你弄得規規矩矩，樣樣都合口味，你到那寡婦家裏難道有甚麼給你喫的思想新，她弄得出甚麼來？從前我們在她家裏住半個月，她弄了些甚麼鬼菜呵！』娘總是疼兒子的……」她同時想：「是的，我要弄得他滿意點，把他的心收復回來的。」

忽然聽見外面有聲音，她趕快把肉放進盤櫃裏，又開了廚房門伸出頭去。那荒涼的村落在她眼前立刻展了開來：附近是一畦一畦種着白菜的地，中間疏疏落落點綴着二十幾家白牆壁的瓦屋，炊煙狗尾巴似的在那些屋頂的小煙囪上騰了起來，把那些透過樹梢的金黃色斜陽光線攪得一團忙

碌，遠處在零亂地響着女人喚豬和喚雞的聲音，前面的一家屋子前有幾個女人在逗着一個孩子歡笑，一羣亂鴉黑點子似的從樹梢騰了起來，掠過天空飛了開去……

「是喫晚飯的時候了！」她抱怨地說，眼睛緊緊盯住前面蜿蜒在一行一行綠色菜畦間的大路，大路那頭的樹林間，憧憧的行人忙碌着，卻不見她那穿着很整齊灰色西裝的兒子。

「一定又是回來的了！一定又是陪那女人玩去的了！那是多麼淫蕩的寡婦呵！」

她立刻又非常痛恨起來，咬着牙，想：「我的兒子從來都是好兒子！往常一發了薪水，他總是提一紙包東西回來笑嘻嘻說：『媽媽，我在大馬路給你買點心回來了！』就是自從遇着那寡婦，把我們快樂的家庭都破壞——你這不要臉的娼婦呵！」

她砰的一聲碰上門，就憤憤的走進房來。她坐着，心裏非常不舒服。不服氣地拉開抽屜，拿出幾張照片來：一張是在自己家鄉王貢爺的女兒，一個銀盆似的臉，穿着許多點子花色的旗袍。站在擺了一瓶牡丹花的茶几旁，一手還搭在茶几上；一張則是那瓜子臉穿着青旗袍的寡婦，右手攬着她的孩子萍兒，連一瓶花也沒有，背後就只是一張黑幔子。兩手拿着這兩張照片對比地看了看，她的嘴唇便惡狠狠的撇了起來，噴着唾沫星子說道：

「你看，人家王貢爺這女兒哪點不配人！又漂亮，標緻，又是青頭姑娘，又是門當戶對，又是親上加親！可是這寡婦算甚麼？我早就看出她不是一個好女人！她男人生前做甚麼工作還給巡捕房抓去過！」

這樣的女人，都可以要得嗎？而且是一張瓜子臉！我從來就討厭的是瓜子臉！

最後她翻出一張她妹妹的「全家福」照片來了，她的眼睛立刻被有力地吸住。臉上打皺，扁下巴的妹妹坐在當中，旁邊站住她兩個圓圓白臉的兒子和兩個媳婦，膝前圍繞着四個睜大着可愛的黑眼睛的孫兒。她忽然記起來了：當在家鄉大家都出嫁了以後，她同妹妹走在村鎮上，自己總是走在妹妹的前面，街兩旁的人站起來打招呼，總是先叫她。她有時指着面前站的人說：

「阿發，聽說你家媳婦病了，我那裏有些痧藥水，你來我給你點吧！」

人們都立刻尊敬的望着她，阿發則垂手躬身的說：

「謝謝大姑娘！」

「不過，」她又說。「我看你也閒得夠了，明天來幫我種一天地！」

「是。大姑娘的事情我們總是盡力的！」

她一轉身，就立刻聽見人們在背後轟起一陣贊揚的語聲：

「那大姑娘比起二姑娘來真是一個了不起的腳色呵！」

可是現在妹妹卻是兒孫滿堂的——雖然生活也困難了起來，但她究竟是兒孫滿堂而自己反倒跟着兒子來到這上海不相干的村落！此刻還連一個媳婦也沒有！「要不是那死鬼又嫖又賭，一個頭把家產踢光了，我就敢強迫我的兒子說：『章！我要給你討一個媳婦！』他敢不依？但是呵……」

她又懷念起她的家鄉來了，那高大的黑漆龍門，矗立在棋盤形的田畝當中和蒼鬱樹林的環抱裏，早晨的溫暖陽光透過樹林直鋪在她的庭院……能夠回去多好呵！她於是覺得非常難受，非常孤獨起來。她望望自己的周圍，牀，書桌，書架……但這些物事都也靜靜的望着她。

「即使有一個孫兒也好，」她想。「兒子不回來不要緊，我就抱着他，逗他，玩他，親他的嘴，他也就會對我說，笑……」

「『寶寶要睡覺』……」突然前面那女人唱歌似的聲音悠揚地透進她耳裏來了，她不由得怔了一下：「是的，人家都有小孩……」

「我的狗兒要睡覺喇，……」

她的眼眶熱起來了，淚水珠子直滾了下來。她嘆了一口氣，覺得一切都沒有趣味。「就因為自己沒有錢」她想。「古話說的，只要有錢，和尚無兒孝子多！」她立刻憤激了起來，覺得兒子最近實在太不把娘放在心上了，往常一發薪水總是把一大半的錢放在她手上，最近卻少起來了！

「哼，我存了錢，難道就帶到棺材裏去？還不是給你存的？可是把那些錢用到那寡婦身上可不行！是的，我要逼他的錢的，看他對娘怎麼說！要是他們老是這麼弄下去，娘恐怕只有去討飯了！我要把他的錢逼下來的……」

她下了決心，把貼胸衣袋裏的一捲鈔票熱熱的拿了出來，仔細數了數之後藏在箱底，關好門就

走出來了。

她走到前面一家農民的瓦屋前，在那兒，四個穿破舊衣服頭髮上蓋滿灰塵的女人，見她走來，都立刻站了起來。那懷抱孩子的一個笑嘻嘻的道：

「老太太，夜飯喫過哦？」

「還沒有呀！」她見衆人都尊敬她，立刻裝着微笑說。「我家少爺在公司裏還沒有回來呀！」她把「公司」兩個字說得特別重，面前的幾個女人都更加肅然起來了。

「你老人家真是好福氣呵！有這樣一個好少爺！」一個女人微笑的說。

「在公司裏做生意是拿大錢的！」另一個也接着說。

老太婆立刻高興起來了。她望着衆人，很明確地感到自己在這周圍所處的是怎樣高的地位。忽然一個女人伸手向前一指，說：

「呵，那大概是你家少爺回來了！」

「還有一個女人！」

老太婆沒有聽到後一句，已手搭涼篷似的攔在額前，高興地望着遠遠的前面。果然，那前面反映着電彩的樹林夾道中，那穿着灰色西裝的兒子直條條地在那兒出現了，但同時卻也出現了那穿黑旗袍的寡婦，中間攙着的則是那穿着紅線衣的萍兒。她心裏立刻又不舒服起來。

煥章和玉懷攙着萍兒，很慢地很慢地在樹林夾道中走着。大家都很清楚，可以聽見脚尖踏倒草莖柔軟的聲音。前面，在那些疏疏落落繚繞着炊煙的村屋背後，在一叢叢枝葉茂密的樹林背後，天邊魚鱗似的白雲，給洗下地平線的太陽燃燒成通紅的霞彩，光明燦爛地，直噴射到空中。一羣歸林的亂鴉好像誰撒的一把胡麻似的，在那霞彩之下掠了過去。青蛙們則在唧唧地唱着晚歌。一個金蟲展開翅子嗚嗚地飛過來了，轉了兩個圈子，蓬的一聲碰着煥章的鼻尖，就落下地去了。煥章立刻皺起眉頭，趕快拿手巾擦着鼻子。萍兒卻大聲笑起來了，同時還快活地跳了一跳。

「小金蟲！」他蹲下去，笑着，指着那掙扎在草上的金蟲說。

煥章正要伸起皮鞋尖去踏牠，玉懷立刻把他攔住笑道：

「這樣一條小生命，你又何必弄死牠？」

「誰叫牠要碰我的鼻頭呢？很饒！」他見玉懷躬下腰，伸手去拈那金蟲，立刻發覺了自己說的這話不妙，他於是趕快轉過話頭道：

「呵，是一條多麼可愛的小生命！」

萍兒從他媽媽手上接了那金蟲，快活的笑了起來。煥章拍拍他的肩頭說：

「你還要嗎？我再幫你弄一個。」

這時，天邊的紅霞已幻成紫色，好像鋪滿了片片的牽牛花，背後襯着明澈的光亮，儼然是一幅夢幻的彩畫。周圍的空氣更加變得清新了，樹林的葉片發散出浸了酒精似的濃烈氣味。

玉懷忽然覺得一股熱烈的情感燃燒起來了，微笑地向天邊一指：

「呵，這多麼偉大的自然呵！」

她攙着萍兒離開路邊就向着那可以遮着別人視線的幾株大樹背後走過去。煥章緊跟在她的背後。幾隻青蛙劃然地停止了歌唱，撲通撲通的跳進一塘水裏，水面蕩出無數圓圈，攪亂了反映在上面的平靜的霞彩。

「我就喜歡這樣的大自然！」玉懷的胸脯鼓動着，呆望了一會兒，自言自語的說。「從前明在的時候，他的工作一完畢，我們就常常跑到鄉下來看這樣的霞彩。他常常靠着我的肩頭指點着天邊說：『哪，你看那是多麼美妙而光明的圖畫呵！在那兒含蓄着人生的理想……』」她有些黯然了，兩個眼圈都頓時發紅，起着潮潤。

煥章知道她又在想着她的明了，心裏有點不安起來。「她總是喜歡想她的明——他想。『但想了有甚麼用？』」

他默默的把手巾遞給她！她才恍然地睜大眼睛望了他一望，把他的手推開笑道：

「哈，你以為我哭了麼？不會的。我是給這偉大的自然感動了。我覺得我們的人生應該同大自然

融合，我喜歡去聽那自然母親的聲音……我一定明天就搬到這地方來……」

「呵，我也喜歡……」煥章也微笑着說。他看見玉懷那仰對天際的瓜子臉，那明亮的眼珠，那明亮的分披的黑髮，反映着霞彩的光，越加顯得美麗，儼然是在彩畫裏邊飄然的人影。他立刻記起在寫字間裏，同事們帶着神祕似的眼光對他說話的神氣：

「你那愛人最近寫東西了嗎？」

「嚇，是一個思想很前進的女人呵！」另一個接着說，並且向他伸出大姆指。

有時玉懷來會了他，他送着她出去的時候，立刻感到同事們都詫異的望着他們兩個跨出房門的背影，在他們的眼裏自己也都顯得崇高而且神祕。

周圍的青蛙和各種草蟲更大聲地交響着唱起晚歌來了，把他從幻想裏拉了回來。他看着玉懷的側臉，心就劇烈的跳動起來。他伸手去捏着她那裸出的白手臂。玉懷並沒有動；她正仰了臉沈醉在大自然的氣息裏。煥章全身的血都湧了起來，當玉懷那明亮的眼珠向他一看的時候，他興奮得兩頰都燒紅了。

「這大概就是戀愛了吧？這大概就是戀愛了吧？」他這麼想着，一面又膽怯地向背後望望：「該不會有人看見的吧？」

他望着她又想：「是的，她多麼可愛！她的思想，她的靈魂，都明白地展布在我的眼前，而且她也很

了解我，如果我們結婚……」

玉懷掉過臉來望着他，看見他那小孩子似的癡獸的臉嘴，在這時候看來，完全像一個非常平靜的小弟弟，她忍不住笑了起來。

「她的嘴笑得多麼好看，」煥章想。「我好不好擁抱她？」

忽然萍兒驚喊起來了：

「媽媽，蚊子！」

兩個才好像從夢境裏驚醒轉來。煥章見一羣黑麻了的蚊子在萍兒的臉前攪成一團飛叫，萍兒一面向後躲，一面用手趕打着。他立刻揮着手幫他趕了一下，可是恰恰碰在萍兒的小手上，萍兒就哭叫起來了：

「我的金蟲打跑了！我的金蟲打跑了！」

同時跑上來用腳踢他，用拳打他，要他立刻賠。煥章皺起眉頭，憤憤的說道：

「你別叫呀！給我找就是！」

他躬着腰弄得額頭出了汗，才把金蟲找着送還他的手裏，萍兒才不哭了。他用手巾揩着自己的西裝褲腳的時候，心裏又不舒服的想道：「糟糕的就是這一點！如果一結婚，那就會成天到晚給孩子麻煩透了……」

「好，這裏的蚊子多，我們走吧！」玉懷牽着萍兒的手說，大家又慢慢的走了起來。

「這是很明顯的，」煥章一面走一面繼續的想。「她是曾經蒼海，而我還是初戀，爲了孩子，就破壞了我同居生活的甜蜜，那太不合算了！」但他一看見玉懷那美麗的身影，回味着剛才的愉快，立刻又痛恨自己被這樣商人似的齷齪思想苦惱着，他要竭力忘掉它，於是扯了一把樹葉到手裏揉搓着，微笑的說：

「懷，你那天在公園裏說，你的戀愛觀就是人類愛，廣大的，這自然是很對的。不過，你主張不結婚，我……」

「你甚麼？」玉懷皺起眉頭掉過臉來看着他。

「我，我始終想不通……」

玉懷笑了笑：

「這有甚麼想不通的？就因爲我曾經是過來人呀！我們女子一結婚，就甚麼都被束縛住……」

「有甚麼束縛住譬如……」

「譬如甚麼？」

「譬如那男的也是主張自由思想的人……」

玉懷仰面哈哈笑了起來，煥章立刻窘着了。

「你不是女子，而且也沒有結過婚，這是你一點也不會知道的……」她見煥章的臉紅了起來，覺得自己太放肆了，而且也覺得他那紅了的臉很可愛爲了免得使他太難堪，她便握着他的手笑道：「老弟，你不要生氣。不過呢，我們女子的事情你的確是想像不到的。」

煥章立刻非常感動，也緊握着她那柔和的手，心裏想：「你這玩笑可開的多麼毒呵！」但他微笑着說：

「哈哈，你把我當作甚麼人？我怎麼會動不動就生氣？你難道還不了解我麼？」

「我了解你。」她把他的手握得更緊了，隨即撒了開來。「是的，他是可愛的，年青熱烈。」她想。「可是他那母親太厲害了！如果一結婚，那簡直要變成他母親的『媳婦』了！」

「章」她嘲笑地說。「你母親又向你哭了麼？」

「是的，我已經向你說過了。我早晨走過她牀前，她又在淌眼淚。」

玉懷更加笑起來了：

「她既然要你『搞』一個老婆，你就給她『搞』一個老婆好了！」

煥章忽然感到傷了他的自尊心似的，抱怨地飛了她一眼：

「你看，你又同我開起這樣的玩笑來了！」

「哈，你說你不生氣，不是又生氣起來了麼？」玉懷說到這裏，忽然嚴肅了起來。「我告訴你，像她

那種侮辱人的話我是極端反對的。不過，說真話，你確是該結婚的時候了！不知怎麼，你在別的女子面前總是那樣膽怯。」

煥章臉紅了一下：

「就因為我不懂她們呀！我總覺得愛不是那麼一回事！」

「不要緊，你拿出勇氣來，你和別人結了婚，我們的友誼，我敢相信倒更可以永遠。我雖然主張人類愛，那也有限度，你知道，我當然決不會愛那些飽食終日吸人血的混蛋！」

煥章見她說得那麼認真的樣子，暗暗喫了一驚。他想刺她一下說：「你之所謂不結婚，人類愛，不過是一種作爲逃避的旗幟罷了！就因為我的母親！」但他沒有說；只是也認真的說道：

「是的，你的這些精神我是佩服的。不過，請你相信我，雖然一兩年來在公司作事，我卻並沒有失去我在學校時一顆青年的心……」

「這我曉得，你何必聲明？」

「不，我不是要聲明，我不過……」

玉懷感到自己所說的話已給他攪混了，扯遠了，一時找不出頭緒來，她慌亂的截斷他的話說道：

「不，你把我的要點誤會了！我的意思不過是說，我是恨那些安坐而食的人，我自己也很願意做一個職業生活者的。」

煥章立刻感到自己岔話的方法奏了功效而且高興着把她的話扯到更有利的這面來了：「對了，」他想。「我們公司裏剛有一個位置出來了，如果想法子介紹她進去，我們就可以朝夕與共，而且是我給她介紹了職業的，那麼……」他興奮的拍拍額頭道：

「哈，你看我這人真是容易忘事，我們公司裏有一個位置出來了！」

他們很喫驚了，只見老太婆拐着小腳兒跟踉踉跄跄划着兩手衝了上來，紅着臉，呼吸急促地喊道：「呵呀呵呀！你看你們這些年青人一路上總是『張花理石』的！我們老人家給你們辛辛苦苦準備好了飯，餓着肚皮等你們！我站在那邊喊了你們半天，你們簡直像聾子似的！」

玉懷怔了一下，隨即笑道：

「呵，伯母，我們要搬……」

老太婆不聽她說完，就把臉掉向煥章說：

「你說你下辦公後有事，我早就曉得你要到玉懷那兒去了！」

「是的，媽媽！」煥章見母親那種憤怒的樣子，自己便立刻帶着抱歉似的臉相，微笑的說。「我去帶他們來了！他們也想住在我們附近呢！媽媽，他們來做我們的鄰居，你也不再寂寞了！一看好房子，他們明天就搬來！」

老太婆嚇了一跳：「哦嚶，他們居然還要搬來呢！」但自己又沒有權力攔阻人家，不過她因此倒

反而有所得了：「好，搬來也好。」她想。「搬到我的眼前來，我就好監視他們，倒比他們離得遠遠的幹了些甚麼事情我都不曉得！」她於是立刻裝着一臉的笑向玉懷說：

「好，搬來很好，我免得一個人就好天天到你們家來玩了！五十號有一間房子，我去幫你說一聲就是了！他們都是很相信我的。」

萍兒喊她一聲「阿婆」就伸手跑上前來。她心裏不高興的想：「又不是真正自己的孫兒，抱他幹嗎討厭！」但她爲了顧全大家的面子，終於把萍兒抱了起來。

他們走進房間的時候，老太婆就向萍兒問了起來：

「你們今天在哪裏喫午飯？」

煥章趕快搶着說：

「我在公司裏和幾個同事……」

可是萍兒已笑嘻嘻的說出來了：

「在館子裏。」

煥章臉紅了起來，見母親看了他一眼，心裏感到欺騙了她的難受。玉懷笑了笑，也看了他一眼，意思說：「你何必遮掩？」隨即泰然地走了開去。老太婆又問起來了：

「你們幾個人喫？」

「媽媽，叔叔，我。」

「你們喫多少菜？」

「喫很多很多菜，我們還喫咖啡呢！」

「哦，你們還喫咖啡，你們喫魚翅沒有？」

「喫的。媽媽喫的，叔叔喫的，我也喫的。」

玉懷有點氣憤起來了，覺得她這樣拷問一個天真的孩子，簡直是非常的卑劣，可惡！她瞪着眼睛，恨不得把萍兒奪了下來。可是老太婆還在繼續着：

「哪個給的錢？」

「叔叔給的錢。」

「哼！」老太婆憤憤了，想：「有錢不給娘，倒去養寡婦！」她忽然自暴自棄地決定着：「好，寡婦用得，我也用得！要鬧氣我們就大家鬧氣！回頭我就去把那塊留下的肉也一齊把牠弄出來，喫喫喫！喫光完事！反正留下來也落不到好處，倒不如飽飽喫牠一頓死了倒好些！」她擡起臉來先和緩了一下呼吸，然後說：

「章，我這兩天不曉得怎麼樣，心口又痛起來了！我前回喫的補藥早就喫完了，現在要趕快買才行！還有米也要買了，油也要買了！可是一個錢也沒有。」

煥章皺一皺眉頭道：

「我那天不是才交給你十塊錢了麼？」

「可是用完了呀！你哪裏曉得，你成天不回家來看我一眼，丟得我一個人在這冷清清的屋子裏多寂寞！我想好，我也去散散悶，看看戲吧！我就請了隔壁劉老太婆陪我一道去看了！」

煥章笑了起來：

「我曉得你是看戲的。」

老太婆臉紅了一紅，搶着說：

「看了的！我也同你們一樣還請她上了館子的。」她覺得這麼巧妙地就刺了他們一下，心裏非常的舒服，同時還看了玉懷一眼。玉懷卻只是冷笑地看着窗外。煥章也知道她那說話的意思，但他還想和往常似的攪起家庭的快活空氣來，故意和她玩笑似的說下去：

「我就知道你沒有上過館子。」

「上了的！我們在十馬路上了的！」

「上海就從來沒有『十馬路』甚麼的！」煥章想；但他已看出母親那隱在假笑下的憤怒。他想：「母親也可憐，近來她就常常哭，從我現在和玉懷的情形想來，只要給她錢，她就甚麼都會好的。」他趕快從袋子裏摸出一張五元的鈔票來，顯出很明白的意思說：

「好媽媽，我就再給你這張鈔票吧。」

老太婆接到手上來看了看，說：

「這就算是給我買補藥的吧。但是還有買米買油的呢？你看我的襪子也破了，我也買幾雙。」

「我只有幾塊零錢了呀！」煥章苦笑地說。

「可是沒有米了呀！沒有……」

煥章生怕她再說下去，給隔壁人家聽見了，那簡直笑話。趕快又拿出兩張一元的鈔票來放到她手上。老太婆還要，煥章急得拍衣袋，她才感到得了勝利般，放下萍兒捏緊鈔票跑下廚房去了。

玉懷馬上抱起萍兒說：

「我們走！」

「爲甚麼？」煥章喫驚的攔住她。「你不是說今天晚上在這兒過夜，看好房子明天就搬來麼？」

「我不想搬來了。」

「爲甚麼你不是說上海的房子沒有萍兒玩的地方而且很貴麼？並且你那房子今天已經滿期了！」

玉懷遲疑起來了：

「可是你母親會對我們怎樣想？」

「不管她。」煥章生怕失了這個好機會鼓動地說。「你不是從來說你是輕蔑環境反抗環境的嗎？任她怎麼想，只要我們是純潔的。難道這一點小小環境你就怕了麼？」他覺得這些話實在說得很妥當而且漂亮，說到收尾的時候，他還興奮地把手在空中劈了一下。

「笑話，我怕甚麼？」玉懷又把萍兒放下來了。「我不過看她那樣子討厭我們罷了。」

「算了吧，我們是我們，她是她。這是你也說過的：『這是各自不同的人生，也是各自不同的兩個時代。』好，我們不必管她吧！而且她不高興一下，把那時間一過就會算了。」

玉懷覺得他處處經典似的引用自己說過的話，覺得非常的高興，並且也覺得他的可愛。兩個的眼光碰住了，互相就默默地興奮的對看一眼。

煥章跑下廚房去了一轉，高興的跑了回來笑道：

「哈，你看，我剛才說過『她把那個時候一過就會算了的！』果然她現在已經沒有甚麼了。我剛才見她正從盥櫃裏拿出一大塊肉來添上去，那不是要特別招待你們一下嗎？」他立刻顯出主人的樣子，開了電燈，挽好袖口就拉開桌子，擺起盥筷來。

玉懷笑了笑：

「不見得吧？」

「你不信你看就是！」煥章肯定的說。

老太婆把菜搬進來了，煥章和玉懷也去幫她搬。可是桌子上除了一盤青菜，一盤粉絲，一盤豆腐干，一盤炒蛋，和一盤用很少的肉片炒筍子之外，再也沒有別的菜了。煥章着急的問道：

「媽媽，怎麼只有這點肉？」

「沒有錢買呀！只有這點肉。」

「我剛才不是看見你拿出一大塊肉添在那肉片裏嗎？」

「留下了呀！明天喫的。一下子喫窮了怎麼辦？」

玉懷聽完她後一句話，知道她的眼光又要刺似的射來了，先就把自己的臉掉開去，看了煥章一眼，在那眼光裏閃出這樣的話語：「如何？」煥章搭訕地笑一笑，端起盤來就扒飯。老太婆已看在眼里了，立刻把眼睛眨了一下。

喫過飯後，她決定了等玉懷他們走了之後，要切切實實給煥章告誡一番。問他：「究竟是要娘還是要寡婦？爲了那寡婦就簡直把娘不放在眼裏了！要他明白的說。這樣儘拖下去是不行的！娘已經幾十歲了，沒有媳婦是不行的！沒有孫兒也不行的！可是那萍兒不是我家『李氏門中』的血脈，娘是怎麼也不給她撫養的！叫她不要打這種主意……！」

但玉懷卻在給萍兒纏住，問答着許多無窮無盡的話，看來並沒有走的意思。煥章也在旁邊逗着萍兒。老太婆只得不高興的忍耐住，看着他們。她覺得兒子那樣子是很漂亮的，光光的頭髮，光光的圓

臉，即使配天仙都配得上；可是總又覺得有些不舒服，好像用服手的針線一下子鬧起別扭來了，兒子那身體也較之往常似乎總感到一些生疏，越想法子互相接近而結果反而越加離開了似的。至於玉懷和萍兒的身體以至臉龐在電燈光下更是討厭，難看，一臉的下賤相。

其時，萍兒正仰了臉，睜大一對幻想似的眼睛，伸手指着窗外的一輪清亮的圓月問着：

「這月亮爲甚麼會亮？」

玉懷也向外一指看着他的臉說：

「那是太陽的光照在月球上反射出來的光。」

「爲甚麼太陽有光？」

「因爲太陽是一團火。」

「爲甚麼太陽是一團火？」

「哼，這就真是賤種！」老太婆冷笑了，在肚子裏暗暗咒罵着。「我們也是做了娘來的，哪像這樣子兒子的話都可以讓他儘那樣傻問得？而且月亮是月光娘娘，太陽是太陽菩薩。他要再問，就給他一個嘴巴！——這真是一個賤種！」可是她看見煥章也蹲了下去在和萍兒面對面地解釋太陽爲甚麼是一團火。她趕快把自己剛才在肚子裏咒罵的話像切肉似的劃分開來，兒子應該除外。

到了聽見桌上的座鐘鏗鏗鏗地響了九下，還不見他們要走的意思，老太婆着急起來

了她說：

「呵，九點鐘了！我們要睡了！」

「好，我把帆布牀撐開來！」煥章站起來說。「我睡帆布牀，玉懷同萍兒就睡在我的牀上。」

老太婆大喫一驚，頓時像被鐵錘重重一擊，立刻發昏了。「這怎麼行呢？」她想。但她記起從前也會在她家睡過半個月，照禮數上說來，他們在這兒睡一夜，似乎不好趕人家的。但她還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強笑地問道：

「他們要在這裏睡麼？」

「是的。」煥章說。「她明天早點看好房子，就搬來。我就勸他們今夜在這裏過一夜好了。」

老太婆有點憤怒了，她想：「你勸他們！你不問我肯不肯？你雖然是主人，可是我是一家之主呀！」但她隨即又覺得這樣對他憤怒是不好的，「他究竟是我的靠托。就是那娼婦壞！一定是那娼婦想出來的意思！」她於是毒毒的點一點頭想：「好，你們往常避開我，幹些甚麼事情，一點也拿不住！今晚只要你們睡到一間牀上，我就正好拿住你們！那時怕你們不依我！」

她躺到後房的牀上，看見前房熄了電燈的時候，忽然全身汗毛都倒豎起來了，因為一句古老話針似的直刺她的心窩：「寡婦進房，家敗人亡！」她立刻覺得那黑暗中的天花板都在搖起來了，地也動起來了，她忍不住了，一翻坐了起來，想跑去叫他們還是回去。但她坐着，想了一想之後又遲疑了，覺

得與其現在趕她，莫如剛才就趕她，這樣把人家從牀上拖了起來，倒弄得大家沒面子。從此結下深仇大恨是不好的。而且兒子會對我怎麼樣呢？她深深地嘆了一口氣，又躺下了。竭力把頭靠攏板壁去，耳朵聽着外面，眼睛睜得大大的。

前房裏，靜悄悄地。玉懷想着今天的情形，心裏很不舒服。

「自然，煥章是在熱愛我的。」玉懷想。「但到他家裏來一看，那愛對於我卻成了很大危害了！這樣弄下去是不行的！我和這樣的老太婆是弄不來的！我應該提醒他！」但她一想到自己已經墮入了煥章的愛情裏面了，立刻覺得非常的痛苦，像蛇似的啃着她，她不知道應該要怎麼辦好。忍不住輕輕地嘆一口氣。

煥章卻在帆布牀上很敏感地伸出頭問道：

「懷，你嘆甚麼氣？」

「沒有甚麼。」她說。「我不過想，我們這社會，黑暗的力真是深得很。譬如我們女子吧，不但是男子對女子是輕蔑，就是女子對女子也一樣的輕蔑。」

「不，煥章趕快說。『我就不那樣。』」

玉懷笑了笑，覺得他那種追女人的心理真有些傻氣。

「自然那是很好。」她柔和的說。「不過從一般上說來，你也不能那樣說。這種根深蒂固舊社會

的習慣在每個人的意識裏是埋得很深的，到時候他就會露出狐狸尾巴來……」

煥章不服氣的說：

「譬如？」

其時月光清水似的斜瀉進來，浸在玉懷的臉上，可以看見她的鼻子眼睛。

「好，我就給你打個譬如吧。你覺得明怎樣？」

「糟，她總是喜歡想起她的明！」煥章不安地想；隨即說：

「我知道我不如他。他是一個很進步的人物。個性很強的。作起事來很嚴肅。我們在學校的時候就很佩服他。」他覺得這把他說得太好了，於自己太不利，於是趕快加添道：「不過他也有些缺點，在沒有事的時候，他總喜歡談女人！」

玉懷聽出了他那最後一句話的意思，心裏不禁冷笑了一下。

「好，」她說。「你知道他是這樣的人物。男子喜歡談女人恐怕也是普遍的吧？我想你也不見得不談的。」

煥章的臉立刻燃燒起來，好在月光照不着，他也就不講話。玉懷停一停又說起來了：

「我們在同居的過程中，我所覺得，就是他是一個很強的人。他的一切言語行動都很嚴格。譬如他和人家約會是兩點鐘吧，他不會兩點一分才到；答應做的事情，任孩子在他旁邊怎樣叫，他總是埋

着頭把它做好。這的確給我一個不能磨滅的深刻印象。可是他有時候對我總不免帶着那種男子的自尊的樣子，這確是我時常感到難受的地方……」

煥章立刻高興地好像看見了別人的弱點，發現了自己的優點似的，趕快說：

「我就不那樣。我不知怎麼常常在女子的面前總是膽怯的。」他一說出了「膽怯」兩個字，心裏就像壓一塊石頭似的，但隨即卻又覺得這話倒也是很好的進攻她的利器。

玉懷又笑了。

「不，憑我的經驗看來，一個人『對戀愛』常常是膽怯的，但『對女人』卻又是另外一回事了。所以我主張不結婚！」

煥章怔了一下，有點氣憤了。「原來她彎了這麼一大套只爲了這句話！」他想：「不管你結不結婚，我爲你化了這樣多的精力和金錢，要我放手是不行的！」他知道和她再講下去是只有越說越支離的。他於是沈默着。月光不見了，屋子只是一片濃黑。在濃黑中，聽見她嘆了一口氣，翻過身去，鐵牀都被壓得簌簌鳴叫，大概碰着萍兒了吧。萍兒沈悶地哼了一聲，立刻就聽見她把身體大大移了一下，就不動了。可是稍爲停了一會兒，卻聽見有腳步聲很輕的在地板上響了起來，他懷疑地趕快問：

「哪個！」

還來不及叫第二聲，電燈忽然衝破黑暗亮起來了。在電燈的「開關」旁邊，就現出那皮色青得

很難看的皺臉的母親，她身上只穿一套白汗衣褲，兩隻三角眼閃着老鼠似的眼光匆忙地向牀上掃射一下。玉懷氣憤憤的就把臉蒙在被窩裏去。

「媽媽，你找甚麼？」煥章不高興的問。

「哦哦，」老太婆冷得發抖說。「不知怎麼，今天那菜弄得太鹹了，口渴得要命。我起來喝口茶。」她立刻抓起桌上的熱水瓶，倒出一盃開水喝了起來。

「你衣服也不穿，」煥章又翹起頭望着她說。「要凍出病來的。」

老太婆看見她兒子一臉不高興，趕快笑着說：

「好好，我去睡就是了。」

她立刻關了電燈，跑進後房來了。心裏很抱怨：「怎麼沒有睡在一牀呢？奇怪！不是牀已經在響了麼？」

她躺上牀去，仍然竭力睜大眼睛，豎起耳朵聽着外面。外面甚麼響動也沒有，就只窗外微風掃着樹葉發出沙沙的聲音。接着遠遠的傳來了小孩子的哭聲，狗的吠聲。這些聲音被一陣微風飄了過去了之後，接着就好像一個無窮大的靜的聲音落了下來似的，一着了地，就凝固起來，不搖，不動，靜得像死水一般，無間斷的繼續着。不知道多少時候了，她聽得耳朵漸漸疲倦了起來，眼皮發脹得漸漸要垂下來。但她忽然很喫驚了：「假使就這樣睡着了怎麼辦？」她想着，於是故意哼了起來。

「媽媽，你怎麼樣？」煥章在外邊牀上問。

「可見他們還沒有睡着，一定在等我睡着了他們才幹好事！」她想着，索性大哼起來。

「媽媽，你究竟怎麼樣呀！」

「嗯……我的肚子痛！」

「唉，一定是剛才起來凍着了！真是，凍出病來了！有甚麼好處？」這顯然兒子責備起來了。

「嗯……痛呵！」她仍然用哼來掩了過去。

煥章只好不高興的爬起來，開了燈，給她倒了一盃開水，拿了紅靈丹進來。他伸手去摸老太婆的額角；老太婆卻趕快躲開了，趕快說：

「這不要緊的。我的額頭不怎麼熱。好好，你去睡吧。看你也凍着不好。我自己會曉得喫的。」

她又關了電燈躺了下去。一直都睜着眼睛，豎起耳朵。聽見四野許多雞鳴的聲音，聽見許多工廠此起彼落的回聲，看見窗上發了白漸漸轉成金黃色，屋子裏光亮了起來，是太陽出來的時候了。等到煥章和玉懷他們都起了牀，她才放心，立刻覺得非常疲倦起來了，全身的骨節都感到酸痛。她心裏又恨起寡婦來。但同時想起昨天晚上兒子的那種不高興的樣子，又覺得有些害怕。「唉，他該不會從此恨我吧？可是我是爲你的好呀！娘總是疼兒子的！」她這麼寬解着。

煥章走到她牀前說：

「媽媽，你還沒有起來麼？我們要出去看房子去了。」他隨又加添道：「哦哦，你的肚子痛得好些了麼？」

老太婆的臉紅了起來，爲了挽回兒子對自己的好感，她趕快一翻坐起來說：

「好了好了，我也起來去幫看看房子，我一去他們的價錢都不敢多要的。」她觀察着兒子的臉色，看他是否因自己的話起了感動；兒子卻只是說一聲「好」，就走到前面去了。

老太婆怔了一下，但她忍耐住，立刻就穿衣服。當她陪着他們去看好房子，見他們去搬東西去了的時候，她又不高興起來了，一路憤憤的喃喃着走了回來：「兒子就只想着寡婦，簡直不把娘放在眼裏！我一夜不曾睡，辛辛苦苦這樣早就起來爲了誰？」剛剛走進房門，就見窗口上立刻擠着幾張女人的臉，她正在奇怪，討厭，卻房門被推開來，那滿臉不高興的房東女人在她眼前出現了。她更加非常喫驚起來。

房東女人是一個蠟黃的尖臉，尖鼻子，大嘴巴，她一面跨門檻，一面就嘩啦啦噴着唾沫星子說道：

「噢，老太太！你們怎麼把那寡婦留在我們房子裏睡覺？昨晚上一夜都鬧得我們不安。古話說得好：『寡婦進房，家敗人亡！』他們又沒有拜過天地，又不是夫妻，怎麼就在我的房子裏睡起來了？」

老太婆着急地攤開兩手說：

「我也沒有法子呀！可是一牀睡是沒有的！我一直到天亮都是聽見的一」

「你老太太怎麼曉得呵！」房東女人戟起食指指着老太婆的鼻尖說；老太婆覺得她今天這樣的沒禮貌，簡直是很大的侮辱，但想到究竟是自己家裏人的錯，於是只得忍耐住聽她說下去。

「你老太太怎麼曉得呵！今早上人家簡直講死了！全村子都鬧得烏烟瘴氣！還說二喜子在窗洞上親眼看見的，看見他們人重人的！你想一個男的同一個女的睡在一間屋子裏會不幹那些事的麼？她們都聽見的！」房東女人憤憤的說，理直氣壯地把手一伸指着窗口上的那幾張臉；那些臉都動了一動。

「這簡直是造謠！」老太婆憤憤的想。「這簡直是眼紅我的兒子是上等人，故意攻擊他的！」但她隨又懷疑起來了，眼圈頓時發紅，淚水溼潤的湧了起來，她抱怨着自己：「怎麼自己聽了一夜會沒有聽見完了！這回又被他們騙去了一！一定是那寡婦狐狸精似的弄得好手脚使我聽不見！」她橫了心，覺得要鬧出甚麼亂子，就由那寡婦自己當災去；但她隨又想起自己在這村中所處的地位，和自己兒子的社會地位，如果一鬧起來簡直是沒面子的！她又只得鎮靜下來，指着門外說：

「就只是那娼婦一個人的不好！那淫蕩的狐狸精！我們『李氏門中』從來就是著名好家風的！我的少爺從小就在我的跟前受的『家教』從來都是規規矩矩的！你房東太太就曉得，看我們在這屋子裏住了一年多是不是規矩人家？昨晚上是的，的確確甚麼也沒有的！」

「自然你們是規矩人家。」房東停了停，又舉起手來，載着指頭說：「不過不管你們有沒有過，我家從來是規規矩矩人家，房子也從來是大吉大利乾乾淨淨的。現在一個寡婦到我們房子裏來，唵，總之，一個男子同一個女子關在一間房裏是很難說的。現在我只要你們給我們打掃打掃晦氣，要你家少爺親自給我們家神插燭燃香！」

老太婆爲難了，呆呆地望着房東女人那鼓起的蠟黃臉。

「你曉得，我家少爺是從來不燒香的！」

「不管他從來燒不燒，這是我們這裏幾千年傳下來的規矩，那是一定要燒的！女的燒還不可以，一定要男的親自來要，我們全家的人丁財產，你保得住？並且也會鬧得四鄰六畜不安！」她說到最後一句的時候，把臉掉向窗口的幾個臉，那幾個臉也異口同聲的說：

「是呀！真要四鄰都鬧得六畜不安的！」

老太婆無話可答了，恨不得抓了那寡婦來打她幾耳光。房東女人給了她最後的警告出去了，窗口的幾個臉也不見了的時候，她氣得臉全發了青，一翻身就倒上牀去哭起來了。她痛恨那寡婦，想到惟有坐在馬桶上咒人才會毒的，特地又爬起來拉出馬桶坐在上面毒毒的咒罵她。她要千刀萬剮，罵了一通之後，又才躺上牀去，接着就罵起「死鬼」來了：假使不是他又嫖又賭一脚把家產踢光，這房東甚麼的還敢在她面前載着指頭發脾氣？而且也根本不會有這樣的事！「我有錢我就給他搞一個老

婆就是他還敢去嬲那寡婦？」她覺得孤獨，無力，失去了做母親的權力……兩行熱淚在她眼角邊晶亮的滾了下來。

當她疲倦地睡了一覺醒來的時候，聽見窗外有人在嘍哩咕嚕的說：那寡婦已經搬來了！

「真是不要臉的娼婦呵！」她輕蔑的咒罵一聲，向地上吐了一口，就關好房門走出來了。沿途看見那些鄉下人都在用詫異的眼光看她，她昂着頭就走過去了。她想：「你們這些人算甚麼東西！」她在太陽黃光下穿過樹林，越過一個水塘，沿着石子路快到五十號門口的時候，那瓦房右側面的籬笆外擁着一堆人在那兒向那寡婦屋裏看，在大門外的大樹邊則有幾個女人在圍着一堆交頭接耳的談講着，並且發出哈哈聲。忽然五十號的房東老太婆從那幾個女人中走出，向她迎過來了，滿臉不高興，嘴角帶着苦笑向她揮着手說：

「呵，老太太，你來啦！你看，我就是看在你老太太的面子上答應了一間房子租給你們的朋友。誰知她已經搬來了，我才聽見她們跑來向我說，她是一個寡婦！還聽說昨天晚上她和你家少爺在你家裏不規不矩的！我說了你不要多心。我真愁死了！這樣一個寡婦在我們家裏，他們這樣子，我怎麼辦？老太太，請你替我想想！」

老太婆怔了一下：「想不到這事情全村都已傳遍了！唉，這簡直多麼丟人呵！」

那幾個女人一下子擁過來了，圍着，睜大了眼睛看着她。站在後面的還特別伸長頸子把腳尖點

了起來。

「老太太，」房東老太婆又用露骨多節的食指點着左掌說：「我想這事情對你老人家也不大好呵！像這樣的寡婦到你老太太家裏來是不吉利的，到我家裏來也是不吉利的。我就奇怪今天早晨的老鴉爲甚麼那樣很厲害的在我屋上叫……」

旁邊的幾個女人也閃着同情的眼光說了起來：

「是呀，這種事情是……」

「說是三——三甚麼是三麻子吧，說是那三麻子在你家窗洞親眼看見的，那才說得古怪呢！」

「他們還說，連我們四鄰都會鬧得六畜不安！」

老太婆望望衆人，又望望房東老太婆，感到非常的難受。但同時也感到一種力量：人們都這樣說！可見自己對兒子的道理是天經地義的！她覺得自己正在找尋力量，卻就在這些人們的嘴上找着了。「是的，要那寡婦住在這裏才好，有這樣多人的眼睛幫我監視她！」她想，鎮靜了一下，嘴角強笑着，向房東老太婆搖手說：

「他們不敢的。不要緊的。我的兒子是很規矩的。請你放心，出了事情有我就是！」

這時，玉懷正在整理牀鋪。煥章在幫她整理書架。萍兒則在屋子當中騎着一匹木馬一搖一搖地

撅起小嘴唱：

「噲……噲……噲……噲……」

噲……噲……噲……噲……

大……家……一……齊……用……力……咳……拉……」聲音在屋中飄蕩着。

玉懷鋪好臥單，擺上一個新枕頭的時候，也不知不覺的跟萍兒唱起來了；煥章掉過頭來笑嘻嘻的看着她，他想：「她那樣子多麼可愛！」

「噲……噲……噲……噲……」

噲……噲……噲……噲……

牽……繩……拉……得……肩……背……麻……

背着背着幾時方纔罷……」

萍兒哈哈大笑起來了，說：

「媽媽不會唱：『背着背着背着』……」

就在同一個時候，窗外的籬笆邊卻也哄出一陣笑聲來了：

「嗨嗨，那寡婦唱起來了！」

玉懷立刻怔了一下，跑向窗口去，只見窗外的竹編籬笆那面擁擠着一堆人，許多臉貼在籬笆上，

眼光直射進來。當她在衆人眼前出現的時候，有誰忽然喊了一聲：

「哈，那不是寡婦？」

煥章喫驚的問道：

「甚麼事？」也向窗口走來。

籬笆邊立刻又閃起一陣笑聲。只見有一個人拉着一個女人貼到籬笆上來說：

「哪，嬌嬌，那男的也在呢！」

玉懷立刻咬緊牙齒，臉變成青色，憤憤的望着衆人。她想這一定是那老太太婆玩的把戲。最後罵了

一聲「媽的」就退回來了。

「章！她掉過頭來說。「我現在是搬來了，據你看來，你母親會對我們怎樣？」

煥章轉過身來笑了笑道；但他還沒有說出，見玉懷的臉色那樣嚴重，自己也就趕快收斂了笑容嚴肅起來。

「隨她怎樣。」他說。「我剛才不是已經向你說過了麼：昨天晚上她那種情形確使我非常不舒服，我們已沒有甚麼母子之愛，現在不過大家都要生活，形式上維持着罷了。我的責任，就只是給她錢，養活她；我的事情是不要她管的。隨她怎樣，我們反正不理她就是了！」

「不，這不是理不理的問題，這是她會怎樣來的問題。」

「哦，請你原諒我，我對這問題還沒有想過。」煥章說着，見玉懷那尖銳的眼光直逼他，他趕快避開去，用手彈着灰色西裝褲縫上的一點灰塵，遮去了自己的侷促。

玉懷楞了一下，覺得對他一提到這問題他總是很圓滑的逃避，怕掘根似的問下去，譬如怕問到「假使鬧到破裂了他會怎樣呀」這些問題。她憤憤的看了他一會，隨即又覺得自己多傻，「我根本不和他結婚，問他這些事情幹嗎？」她於是立刻感到輕鬆起來，嘲笑似的說：

「你對你母親確是很孝的！」

煥章頓時紅了臉，跳了起來：

「哈，你又諷刺我啦！怎麼說，該怎麼處罰？」隨即他又嘆一口氣說：「懷！你難道這一點都不能原諒我麼？我已經向她解釋過很多話了呀！」

玉懷立刻又激動起來了：

「那麼，我問你，假使她對我們用出她的手段來，你究竟怎麼樣？」

「糟糕！她又問到這上面來了！」他想；同時覺得自己有許多苦衷都攢集在心上。不過爲使這場面不要弄得太難堪，他立刻舉起一隻手來做一個激動的姿式一揮，慷慨的說：

「那當然我站在真理的一邊！」

「那麼，只要你這樣說就好！」

老太太推開門，拐着小腳兒進來了。她裝着一臉的笑說道：

「呵，你們已經搬來了！我真是疲倦得很，章！給我一把椅子。」同時就用眼光在屋子裏的傢具上掃射着。忽然發現牀上那個新枕頭，她便跑去拿了起來看看，是一個雪白布的枕頭，上面還繡着一行黑色的小字。

「呵，章！」她望着枕頭說。「我前天不是聽見說你要買一個新枕頭嗎？你這哪裏買的？」

玉懷嘟起嘴，怔了他一眼。她看見煥章只是站在旁邊笑，不說話，心裏非常不高興起來。她說：

「怎麼在我家裏的東西卻是他買的？」

老太太怔了一下，放下枕頭。煥章覺得是自己的不對，但也同時覺得自己被夾在這中間，究竟很難對付呀！他就抱歉似的望了玉懷一眼；玉懷卻把臉掉開了。老太太又跑到書架邊，拿起一本書來。煥章想，這回應該說話才好，免得玉懷又生氣，因為那都是她心愛的書。他趕快湊攏去，微笑着說：

「媽媽，請你坐在椅子上吧。這書還沒有理好。」

老太太憤怒了起來：

「難道我礙着誰了嗎？」

「可是人家要理書呀！」煥章搭訕地微笑說，趕快走開，之後，就做一個嚴重的臉色，大有深意的看了玉懷一眼，意思說：「你看，我已經這樣做了。」

玉懷也覺得這老太婆碰了一個釘子，心裏很暢快。她想着着實實氣她一下，偏做出親密的樣子，推了推煥章的肩頭說：

「我前面的房間還沒有收拾好，我們出去弄弄好吧？」

煥章見母親就要一個人被剩在房間裏，感到非常的不安，他抱歉的看了母親一眼，就同玉懷一道走出來了。老太婆也慌慌忙忙拐着小腳兒跟了出來。

把房間收拾好了之後，大家都坐下來，不說話，默默的坐着，你看我一眼，我看你一眼。老太婆一直坐守到天色暗了下來。玉懷偏不去弄飯，老坐着，翻着一本書。萍兒跑到她面前牽着她的衣角說：

「媽媽，萍萍餓了！」

她只是看了他一眼，仍然不說話。

煥章無聊懶地把兩手抱着膝頭，望望天色，又望望玉懷。他見母親老是不想回去喫飯的意思，自己已有許多話想向玉懷說，也沒有機會說。最後他終於耐不住了，舉起兩手打了一個呵欠，臉向着母親說：

「喔，喫晚飯的時候了！」

老太婆慘笑了一下：

「唉，我今天不曉得怎麼這樣疲倦，甚麼都不想動。我不是看見你買了很多菜來了嗎？我想在這

邊喫也是一樣的！反正免得多化了你一道錢！」

玉懷感到非常的侮辱，真想抓起孟子向她劈臉打去。但她覺得這會使煥章太難堪的。可是她無法忍耐住，噤的一聲，就氣憤憤的把書拋到桌上，隨口罵了一句：

「媽的！」

煥章也立刻憤怒了，覺得在自己理想中的女人的她，竟至對自己的母親如此潑辣！他立刻很凶的站了起來，同時母親也正憤怒的站起來，他一把抓住母親的手說：

「媽媽，好，我們回去！」他自己也很奇怪自己的聲音都變了似的。

玉懷非常喫驚了：「喝！原來煥章竟是這樣的人物！」她一翻身就跑進後房去了。

「她罵我！」老太婆指着她消失了的背影憤憤的說。

「好，我們回去喫飯吧。」煥章看見玉懷那股勁兒，又有點覺得不安起來了。

「我爲甚麼不能在這裏喫？」老太婆故意頓了一腳大聲說。「這不是你的外家？你不是已經用了錢的？」

煥章嚇得皺起眉頭，見她越講越不像話，趕快攙着她就走出來了。在煤屑路上走着的時候，他想：「玉懷一定生氣了，而且剛才自己不應該向母親說那句話，她也許從此不理我了……」他非常着急起來，想趁這時候去向她解釋還來得及。他於是向母親說：

「媽媽，你先走着，我就來！」

老太婆來不及拉住他，他已向五十號跑來了。走到玉懷的牀前，見她用被窩連頭帶腳包在裏面，萍兒則在牀邊哭喊着「媽媽」。他輕輕揭開她的被角，很痛苦的說道：

「懷，剛才我的母親說的那些話是太不像話了，我真怕她越說下去越不像，所以我才說了回去那句話……」

玉懷不動，臉仍然向着裏面，頭髮在枕上也躺得靜靜的。

「懷，」他停了一會，咬一咬嘴唇又說。「我知道這是我的不好，我剛才的確有些昏亂了……」玉懷仍然不動，臉向着裏面。

「不過，你總能原諒我，我處的地位確是非常困難呀！」他搖了搖她的肩頭說。玉懷一翻坐起來了，臉冰冷得像一塊鐵，兩眼噴射着刺人的光，說：

「你處的地位困難，難道我不困難嗎？」

「不過你處的地位要比我好得多。」

「哼，好得多！我難道該受人的侮辱麼？你不想想那老太婆說的甚麼話麼？你沒有聽見村人們在輕蔑的喊着『寡婦寡婦』麼？我處的是甚麼地位？哼，你們男子都應該是有地位的！」

煥章苦笑了一下，努力找尋着能夠妥協之點，於是竭力柔和地說道：

「是的，這是我說錯了，請你原諒。」

玉懷冷笑了一下：

「你叫我原諒你，我去找誰原諒我？」

老太婆又在籬笆外邊喊起來了：

「章兒呀！快點走了呀！你要娘等死在外邊麼？」

煥章立刻非常憤激了，這邊還沒有調和好，那邊又叫起來。他覺得母親那喊聲簡直非常討厭。

「章兒呀！你要娘等死在外邊麼？」老太婆又喊了。房東老太婆忽然把頭伸進門來，光着眼睛說：

「李家少爺！你家老太太在外邊喊你呢！」

他氣得真想給這伸進來的頭臉一耳光。但房東老太婆又講起來了，他無可奈何的望了玉懷一眼，嘆了一口氣說：

「好，我現在只好去一去。我現在也不知從何說起。我的心你終會看見的。」說着，他就轉身，但玉懷卻向他背後拋來一句：

「你的心我已看見了！」

他咬着牙，不說甚麼話，就走出來了。他見母親憤憤的望着他，他更加非常氣憤。他想：「這簡直給你弄得糟透了！我本來弄得好好的，一方面是戀愛，同時一方面是我的事業，我有了她的幫助，我的事

業就會更加高了起來。誰都對我羨慕！你不替我想，成天光鬧着給你搞一個老婆，搞一個老婆，搞一個老婆，就只曉得要老婆，要孫兒！你把我放到哪裏去了？唉，你呀……」他的牙齒咬得更緊了。

老太婆不說話，她不願在路上說話，假使吵了起來，給別人看見了是沒面子的。她想：「好，你現在真的去姘了那淫得不能再淫的寡婦，把娘都不要了！娘把你養了這麼大，你今天自己能做事了，就可以把娘拋開了？你在外邊軋姘頭，不要緊，男兒漢大丈夫，三妻四妾是應當的，娘不是不答應，娘並不是那樣的糊塗娘！可是你正妻是要的，哪曉得你給她迷昏了，老婆也不討，娘也不要，這成甚麼話……」

一進了自己的房門，她才哭起來了，房東女人一見他們回來就躲在門邊偷聽着。

「你給我氣受！老太婆一面哭，一面數說着：『你不想想娘爲你受了多少氣，連那爛貨也欺負我！這就是你軋的好姘頭！』」

煥章氣憤憤在牀邊一坐，說道：

「在鬧甚麼？這樣鬧起來給人家聽見了好嗎？」

「好，娘說就說不得！」老太婆在桌上輕輕拍了一下說。「哼，怕人家聽見！你們昨晚上的事情怎麼不怕人家聽見？『寡婦進房，家敗人亡！』今天全村子都鬧遍了！房東跑來還要叫他打掃晦氣！叫你給他插燭燒香！你看你給我弄的這樣丟人的事！我去替你受氣！」

煥章驚訝的跳了起來：

「甚麼要我給他打掃晦氣？還要燒香？這簡直放他的狗臭屁！」

老太婆嚇得趕快伸手去遮他的嘴，但房東女人已一衝的走進來了，憤憤的揮着手說：

「李少爺！你是讀書人，嘴要放乾淨些！我們這村子幾千年傳下來的規矩，在你說上天去也要燒香的！」

煥章氣得全身發抖，憤憤的拉開門，老太婆喫驚的趕快伸手去抓他，可是他已一飛的跑出來了。

他在村路上亂走着，樹林在他身邊退過去，墳堆在他腳邊退過去，白牆的瓦屋退過去，臭水的小浜退過去，皮鞋喫滿爛泥，西裝上掛着茅草，他都不知道，只覺得頭發昏，全身都要爆炸。房東女人的醜臉和母親的哭臉不斷的在他眼前出現。隨後，他在一塊大青石上坐下了，抱着頭。他想：「這簡直可惡！打掃晦氣甚麼的給滾他媽的蛋！哼，燒香！這簡直是拿人來侮辱！」他想：「這種侮辱難道玉懷曉得嗎？她總是不原諒我！我處的地位多麼困難呀！我的母親自然不好，無知，愚昧，但也可憐，孤獨！我假使因為這事破裂起來，她會在公司方面鬧我的！那麼我的職業就完了蛋！難道這些苦衷你玉懷都不知道嗎？你雖然說過，『這樣的職業不幹就是，另外去闢生路！』可是說是這樣說！」他想到這裏，覺得這樣想有些不大妥當，「玉懷的做人，作事，自然是對的，另闢生路，獨力發展，自然也是對的。可是也難呀！這樣的時世？」他想起玉懷剛才那樣的對他，心裏就像壓了一塊石頭似的，他想：「這不知要怎麼辦好！」

天色漸漸黑了下來，一羣黑點子的亂鴉在頭上哇哇地匆忙掠了過去，四野的蟲聲蛙聲也淒

厲的叫起來了。忽然他想起剛才跑出門時的情形來了。他想：「母親會怎樣呢？也許嚇得發抖了吧？也許嚇得昏倒了吧？」他的眼前立刻就閃出母親那慘白色的皺臉，他不禁深長的嘆一口氣。一唉，這叫我怎麼辦呢？一方是母親，一方是愛人……」他痛苦着，兩頰的肌肉起着痙攣，兩拳緊緊的抓住。最後他忽然非常喫驚了，因為他想起自己這樣一跑，母親會去和玉懷大鬧的，他嚇得趕快站了起來，周圍已是一片黑，但他向村路跑去了。

老太婆見煥章跑了出去，嚇得踉踉蹌蹌追出門來時，已不見了影子。她大哭起來了，一把抓住房東女人。房東女人非常的害怕，她想：假使鬧出人命來，那糟糕她於是自告奮勇的說：幫她找去。一時間全村都哄動了，無數的男男女女都圍到老太婆的面前來。等了一陣，房東女人和別的一些人跑回來說：

「到處都找遍了池塘裏，小浜裏，甚麼地方都沒有！不知道跑到哪裏去了！」

老太婆更加雙腳跳着哭了起來。她覺得天翻地覆了！世界上只剩她孤零零一個人了！她也將沒法再活了她喊着：

「我的兒呀！我的肉呀！你叫我去靠誰呀！」

最後她頓了一腳，一手指着天煽動的說：

「都是那寡婦！都是那賣淫的寡婦！都是那爛×的寡婦！弄得我們一家這樣母離子散！鬧得四鄰都六畜不安！都是她！都是她呀！」

她背後站着的一個劉老太婆眼圈都紅了。人堆中忽然有一個人說：

「這種女人真是該死！」

大家都顯出這話很不錯的眼光。老太婆於是厲聲喊道：

「我要問她要人去！」

人們立刻讓出一條巷子，她就跟踉蹌蹌走了起來，一大羣人擁在她的背後，浩浩蕩蕩直向五十號門口奔來。她跑進玉懷的房門，玉懷看也不看她，但卻非常奇怪門口擁來那許多人。但她已直向後房奔了進去，玉懷只得跟在她的後面。老太婆抓起牀上的被窩來看看，被窩裏是空的，又提起垂下的臥單來看看，牀下也是空的。她於是跑了出來，直向玉懷闖去，厲聲喊道：

「把我家煥章交出來！」

玉懷大喫一驚，心裏慌亂的想：「難道他出了甚麼事了嗎？」但她見老太婆來勢汹汹，於是也氣憤的說道：

「你家煥章是有脚的！你來問我幹嗎？」

老太婆憤憤的衝前兩步，左手叉腰，右手伸出食指指着她喊道：

「你狐媚子娼婦你配來和我說！你把我家煥章藏到哪裏去，你說！你今天如果不交出來，叫你認得我老太太！」

玉懷的嘴唇白得像紙一般，一把抓住她的衣袖喊道：

「出去！你給我出去！」

老太太立刻在她身上打了一下，同時狂喊起來：

「呵呀！打死人呀！街坊呀！打死人呀！」

圍在門口的人們立刻哄動了，有一個人說：

「喝，這寡婦打人了！快去喊警察去！」

玉懷氣得直發戰，咬着牙，看着老太太，握兩個拳頭護着自己的胸部。萍兒則抓住她的衣襟號哭。房東老太太嚇得趕忙擠進來，攙扶着哭喊着的老太太。突然人堆後面騷動了。

「呵，她家少爺進來了！」有幾個人同時說。

人們立刻擁擠着分開，讓出一條巷子，滿臉發青的煥章就在房門口出現了。他驚愕地站在門檻邊一看，老太太已一把將他的手抓住，大哭起來：

「呵呀！你也回來了！你看娘要給這娼婦打死了！」

「唉，媽媽！」煥章憤憤的說。「這樣子鬧起來成甚麼樣子呀！」

「好，打死我就是了！我也活夠了！」

煥章覺得自己進來了，還沒有和玉懷招呼，未免形勢弄得太僵了。而玉懷那冰似的樣子，簡直和自己非常生疏，陌生人似的。他心裏感到非常的難過。他鼓了鼓勇氣，向玉懷道：

「懷！這是怎麼一回事？」

「出去！」玉懷冷冷的把兩手向前一送。

「懷！請你原諒我！我還不知道這是怎麼一回事！」

「出去！你們通通給我出去！」

煥章完全僵了，看看玉懷，看看母親。「一邊是愛人，一邊是母親，唉，這叫我怎麼辦呢！」他心裏非常痛苦地想。但門口的人們卻喊起來了：

「把你家老太太先攙回去呀！她恐怕已經受傷了！」

老太太在衆人的喊聲中感了一種新的勝利，她竭力搖撼着煥章的手哭喊着：

「呵呀呵呀！她打得好！把我打傷了呀！」

煥章深深的嘆了一口氣，只得把母親攙出來了，跨門檻的時候，他依戀地掉過頭去，抱歉地注視

了玉懷一眼，意思說：「你看，我這真是不得已呀！你該原諒我麼？」

玉懷只是一臉的冰，回答他的只是一痕輕蔑的冷笑。

四條腿的人

蕭軍

二十八年前的他的踝骨是碎在德國人經營的煤坑裏。當他從昏迷中醒過來的時候，大夫向他說：「你的踝骨不能用了，我們已經鋸去了牠。」

這消息似乎不是屬於他，這鋸去的腳骨似乎也不是屬於他，他祇是坦然的望着那大夫發光的臉。那沒有稜角的臉上，突起的像特別安置的一條多肉的帶有勾曲的鼻子，鼻樑上安置着一具小小的眼鏡，有一條細細黑色的小繩，垂聯在一邊。

大夫走了，他還眼送着大夫那發紅的光光的禿頭和飽滿的背脊——這樣人物在他的生平還是第一次看見，更是那白得耀眼的長衫。這屋子裏所有的一切，也白得使他眩惑。

他抽出被單下面的手，那上面的皮繭發黃了。肉皮的紋溝裏面和指甲裏面，雖然還殘留着往日在煤坑裏積存下來若干年月的遺跡，但是大部的卻被洗刷得干淨。他想：

——爲什麼要這樣做呢？

沒有人解答他，他也不想尋找解答。

從窗上的玻璃望出去，那灰色的天，無晝無夜的，被那陶器廠，玻璃廠，煉焦爐……泛流出來的煤烟薰蒸着，充塞着……

遠遠的尖叫着的汽笛，這是他熟悉的。這是從城市裏到煤坑區去的小火車，載人和載煤用的。

——這不是換班的時候呢。

爲了這笛聲所引起的，那動物的咽喉似的探炭坑的入口，又清楚的在他的記憶裏等待着似的開張着；那爬上爬下鐵軌上的拖車，那一致的鐵和鐵咬絞的聲音……同伴們的臉雖然是模糊的，而聲音是分辨得清楚。

——在這裏要住到什麼時候呢？

起始，他安適的偷偷幸福着：

——這是天堂！

這天堂，如今使他感到寂寞了。雖然從隔牆常常要有呻叫的聲音陪伴着他——這聲音有時是生疏，有時也熟習——久了，這聲音也變得單純，寂寞……他渴想着那鐵和鐵咬絞的聲音，渴想着那由自己一鎬一鎬刨落下來煤石，那伙伴們每張沈默的臉，每個身子在工作的時候所採取的各種各樣的獨出心裁的奇妙的姿勢——仰着，臥着，乳羊吃乳似的一條腿跪落着……孩子們，在低洞下面全是蝸似的爬着，尾巴是沈重的拖着一隻筐。

這裏，起始曾經驚愕眩惑着他的各種各樣白色的器皿，開始也使他起了憎惡。大夫不常來了，而來的時候，他卻要不斷的叮問着他：

「我什麼時候才好啊？」

大夫不再向他多說話了，祇是把兩隻手向下面作着姿勢，按一按說：

「慢慢的……」

三個月以後，一天大夫同一個外國人和一個中國人走進來，中國人向他說：

「我們是公司的……你今天應該出院了……來，在這裏按個指印……」

中國人從腋下的黑皮篋裏抽出一張有紋格的紙張，指定了地方，叫他把一隻手指蘸了一點印色，印上去。

「爲什麼要這樣啊？」

「凡是受了傷，拿了恤金的人，全是這樣做的。印上去，三百元的恤金就可以給你了。」

「那麼我的腳呢？」

「這就是給你的腳錢……要知道……如果你的腳不是斷了，不能得到這樣多的恤金哩……也不能在這樣的房間住得這樣長久……——印上去。」

在他印好了手印，那個外國人早也從他的紅皮篋裏取出了一疊錢交給中國人，中國人把牠放

在了他的身邊說：

「數一數……」
他並沒有去數，只是茫然的看看每個人的臉——那個醫生的眼睛和兩個看護的眼睛，卻似很關心着發着灰色的，疊放在他身邊的錢票。

「數一數啊……我們走後……數目少了是沒人負責任的……」中國人伸出一個指頭，動一動那錢，命令着說。

「那麼……我的脚呢？」他點一點頭說。

「這不是我們該管的事情……」

外國人在前面，中國人在後面——走了。大夫向看護們說：

「他的衣服換下來……今天他出院……」

大夫走了。

從什麼地方呢，看護們掩着鼻子，把一團黑灰色的衣服抱進來了，投在了地上說：

「脫下你身上的衣服來……換上你自己的……」

幾月來他的鼻子變得銳敏了，這衣服的氣味對於他變得生疏，他問着：

「這是我的麼？」看護們點一點頭。

「我的襪子和鞋？」

「扔掉了……你要這些還有什麼用呢？」

他坐在地板上仰起頭來看着一個看護的臉，而那個看護卻祇是用一隻手掩着自己的鼻子，眼睛垂視着從那黑色褲管伸透出來，平放在地上的腿骨——那已經不是腳了，祇是在端頂上有着紫色摺皺的肉棒！

「這是給你預備的。」

一個看護又抱來了一些奇妙的東西——兩個皮筒，兩片厚皮片，最奇妙的還是那兩隻古鎖似的木頭。他們把那皮筒套好在腿骨上，皮片細好在兩隻膝頭上，把那木頭的古鎖也用腳推給了他：

「你可以走了——揣好你的錢。」他們把他的錢也替他塞在了衣袋裏。但他卻一直茫然着，直到一個看護把那木鎖塞到他的手裏，大聲的催促着，他纔意識到這是該他走的時候了。他說：

「這怎樣走啊沒了腳？」

「爬呀……這樣爬……」一個看護兩隻膝蓋跪在地上，同時又從他的手中拿過那兩個木鎖來，做着一個爬的姿勢：「就這樣爬……壞了腳的人全是這樣爬……」

「我要用腳走……爬着怎能下煤坑呢？」

「你有三百元……就不用下煤坑了……」

「不——」他固執着，不接受那看護遞過來的木鎖，看護也不再給他爬着榜樣看了。

「這是公司的事……這裏是醫院……」

「是這裏鋸去我的腳……」他的長長的臉上每顆麻子變成紫色：「我要找大夫——要他安上我的腳……」

「大夫到公司去了。」

「我要等着他……」他準備仍要爬上三個月來那張他睡過的牀，又重複了一句：「我要等着他……沒有腳怎能下煤坑呢？」

二

德國人經營的煤坑如今已經換了日本人。他卻沒有變更的在這個灰色的城市裏爬了二十年。

「四條腿的人……」

孩子們這樣稱呼他，大人們也這樣稱呼他，全城的人們也全這樣稱呼他。起始他憤怒，他就近尋找可以拋出的石塊，投擊這樣侮辱他的人。可是人們斷絕了對他底施與，人們把喫剩的東西投給狗，投給別的乞討的人，投給垃圾坑……卻約好了共同來飢餓着他。

三天了，他被飢餓着。已經沒了再舉起石頭投擊侮辱他的人們的力氣，祇有切着牙齒看着他們。

從他對面和他同樣的，也是用兩手代替着兩脚爬來了一個四條腿的人。不過那個四腿人是有着鬍子的，並且已經白了，隨着爬走輕輕地搖蕩：

「老四條腿啊……」

過路的人一律這樣稱呼他，他卻只是向他們接連地動點着那發白的頭，眼睛沒有存在似的笑着……於是便有人把一兩個銅元，或是喫剩的一塊「乾糧」塞進他搭在肩頭「搭連」裏。於是他再向前爬着……路上蕩動起來的灰色的烟塵，雲霧似的籠罩着他。

「兄弟……爲什麼停在這裏？」老人爬近了他的身邊溫和的笑着，側着頭，端詳着他的臉和周身：「你是新從坑裏上來的吧？脚在什麼時候落掉的？」

他起始也不想回答他，他曾看見這老人是那樣恭順的承受着別人的侮辱，而獲得了些什麼；他自己要準備餓死，或是尋到一個山崖滾下去自殺，他侮蔑的看着這老人，而不回答。

「兄弟，爲什麼不回答我？」

「因爲你甘心承受別人的侮辱！」他禁不起這老人一致的向他笑着，誠意的等待回答，終於回答了他。

推煤的獨輪車，從他們的身邊吱吱gaga……連成串的，通過着。每個推車人，左左右右扭擺着身子，更是那每隻染着黑黑煤屑的脚……這使他哭了！

「兄弟……像我們這殘廢了的人……要想活下去……只有忍受侮辱了……煤坑對我們已經絕了緣——他們給了你多少恤金？」

「三百元——」

「比我多一百五十元……因為你年青……」

「我還了他們……我要我的腳……」

老人似乎感到一點驚愕，微微豎一豎那堆滿皺皮的脖頸：

「你還了他們？你怎樣的還了他們？」

「我撕成了碎片，我打在那醫生的臉上和那公司代表的臉上……我要我的腳……」

「那他們當然要趕出了你……」

「是的……他們用了一種藥……當時他們並沒有發怒，大夫說……喫了這藥……我的腳就會長出來……我就昏迷過去……而後……我就什麼也不知道了……醒來……我已經被放在了山下的河邊……」

「啊！你這木鎖……還是新的咧！」老人看一看他這新的伙伴，兩隻手支柱着的新的木鎖，喟嘆似的接着說：「醫院是蓋在那樣高的山峯上啊！」他茫然地向對面一個山峯上，和廟宇並排建築的一帶白色的建築物望着。

「我會試驗着爬過三天……我要爬上去……每回我全是爬不到幾段石階我的力氣就完了！膝頭和手腕……像有刀在刮……」

「這是不成功的……我也曾去要過我的腳……我爬不上那山……外國人是聰明的……他們把公司和醫院全蓋上了那樣高的山……煤洞卻在地下挖得那樣遠，那樣深……」

「我終有一天……要爬上那山……」他望着那山頭切動着牙齒。

「我是只有看着你……和有腳的人們了……等着罷……等着我們的國家收回來也許就好了……他們究竟是外國人……外國人特別的國人總是不一樣的……鋸去我們的腳——你姓什麼呢？」

「我叫王才。」

「兄弟……你撕了你的恤金……那你就又要和我一樣了……我們一同爬着活下去罷。走到我住的地方……爲你弄一個窩……你應該有一個窩的……」

爬着，王才他想不出理由能夠拒絕這個領導他的人，他已經餓了三天，三夜是睡在山根的天幕下。

「到那裏去我還要爬上山……我要去討還我的腳……我要拚了我的命……一個人沒有了腳……怎活下去啊？不能推車，也不能下坑……每天就這樣爬着活下去……像你一樣，受着侮辱向

人討着要活麼？我不能……」他雖然這樣續斷的說着，可是他卻不能夠停止了跟隨這老伙伴的後面的爬進。

老人微微停頓了一下，一隻消瘦的馬似的，緩緩的扭轉了頭向他這新識的伙伴安寧的看了看，接着點一點頭說了，聲音是不甚清朗的：

「你還年青……要到自己應該死的時候……還要幾十年……侮辱也要跟隨你幾十年……你是^不應該這樣爬着活下去……你還有力氣……你應該有腳……推車還是下坑……你不是幾天沒什麼喫麼？我那裏還積存着能夠喫飽你一頓的東西……不過這全是用侮辱換來的呢……」

當他們爬過一條街，孩子們，店鋪裏的商人一齊向他們叫了：

「又添了一個是四條腿啊！」

這次王才卻不再擡起頭來，他也不再注意，爬在他前面的那個老伙伴，是怎樣屈辱地點着他那發白的頭，瘡癩的笑着，從戲弄裏從那黑色浮塵的飄擾裏拾起落在石板路上的銅元。——他祇是痛楚的咬嚼着自己的牙骨，盼望着，快一點爬盡了這條街。——這街對於他似乎是生滿着逆立的刀角。

「喂！王才——」

誰在叫他呢？這聲音是熟習的，可是如今卻變得這樣陌生。連自己的名字似乎也不是屬於自己了，因為自己的名字被呼喚已經是^不常有的事。在煤坑裏，在醫院裏，那是只有號數，沒有人名。

「啊……」他答應了，同時望着站在他身邊的這個人。這個人同別的煤坑工人同生活在這個城市裏所有指仗着「煤」來生活的下層人一樣，披掛着凋零的羽毛似的衣裳；在同一黑色的汁液裏滾煮過……

「你的腿……幾時碎的啊？」

「三個月以前……」

「在德國人的坑裏？」

「嗯——」王才認清，這是他兒時的朋友常春。他們是一同下的煤坑，一同像一隻蝸似的，尾巴拖着裝滿着煤石的籃筐，整年月在那低層的坑底下，競賽的拖運着，掙着成人們三分之一的工錢。到了能夠刨煤的年齡，他們便不在一個洞裏，常春開始愛着更遠和更深的洞了。那裏能夠獲得更多的工錢：

「我到遠一點洞去。」

「去罷，反正我們還是在一個坑裏。」他鼓勵着他的伙伴。可是從此他們只有在坑口偶爾見一見的機會，那是當他們日夜班交替的時候。

「你的一隻眼睛完了麼？」王才發見他的伙伴的一隻眼睛黑陷下去，可是那一隻卻變得過度擴大和陰毒！

「瞎了兩個月——我已經不在那個坑。」

「也給了你恤金？」蹲坐在一邊的那個四條腿的老人，添搭了一句。

「給了——一百元……他們說我還能工作……他給了你多少？」常春看一看那老人，可是又把那隻陰毒的好眼睛，轉到了王才的臉上——他的臉低垂下去，把手裏的一隻木鎖，在地上憂鬱的打了一下，剛剛有點沈落下去路上的灰色的烟塵，又飛騰起來說：

「也給了……三百元……我全扯碎了牠……當了他們的面……我爲什麼要錢呢？我要他們還我的腳——」

「你——」常春把自己的身子蹲落下來，一隻手抓着自己朋友的肩頭，開始在王才的臉上研究似的察看着說：

「你爲什麼要這樣做？」

「爲什麼——誰知道爲什麼？」他淡淡的笑了一笑。

「那你要一輩子爬着活下去……」

「和我一樣……」回答的不是王才，而是那個老人。他的眼睛沒有光澤的，看一看常春又看一看王才：「還是走吧……說過去的事情……總是當不了現在的肚子餓的……」他第一個，又把兩手握好了那早已變成了黑色，祇是柄把還有些發白和閃光，兩隻脫落了掌鐵的馬蹄似的木鎖；身體

又相同一個碎布團似的，沒有彈力的蟲似的，蜷伏下來，開始向前爬動。爬了幾步他又停止了一隻母狗眷顧着崽兒似的扭回頭來：「一同來罷……一同到我那裏去……爬過這條河……山脚下那個廟……」

他們爬行在一帶河崖上。崖下很急速的在那很寬闊，森立着各式各樣的發着白色的石頭的河牀上，靠近一邊，交流着從各個山上匯流下來的黑黃交綜的溪流。輕輕的起着噪叫。崖上，正是一串盛滿着整塊煤石和細得土屑似的煤屑的運煤車開下來了。另外一串正準備開上去的空車廂，每個裏面全是聳立着人。遠一點看去他們似乎全在笑着，呆板的從那一團黑色的堆積中，露着發白的牙齒，似乎在表示着人與人的區分。火車頭雖然看起來小得怪滑稽，但是喘息得卻很倔強，叫出來的聲音也是倔強的尖銳。

「你爬起來還是這樣不熟習咧！」常春走在他朋友的旁邊，眼睛不離開的瞧着他那每個不熟習的動作，他感到一種刺痛！這刺痛刺過他的眼睛，注流到他的心！

「停下，讓我背着你——」

「爲什麼？」正在爬着的王才停止了。抹一抹額間的汗，翻起眼睛來，看一看從上面垂射下來的常春的眼睛，又開始爬着。

「沒聽見嗎？停下，我背着你——」這次王才卻不再停下了，他說：

「爲什麼？」

「你這樣爬幾時爬到啊？」

「你心急……先走一步吧……我不要你背……」

「爲什麼？」

「我是要一生爬着活下去的……你能背我一生嗎？」

「至少……」常春說不下去了。他是知道王才，他不相同自己，他不愛冒險，不愛放蕩，他是個強和固執同一塊石頭一樣的，雖然他們不相聚很久了，可是他發現他這性格是毫沒有挫傷的存在着，似乎還有了增加。

「至少……怎樣呢？至少我要練習着活下去……我要忍受着等待我的機會……我要他們還我的腳……我要等待這些喪天良的德國人……爲什麼你不到坑裏去？你的眼睛壞了一隻並不妨害你……」

「我要花完了我的恤金……快了……」

「花完你的恤金……」王才不再言語。

老人在前面，爬下了崖坡，等待在過河的橋頭。用手舀着水洗着鬍鬚和臉。

「爬這橋要當心啊！爬得遲了……後來的人要罵哪！老人爬上了橋頭，他是那樣異乎尋常的

樣子，緊張着每條臂和腿，王才也摹倣着，可是他卻那樣顯着生疏和蠢笨。

常春，他背着手，走在這兩個人的後面，緩慢得使他自己發着急躁，常常要把這急躁變成近似一種仇恨，從那一隻好的眼睛，惡毒的向每個迎面來的，經過他身邊木板上的人潑灑着。無論男人或女人，老人或孩子，他對於他們全起了一例的憎惡！正和憎惡着煤坑中檢查他工作的人和那終年終月陪伴着他的煤石一樣。

——太陽單單是給他們預備的麼娘的……

從兒時他才進了煤坑，他們看見太陽的機會總是少的。他們的記憶裏只有那小小的掘煤時候的照明燈和那昏沈的，垂懸在通路上的路燈。他們幾乎忘記了日間的太陽和夜間的星，這些對於他們全是不必要的了，那只是爲了地上的，能夠欣賞和享受這樣人們而預備着的。他們也忘了朋友和親人……只有那十字鎬和鐵鍬的握把是他們所愛的……

如今，已經是兩個月了，他生活在這地上，花着他的恤金，每天看着太陽。只要他高興，他可以終天的在太陽拂照下面，沒有偏私的生活着。

——沒有幾天了……太陽又要和我隔絕……一切這地上的東西……全要和我隔絕……又全要隔絕嗎？

他斷了希望的計算着所有的錢！

——快了，再有三天……我會花淨了牠們……再見罷太陽。

今天他遊蕩着大街，曬着太陽，企圖花盡了那所有的錢：

——一隻眼睛……

他準備在進煤坑，可是意外的他遇到了王才。他思索着王才爲什麼要拒絕了自己的恤金，並且還把牠們撕成碎片的理由：

——他爲什麼要拒絕這應得的錢呢？他不想用這錢安寧的在太陽下面生活一個年麼？他的恤金……那數目……足夠他生活一個年……每天可以儘喫帶肉的飯……爲什麼他還要腳呢？鋸掉腳……還能好好的安上麼？和自己原來生長的一樣……那麼我的眼睛也能夠復活起來了……但是我已經要了他們的錢……

從什麼地方呢？像是從很遠很遠的海平線外，渺茫的他遭了一個旋風的突擊。這突擊起始是那樣的渺茫的追趕着他的情感底波。這波起始是那樣溫柔的，深沈而沒有聲息的，向岸邊浮走着，可是這波頭卻越來越昂揚，越來越急速……最後他自己想要制止也沒有用，終於那昂揚的頭，和障害牠前進的礁石和堤岸，用白色的爆碎填塞了那每個罅隙。

——啊……我應該要我的眼睛……

第一個是那個老人，他先爬下了這板橋，坐起身子來回頭望着：

「要向前看……不要向下面看……下面是水……看久了就要頭暈……」

直到王才和常春全下了那橋腳，他又伏下身子去，一匹記路的馬似的，湧動在前面。這是一座凋零的古廟，院牆殘破得幾乎是不成形，可是那個大門還存在着，好像一具什麼動物的骨骼，透露的支撐在那裏。

「這就是我的窩……」老人得救似的爬進了廟堂，把所有身上的負載——「搭連」和一片破氈毯——丟落在他用稻草墊好的鋪位上，微微可以聽到那搭連裏面，銅元們摔碰的響聲：「你們坐啊？」

三

當德國人經營的煤礦被日本人用兵接收了的時候（一九一九十一月間），他想：——也許日本人趕跑了德國人……就會歸還中國……那時他們也許讓我下去作工了……他等待着。

二十年過去了，他爬着，他眼看着那老伙伴在一個早晨安靜的死去；眼看着童年伙伴常春，爲了要報復，要自己的眼睛，在夜間企圖焚燒那山頂上所有的白色的建築，用轟山的炸藥。事機不密被捉進了監牢。……他也看見過從煤坑裏雲烟似的噴湧出來，漫山漫野……滿街頭……叫着罷工……

爲了要求着自己的利益的坑友們和兵們流着鬪爭的血……是怎樣一滴滴摔進了那路上灰色的浮塵裏……——他等待着。

——全過去了！

從前在街頭侮辱着他，罵着他的一些孩子們不常見了，偶爾看見一個，那已經不再是玩皮和不安定的孩子，而是一個成年的工人。變得老蒼和沈默——相同自己的二十年前。

「你們也下坑了？」

「下坑了……你好啊？四條腿。」

他有時懷着一種報復似的歡喜問着他們。現在他對於誰再叫他作「四條腿」已經完全坦然，自己幾乎也忘了自己的名字是「王才」。

頭上的每根頭髮，由深黑一根一根轉變到蒼白脫落着；臉上的紋溝一天一天的變得單純深入。眉毛脫光了，只是那眉骨和下巴，卻更顯得突出和拉長。眼睛變得小而殘酷，平常總是尋覓什麼的，看着地。鼻翅單薄，一條直的不甚突起的，有着相當長度的鼻子，和那散落鼻子左右幾顆大的天花斑，卻似沒有什麼變更。

「日本人比德國人好些嗎？」他常常要問着那些從坑裏到地上來的人。回答他的：

「這時候一條命才三百元哪！德國人的時候，你的脚就是三百元……」

——一條命纔是三百元麼？可是三千元我也不能賣了我的腳！

他對於日本人也絕望了。如今他只是切動着牙齒，一堆破布片似的，相同二十年前他那個老伴，在這每條灰色的街上爬動着，唯一的希望，只是在等待着祖國收回那煤坑，給與他工作和生活。後來他卻漸來漸變成一條瘋狂了的狗似的，無選擇的向這灰色城中每個人吠叫着：

「你們全是有腳的人……爲什麼不收回自己的煤坑……你們要把自己的腳……還不如我的價目……賣給日本人嗎？我的腳是賣給德國人了……可是，我並沒有收他們的錢……」

一九三六，十一月廿三晨。

鄉愁

端木蕻良

星兒一個人，坐在門蹲上。眼睛看着白雲。那白雲怎麼是一條線呢。

賣荷蘭水的小銅片，敲着釘鑼釘鑼響。有個鴿子的聲音，嗡嗡的，在半天空裏飛。

那個賣荷蘭水的敲聲，好像是越敲越遠。又好像在一個很深的巷子裏，和人家絮語——很難聽真。不過在星兒的耳裏，卻又非常的明晰，好像每一個敲聲，都是在和他招手，都是在和他透出無限的親密。

一個包花生仁的碎紙，從街的北頭颯來。掛在一塊碎磚頭上，拍拍的響。星兒懶得去聽。他向北望了一望，道上什麼人也沒有。好像愈往北愈高，而且塵土也愈厚。風颯過來，道就沈在煙塵裏，看不見頭。大鵬今天也沒出來拋標槍，一定又是睡晌覺了。

道上一個人也沒有，風吹來挺熱。一切都沒意思。

紙片還是掙扎的響。星兒聽見了，又看了它一眼。紙片掙扎得很吃力，很想立刻就跑開了去。但是磚頭卻太礙了它的事，很和它過意不去。星兒想幫它出去，但又怕那張紙片立刻的飛了走，末後一個

人坐着沒意思，手兒還托着噙着微汗的小下巴，似乎在觀望些什麼，又似乎在打算些什麼，神氣非常的癡滯。

風絲兒更大一點兒了，紙片刮得更響了。星兒心裏一急，剛想用手去捺——他這時不知道自己的舉動是想幫助紙片脫走了去呢，還是存心想把紙片依然繼續的按了下來。——紙片卻躍過磚頭跑去了。翻折着，在地面上沙沙的響。向南一直的跑去，頭也不回。星兒癡癡的看它跑開去了，漸漸的小了，更小了，成了一個遼遠的餘影了，終於眼簾一霎，什麼都不見了。

星兒歪歪頭，看看那磚頭還是孤零零的躺着，什麼都沒有了，連敲銅片的聲音也沒有了。風有意無意的吹，電線發出輕微的磕碰聲。

風是倦怠的，熱悶的。

怎麼還沒來電燈呢？星兒想。他擡起頭來，看了看街燈，太陽還黃澄澄的照在頭上呢，現在許剛是晌午。

四邊除了風的苦悶聲，什麼都陷在熱騰騰的昏眩裏。星兒覺得什麼也沒意思，腦子嗡嗡的。覺得什麼東西都變小了，什麼東西都不寬綽，都擠繞着他小小的心。

他想起去年，那是叫去年吧？和大表舅在雪地裏用糞篩子扣蘇雀。他又想起那個用秫桿棍紮成的小籠子……那個小籠子……現在他好像又看見那小的籠子了，真是狹的籠呵……

忽然一個不長進的黃蜂，拖着一個長針，遲遲迤迤的溜了過來。在他頭的四邊嘵嘵了半天，最後才爬到一個古老的磚縫裏，半天半天沒有出來。

星兒想，這要是在家嘔，在家裏該多好。沒有黃蜂，可有蝴蝶。蝴蝶有黃的，有花的，有白的，還有小藍花的，小藍花的最好，小藍花的在土豆地裏最多，小藍花的我捉過……一落下時，牠翅膀喘氣樣的一張一合，上面有銀星……

「來，傻孩子，你一個人在這呆坐着幹嗎？來，跟奶奶睡晌覺去。」一個花白頭髮的老婦的頭，遲迷的從門口裏探了出來，走過來，牽住了他的手。然後又向北邊張了一張，便自言自語的說，「唔，都颯冒煙了，這大毒的風！」

星兒默默的坐起來。

「你這孩子，怎麼不願睡晌覺呢？我都睡一覺了——你怎一個人跑出來了呢——先生說你有病呵……」

星兒一聲不響的走到屋裏，屋裏悶熱。他輕輕的揩了揩額角上的汗，便爬到牀上去了。

「奶奶，咱們什麼時候回家呀？」

他很想立刻的睡去，因為那樣也許會好過些。但是他又睡不着。

他覺着身上非常的束縛。

「奶奶，我都得脫光了，我才睡。」

「不行，都脫了，閃着呢！」

「不，我脫。」

「不行，你有病，你看人家救世軍外國的孩子都穿着睡衣睡。你看熟點可不要緊，閃着可不是玩兒的。」

星兒翻了個身，汗還使勁的往下流。

「奶奶，怎麼也沒有扇子。」

「那不是你老叔拿來的一把扇子，讓房東的小狗給攔了去嗎？」

「奶奶，他咬咱扇子，咱怎不要他賠呢？」

「他是房東，咱們上個月的房錢還沒給人家繳呢……」

星兒放下了兩隻瞪得圓了的期待的眼睛，長出了一口氣，把小衫從腰向上拉開，又翻了個身。

「奶，我老叔要來，你可招呼我，我睡着了你也招呼我，奶奶，聽見了嗎？我老叔來！」

「奶招呼你，你好好的睡吧。」

奶奶用昏花的眼引着針線，老是引不上。她慢慢的擡起了頭，看了看那一尺見方的小玻璃完全

讓裏院房東的角門的影子，把投來的光線給擋上了。她無力的嘆了一口氣，又低下頭來繼續引針。她剛想起讓星兒來替她引。她向牀上看了一眼，看見星兒已經把身子都貼在牆上，預備睡了，便不想招呼他。又低心下氣的把老眼淒迷在一起，拿起了針來引。好容易算引上了，一條白線頭，已經讓汗給完全染黑了。

「奶奶，你也睡。」

「呵，你怎不睡呢，大夫沒說嗎……我給你老叔補雙襪子，我看他前天從學校回來，把襪子壞的都不像了……哎，那孩子……唉……」

「奶奶，看咱倆誰先睡着，誰是好人，一，二，三，四！」

「混孩子，睡覺不好好睡，竟瞎鬧……你沒聽大夫說嗎？不行淘氣，祇許曬太陽，靜養……要是有的餓呢，住西山，捕螞蚱，捉蝴蝶，吃牛奶，雞子，魚肝油……在草棵裏玩。」

「奶奶，我好點了，是不是，我頸子的癩疽沒有了，是不是，奶奶，你摸摸，奶，你摸摸！」

「是，是，沒有了……你就睡。」

星兒又不響了，把一隻脚伸到牆上去。他覺着牆上的涼都跑到他身上去了。

奶奶又遲疑的看了他一眼，剛想說牆潮，但是知道他要睡着了，便不作聲了。明天把那塊破氈毯擱在那兒，也許就好點了，省得他着涼。

星兒安安靜靜的睡了，她又一心一意的補襪子。外邊一個鴿子嗡嗡的飛過去，什麼又聽不見了。

星兒已經翻到這邊來了，兩隻小手不住的在身上搔。

奶奶用手扇了一扇臉上的汗，又低下頭補襪子。

星兒直翻身，睡不穩。

奶奶放下了針，過來，先用手伸出來，摩摩他腦瓜上的汗，涼絲絲的。又看了看氣色，也不紅也不白。

「來——奶看。翻個身，來，好乖乖。」

奶奶狐疑的拖着他翻個身。呵，身底下十幾個紅點子都爬出來了。呵，白天就都爬出來了。奶奶用手吐了吐沫，提起一個就往地下踩。「唉，我也傻了，我還當孩子來病了呢。唉，這怎麼說的。把孩子咬的翻身打滾的……」

老太太一邊自言自語的，一邊走到窗戶的醬油瓶子旁邊，找出一個臭蟲藥盒子來。回到牀上，拍打拍打向孩子的四周吹。吹了半天，才放下了藥盒子。又拖拖孩子。「來，來，奶抱來，望外邊點睡，別沾一身。」孩子也模糊的離開了牆，露出了剛才撒了藥的白被單來。怎的還沒撒上？老太太又用手在布單上抹了一抹，在鼻子上聞一聞。可不，一點藥味也沒有。老太太連忙又拿起了藥盒子一看，原來是空的。她愕然的把它往旁邊一放。唉，人真老了……可是臭蟲藥也得買了……她向着自己牀上的錢匣子

無力的瞞了一眼，便立下來想，怎麼辦呢？老太太又從那邊大牀上把自己的被單拉出來，攤在星兒的靠牆這邊。她想臭蟲要來，也得先爬在被單上，才能再往星兒身上爬。可是沒等爬到他身上，她就可以看見了。她覺得自己想的很聰明，這回臭蟲再不會咬到她的小孩子了。

二

睡夢裏，星兒又回到他的故鄉。

故鄉的家裏是個寬大的菜園。菜園裏開滿了火爆爆的黃花，花蜂懶懶的飛着，飛出一種好聽的噙聲。

門前是個涼絲絲的水井。一棵百年的榆樹，足可以蔭沒了全井面而有餘。一個鐵樑的柳罐斗子，一個長着鐵把手的柳罐斗子高高的斜掛在軋轆把上，軋轆把放賴似的在地面上伸懶腰。小花伸長了舌頭在水槽裏洗澡。一棵鬼筆苔，亭亭的像個長癆病的女冤魂似的站着，一棵，兩棵，三棵……井底上一根金線蛇遊出來，吞了一隻蛤蟆，又翻回了老窠睡覺去了，一切都甜適而安靜。

星兒正聽着爸爸在大樹底下講大黃狗的故事——搖一搖，繞山規，規一規，滿天飛……

賣燒餅的老白就來了「燒餅呵，油榨糕……」

星兒要吃，爸爸說不吃那個……咱們有甜瓜，甜瓜比那個好吃。

爸爸扔下了蒲扇，到井裏提了兩下，一筐嬌綠的甜瓜便在一個水提籃上出現在眼前了……真的是冰鎮的甜瓜呀……

……
……
後來……二姑從東邊裏跑來了給他編毛毛烘，給他摘姑娘秧，和他跳九州，翻花，拍拍手，下挑，走方塊……日子真好過呢……

……
……
可是忽然有了那麼樣的一天，紅頂山大營失火了，滿街筒子都是逃兵，到處的搶東西，人們都說日本兵把北大營佔了……

爸爸半夜回來，渾身是血，說這次出去，永遠不回來了……奶奶拉着他手哭，說：「不要去呀，不要去呀……」

但是爸爸到牆上摘了盒子砲下來，便跳出去了。剛一出門，又回轉身來向星兒看了一眼，便又出去了。外面一羣的馬嘶聲，噲噲的一叫，接着拍拍拍……一陣馬蹄聲，便什麼都沒有了。

從此便不見了爸爸……

「爸爸！」星兒向空中大聲的一叫。「爸爸，我跟你回家去！」

星兒一翻身便醒來，淚水充滿了眼眶。

「奶奶……奶奶，我們什麼時候回家去……奶奶，我要回家去，我要回家去。」

三

賣蘿蔔的走過去了，星兒連忙爬起來，他想大鵬該回來了。他想看大鵬去。

「你怎不躺着呢，不行你起！」

「我都躺着四五點鐘了——人家還得躺着！」

「你好養病呵，大夫沒說嗎？」

「我看大鵬練標槍去。」

「你看一會兒就回來呀，你別拿標槍呵，看累着你……來，奶告訴你，人家要給你蘿蔔，你別要，你要喫，你跟奶奶說，奶奶花錢給你買。」

「我知道。」星兒像燕兒的跑出門去。

賣蘿蔔的已經走了，街上一個人也沒有，太陽從西邊照過來，房子的影子都伸長了，一直到前邊的土牆根，有影子的地方都是暗黑色，沒影子的地方都是金黃色。

大鵬可沒來練標槍，街上什麼人也沒有，他練過了嗎？星兒看看街上的塵土的印，都很平的，沒有槍印，他想他今天爲什麼不出來呢？他向街的兩頭，看了看，也沒什麼好玩的，他又想起了大鵬，他想到

公寓的門口來看看，又怕那看門的瘦老頭撇扭。

街上什麼都靜，風絲裏又可以聽見賣荷蘭水的小銅片的鐺鐺聲了。在公寓的門口，一個老頭搖着蒲扇打着呵欠。門口一個小腦袋，先探了一探頭，他想要看見大鵬就招呼一聲，可是大鵬並沒在他，才又把頭沒精打采的縮回來。

老頭似乎看見他了，也知道他幹什麼來了，可是還立起眉毛來問：「你找誰？」

「我找大鵬——白先生。」

「什麼大鵬二鵬的，讓人捉去了。」

「捉去了誰捉他？」

「不知道？」

「因為他拋鏢槍嗎？」

老頭兒看了他笑一笑，笑的比哭還難看。「他是××黨！」

「他們什麼時候放他？」

老頭兒看不起他似的把頭向左邊一扭，又搖起蒲扇。

星兒惘惘的走出來。他看見電燈上來了，他又高興起來。他聽見賣荷蘭水的敲聲，已經近了。他想他要上門口來，我就讓奶奶給我買。他看見一個大胖肚的綠豆瓶子，裏邊滿是紅盈盈的紅莓子汁。

敵的聲音更近了，我在這兒等着嗎？不，我先問奶奶去。

「奶奶，我要喝荷蘭水。」

「什麼叫荷蘭水。」

「就是酸梅湯。」

「不行，你沒聽見你老叔說，那裏有微生蟲嗎，人喫了得得病。」

「奶奶——我喫。」

「……」老太太提起一把鹹鹽放在炒土豆裏。

「奶奶，我就喫這一回。」

「可就這一回呀，下回不許喫。」

「奶奶，奶奶——你給我五個大字。」

「不給，給你三個，三個就一大盃了。」

「不，三個才一小半盃，不夠，五個，五個大字——奶奶，給。」

「你看你今天一天花多少錢哪，早起買兩燒餅，晌午，晌午……」

「晌午，晌午，我買了嗎？」

「今天晌午沒買，那天晌午沒買呀？」

「今天我才花四個大字。」

「四個大字不是錢哪，我的銅字都買土豆了，你老叔一會兒也許來，他就愛喫土豆。」

「奶奶，五個大字——一會人家就走了。」他聽見那敲聲，已經在公寓門口了，不過他彷彿又聽見那敲聲發出要走的聲音。

「給你這四個，沒有啦，都買土豆啦。」

門口站着一個瘦小的漢子，手裏拿着兩個銅片，懶懶的敲着。眼前一個大黑油桶，上邊用金字寫着：「冰鎮梅湯，衛生開水。」上邊一個二尺長的白布篷，被太陽曬的都已经變灰色了。還有兩個補綻。瘦小的漢子，便把腦袋接住那塊從補綻印下來的影兒，不再移動。因為他覺得那地方的陰影，比別處都涼些，都厚些。

一個已經破成像手掌形的芭蕉扇子，拍拍的轟着蒼蠅，剛打起來，嗡嗡的四圍叫了一陣，又都黑鴉似的落了下來。

「四大枚的梅湯。」

「要冰嗎——」瘦小的漢子，放下了銅片，提起那綠豆瓶子。

「不要——要，要冰。」

瘦小的漢子，不聲不響的拿起了一個小藍花盤，用一個鐵鎚子敲冰。

「多攔點冰。」

「少不了。」漢子攔了小半盤冰，就倒那血色的水。

「那去了冰，就那點呀，我不要冰了。」

「你不是——要冰嗎？」漢子似乎生氣似的，用扇子拍拍的打跑幾個乘機而入的蠅子。

星兒用手從盤裏撈出一塊大一點的冰，你看才半盤。

漢子快快的，又倒裏點紅汁子。

星兒手裏握着那塊冰，爬下腦袋喝。

漢子又嫵嫵的敲。

星兒看看那盤，已經空了，再不能喝了，便放下了。想和漢子說句話，但是賣梅湯的卻無精打采的走了。

車子一搖擺，蠅子便喫驚的向四外飛舞，星兒連忙向後一躲，「好嘢……」很愉快的笑了。車子嘎嘎滋滋的走着，四個薄鐵的輪子若不勝其苦的在地下滾着。

星兒看着車已走遠了。呵，好涼，好涼，他又換了一隻手，跑到屋裏。「奶奶，冰！」

奶奶，模糊的看了他一眼。

「奶奶你要嗎呵？」星兒想用手把冰拌開。

「不，我不要，啥好的。」

星兒把一塊冰整個的都攔在嘴裏了。

「奶奶，奶奶……」他嘴裏說不出話來，牽着奶奶，指着自己的嘴。

「呵，看見了，真能耐。」

「奶奶，還不喫飯。」星兒把冰又握在手裏。

「我尋思等你老叔——今天不是星期？老太太疑惑的自言自語。

「奶奶，我知道，今天是星期，救世軍佈道了，我聽見的，打大鼓。」

「他們那天不佈道。」

「奶奶，咱們問房東，房東有日曆。」

「問人家幹什麼。」

「那怕什麼，我去問去。」星兒站起來就走。

「你給我站住，你個小孩子懂得什麼。」奶奶生氣的向他一瞪。

星兒不解的又退了回來。

奶奶向外看了一眼，便用着聽不見的聲音自言自語說：「人家兩口子對躺着抽大煙呢，你跑那

問啥去。」

星兒惘然的坐在牀上，兩條小腿掛在牀沿上，無意的前後的搖擺着。他覺着奶奶不能和他玩，他看見奶奶牀底下一個紙匣子，他想拿出來搭小屋，他便爬到牀上去拿……

「吱吱！」一隻小老鼠。

「老鼠！」星兒愉快的笑了，回過頭來，想告訴別人，屋裏一個人沒有，他再去看看老鼠，老鼠已經不知道鑽到那兒去了。

「老鼠——奶奶，我老叔怎還不來。」星兒爬出來。

「他橫豎不來了，咱們喫飯吧——今天一定不是星期。」

「奶奶，我端菜，我端。奶奶，我端菜，我端。」

奶奶端着一盆飯，走進來，星兒先端着一盤土豆絲。

「不給老叔留嗎？」

「他不來了，你就喫吧。——這是蒜。」

奶奶坐下了，先禱告了上帝，這才喫。

「奶奶，我知道，我都知道——阿門。」

「喫飯罷，你多喫菜，你老叔不來了。」奶奶又把手遮在眼睛上向外看着。天已經黑了。

「奶奶，咱屋怎還不開電燈呢，街燈都來了。」

「哦，你喫飯罷。」

「我叫房東去。」

「你給我呆着——」

「花錢嘔不開電門。」

「你——」

「房東，開——」。

奶奶瞪着眼，舉起了筷子。

星兒撇着嘴，嘴裏嘮叨着：「這麼黑，這麼黑。」

兩人又默默的喫。

「你喫吧，我不要了。」奶奶把一盤子土豆湯，推到他跟前。

「我也不喫了——這麼迷糊。」

「天熱的，你躺躺。」

門外有自行車的，練子花花的響聲。

星兒放下筷子便跑出去了。「我老叔——」

「老叔，老叔，我們都喫完飯了。」

「喫完了，好。」

鐵珊把車子推進來，放在窗戶底下，便進屋來，「怎麼還不開燈。」

「那天不是這樣。」屋裏幽幽的透出母親慈愛而鬆緩的聲音。

鐵珊把探進屋裏的頭抽回來，便站在房簷底下，「喂，房東，開燈！」

裏邊也沒回聲，豁的燈便開了，十六燭的淡黃色的燈光籠罩了這小屋，星兒覺得屋裏從來沒有

今天這樣亮，心裏是滿懷的高興。「哼，還是我老叔——老叔比奶奶強。」

「你從學校騎車來的嗎，這熱的天。」

「那是——我昨天就在城裏住的。——」

「你沒有——課。」

「那個姓黎的那門 Course 我給 Droup 了。」

「我當你不來了呢——你喫啥菜，我給你作去。」

「我還不餓，有飯嗎？」

「飯有——菜，竟剩湯了——你自己騎車去買，就到拐灣小鋪。」

「我還去買呢，來，星兒來侍候你老叔，還有葱嗎？」

「葱沒有啦——我給你買菜去。」老太太一邊放下了一副盤筷，一邊轉身就走。

「不用去買，有蒜嗎？」

「蒜有。」

「醬呢？」

「有。」

「好。」

「老叔我給你拿，我知道。」

「好。」

「還有菜湯，泡飯喫。」老太太遲疑的走過來端出一盆土豆湯來。

「倒下罷。」鐵珊拿過來，走到外邊去倒了。

「什麼你都倒，油啦鹽啦醬啦的，那就傳染上了。」

鐵珊把空盤又浸在水裏，便高據桌面，喫起蒜來。

「這是野蠻人喫法……」

「老叔我就愛喫蒜。」

「喫蒜好，蒜能清血，對你的肺有好處。」

鐵珊喫了一盤，又像在想起了些什麼似的，沈思起來。

「老叔，你們學堂有糖。」星兒坐在桌子的對面。

「糖」鐵珊正在沈思。

「就是喫的那個糖，」星兒覺得有點不好意思。

「呵，呵，有的，有的，明個我給你多帶點來。」鐵珊又舀了一盤飯。「呵——我這還有幾片呢。」於是

他站起來，在黃卡布的褲襠後邊的兜裏掏出了三片口香糖，「他媽的，在夜來香開會，還得照顧他。」

「老叔，這叫橡皮糖，我管他叫橡皮糖。」

「好好。」鐵珊沈思的喫飯。

「你在家裏住嗎？」

「不，我還得回學校。」

「這麼黑。」

「不要緊。」鐵珊站起來，把碗筷都收在一起，都浸在水裏，把碗用乾布擰乾。

「你放在那兒吧，我洗。」

鐵珊不到五分鐘便把髒水倒了。

「老叔，我胖了。」

「胖了好，等我稿費取來，再給你訂一月的牛奶——糖，你可別嘸哪。」

「我知道，像膠似的——那次，我還把他扯成一把刀，今個我得作個鏢槍——呵，老叔，老叔，可是大鵬讓人捉去了。」

「誰說的？」

「公寓老王說的。」

「什麼時候？」

「他不告訴我。」

「呃——」鐵珊遲疑了一刻。「媽，你這幾天病好了一點嗎，等我稿費取來，我們到醫院去割去，醫生說再晚幾個月也不十分要緊……」鐵珊聲音啞啞的一頓，看了看母親的顏色，面容就特別的陰暗了。「媽，你還有錢嗎？」他預備去了。

「還有四塊，夠花了，一星期也花不完。」

「好，我就回去了。」

「怎麼，你回學校。」

「沒關係，星兒好好養，好好養，你就胖了，下回來，老叔給你訂牛奶，魚肝油還有嗎？」

「老叔你不走——」

「不，我有事。」

「老叔你走就剩我自己了，奶奶不跟我玩——老叔你多早來，給我帶小蝦米來，會跳的小蝦米來，我小時候在咱家，在下二台……」星兒攆着老叔前後說。「老叔咱們多早回家，上下二台，我姥姥家。」

鐵珊去取車。「咱家讓小日本佔了呢。」

「老叔，這個地方日本不佔嗎？」

「也會佔的，就看我們鍊勝不鍊勝了，咱要練勝，他小日本就不敢來——你看老叔的胳膊多勝。」

「奶奶不讓我拋鏢槍。」

「好好，你好好休息，明天老叔來看你。」

「明天哪，明天一定，明天我等着。」

「反正幾天之內，我一定來。」

「明天！」

「你回去吧，呵——我幾天之內，一定來。」

鐵珊騎上了車，也沒燈。「你回去——我一定來。」

「老叔，我們什麼時候回家呀！」星兒看着車，剛想說。可是車卻拐彎不見了。

四

第二天，星兒一早起來就昏昏沈沈的，喫過了午飯自己躺在牀上就睡着了。奶奶奇怪今天這個孩子怎麼這樣的聽說呢，伸手摸摸他的身上也不太熱，才覺得有點放了心。

晚飯好了，叫他他也不喫，還是昏昏沈沈的，奶奶有點着慌。

「星兒，你喫飯哪。」

「奶奶——」

「你喫飯不？」

「我不。」

「你好好的躺着，躺躺就可好了。」奶奶的心開始的有點忐忑。

星兒翻了翻身又睡着了。

晚上，孩子就瀉。一直到十二點了，兩人都沒睡。房東把電燈閉了，奶奶在黑暗裏，摸了半天，半天才摸出一根小紅洋蠟來。點着。星兒還是瀉，瞪着眼，看燈火，一聲也不響。眼睛烏黑的發亮。

「奶，我好不了囉！」

「別胡說，剛病的，有什麼大病，就胡說八道。」

「奶，我知道，這叫肺病，媽媽就是鬧這個死的。」

「你怎竟瞎尋思呢——奶奶知道的多，你等天亮，奶給你接大夫，吃服藥看看就好了。」

星兒再不言語了，烏黑的眼睛沈入了默想。小眼睛一展一展的在黃澄澄的燈光裏發亮。

奶奶一夜沒睡覺，有些暈了，眼睛不由自主的閣上了。向前一磕頭，又醒了，連忙又用手去揉兩顆發酸的眼睛。

一個蛾子撲拉撲拉的在小燭火上，燒着了半個翅膀。

「蛾子。」星兒聲音裏有點恐慌。

奶奶輕輕的拔了一根骨頭簪子，把它剔出來，放在地上，蛾子的翼子撲拉撲拉的拍在地上響。

星兒看着牆上奶奶龐大的黑影，喫驚的問。「奶奶，什麼響？」

「不要怕，蛾子。」

星兒瞪着眼睛還聽。

奶奶在牀底下撈出來一隻鞋，看了看那一半讓油沾在地上的半焦了的小動物，又看了恐惑的小孩兒一眼，便半憐惜半果決的把鞋按在那撲拉撲拉的響聲上。

半天半天星兒才算睡着了……

朦朧裏，聽見遠遠的小雞子叫了，奶奶這才落了體。

「你躺着奶奶把那些東西送出去，一回兒倒土匣子的來好倒去——好孩子，奶奶就來，不要叫奶奶。」老太太拿了許多亂草紙轉出去了。

星兒也不言語，還是癡癡的躺着。

奶奶從土匣子那兒轉來，看看白天星兒坐着的門蹲兒非常的難受——晨風吹着他的頭髮，她覺得心裏突然的清爽些。她向公寓那邊看了一會，公寓的門還緊閉着。一切還都沈在好夢裏，祇是天色已經完全的大亮了，遠遠的有推水車的滋滋格格的響。

賣爆花的走過了，奶奶起來升爐子。

奶奶坐在他跟前看着他，一邊等着水開，一邊側着耳細聽公寓的門。

「奶奶咱怎不回家呢，在家我從來沒鬧過病——咱家院子有多大。」

「你病好了，奶奶就帶你回家——你好好的養吧！」

「咱們回家還捉魚，奶奶，我就愛捉魚，我跟我姑，那是幾姑——」

「二姑。」

「捉魚——我頂能捉，他要在這罷，你別讓他看見你的影子，你偷偷的——慢慢的——冷丁一捉，喝喝——一條大鯉魚，奶奶，一條大鯉魚，奶奶！」

「好孩子，你病好了，咱們去捉魚。」奶奶又摸摸他的頭，還不太熱，她心裏着急，她想這是瘟熱往

裏行，不是往外發，不是好兆。「唉，好孩子，你別說話了——你養養神。」

「奶奶，我就想大莉——我小妹妹，多好，小胖胖，奶她比我胖，是不是，奶奶，小胖胖。」

「是。」

「還有我二姑，我二姑也好，我二姑和我，我倆跑到山後頭，哈我捉魚，我二姑捲起褲腳來，也下水，她讓我不要告訴人——」

「你別說話了。」

「奶，我二姑姓什麼？」

「呵，好孩子，別說話了，姓蘇。」

「她不是咱家人，她是人家的丫——丫環——」

「好孩子，你別說話了，好好養神，我聽公寓開門了，我給你老叔打電話去——呵，你別招呼奶奶，奶奶就回來。」

「呵，奶奶，你就說我有病，奶奶叫他快回來，就回來，呵，奶奶，就說我有病。」

「好，你好好的躺着——別叫奶奶，奶奶就來。呵！」

老太太便出去了。

大門還沒開，她又再門口轉了一圈，就悵悵的回來，她聽見公寓裏邊有人語聲，又走回去，重新的

試探着開門，門果然開了。

「有電話嗎？老爺兒，借電話使使。——」

「哼？又是借電，在這邊你自己去打去吧。」

「勞您駕——叫××大學怎叫？」

「哼，就叫××大學啊，那還有什麼妙法！」

「那怎能行呢，那不得叫號碼。——」

「哼，不行不行那你就挑行的叫哪。」

「哎，你，你這位老頭兒怎的這麼——我孫子病了，我打電話叫我兒子回家——你看您——」

「我怎的，你不會打電話也——也怨我！」

一個蓬蓬頭髮的，拖邁着鞋的青年學生從裏邊轉出來——「餛飩，餛飩，買餛飩的別走，十大枚的一碗，來一碗，爽快！」

「呵，李先生，買餛飩的還沒過來呢，你要喫，我拿碗去買去。」看門的老頭兒放下了方才冷峻的面孔，枯瘦的臉上竟是笑。

「呵，我怎麼聽着就好像已經在門口了似的呢，嘍——昨夜一宿讓那臊瓢子折磨的我簡直沒睡——來，打水，開壺！」

「少爺，勞你駕，打電話怎麼打？」

「呵嘍——」青年剛伸個懶腰沒伸完，一眼看見一個白髮的老太太在叫他，他還沒十分睡醒。
「呵——怎的，你不會打電話，哈哈，在這個城裏住着的人，還有不會打電話的人，哈哈！哈哈！」

「就是呢——」看門的正提着一壺開水走過去，「這位老太太正因為自己不會打電話和我生氣，你也沒看見那個紅條子上寫的『本電自用，概不外借』嗎？我看你是個老太太，好大情面，才借你使使，你還毫不領情，絮絮叨叨，李先生您看，您看是越老越不識時務。」

「哈哈，我真還是頭一次聽過，還有不會打電話的人，你往那兒打——」

「往西郊××大學——我又不認識洋字碼，不會查電話簿子……」

「來，我給你打……呵，呵，你是，喂喂！你是電話局嗎……呵呵，西郊××大學……呵，喂，老太太你找誰？」

「我找我兒子鄧鐵珊。」

「呵，你是××大學嗎？呵，我找鄧鐵珊說話呀……呵，老太太，你兒子住在幾樓，喂，問你兒子住幾樓？」

「呃，是二樓——是二樓……」

「是二樓呵，二樓鄧鐵珊。」

青年把耳機子放下來，又打了個呵欠，「你就等着吧，等那邊一響，你就回話。」

老太太瞅着青年拖着拖鞋走進院裏去了，這才想起方才忘了對他道謝。

「你看人家也是沒查電話簿子不是，我告訴你還不信呢，還有幾個××大學，普天底下就是一個××大學——連李少爺還沒考中呢，聽說三十人中才取一個，趕上中狀元了。要不然李少爺早不在這兒住了。」——看門的老頭兒已經送完了水回來，坐在旁邊參觀她打電話。

「唉，我個老太太那知道這裏還有這許多分別，我尋思打電話一定得叫號碼呢？」

「啥都你尋思，你要給蔣委員長去電話也叫號碼……真胡塗！」

「呵，什麼，他沒在，呵，他前三天就沒回去……呢，喂喂，勞駕啦您呵，他要回來，你就告訴他，他姪兒有病，我……是他母親……他姪兒有病讓他急速回家……呵，喂喂……怎麼沒聲了呢……喂喂，你聽見了嗎？我是他母親，他姪兒有病，讓他急速回家，喂喂，你聽見了嗎？喂喂……」

「人家早掛上了，你還絮絮叨叨些什麼呀？」

「喂喂……」老太太還是不解的等着裏邊出聲。「喂喂……他的姪子，他的姪兒有病了，你讓他就回家來……」耳機子裏忽的透出來一種惱怒的怪叫，老太太聽不清楚回答些什麼，便趕忙的問道。「呵？你是什麼局，呵，什麼，要那兒我住的是皇城根呀，喂喂……皇城根，他知道，你就叫他來就是了……」裏邊機子使勁的一掛，又沒聲音了。

那個老頭兒，把頭歪着，心裏閉住笑，搖着蒲扇。

老太太迷惘的走出來，腦子裏熱烘烘的不知道作些什麼是好。

怎麼辦呢，孫子病了，不知到那去請大夫，而且鐵珊昨天一直就沒回校，還說不上這孩子現在有什麼祕密，而且星兒要一關病錢也不夠了……「她不知道是踏着什麼東西回來的，進門就聽星兒連聲的叫喚。」

「哎，奶奶回來了，來了，唉，別叫，奶奶回來了。奶奶在這呢……」

「奶奶，我老叔說來不來——」

「來——你老叔說正考呢，要來也得下午來。」

「你沒告訴他說我有病。」

「他知道了——他也許晚上陪大夫一同來，告訴你先好好自己養。」

「奶奶，他說給我帶糖嗎？」

「帶，好孩子，你好好養就給你帶……你……」奶奶的眼光已經完全溼潤了，她怕星兒看見，把

目光竭力的向上睇。她踢盡她的衰老的腦子去想，她想……

忽然，她聽見房東金先生已經開門了，她連忙走到房門口那，等着金先生過來，好和他說話。
「金先生，你知道那兒有大夫——離這近的。」

金先生預備到外邊小便回來，再到屋裏去睡回龍覺，所以一邊提揀着褲子，一邊往外跑，「呢？什麼大夫？」

「呵，就是呢，金先生拜託，我小孫子病了一宿了呢？」

「呸，大夫倒有，就是人家上午不出診哪。」

「不出診不行，我小孫不能動，我也不知那兒是那兒呀，那有近一點兒的？」

「呵，近的近的倒有一個——有個是從東北來的，跟我是莫逆的，我給你拿個片。」金先生一手揪着褲子，光着脚就往裏逃跑了似的逃走了。

老太太遲遲的等着，她想偏方大煙補肚子，可是金先生那能借，唉……

金先生倒底還出來了，現在腰上已經多加了一條串綢的褲腰帶，不過依舊是打呵欠。

「這位先生我倆雖然祇謀一面，可是一見如故。我倆很談得來，很那個……他是中藥西製，非常靈驗，這是他的發明。他非常靈驗，出來一次，是四元。不過你要拿我片，一定能面子。我倆是至好……我給他介紹生意，我有幾間房子正想託他轉租。他的藥非常的靈驗……」金先生說完覺得有點犯癡，連忙慌慌張張的往裏走。

「可是大夫住在那兒，金先生，我不知道道兒。」

「呵，我給你開個住址，你等一會兒，你等我咕嚕一口去，呵，回頭你坐車去。」

「小孩不行呢，過不了十分鐘，就得走動一次。」

「呵，你求個人去接去……」

「唉，金先生，那有人哪，有誰給我求——那兒可有電話？」老太太一提到電話兩字，臉上更顯得悲愴。

「呵，那兒沒電話——你去求公寓的看門的老王去。」

「人家那能給我跑呢。」

「哎——有錢能使鬼推磨，賞給他幾個酒錢就是了。」

「給多少？」

「哎——多少隨意，可是，老太太，我不是擠你老。你老可別多心。實在是我這幾天撥拉的，都是四五遍灰了。我從來沒弄過這個，你看我這幾天臉色就不像了。可是，老太太你得借給我幾個了，兩三個月了，我也算有面子，是不是……」

「可是金先生，我……」

「嚶，那些言你就不用說了……我都知道，可是我也得用錢哪，人家擠我，人家也是一樣的對我呀……」

「唉，金先生……」

「就是這樣，兩三個月了，我也算有面子了，這怎樣……」金先生說完就跨進裏院去了。老太太向天空失神的望着，裏邊星兒又哀哀的叫了。

五

藥方——

白熱大便泄瀉次數多脈浮數舌薄白尖紅熱入腸治宜疏解

鮮佩蘭葉 焦六袖 澤瀉（土炒） 土炒白朮 檳榔 車前子 扁豆衣（炒） 枳實

（麩炒） 荷梗一尺 苦參 木香道滯丸（包煎） 炒黃芩 薄荷後下

做藥水六兩 加糖 將水適宜 每服一格加開水 溫熱服 每天三次 飯後服 二日最

……

大夫開完了方，便要水洗手，奶奶出去打水，回來放在大夫跟前的三元銀洋已經不見了，老太太心裏明白。

「咱們都是同鄉，所以特別減半。」大夫一邊洗手一邊看那賸子，「何況，如今這又是金先生的介紹，情面攸關……所以，所以……又加之我之懸壺問世，多半都是志在濟世活人呵，咳，自從九一八之後，我從東北抗日回來……我就主張醫藥救國。我就堅決的主張，決不妥協，決不否認。我就認爲我

們中國人實在是太軟弱，太不健強，非得投之以藥石不爲功，所以，所以古之所謂功同良相，所謂濟世活人，就是這個意思。所以我就發明，我研究了三個月，才研究出來中藥西製的妙訣。你老想想，整整三個月，我翻了許多參考書，三個月，我發明的……」大夫伸直了腰，一面擦手，一面嫌手巾太不衛生。

「我之治病，完全爲的是傳名，人過留名，雁過留聲，我……」

「大夫，許不要緊哪，我的小孩子？」

「不要緊，我已經驗過溫度表了，我有溫度表！」大夫用手輕輕的摸一摸腰間的口袋，又勻出另一手去拿帽子。「不要緊，不要緊，疏解疏解就好了。」

「他一到晚上就出虛汗。」

「呵，氣虛呀——不要緊。疏解疏解就好了，這裏有檳榔，有薄荷，苦參，都是貴藥……」

「先生叫輛車再走吧。」

「不必，不必，你在屋裏看小孩子吧——晚上派人去取藥去……呵，呵，我就回去了，張團附那邊派汽車來接哪，哈哈，哈哈，回見回見……沒什麼大病……」

星兒昨天夜裏一夜沒睡覺，現在已經睡得很沈了。

奶奶在溫水洗他弄髒的被單，洗了一會覺得累了，便輕輕的嘆了一口氣，坐在盆沿邊癡想。腦袋

也沈沈的，鐵珊不知出了什麼事了，星兒看樣許見好，可是這孫子扎根扎的晚，到七歲纔能扎到底呢，唉，說不定會……

剛才取藥去的看門的老王回來了，冷冷的立在面前，左手拿着一個藥瓶，右手拿着一個酒瓶。

「藥拿來了。」老王立在地當中，手拿着藥瓶不放下。

「呵——大熱天呵，勞乏您啦！」奶奶用手在圍裙上擦着，一手希冀的去接藥瓶。

「這還用熬煎不用？」

老王不作聲。

奶奶忽然像記起什麼來了，到牀上取出了梳頭匣子，在一捲單毛的票子裏檢出兩張完整的。

「您包涵，大熱的天，小意思。」

老王的眼睛還目不轉睛的看定那小匣子。

奶奶慌忙的把小匣扣上，但是想起說不定一會兒還得去求他，便連忙又抽出了一張。

「這還有一毛，給您打酒喝。」

「唔——」老王又看了看手裏的酒瓶，臉上才稍微的有點活氣。

「王老爺兒，先生說還用熬不用熬了。」

「不用了，人家用的是洋法子。我偷看來的，剛熬出來的也是黑水。後來在一個小漏斗上，墊一塊

紙，一過，嘿，黑的就全變白的了，你說怪不怪，人家是洋法子。」

「那醫院是幢大樓吧？」

老王淡淡的搖了搖頭。「小胡同裏頭」老王一眼瞟着了酒瓶，這才想起握緊了方才得的三張毛票匆匆的走出去了。

奶奶呆呆的看他去了，便起來急忙的熬開水。

水開了，咕嘟咕嘟的冒熱氣好像不耐煩這位老太太動作的遲緩。老太太舀了水，加了糖，便走到星兒跟前輕輕的呼喚，又摸摸他的額角，燒的更厲害，心下便決定馬上給她藥喫。

「星兒呀，醒醒來喫藥，喫了就好了。」

星兒還是昏沈沈的，睡着時眼睛也合不牢，祇是白眼仁向上翻。

奶奶微微的搖他。

星兒睜開眼睛來，一動不動。

「奶奶。」

「藥來，好孩子喫藥，來喫了就好了。」

奶奶拿起了匙子。

星兒還是靜靜的躺着。

奶奶扶起他頭來，送到他嘴裏，他才飲一口。

半天半天才飲完了。

星兒又洗洗的睡了。

奶奶覺得是藥的力量。

一會兒，星兒忽然睜開了眼睛，滿臉通紅。

「奶奶我要吐——」說着哇的一聲就吐出來了。

奶奶收拾完了，摸着他的頭，還不太熱，她覺得有點心慌——不存，這孩子喫藥不存，他知道這不是好兆。

可是星兒卻比方才還清爽了，很安靜的呼吸着。

奶奶想着鐵珊怎還不來呢，天黑他要再不來……可怎辦呢……」

「奶奶，咱們什麼時候回家？」

怎的他還沒睡？是說夢話？

星兒的眼睛熱烈清醒的睜開來了。

「在這兒不好嗎？」老太太想起在家時候，寬房大屋的，喫的燒的不用花錢，一眼就看出三四里地去，在這裏真是狹的牢籠呵。唉，那時候，孩子要有病了，三姥姥一定拿一筐雞子來看，二姑也來，三

姑也來……

「奶奶——我要回家」

「唉，好孩子，不要想家，這地方多好，人又多，馬又大……」

「人多沒人和我玩。」

「唉，這兒多好，要啥有啥，東單商場，西單商場多好……」

「東西多，可是沒人給我買……老叔呵，我想我老叔……」

「哎——星星，奶奶的大星星，老叔一會兒就來了，呵不要叫，要好好的養……」奶奶心裏非常難受。

「奶奶，這地方太小，家大家比這大。」

「來，好孩子，咱不提家，奶奶跟你玩，奶奶問你，你要丟了呢？」

「我找着家了，我坐火車。」

「你說你住那兒？」

「我說我從前住在奉天省，現在改的遼寧省，家住在古榆縣，杏樹園，井沿旁邊，奶奶，我說的對不

對？」

「不，我問你現在住的地方。」

「這也不叫家。」

「就是這兒你能記住嗎？」

「我說我家住皇城根，小瓦房胡同穿堂門裏，我是我奶奶的孫子。」

「好說的乖，奶奶就喜歡那顆賊亮賊亮的大星星——你爸要知道了，他不該怎樣的樂呢。」

「奶，我爸多早來——」

奶奶渾身奇異的一抖，便不言語了。

半天半天才幽幽的說：「你趕快養病吧，你把病養好了，爸爸就來了，爸爸不愛病孩子。」

「奶好了，我現在就好了。」

「好孩子，你好好的養，你躺着發散發散，就好了，等一會兒，再喫遍藥……」

「奶奶，喫了藥就好了。」

奶奶又預備藥去了。

星兒對着藥苦惱的看了半天，便像攪住自己一條小小的生命似的攪起了藥瓶，一口氣的喝進，臉上的青筋都一根一根的伸布開來，渾身的汗像水撈的似的向下流着。

「星兒好好的睡吧，你得養神，大夫說你氣虛。」

星兒就靜靜的又翻過身去，不自覺的呻吟了一聲。

吟。

她又枯寂的坐下了，兩手刻不容緩的洗被單。

呵，這孩子，到現在還沒回來，到那兒去了呢，補的襪子也忘記帶了去。

我看他這幾天瘦了，是講戀愛了吧，那孩子不能呵……可是年青人那說得上……哎……他還不來，堂役許忘告訴他了吧……呵，他一定就一直沒回學校去……他一定能來的，他回學校一定在門口過……

老太太想到這裏，意外的覺心寬了，他覺得兒子大了，要有一個遂心如意，知疼知熱的也好……要是一旦星兒大發了呢……他要不知道呢也好，省得他牢心，可是錢呢……錢匣裏已經只剩幾毛錢了……老太太的心突的沈重了。

天漸漸的暗下去，黃昏就來了，星兒還沒有什麼變化，奶奶又給他吃了一遍藥，看他翻過去，又睡了，祇是比方才還呻吟，一種不自覺的呻吟，虛汗也加多。

她忽然記起，應該讓老王捎點洋蠟來了，哎，這怎說的，怎麼方才沒想到，要再求他還得麻煩……她又想起了那個小匣裏有塊蠟燭來，她找了半天終於找出來了，這才安了心。

她好歹的吃了一點飯，覺着自己也頭暈，她尋出糖包來，沖了一盞薑水，坐下來一口一口的喝。

屋子已經很黑了，她不點那隻臘頭，因為她想留着後半夜，或更緊要的時候用。

她走過去，用手小心的摸了摸孩子，還沒什麼變化。祇是滿臉是汗，汗有些發黏，她心裏一跳……可是繼而她一想，不要緊的，這孩子有個出汗的毛病，不要緊的，一定是藥力趕的……

她走出門來，路燈已經上來了，她向外看看，除了成串的路燈之外，什麼都沒有，她想鐵珊今天是不會回來了。

一個賣晚報的孩子，從胡同那邊轉過來了，用着急切的聲音，想刺激起他的主顧的熱情，從聲音裏也可以聽出他是連跑連喊的。

老太太也聽不清他叫些什麼，便想轉身回來，但是一擡頭，卻看見角門牆上正貼着一張四方的紅紙。老太太全身一震，這一定是房報無疑了，金先生一定是因為我們欠租，他要強迫退房了，呵！這房東呵，趁着人跌倒他摔交……老太太兩手恐懼的握住了自己的臉，不知扶着什麼東西才走回屋來了。

她用手摸摸星兒，星兒還是靜靜的，一會兒，他似乎半醒不醒的轉來了，兩顆黑眸子在黑暗裏閃閃的發光。

他一聲不響的向黑暗裏看着。奶奶問他幾聲他也不答應。

「奶奶，我好不了嘍，我要回家去了，我媽招呼我呢，我爹也招呼我——」

奶奶抖的一冷，腦筋恍然的痙攣了一下。

「你別瞎說，大夫說你這病，不算病，過兩天就好了。」

星兒還是不作聲，兩隻小眼睛在黑暗裏放着黑光。

「奶，咱們什麼時候回家去？」

「好孩子，咱們明天就回家去。」

奶奶惶恐的向電門瞥了一眼，賣報的孩子在門口叫了——「晚報來，看報來，看報來，看大學生被捕的報來。」聲音裏充滿了急切迫切的刺激。

忽然，是房東邇邇鞋聲，在窗戶底下走過。

是開門聲，是金先生和外邊賣報的小孩說話聲。

老太太，爬在門口，等他過來，讓他開電門。

金先生回來了，一邊走一邊看報。

「金先生，勞你駕把電門開開。」

「呵，小孩好啦——」

「見好——您掛心。」

「可是——呵——老太太你少爺的台甫——」

「呵？」

「就是他的名字？」

「他名叫鐵珊，鄧鐵珊，有事嗎？」

「呵，沒有什麼。」金先生狡狴的對自己一笑，把報像怕別人搶去似的掖在脅下，向裏邊跑了，祇在後邊留下一陣咕耳的拖選聲。

老太太滿心狐疑的扶在門框上。他想問問金先生去，忽然間他眼前冷丁的一亮，一切都成了黃色。也好像忽然自己走到一個不知道的地方似的，一切都茫然了。而隔得很遠很遠的，似乎看見星兒已經長得非常的龐大，從牀上突然的坐起來，沒好聲的破命的喊。

「奶奶，老叔，等等我呀，我就回家，我就要回家去了，爸爸，我們這回可回家了，爸爸，老叔，奶奶……我要回家去！」

報復

蔣經良

三月。

晌午的太陽照到了臺階上，妮娃兒蹲在地下看了一陣黑螞蟻搬家，腿子有點麻麻的，就站起身來。忽然，小腦袋一擡——望望鯉魚塘那邊的麥田裏，她跳起腳來叫：

「姆媽，快來！馬喫麥子馬……黃狗快去！啾呀！啾呀——快去！」

躺在工字屋裏的黃狗爬起來，耳朵一豎，撒開四腿向鯉魚塘掠去；那橙黃色的身子穿過這堵碧綠的竹籬，就像一隻出山的麂子似的。

仁山嫂從雙合門裏衝出來，手裏拖條火叉，壓尖着嗓子罵：

「哎，這是舜雞公，從哪裏借來的老祖宗，又不看管——麥子給喫光了！麥子……」

拐過屋角，她就像亡了命，放開大步，緊挨着籬邊的小石子路上向鯉魚塘奔去——大屁股擺得和篩米篩一樣，那腦剪得不齊不整的頭髮，在後頸彎裏一揪一揪的。

黃狗的腿子細直了。全身一低，肚皮像從路上拖過去的一，近麥田邊上，四爪更翻得騰空似的快。

「咻呀咻黃狗快咬黃狗……」

狗叫着。人聲喊着。麥田裏的馬把頭一揚，鬃毛披散地像條大風刮亂的草屋脊。跟着，那兩條後腿一彈，泥土拂起來三四尺高。仁山嫂還隔得三四丈遠，把手裏的火叉照準馬屁股上摔去，那畜牲長吼一聲，向舜雞公家裏反奔轉去。

仁山嫂跳進麥田，身子一彎，拾起那條火叉，迎着馬屁股背後揚起的塵土，一直追到了篤本堂的大門邊上。

「舜四爺，看你你你……你借來的馬——把鯉魚塘那田裏的麥子都喫光了！——別人一年的陽春，怎麼給你喂馬？現在……現在……」她站在那階簷底下這麼喘聲喘氣的嚷。她的臉子齊耳朵根起漲得通紅，周身給毛蟲爬過的一樣，又癢又燙。

這位禿腦頂小個的舜四爺，正預備進老虎冲山裏看杉樹秧子去。他站在那滿掛着「直隸州知州」「進士」「候補縣正堂」……這許多牌匾底下的頭門口整理衣服，一聽到「你借來的馬」那個「借」字，就給誰打中一拳似的難過。他把腦袋一低，讓別人哇啦哇啦說上一長串，自己祇裝作用心。用意在繫頭上那胡斗笠的纏子，又把身上這件夾袍子的大襟褶成個三角形，紮到腰帶底下，然後才學着岩區長說話時候的派頭，正眼兒也不看，冷冷的說：

「嘿，我還怕真的出了什麼天大的亂子，值得這麼大驚小怪的……喫掉點子麥子算什麼？——」

牠是畜牲呀！」

女的一時像想不出什麼話來回答別人，她站在那裏沒有動，睜圓着眼睛看了舜四爺。舜四爺可滿不在乎的跳下了臺階，挺挺胸脯，大搖大擺向老虎冲那條路上走去。這個等他走了那麼丈把遠，才掉轉身子來喊：

「怎麼是畜牲？——畜牲喫了人家的麥子，話也不招待一句就走？」

「不走……不走還有什麼？你今天又想來打個什麼油火？不是！」

仁山嫂那兩顆玻璃球似的眼珠子睜得更大了，骨碌碌的在眼眶子裏滾了幾滾，向舜四爺衝去：「哼，你這是說的什麼糊塗話？別人好心好意來告訴你，馬喫掉了麥子，你倒糟踢起人來……好別的不管，我們先到田裏去看看再說。」她一把抓住舜四爺的膀子要走。

男的可彷彿絕沒有想到別人敢對他來這樣一手，騰地把身子一扭，掙脫了給仁山嫂抓着的那隻手，倒退兩步，先在被抓的袖筒上拍了幾拍，就亮一雙眼睛來吼：

「你你你……你是什麼東西，動腳動手的拉起我來——你不要忘了魂，篤本堂有給你撒野的？」嚇這一來，女的倒給他楞住了。

不錯，篤本堂不是個隨隨便便好撒野的地方，這是誰都明白。不要說許多年以前它就是這地方

上一個有名的世家，剛是舜四爺這位共曾祖的長兄弟——現在帶着太太到鎮上當區長去了的岩六爺，也夠威勢了。雖說幾年來這個頂頂大名的老世家，有些房份沒有先前那麼闊氣——比方舜四爺手頭就祇賸下老虎冲那塊千多個杉樹兜子的山了，可是岩六爺在地方上坐第一把交椅，他舜四爺也很受人尊敬。並且仁山嫂種的鯉魚塘這處田，還是岩六爺家的，一個佃戶敢到篤本堂來亂吼亂鬧，這不是反了麼？

可是這糊塗女人，她不知道自己的什麼身份不身份，她祇記着一冬的辛苦現在白化了，眼前還給別人奚落，說是「打油火」，又痛心，又氣憤。她歪挺着頸子看看舜四爺，見他裝得這麼神氣烏溜的，可是自己並沒有把他看做東家岩六爺一樣那麼可怕，就揚揚臉子喊：

「喝，把篤本堂來嚇我！——篤本堂總還不是皇帝的金鑾殿……你今天不賠償我的麥子試試瞧！——馬是畜牲，人可不是畜牲的！」

舜四爺的眼珠突成栗子一樣了，他登時氣得臉子發青，全身的勁不知從哪裏來的。他把頭上這頂胡斗笠摔到地下，攙着那禿腦頂，兩脚像降神的師姑一樣亂跳，嘴裏咆哮着：

「混眼混眼！你倒罵起人來了！你倒……滾，給我滾！」

女的也更沒有了什麼顧忌，她把火叉扔到地下，兩手拍得「刮刮」地響，一面歷尖着嗓子來罵。篤本堂頭門口頓時鬧翻了半邊天，村子裏好些男男女女，都圍了攏來。正在篤本堂屋下首田裏搭田

牆邊的角度巴公，一跳上來，就向人中間亂鑽，滿腿子的爛泥，把別人那些褲腳管上掃得都黏滿了，一些女人和見了救火車來了一樣的，祇把身子向兩邊讓。

可是他一到階簷底下，剛碰着舜四娘拐着一雙豬蹄子似的小腳打那六角門口顛巍巍的走出來，他就站住了。這老太婆，像一陣風來也吹得倒了的樣子：她一顛一倒的來到那紅漆廊柱邊上，想站着，又站不牢。那雙三寸多長的木蒂子鞋，老在那小塊地方移來移去的。最後，她把半邊身體靠在廊柱邊上，前撲後仰的埋怨着她丈夫：

「你你你……你這老不死的……多沒臉！自己窮得狗都不能養一條，給你兄弟到縣裏去還一下錢糧，就巴巴的要去借匹馬來淘氣，現在呢……你你你……」

她是這麼喘聲喘氣的嘶喊着，身子一抖一抖，先把舜四爺數說了一通。接着，又把臉子掉向大家，就夾七雜八的罵起來：

「別人算個什麼有臉的狗婆子？人是鬼你就和別人吵……她不過是我家六爺一個佃戶的女人，論門分，你還是她主人的兄老爺。你罵別人百句，別人祇要回你一句，你就喫了苦囉，你也不想一想……老不死的，你值不值得你看？」

舜四爺給他的太太當着許多人這一說，全身發了燙，他彷彿什麼面子都給仁山嫂掃盡了；自己，岩六爺，連頭上掛的這些「進士」「直隸州知州」「候補縣正堂」……都滅了色似的。他那牽着許多

紅絲子的眼睛，在眨呀眨的，祇差點兒沒給氣得流眼淚。最後，他雙脚一跳，將摺衣袖子，拉開着嗓子來吼：

「好好好！今天我就來打死這賤婦，遭了她這場人命，也不過再打發她二十四串棺木錢！」

舜四爺緊捏着兩個拳頭，預備向仁山嫂衝來，女的也一點不肯讓步，迎頭奔去，一面喊着：

「你打！你打！我就把這條命拚了你！你打！」

人圍得太多，屋簷底下和坪子裏彷彿擠緊了一大捲爆仗，他們兩個都沒擠得過去。這時候的舜四爺像給氣瘋了，禿腦頂上冒着熱氣，和一匹野獸似的咆哮着，他還在遠遠的揮着拳頭，想向這邊衝。忽然，這邊圍着看熱鬧的人，有些在背後吆喝起來：

「怎麼，真的要打？那就大家來幾拳頭！」

「哼，馬喫掉了麥子，不賠倒罷了，還想打人——豈有此理！」

「不賠，就牽起他的馬走……區長的哥哥比哪個多了一條肋排骨！」

舜四爺的血管，登時像全凝結了，那張臉子變成了牛肉色，額上沁出汗來。他墊着脚尖想瞧清是誰在吆喝，可是眼睛掃過周圍這些人的臉子，他們大半都在擠眉弄眼的，看着他做鬼臉。還有一些輕輕地膀子碰膀子，彷彿大家都變成了仁山嫂的幫手。

他那雙眼珠在走馬燈一樣的亂滾，拳頭慢慢兒的縮了下去。忽然他楞了一下，臉子轉向角斗巴

公，求救似的說。

「角二哥，你看，今天大家……大家都……我又並不是說馬喫掉了她的麥子不賠，不過她來的時候這麼兇，我就……我就……現在大家……」

他說得這麼結結巴巴，半天沒說出一個什麼理來，可是角斗巴公彷彿懂得了他「觀風轉舵」的這一手，就在臺階上向着仁山嫂擺手：

「快莫說了，快莫說了，山嫂！四爺已經當着衆人說過，麥子還是認賠，下午我就給你們去看看，總說得清的。現在你先回去歇歇，免的吵得大家不好看。」

女的可橫了心，又見有人出來幫着她，就更得了勢似的，披着那滿腦的亂頭髮，跳起腳來喊：

「我來的時候兇了什麼？他倒動不動就說別人打油火，還說我兇哩……今天不馬上賠清我不走！」

「這是什麼？這是……」角斗巴公走到仁山嫂跟前，就用兩手把她向那條來的路上推。「我的話你也不信了？仁山那時候來種這處田，都是我在六爺跟前說好的，還說這點小事——包在我身上！你祇回去。」

他一面說，一面又向她使眼色，女的還是沒有動，在旁邊站着的貴駝子，長頸子漢子綽號叫做會豬婆的也幫着角斗巴公來拖拖拉拉，才把她推出了篤本堂那張頭門。

舜四爺臉紅紅的站在臺階底下，想得還罵句把，可是看熱鬧的人還沒有散盡，他又不敢，祇把那對充滿了敵意的眼睛，瞟一下仁山嫂的背影，又向其餘的人瞥一眼，恨恨地走進了那張六角門。

二

村子裏許多人，都給仁山嫂捏着一把汗——舜四爺賠過她八斗麥子，可大大的不甘心，寫了一封信寄到鎮上去，叫岩六爺馬上把鯉魚塘這處田撥佃。

這些消息都從貴駝子口裏傳出來的，說得高興，他就索性把搥着田塍的鋤頭放下來，伸伸腰子，看看曾豬婆他們幾個一來一往挑糞的，又對底下田裏搭「子田塍」的角斗巴公說：

「你說世界上有沒有這個道理，爲得八斗麥子，就要叫別人種不成這處田……聽說舜雞公寫信的時候還哭哩！真是，瘦死的駱駝，怎麼比馬還小起來了？就是我們也不把這點麥子瞧在眼睛裏。」

曾豬婆他們三四個見貴駝子又打開了話匣子，知道他一時不會住嘴的，就挑着空笊子到河邊裝他們的火土灰去了。

角斗巴公兩手拖了一大把鋤泥堆在田塍邊上，先翹起條右腿在上面一燙：那半圓形的「子田塍」立刻顯得一抹光。等到腿子站到了水裏，才一手扶着鋤柄，一手撐在腰子上答：

「他哪裏是痛心八斗麥子咧，你還不知道舜雞公的老毛病？窮得和我們一樣了，那老爺的架子

還是要擺的。他一輩子才丟了這麼一次臉。你想，他怎麼不懷恨仁山嫂……那信上還不知寫了些什麼話哩！——我看，仁山嫂這一場，總是凶多吉少。」

「那倒岩六爺總要好些吧！」貴駝子把身子掉到右邊，太陽照着他的影子，倒到田裏，背上還像搯起一個大襖包。「當了區長的人，也不講講理？」

「講講理？現在舜雞公這麼兇，都是他岩區長講了一些好歪歪理把他縱成的……你從前在城裏創烟去了，沒有知道；單說前年陶十七那義子的事，你就明白他這位大人物了。」

接着，他說出舜雞公老虎冲那塊山，是和陶十七的山連界。前年夏天，陶十七那義子，在天還沒有斷黑的時候，山裏砍了兩條杉樹回來，給碰到了舜雞公手裏，一口咬定他是從他山裏偷來的。他把眼睛一橫，立刻搶了那孩子的刀和樹來做賊證，說是要送到區上去做偷竊辦。那孩子也弄不清山界到底是在什麼地方，嚇得對河裏一蹦，就祇翻出了幾個水泡。陶十七和地方上的人都不服氣，扭着舜雞公把那兩隻小樹到山裏去合樹兜子，又翻出了契紙來，舜雞公就祇有睜着眼睛變得啞子一樣。陶十七要到縣裏去告他的「誣良爲盜，強逼人命」。可是岩六爺出來把槓子一擡，說陶十七的義子是「深夜砍伐，跡近偷竊」，出二十四串棺木錢，這場禍事就是這麼了消了。

「你想，這樣的事，要不是有個岩區長，莫說舜雞公祇有一塊杉樹山，就是十塊杉樹山，也給那場人命遭完了……現在這些人，哪裏是怕舜雞公，他們怕的還是岩六爺。」角斗巴公這樣結束了他的

貴駝子聽得有些發怔，他搖搖腦袋，又把舌頭吐出來寸把長，一會，才自言自語的說：

「怪不得舜雞公那塊杉山長得那麼好，孩子們都說他是閻王，原來還有岩六爺這個山神菩薩。」
角斗巴公沒有理他，一個人又感嘆似的說：

「唔，仁山嫂這件事，祇看碰她祖宗的緣分，理是沒有什麼說的。認真說起根源來，我介紹仁山去寫這處田的『請耕字』，那上面還有過『另撥另耕先年秋後商定……』這都是想到了撥佃的時候，免得佃戶來多化糞草……現在呢，秧都這麼深了（他指一指上面的臺子坵），馬上得栽到田裏去，怎麼還撥佃？」

貴駝子跟着他的手看了臺子坵一眼，忽然看見曾豬婆在遠遠的向着這裏喊：

「哪，貴駝子下面的田裏不是他麼！」

他這句話一落韻，河邊的大路上有個黃毛丫頭飛跑着向這兒走來，背後繫的那條兩寸多長的小辮子上，還拖着大半截紅洋頭繩子，在風裏飄呀飄的——是妮娃兒。她還隔得兩三丈遠，就叫：

「角公公，角公公，姆媽叫你去姆媽……」

「什麼事？」這個粗聲粗氣的。「她的腿斷了不是還叫我去哩。」

小的給他嚇得不敢再開口，祇擺着小嘴站在那裏，把雙眼睛緊釘着他。上面圍裏的貴駝子才向

她翹一下下巴說：

「小傻瓜，你回去告訴她：角公公沒得空，有什麼事，叫她自己來說。」

妮娃兒去了不到一杯茶久，仁山嫂跑來了。她像屁股上着了火似的走得飛快，兩手在大路上一划一划，臉色惶惶得像剛從一個強盜手裏逃出來，嘴唇皮都白了。一到角斗巴公的田邊上，她差不離身子都有些站不牢似的：幾頓幾撲拐過那個田角，一面喘氣一面說：

「角公公，你看我怎麼了，你看……那討不得好死的，真的寫了信到鎮上去，說要把鯉魚塘這處田撥給李七種……你想，我們娘兒倆統統祇種得這四十五擔穀田，要是這隻飯碗打破了，還能活下去……角公公，你說……你說……」

她幾乎是用哭着的嗓子在說話，脚桿抖着，照在太陽底下的半邊臉巴子，綳得像塊鍋底鐵，眼睛也顯得有些潮潤。一腦頭髮剛才在路上給風刮得稀亂，有些披到了嘴角上。可是她祇用一隻手把牠們對耳朵邊上一抹，彎着腰子，伸了那個腦袋到角斗巴公的耳朵邊上，又說：

「你想，我是一個寡婦家，自己下不得田，工程都是請人做的，現在糞草齊了，段子散了，祇差沒有發插脚，要是這時候他來撥佃，我怎麼蝕得起這麼大一個本？」

角斗巴公一聲不響，還在一個勁兒搭他的「子田塍」。等到女的哇啦哇啦說上了大長串，他才

● 冬耕時，先在田中間一個圈，把糞挑進裏面，叫做段子。在春種的時候，先將段子散開。發插脚，是最後一次把平泥土。

慢慢兒的伸直腰子，先用揩汗布在臉上揩一把汗，然後偏着腦袋說：

「事情倒也是天意安排了：要你這處田種不成。要不然，馬怎麼巴巴的喫掉你的麥子？還有就是你那個性子太要強，那天要忍得點兒多好！」

女的給他這一埋怨，怔怔地站在那裏不敢回嘴，她低着腦袋看住自己脚尖子跟前的影子，眉牀骨上那些皮肉打起了許多荷包繯。有時候也偷偷兒的瞟他一眼，又馬上把視線縮回到原處，臉子紅紅的，彷彿一個童養媳在挨阿婆的罵。祇有太陽穴上那些青筋突得筷子粗一條。

角斗巴公可全沒有關心到這會兒女的臉上的顏色怎樣難看，他那雙眼睛還是無目的地望着老虎冲這塊擠得密密的蒼蔚的杉山，獨白似的說：

「唔唔……這會子鬧得好，這會子……唔唔！又是碰着岩六爺家裏的事，他要撥佃，你還能說個不字？他倒是……他倒……」

貴駝子一手攔在頓着的鋤頭柄上，另一隻手摸了半天的下巴，就發表他的意見說：

「我說，『人到屋簷下，還有不低頭』。山嫂你就去求求舜四爺吧……再不把那八斗麥子還給他——打碎了飯碗，總不是好玩的。」

「怎麼？」仁山嫂突的睜大了眼睛，釘一下貴駝子，「你叫我去給那個討不得好死的求情那……」

那……我寧可把這條命拚了他！」

滿滿地挑着一大擔火土灰的曾豬婆剛剛走到了跟前，他把扁挑放下說：

「那個犯不着，那個……已經告訴了岩六爺，求他也不中用。」

「那末，怎麼辦？」貴駝子看一下曾豬婆，把摸着下巴的手放下來一攤。

怎麼辦，誰也想不出個對付的法子。四個人相互地瞧瞧，各人都像變啞了。最後還是仁山嫂自己咬咬牙齒，楞着眼睛過了半杯茶久，才說：

「我想……我想……要是角公公……角公公肯給我到鎮上去一回，我可……要是舜雞公那裏，我是『寧可死，不可立廟。』你說……」

一句話突然打動了曾豬婆的靈機，剛剛她一閉口，他就接上來說：

「這倒是一個辦法！真的，『拜佛就要拜到西天！』他這個介紹人去一回，說不定還有轉機。」

貴駝子也同意曾豬婆的話，他打個哈哈，那倒在田裏的影子，也就抖呀抖的。

可是角斗巴公沒有即刻答應，他的嘴縮得緊緊地，像還在想着什麼難題。女的把焦急的眼光瞧他一下，又看看曾豬婆，曾豬婆就接着說：

「怎麼，你不願意——真是，這事情要不說一下，明兒哪個都在快栽秧的時候攪起佃來，這風氣一開，我們這些種地的還活得成嗎？」

「去可以去，祇怕也是跑趟空腿。」

「管他哩，去了來再說。」

這田塍邊上的談話收了韻，丟着田塍邊那笨重的響聲和糊「子田塍」的鈹鋤又忙起來了。

三

月亮的周圍圍了一個大暈圈，東風猖狂地把山裏的樹葉刮得

角斗巴公趕過皮家坳，這座林子來到隴上，就看見鎮上那溜街燈，像小黃球一樣，搖曳地一個接一個的擺得有半里路長。兩邊田裏的水蛙，都拉開了嗓子在「呱呱……呱呱……呱呱……」耳朵都差不離快給牠們震聾了。他透出一口長氣，自言自語的說：

「嚇，刮起風來了！」

他加緊一下脚底下的步子，想馬上趕到區公所去找着岩六爺說了仁山嫂這件事，還得連夜跑回來把臺子坵上面的田裏放些水。要不然，下午採的那幾百斤青葉子，會給一夜大風刮老了。

可是他立刻自己問着自己：

「到區公所裏去，還是到公館裏去？」

這可是一個難題。區公所裏有衛兵，自己是個鄉老頭兒，不容易進去。公館裏麼，六太太有些愛插

● 新的嫩樹葉，可以做醬。

嘴，事情恐怕更難說好。並且第一句話怎麼開口和這些大人物見了面話一說得不好，就會要碰釘子，爲別人的事自己討個沒趣，可犯不着。他就嘆一口氣：

「啊，真麻煩！」

最後，他決定還是到區公所去。他認爲衛兵的麻煩比六太太那張嘴容易對付些，岩六爺是這麼一個人，耳朵軟，自己家裏人說的話總有理，六太太又是個從不給人說好話的。

「唔，今天晚上是不是在區公所會得着他，這可要看仁山嫂家裏的緣分。」

不知怎麼一來，角斗巴公忽然想到了六太太不是個什麼賢良女人，丈夫當了區長，自己還在放印子錢。一到債戶還不起利息，就硬叫岩六爺帶他們到區公所裏去「押繳」。

「會豬婆不就是——前年的會豬婆是坐在區公所那拘留所裏過年的。」

接着，他在肚子裏計算着地方上有幾個人爲得借六太太的錢，嘗過區公所那拘留所的風味。幾個人，在舜雞公山裏祇砍過些柴，給岩六爺要做偷竊辦，趕得歸不得家鄉。還有就是陶十七那個義子，簡直命都送了。

「其實，岩六爺身邊要沒有這兩個狗男女，還不會招這多的罵名……怪祇怪他自己有三分糊塗，一味給自己家裏人護短嘛！」

他無緣無故把這許多事情聯想到一起，自己給來來往往的人碰了碰肩膀，才恍然知道，進了街

口子。

仁山嫂家裏沒有緣，角斗巴公這會兒完全知道了！——他打區公所裏出來，要到公館裏才能會岩六爺。他覺得去求情已經有一大半靠不着了，就沒有再給仁山嫂打算這許多，祇想去那裏碰他一碰，風刮得太大了。

一脚跨進岩區長的公館門，這位大人物剛喫過晚飯，坐在太師椅子上，手裏捏根牙籤在剔牙齒。角斗巴公叫出一聲「六老爺」，屁股還沒挨着凳子，就見區長的眉毛一皺，抽出那根牙籤對他點呀點的說：

「好，你倒也碰巧——自己來了。我正想明天要打發個兵來找你。」

角斗巴公一震：「打發個兵來找我？不是我有了什麼事情得罪了他？」這樣在心頭一閃，就趕急把前面那排黃板牙笑出來：

「哈哈……六老爺要我來，用不着打發人叫，祇要帶個信就行……可有事情吩咐？」

可是對方的臉子沒有笑，把那根牙籤對痰盂裏一丟，接了娘姨送來的那盞水，滿呷一口，嗽了幾下，又吐到原來的盞子裏，就說：

「你也有一點老糊塗了，怎麼介紹仁山來種我家的田——他那女人簡直是匹野貓！」

角斗巴公賠個笑臉，正想答話，祇見六太太打那花門帘子裏端杯碧綠的君山茶出來，向桌子上

一擱，坐到了她丈夫對面的椅子上，他就掉轉身子，先向她問好，岩六爺的話又接了下去。

「我先前見你是個老實人，介紹來的人自然不錯，才把鯉魚塘邊上那處田佃給仁山。誰知道昨天我家四老爺來信，說是仁山嫂在我們篤本堂拍桌打几的，還罵到了祖宗十三代去，這不是沒了王法？」

「哪裏哪裏！」角斗巴公堆下了滿臉的笑。「罵是沒罵，拍桌打几也沒有，那時候我在場，這個我可以做證，這個……」

六太太趕急插出來岔斷他的話說：

「你不要祇顧你們的幫口罷！仁山嫂就不是一個什麼好貨，（臉子轉向她丈夫。）我曉得——那年的借我六塊花邊，還少四十多個錢利息沒有清……四老爺決不會說假話，真要給點利害她嘗嘗才對。」

角斗巴公瞇着眼睛看一下六太太，又看一下岩區長，他的臉上拚命地裝出一副笑容，身子略微向前俯點兒，屁股祇掛着那麼小半邊在凳子上，等到六太太的話落了韻，才說：

「太太，今晚我可要來給仁山嫂請一個罪，爲是爲得那點麥子……不要說了，這個當然是她的不是。不過她是一個寡婦家，東家不擡擡貴手帶過她這一把，她怎麼能活得下去。」

「哼，活不下去？她眼珠子裏可有過東家的！」岩區長一站起來，背着兩手在屋子中間踱來踱去，

生氣地喊。

角斗巴公怔了會兒又說：

「是倒是，不過區長總是大人大量的。」

岩區長可沒有再去理他，步子越踱越快。忽然，他把身子掉轉來站着，朝着角斗巴公說：

「好，既是你來說了，不要說我全不給你一點面子——叫她田不種了！要不是，我還要給她一點教訓。」

「是是！」這個趕急站起身來。「不過我還得求求：明年不敢說，今年這一年還請給她種下去，現在快栽秧了！」

可是岩區長眼睛一翻：

「你這老頭子真不知足，我沒給她苦喫就是好的，你還在這裏嘮里嘮叨！」

一翻身他就衝進花門帘子裏面去了。角斗巴公的臉子立刻漲得飛紅。他站了好一會工夫，又囁囁地想對六太太再說幾句什麼，可是嘴唇皮剛剛一動，女的就板着臉子，大屁股幾扭幾扭跟了進去。一到了那門帘子裏面，她就叫：

「娘姨，出去看屋子！」

角斗巴公抽了口深長的氣，老着臉皮，謔訕地退了出來。

四

幾天以來，鯉魚塘上面的田裏換了李七在那裏使牛。舜雞公成天蹲在田塍上，臉上泛着怪得意的微笑，把兩手捧着臉巴子，和李七在咕咕咕咕的。

仁山嫂那兩顆眼珠子祇差沒有突出來，她打後門口瞧着那兩個的背影，就跳起來 *bang* 的一下，關緊了那張門，攢着屋子裏的砧板，刀，還有凳子什麼的，拉開嗓子來罵：

「你這絕子滅孫的！祇要你做得到，儘管做就是了！你家祖奶奶在瞧着你，看你怎樣死！」

這聲音一傳到鯉魚塘田邊上，舜四爺的眉毛就直豎了起來，他預備去兜她幾腳，可是經過李七的提醒，說別人是有心來挑戰的，他就給她一個不理。後來實在聽不下去，他忽然站起身來：

「哦，還要到老虎冲山裏去看看，說不定有人偷杉樹。」

他裝出個匆匆忙忙的樣子，打那條小路上溜走了。

仁山嫂的嗓子罵啞了，喊聲中帶着許多「嘶」音，可是她還不放手，直等到舜四爺給罵得三四天不敢跨出篤本堂的門檻，才清靜了些。

有一天下午，妮娃兒放着那條牯牛沒牽得牢，給牠跑掉了，仁山嫂從老虎冲把牠找回來，經過舜雞公那塊千多條杉樹的大山，就像走進了一個什麼屋子裏。——那些合抱圍一株的撐天大樹，罩得

像許多大傘，密密排排，上面的樹枝全併合了，把太陽光遮得漏不進來，林子裏顯得暗暗的。

她看着在身邊這東一株西一株的樹幹，拖着遲緩的步子，忽然抽了口氣：

「這砍頭的，他就不知道我們娘兒倆靠着種地過活，和他靠着這塊山一樣——現在完蛋啦！」
她臉色蒼白，一步挪不到五寸遠。

不知怎麼一來，仁山嫂猛的殺住步子，放開那雙野貓似的眼睛，在林子裏溜來溜去。一忽兒，她又楞住了，把上面那排嶄齊的門牙，緊咬着下嘴唇，臉上的顏色條的轉了青條的轉了白。

足足地楞了一杯茶久，她的心頭突突，兩個大奶子底下的肚皮，起伏得非常利害，氣息也顯得粗起來了。一雙充滿着仇恨和犯罪的眼睛，敏銳地向四周瞧了一個圈，然後才平靜了。

她把一條臂膀擱在身邊的牛背上，消遣似的看着牠那擺動的尾巴，這麼站得腿子有點發酸，嘴角上才漸漸地閃出微笑來。接着，她再向全山的杉樹看了一眼，輕輕地喊出一聲：

「喝，我的乖乖兒，你祖奶奶，找着了門子了，我要不報你這個仇的，就算是狗爺的！」

東風飄得仁山嫂那腦頭髮，像堆亂草，她把牠們對耳朵背後一抹，走出了這座林子。

從這一天以後，村子裏的人不單是再聽不着仁山嫂的罵聲，連話也聽得很少。她成天坐在頭門口的門檻上，對着老虎冲出神，臉子變得這麼陰鬱，又充滿了危險。

角斗巴公家裏栽秧了請的是貴駝子和曾豬婆他們五七個人。妮娃兒見他家裏的肉切得有手

板大一塊眼睜睜的看著，又把饑涎嚥得「咕咕」地叫，一路跑步奔了回來，就問：

「姆媽，我們家裏哪天栽秧，買肉吧？」

仁山嫂伸起一隻手來摸着她那腦黃毛說：

「我們家裏今年不栽秧……肉，要買的。」

小的再想問第二句，仰起臉子，見她的母親臉上掛起了兩條線樣的眼淚，把話嚥住了。

仁山嫂一整天忘了飢渴似的對着老虎冲發楞。角斗巴公家裏的秧，栽到了她門前那個大坵裏來了。曾豬婆倒轉屁股在田中間栽了個「直一」過去，貴駝子和主人，一個栽「反一」，一個栽「伴一」。

① 曾豬婆選着手法快，一面退脚，一面壓扁着嗓子哼秧歌：

「喝了酒，

面飛紅，

栽個「直一」逞威風……

儘管苦，

儘管窮，

田裏栽了四條纏——

不怕無飯過殘冬！

② 中間的四行禾，叫做「直一」，左邊的叫「反一」，右邊的叫「伴一」。

這歌聲一鑽進仁山嫂耳朵裏，她猛的一下，蒙緊了那張臉子，半天沒有放開手來。

角斗巴公擡一下頭：

「仁山嫂，發什麼急！——真的世界上就祇有他篤本堂的田好種了麼？你好好看着孩子罷，沒有米，到我們這些人家來借，大家分着喫……等到冬天，我包你佃得着田的。」

可是女的沒有響，祇激動地翻起眼睛看了他們一眼，又把腦袋捧在手裏。

曾豬婆停了歌聲接着說：

「我家裏還有八擔穀，你儘管措個籮筐來！」

這一夜仁山嫂坐在燈火底下發了半夜的獸，她憤怒，她咬牙，她的腦子發脹，充滿了犯罪的心情。直到最後，她雖有了決心收拾了屋子的衣物，可是臨到上牀親着妮娃兒的時候，她還灑了幾滴眼淚在她小臉上。

第二天，仁山嫂起來把些破破爛爛的衣服塞做兩籮筐，自己挑着，叫妮娃兒牽着那條牯牛跟在後面，說是要回娘家去住幾月再來。她打角斗巴公的門邊上走過，放下了扁挑走進去：

「角公公角奶奶，我們要過幾個月才來看您們了。」

老頭子一怔：

「到外婆家裏去住？」

「得不去可真的要餓死在這裏給那些絕子滅孫的看。」

這個想了一想，擡起頭來說：

「好，去住些日子也行的——可以消消氣呀！」

角斗巴公站在門邊上送走了她娘兒倆的背影，深深地抽口冷氣：

「唉——真作孽喲！」

五

鐘鐘鐘……

紙窗上剛塗着奶白色，猛的，村子外面一陣鑼響，有個人壓尖着嗓子在鑼聲中間叫：

「救火救火！」

接着，又是一陣——鐘鐘鐘……！

角斗巴公嚇慌了，他一跳起來，鞋也沒穿，提起一隻水桶就對村子外邊衝去，祇見全村子裏的男女女都向村外的大路邊上擠。老虎冲那邊的山裏，衝起了大股嫣紅的火光，把那半邊青灰色的天空，燒成了紫紅色。

「救火救火……大家救火！」這是舜四爺在老虎冲邊上發出的絕叫。從火光中看出，他是光着

上半身的。

破曉的東風，猖狂地刮着山頭的樹葉。火焰砥過全山的杉樹，炸裂的響聲，像燒燃了幾百籬燄仗。可是角斗巴公和會豬婆他們這些提着水桶的人，一看清了火是燒在舜四爺山裏，誰都硬硬地站着，沒有一個走攏去的。

噹啣啣啣……！

忽然，銅鑼的響聲截斷了。全村子裏的人看見舜四爺倒到了地下。這片火光直到晌午才小了些。——這是四月初一的早晨，仁山嫂回娘家去兩天了。

手的故事

茅盾

猴子的手能剝香蕉皮，也能捉跳虱，然而猴子的手終於不是人的手。猴子雖然有手，卻不會製造工具；至於「翻手爲雲，覆手爲雨」，猴子更不會。

在猴子羣中，手就是手。花果山水簾洞美猴王的御手不但跟他御前的猴丞相的手差不多，乃至跟萬千的猴百姓的手比起來，也還是一樣的手。

人類的手，就沒有那麼簡單，平凡，一律。從手上的紋路可以預言一個人的窮通邪正；但這是所謂「手相學家」的專門了，相應又作別論。只聽說一二八之役，「友邦」的陸戰隊捉到了我們的同胞，也先研究手，凡是大姆指下的皮層起了厚繭的，便被斷定是便衣隊，於是這手的主人的「運命」也就可想而知。

不過我們這裡的故事卻還不是那麼簡單的。

事實如此：當潘雲仙女士和她的丈夫張不忍到了X縣，而且被縣裏人呼爲「張六房」的「八少奶奶」的時候，曾經惹起了廣泛的竊竊私議，而這「噦噦喳喳」的焦點轉來轉去終於落到了雲仙女士的一雙手。

所謂「張六房」自然是陳年破舊的「家譜」（不管牠實際上有沒有）裏一個光榮的「號頭」。這一「房頭」的正式存立而且在X縣裏取得了社會的地位，大概是張不忍的曾祖太爺鄉試中式那一年罷，這委實是太久遠了一點，然而X縣人對於這一類的事永遠有好記性，而且永遠是「成人之美」的，所以當「張六房」這名詞已經空懸了十多年，已經從人們嘴上消褪，只有念舊的長者或許偶爾提起，但總得加上個狀字，「從前的」——一句話，當「張六房」不絕如縷的當兒，忽然來了個張不忍，而且還是由念舊的長者記起了從前那位「鄉試中式」的太老太爺名下的嫡脈確有一支寄寓在T埠，而這年青的張不忍非但來自T埠，並且他的故世已久的父親的「官名」確也是「譜」上（這東西，誰也沒見過，然而誰都在他腦子裏有一部）彷彿有之，於是乎，猶有古風的X縣裏人一定要將「榮耀歸於所有主」了。

但何以又呼雲仙爲「八少奶奶」？這又是從「不忍」的「不」字上來的。縣裏有一位窮老太

婆年青時出名叫做「黃二姐」，嫁了丈夫，她還是「黃二姐」，但她那本來有姓有名的丈夫卻變成「黃二姐的男的」，現在她老了，丈夫早已死了，有過兒子也死了，有過媳婦也「再醮」了，然而她依然是「黃二姐」，她的青年時代的「過去」永遠生活在人們的記憶裏。這位黃二姐和張六房的關係，絕不是泛泛的。孝廉公的二少爺成親時，黃二姐是伴娘，那時她是名副其實的「二姐」。後來孝廉公的幾位孫少爺成親，黃二姐雖則已過中年，卻還是八面張羅人人喜歡的角色。只有最小的那位孫少爺半文明結婚的時候，黃二姐似乎見得太老了，但伴娘這差使，張府上不便改變祖宗的舊規，還是由黃二姐的兒媳婦頂著「小黃二姐」的名義承當了去。近年來，黃二姐每逢提到「六房裏完了，沒有人了」的當兒，也一定要數說她和「張六房」此種絕非泛泛的關係。她好像得意又好像感傷地說：

「噯，六房裏太太爺名下，那一房不是我做陪房的？一個個都是看他們大起來的，噯，樹無百年榮，真真是咳……只有太太爺的末堂少爺，太太爺死的時候，他還不到十歲，後來就跟二少爺不和，一個鋪蓋出碼頭去了，聽說也成家立業了，——只他不是我黃二姐陪房的。」

現在，老太婆的黃二姐聽說「張六房又有人了」，而且正是那出碼頭的一脈，而且是三十來歲的少爺帶了少奶奶，黃二姐可興奮極了，一片至誠地便去探望。

黃二姐聽人說這位新回來的少爺叫做「不忍」，她就稱他爲「八少爺」。雲仙呢，當然是「八

「少奶奶」了。黃二姐把「不忍」錯做了「八順」，並且舉出只有她知道的理由來：六房裏最小的一輩，連早孀的也算在內，不忍的排行剛好是第八。

人家也覺得「八順」大概是小名，而「不忍」則是諧音。不管張不忍本人的否認，X縣裏人爲的尊重這幾乎絕滅的舊家，都稱他爲「張六房的八少爺」或者「六房裏的老八」。

三

X縣的輿論對於一個人的來歷，有時絕不肯含糊。張不忍之爲「六房裏的老八」雖然由公衆一致的慷慨而給與了，並且由黃二姐這「活家譜」的幫襯而確立了不可動搖的信用，但是關於潘女士的「家世」卻議論頗多。

她是一張方臉，大眼睛，粗眉毛，軀幹頗爲強壯。如果她是六十多歲的老太太了，大概X縣裏人也就以爲是「福相」。可惜她看去至多不過二十五六。然而也可以解釋是「貴相」。X縣裏人善於推測，便輕輕斷定潘女士大約是「將門之女」。甚至有人說，T埠頗多下野的督軍師長，其中有一位旅長，就是張不忍的岳丈。

善堂的董事胡三先生和「張六房」是老親，有一次對張不忍說：

「近來，宿將紛紛起用，貴泰山不久也要出山了罷？哈哈！」

「啊！謠言沒有那麼一回事。雲仙的父親死了多年了，況且也不是……」

張不忍還不明白縣裏人把他夫人的老子猜做了什麼。胡三先生似信非信地笑了一笑，可也不再問下去。過不了半天，胡三先生「不得要領」的新聞在茶樓裏盛傳起來，熱烈地討論之後，紛紜的意見終於漸歸一致：無端說丈人死了多年的人，大概是沒有的，或者「六房裏的八少奶奶」只是「埠那位潘旅長的本家，但一定不是窮本家，只要看「八少奶奶」的衣服多麼時髦，見人的態度多麼大方，——甚至有點高傲，便證明了她的來歷不小。

潘女士的衣服，在X縣裏自然能往「時髦」隊中算一脚。她是九月中旬來的，天氣很暖和，然而她披了一件大概是絲織品的沒有袖子的新樣的東西，——後來才知道這叫做「披肩」。

但是茶客中間有一位焦黃臉的綢長衫朋友，左手端著茶杯，右手的長指甲輕輕地勻整地敲著桌邊，老在那里搖頭；等到衆人討論出「結論」來了，他又哼哼地冷笑了幾聲。

胡三先生的本家胡四，探過頭去，眯細著眼睛，問道：「哎，陸紫翁不以為然麼？」

「那里，那里；諸位高見，——不錯。」陸紫翁的枯澀的聲音回答，茶杯端到嘴唇邊了；可是看見近旁茶座上的眼光都朝自己臉上射來，他便放下了茶杯，逗出一個淡笑，接著說道，「不過呢，兄弟有一句放肆的話，——八少奶奶貴相誠然是貴相，然而，嗯，各位留心過她的手麼？」

衆位都駭然了；實在都沒有留心過，都沒法回答。胡四最喜歡充內行，並且剛才的「結論」也是

他一力主持的，他瞥了衆人一眼，好像是回答陸紫翁，又好像是要求衆人的贊助，大聲說：

「女人家的手，又當別論。相書上說——哦，記性太壞，總而言之，女人家的相，不在乎一雙手。」

陸紫翁微微笑着，便端起茶杯來，這回是喝成了。茶客們的聲音又嗡嗡然鬧成一片。胡四似乎得勝。但陸紫翁所提起的問題也並沒被人輕輕放過。商會職員姚瑞和忽然記起他曾經細看過一下那位「八少奶奶」的手，確乎有點「異相」。他急忙告訴了坐在對面的小學校長。

「啊！你不說，我也忘了；我捏過她的手——」

「哦——哦？」商會職員的眼睛凸出得和金魚相仿。

「沒有什麼。外國規矩，新派，通行握手。」小學校長加以解釋。「好像呢，硬得很，練過武功。」

「對呀！」商會職員姚瑞和在桌子上拍一掌，「所以我說不像是少奶奶們的手呵！」

陸紫翁聽得了，側過臉來望着他們點頭微笑。

胡四也聽得了，卻裝作沒有聽得，拍着旁邊一個人——商會長周老九的肩膀說：

「喂，老九，二十年前，黃二姐的手，不是我們都捏過麼？可是黃二姐還是黃二姐，暗底下摸着她的手，不會當做什麼少奶奶罷！」

手，不會當做什麼少奶奶罷！」

哄堂大笑了。小學校長和商會職員感到惶恐，但也陪着笑。陸紫翁也笑了一笑對胡四說：

「四兄還記得年青時候的淘氣，可惜知音的人不多了。然而，話儘管那麼說，手是——大有講究

的高門大戶的小姐少爺，手指兒都是又滑又軟，又細長。自小動粗工的，就不然了；手指兒又粗又短，皮肉糙硬，南街上的吳木匠的老婆，臉蛋兒長的真不錯，可是看她一雙手，倒底是木匠老婆。」

「那麼，紫翁，你說六房裏——那雙手不——不大那個罷？」周老九搶着問，卻又把眼風在茶樓裏掃了一轉，惟恐碰巧有「六房裏」的熟人。

「哎，這又是拉扯得太遠了。」陸紫翁扮一個鬼臉，啞笑着回答。「況且諸位也沒留心看過，何必多說。」

胡四覺得自己要失敗了，便也連聲打岔道：「不用爭了，不用爭了，各人各相。」

於是談話換了題目。然而「八少奶奶」的手從此大大出名。每逢她上街，好事者的目光都射在她的手上。手不比臉，儘管成爲衆目之的，也不會紅一紅，但也許因爲時令交冬，風性燥了，人們都覺得「八少奶奶」的手似乎意外地粗糙。

四

張不忍夫婦住在縣裏「最高學府」中心小學的附近。房東就是周老九的洋貨店裏的管賬先生程子卿。善堂董事胡三先生介紹兼作保。

程子卿對於潘雲仙女士的手，並不感興趣，從沒細看過一下。好事之徒或少爺班借買東西的機

會，也會問他道：「喂，老程，你說罷，你是她的房東呀！」程子卿總是用搖頭來回答。

其實X縣裏除了整天盤據在茶館裏的好事之徒以及頂着「高貴的職業頭銜」所謂「守產」的少爺班，誰也不會把「八少奶奶」的手當作一樁事來研究偵察。滿縣滿街都爲了壯丁訓練的抽籤而嚷嚷，那有閒心情管人家的手呵！

程子卿常常關心的，倒是張不忍的脚。每逢回家看見張不忍的皮鞋沾滿了泥土，他便要問道：

「八少爺，又下鄉了麼？墳田查得差不多了罷？」

有時張不忍的回答是：「查了一處，佃戶倒老實，可是那鄉長刁得很，從中搗鬼。」

有時卻搖着頭說：「白跑一趟。今天那一處，連四至都弄不明白。」

「慢慢地來罷。」程子卿安慰一句，於是遲疑了會兒，便又問道：「看見汽車路動工麼？」

張不忍搖搖頭，程子卿也就沒有話了。

一天，程子卿又很關心地問起查得怎樣時，張不忍憤然叫道：「算了罷！麻煩得很，真想丟開手了。」

「呀！可是，胡三先生一番好意，不能辜負他。況且，您來一趟不容易，總得清出個眉目。」

張不忍只是苦笑。他何嘗是爲了查墳地來的？並且他根本不知道這里還有祖遺的墳地。都是胡

三先生的指撥，他反正沒事，到鄉下去看看也好。況且，多少也像有點正經事把他留着。

程子卿等候了一會兒，見沒有話，就摸着下巴，悄悄地又問道：

「八少爺，那條汽車路，說是要趕築了，您看見在那里動工麼？」

「哦，不明白。」張不忍像被這一問提起精神來了。「不，還沒看見動工。說是軍用。呃，程先生，您聽到什麼特別的消息麼？」

「就是聽說要趕築。等築好了路，就要派一師兵來縣裏駐防。」

「哦，哦！」

「八少爺，您看來今年會不會開仗？」

「難說。」張不忍隨口回答，惘然望着天空，他的思想飛得老遠——程子卿萬萬意想不到的遠地方。程子卿的心卻也離開了這間房，在未來的汽車路上徘徊。他有一塊地，假定的路線就在他這地上劃過，只留給他一邊一只小角；他曾經請陸紫翁托人關說，不求全免，但求路線略斜些兒，讓那分開在兩邊的兩只小角併成一大角，人家也已經答應了他；然而這條路一日不開工，他就一日放心不下。

「既然路是要築的，就趕快築罷！」程子卿歎一口氣說，望着張不忍，寂寞地笑了笑。

五

張不忍跑進自己房裏就叫道：「雲仙，真得想出點事來做才好！」

「可是我只想回去。」雲仙頭也不擡，手裏忙着抄寫。

「回去回去有事麼？不是前天還接到老剛的信，說這半年，他也沒處去教書了；何況你我？」

「但是閒住在這里，真無聊！」

「雲仙！」張不忍叫了這一聲，又頓住了，踱了幾步，他似乎跟自己商量地說，「生活是這里便宜，而且，他們從封建關係上，把我們當作有地位的人，總可以想出點事來做做罷？」

「他們這里的人真討厭，我就討厭他們的跳不出封建關係的眼光！他們老在那里瞎猜我的娘家。一會兒說我是軍閥的女兒，一會兒又說我出身低賤了！」雲仙把筆一擲，下意識地也看着自己的一雙手。

「這些，理他們幹麼？」張不忍走近到書桌邊。「哦，你又抄一份，投到那里去——可是這幾天，這里的空氣有點不同，緊張起來了。雲仙，我們真得想出點事來做才好。」

雲仙仰臉望着天空，寂寞地微笑，不大相信專會造她謠言的這個環境也能緊張。

鏗鏗從街上來了鑼聲。鏗鏗又是兩下，而且隱隱夾雜著人聲喧譁。

雲仙將臉對着不忍，眉梢一聳，似乎說：這莫非就是「緊張」來了麼？

「這是高脚牌。一定有緊急的告示。」不忍一邊說，一邊就走出去了。

高脚牌慢慢地往中心小學那邊走。鏗鏗引出了人來。大人們站在路旁看，孩子們跟着——一條漸漸大起來的尾巴。

張不忍追到中心小學門前，高脚牌也在一棵樹下歇脚。搨牌的那漢子將牌覆在地下，卻挺着脖子喊道：「催陳糧啦！廿二年，廿三年，廿四年，催陳糧啦！後天開征，一禮拜，催陳糧啦！」

張不忍感到空虛，同時這幾天內他下鄉時所得的印象也在那覆臥的牌背閃動。忽然聽得那漢子自個兒笑起來，換了唱小調的腔調：

「還有啦，今年裏，不許採樹葉子呢！柏樹，桑樹，榆樹，梧桐樹，楸樹，烏龜王八蛋樹，全不許採葉子採了也沒事，只消打屁股，喫官司！」

跟着來的孩子們都拍手笑著嚷道：「烏龜王八蛋個樹！」

這種諧音的幽默，孩子們是獨有創造的天才的。張不忍聽着也不禁失笑，然而他依舊感到空虛。他信步走進了中心小學。

校長和幾位教員站在一帶雪白的圍牆前指東點西說話。校長這時的臉色跟那天在茶樓上大不相同了，似乎有天大的困難忽然壓到他頭上。

校長一把拉住了張不忍，就帶着哭聲訴說道：「張先生，你說，剛剛粉白，不滿一個月，你瞧，這一帶圍牆，還有一切的牆壁，你說，多少丈，剛剛粉白，不滿一個月，爲的廳長要來瞧啦，——終於沒來，可是，你想，忽然又要通通刷黑了。一個月還沒到，你瞧。」

張不忍往四下一瞧，果然雪白，甚至沒有蜒蝣路；可是除了這「雪白」，校長的話，他就半點也不

明白。校長好像忽然想到另一件大事，丟下了張不忍轉身就走，可是半路上碰到一個人，又一把拉住；張不忍遠遠望去，知道校長又在那里帶哭聲訴說了。他惘然望着，加倍的感到空虛的壓迫。

教員中間有一位和張不忍比較說得來的趙君覺，帶着一點厭煩的表情對張不忍說：

「今天的密令，縣境內所有的牆壁都須刷黑！校長氣得幾乎想自殺，哼！」

「刷黑？密令壓？幹麼？」張不忍這才把校長的話回味得明明白白了。

「說是準備空防，跟禁止採樹葉同一作用。」另一位教員朱濟民回答。「校長說，上回粉白，還是他掏的腰包，這回又要刷黑，他打算要全校教員公攤呢，剝削到我們頭上來了。」

「上回他掏鬼的腰包！公攤？他平常的外快怎麼又不公攤了他倒想得巧！」另一位教員說，撇着嘴自顧走開。

張不忍看看那一帶雪白的圍牆，又看看藍色的天空，太陽正掛在遠處的綠沈沈的樹梢，——他沈吟着說：「戰時的空氣呀，濃厚了，濃厚了。」他笑了一笑，轉臉對趙君覺和朱濟民說：「我還聽說有密令，叫準備好一師兵住的地方，真的麼？」

「哦，密令還多着呢！」朱濟民回答，「叫辦積穀，叫挖地坑，叫查明全縣的半月墳有多少，叫每家儲蓄十斤稻草，——嚇，這兩天來，密令是滿天飛了！」

「噫，半月墳，什麼意思？」張不忍皺着眉頭望在朱濟民的臉上。

「左右不過是那麼一回事。」趙君覺接口說。「你要收密令麼，端整下一口大筐罷。至於一師兵，誰知道他們來作什麼。爲什麼不開往邊疆？然而也未必來罷。聽說嫌交通不便。要先開城外那條汽車路呢！」

「我也聽得這麼說。住的地方，倒已經在準備了。不過，半井墳，又是幹麼？什麼是半井墳？」

「就是破坍的老墳，露出了擴穴的。」趙君覺回答。

「什麼用，可不大明白。」朱濟民搶着說，「但是保安隊的隊長對人說，這種半井墳可以利用來做機關槍的陣地。」

「哦，大概是這麼個用意了。」

「不忍，這兩天一陣子密令，滿縣滿街真是儼若大戰就要來了。」趙君覺說，一臉的冷冷的鄙夷的神氣。

「老百姓怕，是不是？」

「不很興奮呢！」朱濟民確信地說。

趙君覺看了朱濟民一眼，嘴唇一披，「對了，當真興奮；所以我覺得他們太可憐。老百姓真好，可是也真簡單，真蠢！」

暫時三個人都不說話。張不忍用腳尖在泥土上慢慢地劃着，好像劃了一個字，隨即又用鞋底抹

去。忽而他伸手一邊一個抓住了趙君覺和朱濟民，皺着眉頭，定睛看着趙君覺，又移過去看着朱濟民，用洗着的口音說：「君覺的意見，我也覺得大半是對的；然而老百姓不怕，興奮這一點比什麼都可貴！我們當真得想出點事來做才好，我們一定要做點事才行！」

三個人對看着。末了，趙君覺和朱濟民同聲說：「加上密司潘，才得四個人。……」

張不忍立刻打斷了他們的話：「然而一定要做點事！開頭四個人，後來會加多！」

他們於是並肩慢慢地一邊談，一邊走；沿着圍牆走到盡頭又回來，還是談個不休。

三個人帶着朗爽的笑聲走進教員休息室了。劈頭忽然又遇見了校長。

「鑛煤都漲價了，一倍，剛漲的，該死，該死！」

校長阻住了他們三位，慌慌張張說。校長的腦子裏沒有更值得煩惱的事。

六

陸紫翁和周老九挑中了右面那架屏風背後的好地方，悄悄說着話。這里不是走路，四扇排門常年關着。相近左面那架屏風的四扇排門，也只開一對，作爲從大廳到內室的唯一門戶。

屏風擋着，如果有人從外邊走進大廳來，他看不見兩位，兩位卻看得見他。

這個好地方卻只有一張閒攔着的太師椅，坐的是陸紫翁，斜欠着身子，架起了腿，右肘支着椅臂，

右手托住了下巴。周老九在紫翁面前站着，臉朝外。

「他們竟敢指摘我們販運私貨麼？」是陸紫翁的枯澀的聲音。他歪着腦袋，臉對着牆，似乎在看壁上的字畫。

「可不是！還說要組織捉私團呢！」

「哼！看他們敢！然而，張不忍這小子真可惡！可是，不見得單是張八夫妻倆；還有誰也是張八的一夥？」

「大概中心小學裏一二個教員總有份罷。」

「校長也不知道？」

「問過他，他賭咒說不知道。」

「不敢說出來罷了，這沒用的草包！哼，可是，筆蹟總該認得出的？」

「認不出。那壁報全是一個人的筆蹟，聽說是八少奶奶——」

「呸！什麼少奶奶！不知是什麼小戶人家的賤貨，也許竟是——看她那一雙手。」

「可是一手字倒很官正。」

「來路不正！我第一眼看見就知道不是正路。總有一天給我查明白。」

「不過，紫翁，下手要快。他們還說你和二老板經手的公款不清楚，說是下期的壁報上還要宣

「哦——」陸紫翁的聲音帶啞了，把架起的那條腿放下。「哦！張八這小子，他怎麼會知道？」

「紫翁，也不宜小看他。他既然是『六房裏的老八』，自有一班窮出火來的爺們和他來往。」

「嗨，六房裏六房裏早已沒人了，那里又跳出個什麼老八胡三這老頭子是老糊塗了。黃二姐一張嘴算屁話？我打算辦他一個冒名招搖呢！」

「然而，紫翁，自從他出了壁報，跟他越走越熟的人確乎不少；胡四——」

「我疑心胡三這老傢伙也是知情的！」

「可不是還有『趙廳』的緝老爺，孫洪昌的二少爺，據說也是暗中……」

「嘿！趙緝庵也有份麼？」陸紫翁挺起眼睛望着樓板，一只手儘管摸着下巴，忽然站起來，輕聲說，「老九，那就一定是他了，——中心小學裏一個教員，一定就是緝庵的小兒子趙君覺。哦，老九，等——」

陸紫翁到牆邊去拖過一張方檯來。「坐着談罷。原來張八這小子竟有點呼風喚雨的手法，老九，我們倒不能大意了，得仔細布置一下。」

「不過也不能太慢。私貨的事現在鬧得滿城風雨了。那一批貨，多攔日子怕要走漏……」

「這個不要緊。」陸紫翁搶着說，「等二老板起來了，他有辦法，嚔，倒是——」

「二老板昨晚又是二十四圍麼？」

「昨晚上有客，——周老九，倒是有緝獲他們在內，查公款這一層說不定會鬧大——」

「外邊是誰？」周九突然喊了這一聲，陸紫翁連忙把話縮住。周老九站起來，故意高聲咳了一下，就轉出屏風背後，一面學着「官腔」喊「來呀」，可是只喊了一聲，就不響了。陸紫翁聽得好像有兩個人，在切切私語。他正決不定還是照舊躲着好呢，還是躡出去好，可是周九也回來了，帶着一個尖頭削臉的人物，正是商會職員姚瑞和。

周老九指着姚瑞和說：「他剛得的消息，張不忍自己報了名，受壯丁訓練去了。」

「賤胎！」陸紫翁仰起了臉冷笑。

「紫翁，他還想立什麼社呢！」

「叫做『國魂武術社』罷，」姚瑞和陪笑說。「壯丁訓練班裏倒有一小半人加進了他這社。」

「好哼哼，糾衆集社是犯法的。」陸紫翁冷笑的鼻音有點不大自然。「大概全是些下流粗胚罷？」

「倒也不全是。內中有——」姚瑞和遲疑了一下，「有這次壯丁訓練抽籤抽到的好幾個小老板，還有甲長們，——很有幾個場面上的小爺們呢！」

「紫翁，孫洪昌的小老板老二，還有——瑞和，還有誰？」

「北街上開亦我軒照相館的陳維新陳甲長。」

「紫翁，孫老二和陳維新也是發起人。」

「哎，這班小爺們血氣方剛，真真是不成話！」陸紫翁的聲音有點發啞了。「可是，陳維新麼？好像是黨員罷？」

「是的。前任區黨部的執委。」姚瑞和連忙陪笑說。「不知道張不忍怎麼攪的，連保衛團的大隊長也做了贊助人呢！」

「哦！不過大隊長原是直爽人。」陸紫翁說着就站起來，反背着手踱了幾步，打起精神笑了一笑，又說道，「笑話！不知那里跳出來的小夥子，不三不四，居然大家叫他『六房裏的老八』了，兩個月沒到，居然結交了朋友，打算硬出頭了；然而，可惜，他那位尊夫人的一雙手擺明白不是好出身；你們想，要真是張六房的嫡脈，那里會討媳婦不看個門當戶對的？」

陸紫翁一面說，一面就踱出了屏風背後那個好地方，喊道：「來！」

周老九和姚瑞和也跟了出來。周老九低着頭在一對棟柱中間慢慢地踱，姚瑞和站在翻軒下長窗邊，時時偷眼瞟着那一對通到內室去的排門。

陸紫翁對一個土頭土腦的男當差說道：「進去問問，二老爺起身了沒有？」回過臉，朝姚瑞和看了幾眼，「你回去罷。不許多嘴。」

周老九踱到陸紫翁跟前，悄悄地說，「剛才瑞和報告的消息，紫翁覺得怎樣？」

「暫時之間，投鼠忌器而已。」

「瑞和還說，今天早上他親眼看見胡四到張八家裏去，過了一個鐘頭，這才出來。」

「噫，胡四，沒有什麼道理；不過，趙緝庵在內呢——噢，老九，不是張八租了程子卿的廂房麼？你應該叮囑子卿留心進進出出的人兒。」

「噫，這子卿，就是太老實。」

周老九回答時頗露窘態。陸紫翁沈吟一會兒，微微笑着，正想開口，忽然那邊通內室的排門邊來了女人的聲音了：

「喔，是陸老爺和周先生麼？老爺起來了，請兩位進去罷。」

女人是一張小圓臉，淡綠色陰丹士林布的短襖，僅及乳下，黑軟緞的褲子長到脚背，一條油鬆大辮子。

七

陸紫翁和周老九報告的時候，二老板的一根粗指頭老是挖着鼻孔，一聲不出。他忽然打一個呵欠，身子一斜，（他本來躺在煙榻上），嘴裏不知咕嚕了一句什麼，伸手在大腿上拍兩下，那個油鬆大辮子的女人就挨着他坐下，給他捶着腿。

二老板雖然不作聲，他那一對貓頭鷹的眼睛老是烏溜溜地在那里轉；機警而又頗露兇相的眼

光時時從陸紫翁臉上掃到周老九臉上，然後又掃回去。

陸紫翁的話多，周老九不過偶然從旁插一兩句。可是二老板的眼光反而多和周老九「親熱」。忽然二老板將身邊那個大辮子的女人一推，精神百倍似地坐了起來。陸紫翁一句話剛說了一半，趕快縮住。二老板笑了笑道：

「想不到『張六房』墳上風水轉了，小輩裏出人才。我倒很想和這位『八少爺』結識結識。」

陸紫翁和周老九都愕然了，可是陸紫翁到底是「書卷中人」，悟性又好又快，立刻悄悄地笑着說：「二老板要結識他，他就是不敢高攀也沒處去躲呢！不過，二老板，怎樣也叫趙緝庵他們也一請就到，叨擾你二老板一番美意？」

「哈哈，那就要看機會了，少不得借花獻佛，多發幾張請帖。」

「那麼，二老板，馬上就看個日子罷？趁這幾天空擋，愈快愈好。」周老九終於也猜啞謎似的猜透個八九了。

於是半晌的沈默。二老板挺起了眼睛，似乎在那裏「看日子」。 陸紫翁和周老九都沈住了氣，陸紫翁眼角有一條筋不住地簌簌地跳，周老九卻漲紅了臉。

終於二老板將眼光一沈，自言自語地：「等新縣長上了臺再說罷。」

陸紫翁和周老九像約好似的很快地偷偷地交射了一眼。陸紫翁鼓起勇氣，正想進言，二老板早

又笑了一笑道，「昨晚上那位客人，人倒和氣，就是胃口大一點。在這裏盤桓了大半夜，總算無話不談，然而離題目總還有點點遠。嗯——」——「聽過去。」二老板頓了一頓，舉起手來，正待伸出兩個手指，忽然他背後那位大瓣子女人打了個噴嚏，二老板轉過臉去，眼光威嚴地一瞥，手就放下了，接着說，「我還要考慮考慮。」

「聽說新縣長是軍人出身罷？」陸紫翁問。

「不錯，還是現役軍官。」

「二老板，可是那一批貨，還軋在那邊，運不進來；這裏張八他們又鬧得滿城風雨……」

「哦，哈哈。」二老板一陣笑，便打斷了周老九的話。「哈哈，倒忘記了這位『八少爺』跟別的小爺們了。」突然臉一板，「紫綬，我的一句話，你們不准和他們年青人一般見識。他們說話不知輕重，行動出軌，自有政府來糾正。我只當他們是一羣瘋子。倒是還有幾位上了年紀的，譬如趙緝翁他們，應當解釋解釋。」

「是！」陸紫翁趕快回答。「那麼，胡四他們呢？」

「你瞧着辦罷。」二老板眉頭一皺，似乎有點不耐煩，但隨即微微笑着，眼光朝周老九一逼，說，「那批貨麼？過幾天，你儘管堂而皇之運進來。」

「啊！」周老九快活得忘形了，「哦，到底——」——「昨晚上，二老板昨晚上到底將那位客人對付得伏」

伏貼貼了麼？」

二老板不置可否，只將煙盤裏一張紙遞給了周老九，同時卻冷冷地說：「這點小事，何必同人家談起呢，犯不着羊肉沒喫，倒先惹一身騷呵！」

周老九和陸紫翁一邊應着「是」，一邊便看那張紙。原來是一張油印的「查緝私貨暫行辦法」。兩個人都覺得意外，遲疑地朝二老板看了一眼。二老板哈哈笑着，招了招手。周老九和陸紫翁趕快捧着那張紙走近一點。二老板指着紙上後面的一段說：「單看這一款就夠了。」

這是鼓勵人民協助緝私的辦法。略謂：凡報告私貨因而緝獲者，將貨物充公拍賣，以所得貨價之半數獎賞報告人。

周老九看明白了時，手心裏就透出一片冷汗，他正要說張不忍他們的壁報上正也抄着這一款鼓動人家去「搗亂」呢，可是二老板已經先開口了：

「明白了罷？他們拍賣的時候，你去買了來，不是正大光明的事麼？」

「是，是！」周老九兩眼睜得銅鈴大，心裏糊塗死了，卻又不敢駁回。

「哈哈！」陸紫翁卻第一次放肆地笑了，「人家說心有七竅，我看二老板的，恐怕九竅也不止罷！」

二老板笑了笑。這笑，與其說是被恭維了而高興，還不如說是獎許陸紫翁的機警。

「我來猜一猜罷。」陸紫翁微笑說，「既然是周老九去買，一定要二老板去報告了。」

哈哈，二老板一陣狂笑就歪在煙榻上了。

周老九似乎也明白了，但一時之間還不大盤算得轉。二老板把手一揮，叫了一個字：「煙。」油鬆大辮子的女人便立即忙起來。

「紫綬，公款的事，你就先去找趙緝翁解釋，解釋。」二老板閉了眼睛說。「他要是說得明白，很好；不然的話，隨他的便罷。反正新縣長不久就要到任，他未必就聽了趙緝庵一面之詞。」

「二老板放心。這一點事，只要二老板定了方針，我量力還不至於弄僵。」陸紫翁回答了，便和周老九轉身退出。

但是陸紫翁和周老九剛跨出房門，忽又聽得了一聲：「紫綬！」

陸紫翁趕快站住，應一聲「是。」

過一會兒，二老板這才慢聲說：「張八這小子，也許中用，我倒真想提他一把呢。」

「這是他的造化。且看他受不受擡舉罷。」

陸紫翁一面回答，一面卻和周老九做眼色。

八

許多「手」，明的暗的，在活動，在忙碌。

新縣長到任了五六天了。縣裏大多數人並沒覺出新縣長有什麼「異樣」，除了已經知道他是剛剛卸任的團長。

又縣裏極少數的人們卻從各自不同的立場和印象（雖然只有五六天工夫，新縣長給他們的印象卻已不甚簡單了）都有這麼一個感想：「以為是軍人出身，性情爽快，誰知道更其不可捉摸！」這一種感想流露於面部或唇舌，在二老板是躺在煙榻上皺緊眉頭不作聲，在趙緝庵是悄悄地對胡三先生說，「四五天了還沒動靜，秉公辦理云乎哉？」而在張不忍和他的新朋友們，則是籌備更逼進一步的文章和商定「請願」的代表。

同時，茶館酒店乃至大街上店鋪的櫃臺前，流動着種種的消息和意見：

「趙緝庵他們的公呈進去後，新縣長三天三夜親自弔賬簿，打算盤，還沒算出來。」

「算出來了！二老板虧空近萬。」

「笑話！縣長那有工夫自己查賬，呈子還擱在簽押房裏呢！縣長忙的是檢閱保安隊，保衛團；他本來是團長呀！」

「團長改縣長，就是準備跟小鬼開戰，壯丁訓練隊都要上前線！」

「這是瞎說了。壯丁上操快將兩禮拜了，立正稍息還沒操好，怎麼能上前線！」

「可是六房裏的老八做代表，請將訓練趕快發鎗，打靶，操野戰。聽說縣長昨天請教練官商量這

件事教練官答應得稍爲遲了一點，縣長就發脾氣道：「你不會教，我來教！」嚇嚇縣長本來是幹團長的！

「不對，不對！六房裏的老八的代表還沒派定，今天他對我說。」

「然而昨天縣長的確請教練官去商量了半天，我親眼看見他進去，好半天，才見他出來。」

「哦！你親耳聽得他們商量什麼事罷？」

「難道你倒親耳聽得？」

「不客氣，我倒曉得。縣長請教練官去，商量捉漢奸！」

「什麼縣裏有漢奸？」

「怎麼沒有多得呢！早已三三兩兩偷進來了。一律化裝。有的扮做走方郎中，有的是打拳頭賣膏藥，有的是變戲法的，有的是裝做和尚，頂多的是扮叫化子。縣長忙了三天三夜，就爲了調查漢奸！」

「聽說上頭派他來，團長改縣長，就是專門來辦這件事。」

「你們還不曉得麼：捉完了漢奸，就開戰！」

「哦哦，怪不得——」

「喂喂，告訴你，你可不能說出去呢：還有女漢奸。」

「誰誰？可是變把戲班裏那個女的？」

「倒不一定變把戲。女漢奸不扮下流人，倒是穿得極漂亮，冒充少奶奶小姐班。可是，看她的手就明白。」

「手上有暗號麼？刺得有什麼花罷？」

「不是。手是做工人的手。縣長爲了想方法捉女漢奸，三夜沒睡覺；後來決定派了縣長太太親自出馬呢！」

「呵呵！真上勁！」

「對了，那你總該明白縣長忙得很呢，那有閒工夫算什麼賬？二老板也是中國人，中國人和中國人算什麼賬，對付漢奸要緊！」

「哦——」

「咄，混蛋，虧空公款就是漢奸！你就是漢奸！」

「你不贊成捉漢奸就是漢奸！」

「混蛋！」

「漢奸！」

X縣裏的空氣就這麼又緊張又混亂。「不可捉摸」也掛在大多數老百姓的面前。這樣又過了兩三天，終於這塞滿了空間的「不可捉摸」突然「明朗化」起來。

九

霹靂一聲，驅逐遊民乞丐。這也是兩星期前有過的密令之一，然而這次不用文皺皺的高脚牌。上午召集保甲長們開了一次會，下午就由保衛團協助，大街小巷同時發動。

這時候，北街上的亦我軒照相館裏，三四位年青人已經講了好一會兒的話，大家覺得有點頭腦發脹，喉嚨越來越粗了。

「我提議一個折中的辦法，」主人陳維新竭力把嗓子逼小，想使得語氣變溫和些。「不忍兄說愛國是國民的權利和義務，我們這『國魂武術社』既以愛國為宗旨，便不應當規定有什麼入社的資格，——這解釋，理由是有的，然而我們既然名為『武術社』，就已經定下一重資格，這資格是什麼呢？就是『武術』，所以兄弟提議，社章上規定，『凡諳習武術者，皆可入社』，那就面面俱到了。」

趙君覺耐心聽完，便對張不忍望了一眼，張不忍蹙緊了眉頭，不說話。

孫老二（雅號平齋）卻先開口了：「那不是我們發起人先就沒有資格了麼？不安，不安！」

張不忍幾乎笑了出來，但是陳維新正色回答：「不然，平齋兄，這又不然。大凡做發起人的，只要有一項資格，就是『發起人的資格』，社章上的資格竟毋須拘泥。名流闊人今天發起這，明天發起那，難道他們是萬能麼？無非是登高一呼的作用罷了。」

孫老二連忙點着頭說：「不錯，不錯，我倒忘了。」忽然又皺着眉頭：「可是，下三流的人們很有會幾手的，他們仍舊要來，怎麼辦呢？」轉臉向着張不忍：「老八，不是我慣以小人之心度人，實在是新縣長昨天再三叮囑家嚴，縣境內漢奸太多，千萬要留意。」

「那麼，平齋兄是不是能夠擔保長衫班裏一定沒有？」趙君覺的嗓子又粗起來了。

「哎，話不是這麼說的。」陳維新搶着回答。他立刻又轉臉朝着孫老二：「平兄這層顧慮，倒也可以不必有辦法。將來碰到形跡可疑的人，那怕他實在會幾手，只要說他武術不夠程度就得了。」

「哦！不要人家進來，總有辦法。」張不忍眼看着桌子上那一塊新做的「國魂武術社」的洋鉛皮招牌，冷冷地說：「最澈底的辦法是根本不立什麼社。」他寂寞地笑了一笑，忽然把嗓子提高：「本來這不是咬文嚼字的時候，局面多麼嚴重！不過維新兄和平齋兄既然喜歡字斟句酌，我就反問一句：我們這社的宗旨倒底是要把多數不會武術的人練成會的呢，還是單請少數的會家自拉自唱？章程草案第二條……」

「對了，」趙君覺插口說：「這一條是宗旨，明明寫着『提倡』『普及』跟維新兄的折中辦法剛好自相矛盾！」

孫老二突然跳起來，一手抓住了章程草稿，一手向陳維新搖擺：「大家不要意氣用事。我有了辦法了。乾脆一句話：要進社的，得找鋪保！」

張不忍和趙君覺都一怔。陳維新卻舉起一雙手連聲喝采道：「好好極了！到底是孫洪昌的小老板，辦法又切實又靈活！」

「要找鋪保？」趙君覺面紅耳赤，聲音也發毛，「那——那不是……」但是一件意外的事將他的說話打斷了。一片騷雜的人聲由遠而近，幾個人慌慌張張從門前跑過，嘴裏喊道：「來了，來了！」陳維新立刻離位去看，孫老二也跟着。張不忍回頭望門外街上，早有一堆人擁到「亦我軒」的招牌下，一枝鎗上的刺刀碰着那招牌連掙了幾掙。

張不忍跑到門口，就在各色各樣的面孔中間看見了一張熟識的面孔。那是黃二姐。兩個措鎗的保衛團揚起了竹枝的鞭子像做戲似的向閒人們威嚇；又一個保衛團，也措鎗，似乎在驅趕，又似乎在拖拉那位黃二姐。孫老二也插在內，張不忍彷彿聽得他這麼說：

「……我替你作保就是了，還吵什麼！」

「謝謝二少爺，我不要保；我跟他們去看他們敢——把我五馬分屍麼？」聲音很尖脆，不像是五十多歲的老婆子。

「哈哈！黃二姐的標勁還像二十年前！」

看熱鬧的閒人們譁笑着，爭先恐後地擠擁來。有一個年紀大了幾歲的男子拉着一個年青的歪戴打鳥帽的肩膀說：「老弟，積點陰德罷！你們慫恿她鬧，要是當真鬧她起來，難道你肯給她送飯？」歪

戴打烏帽的也不回答，只是一味擠。

張不忍心想不管，但也不由自主的走攏去。有一個閒人給他開道似的叫喝着：「呃，八少爺來了！讓開！」張不忍覺得好笑。那閒人又回轉頭來，似乎有什麼話要說，但是張不忍已經到了黃二姐他們面前。

「呵，八少爺，你也在？八少奶奶好麼？」黃二姐很親熱地搶先說，立即又瞪起眼睛指着那個保衛團，「八少爺，你評評這個理：我黃二姐祖居在這城裏，老爺們，少爺們，上下三班，誰不認識，可是他們瞎了眼的，要我討鋪保！仰起頭朝四面看，我黃二姐要討個鋪保有什麼難，剛才二少爺就肯保，可是評評這個理，滿縣城誰不認識我——」

「張先生」前面一個保衛團轉過身來說，「我們奉的公事，」忽然不耐煩地挺起脖子一聲「媽的！」將竹枝一揚，「閒人們走開！」唔，張先生上頭命令驅逐遊民乞丐，縣境裏沒有職業的人，得找鋪保這老乞婆，誰不認識，可是公事要公辦！」

「我們不過關照她一聲，」那個拉着黃二姐——但也許被黃二姐拉着的保衛團說，「就惹出他一頓臭罵。跟住了我們，吵吵鬧鬧——」

「你不是說要辦我麼？你辦你！」黃二姐厲聲喊，指頭幾乎戳到那保衛團的臉上。
「媽的辦就辦，不怕你是王母娘娘！」

閒人們又譁然笑嚷起來。

張不忍皺着眉頭，看着孫老二說：「平齋兄，就請你作個保罷……」

「媽的交通都斷絕了！走開，走開！」拿竹枝的保衛團大聲嚷着，竹枝在閒人們頭上攙着。

張不忍勸黃二姐回去，保衛團也突破了閒人的包圍進行他們的職務。趙君覺站在亦我軒門前叫道：「不早了，章程還沒討論完呢！」

「哦！這個麼？」陳維新望了孫老二一眼，「剩下不多幾條了罷？那幾條，我看就可以照原案通過。」

「不過社員資格這一條呢？」趙君覺走近了說。

「我還有事——」

「我也有事。」張不忍沒等孫老二說完就搶着說，淡淡地一笑。「就是找鋪保好了。再會！」點點頭竟自走了。

張不忍走不多遠，趙君覺就趕了上來，急口說：「怎麼，怎麼，你也贊成——」

「自然贊成。」張不忍站住了，又是寂寞地一笑，「反正鋪保盛行，將來全縣裏除了有業的上流人誰都得找鋪保啊！」

趙君覺那對細眼睛睜得滾圓。張不忍冷冷地又說：「取締遊民乞丐防漢奸真正的漢奸反倒進出公門，滿嘴嚷着捉漢奸，捉漢奸！」頓了一頓，「君覺，明天，你，我，濟民，再商量罷，此刻我要回家去把整

十

家裏沒有雲仙。窗縫裏有一張紅紙。張不忍抽出那紙來一看，是一張請帖：

光

國曆十月十二日申刻潔樽候

周梅九拜

張不忍側着頭想了一想，隨手把帖子擱在書桌上，往牀裏一躺。他需要集中腦力，可是腦力偏偏忽西忽東。最像討厭的蒼蠅趕去了又飛回來的，是剛才他回家時路上所見的景象：三三兩兩的人們都在議論着取締遊民乞丐這件事，嘖嘖地歎佩着新縣長辦事認真，手腕神速。他覺得全縣的眼睛都看着新縣長，全縣城的心被新縣長的變把戲似的派頭吸住了。

也像討厭的蒼蠅一般趕去了又鑽回來的，是追看高脚牌那天下午在中心小學裏趙君覺說的「老百姓真好，可是也真簡單，真蠢！」

他煩躁地跳起身來，在屋子裏轉圈子。心裏想道：「先前，我跟他們說，當真非想出點事來做不可；

現在，事呢算是做一點了，可是，當真沒有做錯麼？已經做的，當真是「事」麼？

他仰臉看着窗外的天空，似乎盼望一個回答。有一隻什麼鳥在牆外樹頭叫，聽去像麻雀，又不像麻雀。

待到把這鳥叫聲從耳朵裏趕出，他踱到書桌邊，抓起了一枝筆，打算寫一封信給他的在T埠的朋友，忽然雲仙回來了。

「這裏的婦女智識分子真糟！」雲仙將她那「披肩」往椅子上上一擦，走向張不忍的身邊去。「誰的請帖？」周九哦，房東程先生的東家，商會會長，請你幹麼？可是不忍這裏的智識婦女跟家庭婦女同樣沒有辦法！」

「哦！」張不忍擱下了筆。

「我跟她們談了半天，『唔唔』話是對啦，」老是這一套。我請她們發表意見。她們只是笑。」指着那披肩，「倒拉住了這東西，問了許多話！」

「噫，那麼趙君覺的妹妹呢？君覺說她思想很好的罷。」

「就只有她，還說得來。可是情緒不高。」

「哦，情緒不高。」張不忍寂寞地笑着。這幾天來，雲仙老是說人家情緒不高，甚至有時連張不忍也說在內了。他看着雲仙的眼睛，又說，「她發表了意見麼？」

「她贊成婦女救護訓練隊的辦法，可是，她又不贊成那位女醫生說她頭腦糊塗，勢利眼睛，這樣的人，犯不着捧他。」

「但是拉她出來，推動她辦事，並不就是捧她。雲仙，你跟她解釋了沒有？」

「解釋的。然而我失敗了。」

「她不能理解？」

「不是她的理由很充足，我贊成了她的主張。」雲仙的口氣很堅決。「我們可以不要那女醫生，也不要那兩個傳教婆！」

「哎，哎，雲仙，那樣幹總不大好。名爲救護訓練隊，而沒有一個懂得醫藥常識的，太不成話。」

「呵，固然你也是這麼說！」雲仙生氣似的鼓起了眼睛，釘住了張不忍的面孔。一趙君芳說來說去也顧慮到這一層，所以我說她情緒不高。可是，不忍，我雖然不懂醫藥常識，童子軍救護常識我是有的；在目前，這不就夠了麼？」

張不忍勉強笑了笑，半真半假地說：「哈，我倒忘記了你是多年的女童子軍教練官呢！」

「不吹牛，真要是開了戰，我的確能夠上前方。」雲仙得意地笑着，在窗前走來走去，吹着童子軍歌的口哨。

張不認惘然拿起那請帖來，捲弄那紙角，此時他的思索忽然又集中於一點：雲仙所謂情緒不高。

他覺得最近幾天內他和他的朋友們爲的要推動人家反弄得顧慮繁多事情不能快快動這也許正是雲仙所說的「情緒不高」罷？而雲仙剛才所說的救護隊辦法也許是不錯的罷？可不是，那位女醫生和那兩位傳教婆要是拉了來，她們一定嘖嘖咕咕有許多主張，寶貴的時間和精力，白花在這解釋和疏通上。

「啊！」雲仙猛地叫起來，跳轉身，到了張不忍跟前，卻又放低了聲音，「我幾乎忘了。趙君芳又告訴我：胡四那傢伙不行，十二分的不行！他從前也經手過公款，也不清。他現在攻擊那個二老板，是報私仇。他利用我們！」

張不忍一雙眼釘住了雲仙，看着她一個字一個字說完，這才搖了搖頭說，「哦——可是，我們也是以毒攻毒。」

「不行！一定不行！胡四還有陰謀。胡四今天上午去找君芳的爸爸，咬耳朵談了半天才走；他走後，君芳的爸爸老在廳上兜圈子踱方步，自言自語，說『君子不爲己甚！』據君芳猜來，一定是胡四已經和那邊妥協，又在欺騙君芳的父親。」

「嘿！可是胡四昨天晚上來，還供給了許多壁報上的材料，——全是那二老板的陰私……」

「所以我說他有陰謀呀！我們攻擊越厲害，他和那個二老板的妥協越容易成功。他把我們當做貓腳爪，到熱灰裏摸栗子！」

「哎」張不忍嘆了一口氣，閉起眼睛不作聲；他不願意相信，但又不敢完全不信。忽然睜開眼，他劈手抓起了那張請帖釘住了幾秒鐘，然後拿回桌上，冷冷地說：「不過我終於不能斷定。如果胡四已經跟他們妥協了，我們被賣了，那麼，周九，他是那個二老板的腹心，他還來跟我拉攏作甚？」

「說不定還有更毒辣的陰謀。」

「也許。」張不慢慢地站起身來，走了一步，卻又停住，回顧着雲仙說：「然而總不是用毒藥酒來謀害我的性命。」雲仙，那我倒一定要去，看看周九的態度！」

雲仙是滿臉的不放心，可是也沒攔阻。張不忍抓起帽子，正要走了，雲仙忽又叫道：

「啊，我幾乎又忘記了。剛才回家的時候，路上碰見了黃二姐——好像跟人打過架似的；她夾七夾八說了許多話，我也沒聽清，可是記得一句：『外場都說八少爺和你私通外國，我不相信！』私通外國，她說了兩遍，我聽得很準。」

「哈哈，這倒是陰謀，然而也是用舊了的陰謀！」張不忍一邊說，一邊就走了。

十一

二十小時以後，張不忍的睡眠不足的面孔上，帶烏暈的是眼眶，蒼白的是兩頰，而射出興奮的紅光的是太陽穴帶眼梢。

仍在他的臥室。只有兩個人：他和朱濟民。

他像籠裏的一頭獅子，焦躁地來回走着。朱濟民的眼光跟着他來來往往。跟到第三趟，朱濟民突然說：「我看你也還是不要去了罷！」

「去！怎麼不去！」張不忍只把頭歪一下，依然在走。「他們兩個是自己拋棄了責任，他們不去，我就一個人去！三個人是代表羣衆的意志的，一個人也照舊代表羣衆的意志，我的代表資格沒有被取消，我就要去！」

朱濟民點頭，但也輕輕歎了一口氣。張不忍站住了，又說：「我十二分不滿意君覺，怎麼他也跟着他老太爺跑，倒不想拉住老太爺跟他跑？昨天晚上我赴宴回來，緊跟着胡四也來找我說話了；爭執了三個多鐘頭，他的千言萬語只有一個意思：羣衆運動不要做，爲的新縣長和二老板正在這上頭找我們的錯處。我的回答也只是一句話：不能夠！我們要和二老板清算公款，但也要做別的事。清算公款不是主要的救國工作！胡四他們只要私仇報了就滿意了，但是我們不能夠！」

「對的！我們不能夠！」朱濟民也奮然了，但又帶點惋惜的意味，輕聲說，「胡四呢，原也不是怪；只是趙老先生也只見其小，卻未免——」

「趙老先生到底老了，最不該的是君覺，他剛才還說輿論對於二老板忽然一變，因而不可不慎重考慮呢！」

「對了，到底是怎麼一回事？還有，周九忽然請你喫飯，我也覺得有點怪。」

「嘿嘿！」張不忍側着頭望着窗外的天空，「也許是對我示威，也許是想收買——我罷，哼哼！濟民，你說，那還不是示威？昨天晚上，周九那席酒熱鬧極啦，從頭到底兩個多鐘頭，主人和客人——除了我，談的全是二老板報告私貨的事。簡直把這頭號的土劣漢奸說成了民族英雄！周九還怕我噁心不夠，特地拉住我說：『哈哈，二老板做人真是又爽直又周到。沒一個不說他夠交情。你瞧，他又是頂頂熱心愛國，不怕結冤，報告了私貨；他跟你們真是同志——同志！』濟民，昨天晚上那席酒，是二老板搖身一變而為民族英雄的紀念酒，也是宣傳酒！」

「今天滿縣城都在歌頌這位『英雄』了！我們學校裏也發現了標語！」

「哦？你們學校裏也有？」

「校長在朝會時還對全校學生說，二老板才是真真的愛國家！」

「咄，不要臉的東西！」

「可是不忍，你說，到底這回事是真是假？」

「瞧過去是真的。」

「那麼，他自己運了私貨自己報告，那不是跟錢袋作對麼？」

「也許他報告的是別人的私貨——」

「絕對不是全縣的販私機關就只有他一個！」

「也許他使的是苦肉計。」

「我也是這麼看法，然而君覺說不是。君覺以為這是『壯士斷腕』的策略。照章程，報告人可以得到貨價的一半作獎；假如他那批貨，本來是三百，充公拍賣是四百，他得了獎賞二百……」

「只犧牲了一百，是不是？」張不忍淡淡地一笑。「然而今天中午聽說是周九買了那批貨了，可又怎麼算法？」

「當真麼？」

「好像是真的。所以我還猜不透那中間的玄虛。不過，濟民，無論如何，他這一手的確有強心針的作用。」

「不忍我猜得了。也許周九零賣出去可以得五百！」

「哦，也許。我們不熟悉商情，這把算盤暫且不去管牠。倒是他這強心針，我們怎樣對付？」

張不忍兩手交叉在胸前，又來回地走着。

朱濟民望着空中，徐徐搖着頭，移動了一步，低下頭喟然輕聲說：「羣衆太幼稚，太容易受欺騙了，——難做！」

突然張不忍轉過身來，釘住了看着朱濟民，「不是濟民，不是羣衆太幼稚，是他們的愛國情緒很」

高之故很高，所以二老板的強心針也能發生作用。我們要利用這高漲的情緒，加緊工作。我們趕快把『捉私團』組織起來。我們要說縣境裏的私貨機關一定不止一處，二老板報告的，只是……」他忽然聽得門外一陣脚步声，轉臉去看，窗外東側牆脚有一堆動亂的人影；這時朱濟民也看見了，慌忙地四顧，退後一步，似乎想找個躲藏的地方。張不忍大踏步走到門前，開了門。

第一個進來的，卻是雲仙，劈頭就問道：「你們說了些什麼話？」

張不忍沒有回答，只是朝外看。第二個進來的，是趙君芳。朱濟民定了定神說：

「原來是你們！」

「我看見還有一個呢，是誰？」張不忍關上了門。

「你們的房東，」趙君芳回答，「看見我們來，他就溜走了。」

雲仙開了門再望一下，關了門轉身說：「他躲在門外偷聽，怎麼你們不覺得？你們說了些什麼話？」

張不忍咬着嘴唇冷笑。

朱濟民驚愕地看着那位女士，那位女士卻緊張着臉看着張不忍。

「沒有什麼要緊話。」張不忍寂寞地笑了笑回答。「我們是什麼都可以公開的。派偵探，也是白操心罷了。」

「隨便談談，」朱濟民接口說，「談那位民族英雄。」

「你還說不是什麼要緊話！」雲仙對她丈夫瞪了一眼說，轉眼又看着朱濟民。「我剛到了君芳家裏去，她說今天中飯邊，陸——陸紫綬找趙老伯談了半天話。君芳只偷聽到一句：『城裏有那些是漢奸，縣長已經查訪明白。』後來，後來陸紫綬告辭，趙老伯親自送到大門外。芳你不是說，老伯送客回來，還自言自語說，年青人真真胡鬧麼？」

趙君芳點了點頭，卻目不轉睛地看着張不忍的面孔。

「我和君芳一路來，」雲仙朝她丈夫走近一步，「許多人老釘住我看，交頭接耳說鬼話。」

「這是因爲你也在朝他們看呵！」張不忍淡淡地笑着說。「雲仙！神經過敏便……」

「不是神經過敏。我確實看到有一個陰謀正在醞釀，把你我做目標。」

「把我和你當做漢奸罷？」張不忍說時微微一笑。

「我跟雲仙的意見一樣。」趙君芳把聲音放得很低。「說不定你們的生命還有危險呢！」

朱濟民在旁邊聽得清楚，不由的打了一個冷噤；他走到窗前探望了一下，便又走回來對張不忍悄悄地说，「你那個代表，還是不要當了罷。兩個已經不肯去，你又何苦獨個兒頂槍頭。」

「什麼代表？」趙君芳很關心地問着。

「就是壯丁訓練隊的代表，去見縣長請願，要求發槍，打靶，教野操。」朱濟民回答。「本來孫二和陳維新也是代表。可是他們剛才派人來說，他們都不去了。」

「你也不要去！」雲仙對張不忍說，卻又轉臉望着趙君芳，「對不對，芳三個人裏只去了一個也沒有意思。」

張不忍皺着眉頭瞥了他們三個一眼，慢慢地說，「我要是也不去，以後便不用對壯丁們說話。我是去請願，並沒違法，何必神經過敏。」

暫時大家都沒有話，只有張不忍一個人來回地走着，脚步聲窸窣窸窣地。

張不忍把帽子拿在手裏，對雲仙說，「明天的壁報，稿子都有了；那篇『從取締遊民乞丐說到大漢奸』就放在第一。回頭我還想寫幾句關於『報告私貨』和『捉私團』的文字。」

張不忍昂然走了。朱濟民扭了扭身子，也說，「我學校裏還有事。」

屋內剩下兩個女的。趙君芳望着窗外，呆看了一會兒，轉身拉住了雲仙的手。

十二

壁報的×期，第一篇文章和最後一則短評，確實頗為鋒利。然而×縣人大部分似乎都沒注意。這是因為有一件更驚心的事壓住在人們頭頂。

差不多和壁報的貼出同時，由保甲長們傳出消息，漢奸們已經在大街小巷都做下了暗號，而這些暗號是有軍事作用的。

保甲長們這些消息從那里來的呢？縣政府新縣長本是現役軍人，頂明白這些把戲。老百姓們凜凜然各人在自己門前搜尋有沒有什麼異樣的，——譬如白粉畫的尖角或圈兒。一個上午，滿縣城忙着這，又談論着這。

搜尋沒有結果，滿縣城的眼光都惶惶然望着縣公署。新縣長是軍人，他有沒有法子解救總該有中飯喫過不久，有人聽得軍號聲了；有懂得的，說這是「集合」。人們慌慌張張互相報告，互相探聽。終於知道了是新縣長檢閱保安隊和保衛團，人們中的好奇的又一齊向教場擁去。

新縣長坐在馬上，多威風，這才像是能夠保境抗敵的陪同新縣長檢閱的，有鼎鼎大名的二老板，也有趙緝庵，有胡四，也有陸紫翁。胡四跟陸紫翁時時交頭接耳。

從教場裏飛出來的縣長的訓話，不用播音機，頃刻間也就傳遍了街頭巷尾。縣長說：取締遊民乞丐是防漢奸，誰反對誰就是漢奸！縣長又說：他相信本縣的紳士，凡有恆產恆業的，沒有一個是漢奸；甘心當漢奸的，都是既無恆產，又無恆業！縣長又說：壯丁訓練程序自有皇皇政令，不得無故要求變更，搖惑人心！

在大街上，周九那鋪子的前面，一個人堆裏裹着嘈雜叫罵的餛飩。大家認識的黃二姐滿臉青筋指着商會職員姚瑞和叫道：

「你這小鬼，你倒有臉說八少奶奶的娘家不及你的娘老子是東門賣豆腐干的！」

「賣豆腐干」姚瑞和卻冷冷地一臉奸猾，「也是正當職業，哼什麼八少奶奶看她一雙手，誰不知道女漢奸打扮得闊，可是一雙手不肯掙氣，怎麼辦？」

「你這死了要進拔舌地獄的！」黃二姐嘶聲叫着就撲過去想打他巴掌。姚瑞和躲開了，卻也捲起袖子來。閒人們忙把黃二姐拉開，又喝道：「阿和，不要亂說！人家少奶奶！」

「狗屁少奶奶！」姚瑞和像發酒風，滿嘴唾沫飛濺。「張家的阿八犯了法，他的老婆還是少奶奶？」
「什麼話犯法還出憑據來！」人堆裏好幾個聲音喊。

姚瑞和怔了一下，但立即又膽壯起來：「憑據？今天的壁報，就是憑據！他反對取締游民乞丐，縣長訓話，反對的就是漢奸！他冒充壯丁隊的代表請什麼願……」

「不是冒充！我們公舉他的！」好幾個聲音。

「不冒充也犯法！他是漢奸！」也是好幾個聲音。

這吵鬧的餡子發酵了，人聲鼎沸，動起武來。程子卿在櫃臺內急得亂叫：「不要打架，不要打架！人家鋪子門前！」

十三

那天晚飯時分，張不忍和雲仙在自己屋裏，雲仙的面色不定，張不忍的，卻是鐵青的。

「他們把壁報撕了。」張不忍的聲音略帶興奮。「可是有許多人不要讓撕，又打了起來。我去找孫二和陳維新，都說不在；他們都躲開了！」

「趙緝庵呢？也不見你麼？」

「沒有找他。這老頭子跟什麼二老板講和，看來是千真萬確的！可是胡三先生還見我，他說趙老頭子和他還是要告二老板的虧空公款，不過他又勸我不要再弄什麼壁報，再什麼請願。他們就是那老主意，只反對土劣的二老板，不反對漢奸的二老板！」

雲仙歎了口氣，半晌後這才說：「君芳告訴我，他們造的我的謠言，相信的人多得很呢！我真想不到我這雙手會闖了亂子！」

「笑話雲仙，」張不忍拿住了雲仙的手，「跟手不相干！問題是在新縣長的宣傳工作做得巧妙。二老板那一支強心針似乎效力也不錯。可是不要緊，我們慢慢地總可以挽救過來。壯丁隊裏……」

一句話沒完，雲仙忽然跳起來，對張不忍搖手。「好像聽得門外有腳步聲呢！」雲仙附耳說。

果然有極輕的聲音在門外。張不忍臉上的肌肉驟然收緊了，他側耳再聽一下，便猛然大踏步跳到門前，開了門。

「是你哦！」張不忍看清了門外是程子卿時，捺住了性子冷淡地說。

程子卿遲疑了一會兒，終於挨身進來。

賓主對看着，像是都在等候對方先發言。終於是程子卿勉強笑着說：

「張先生，莫怪；我是喫人家的飯，受人家的使喚，沒有辦法……」

「不要緊！張不忍不耐煩似的打斷了他的話。我們的話都是可以公開的，不怕人家聽了去！」

「咳咳，是——不是那個，」程子卿滿臉通紅，眼光看着地下。「這回，不是來偷聽張先生的說話，不敢……不是他們叫我來……」

「哦，很好！」張不忍尖利地說，一雙眼逼住了程子卿的面孔。

程子卿擡眼和張不忍的眼光對碰了一下，忽然像下了決心，低聲說，「張先生，我知道你是好人。我來通報你一件禍事——他們，他們，縣裏，打算辦你一個罪，教——教唆壯丁，擾亂治安。」

「呵！」雲仙驚得叫出來。

張不忍卻不作聲，只把兩道尖利的眼光逼住了程子卿的臉。

程子卿的態度也從容些了，更低聲地說：「二老板恨得你要死，這人是殺人不見血的。張先生，你還是避一避罷！」

雲仙走前一步抓住了張不忍的手，這手有點冷。雲仙的手，卻有點抖。張不忍把這抖的手緊緊捏住，就對程子卿說：「謝謝你，程先生，我都明白了。」

「那麼，你避一避罷。」程子卿又叮囑一句，便像影子似的走了。張不忍望着烏黑的門外，虔敬地，

像教士對着聖像，好半天。

「你打算怎麼辦？」掩上了門，雲仙轉身來輕輕說。

「沒有什麼辦。程子卿是忠厚的商人，膽小些。況且這也不是避不避的問題呵！」張不忍慢聲回答，微微一笑。

十四

第二天，一清早，縣城外河埠頭來了一條船；船裏走出三個人，拿着漿糊桶，毛刷，廣告紙，就從城外一路貼起來。廣告是賣眼藥的，紙上端畫着一個戴眼鏡禿頂的大鬍子，一派的親善氣概。這三人一隊一路張貼到城裏，就有七八個小孩子跟在背後指指點點說笑。

廣告是大街小巷都貼。也有只貼一張的，也有並排貼兩張的。這眼藥是外國貨。同屬這一國的賣藥廣告常常有人到X縣裏來張貼，X縣人向來並不覺得奇怪。然而這一次卻引起了注意。

中心小學附近有兩個閒人研究這些新貼的廣告。穿長衣的一位歪着頭說：

「哦，街東的，全是兩張一排，街西的只貼一張。哈哈，招紙帶得不多，送不起雙份了。」

「不是罷。我看見他們還剩下一大捲。」麻面的短衣漢子表示了不同的意見。

「哼！你看見？」長衣人把眼一瞪。「你說，爲什麼兩邊不一樣，多難看！」

麻面漢子只用兩手摸着臉，承認了理屈。可是長衣人還不肯下臺，看見有人從中心小學走出來，就迎上去叫道，「喂，校長，看這些廣告，一邊雙份，一邊單張，可不是帶的不多麼？」

校長眯細着眼睛看了半晌，忽然正色答道，「那有意思的，我說，那有作用的。你瞧，這是小鬼的廣告啦。」

「哦，小鬼的廣告，不要弄錯了罷？」長衣人遲疑地說，聚精會神再看那些廣告。

「一定不錯！」校長鄭重宣言，「瑞和老弟，講到這上頭，哈，你就不如我了！」

麻面漢子在旁邊撲嗤一笑。但是恐怕那位商會職員見怪，趕快走開。商會職員姚瑞和倒也並沒覺出，一手摸着下巴，沈吟地說，「小鬼的，哦，那——我就要去報告會長了。」

「對呀，我說是有作用的。」

「不管有沒有，我一定要去報告。」姚瑞和一邊說，一邊就匆匆自去。他逢人就說，「眼藥廣告是小鬼的，」有時更加上一句，「有作用的！」

立刻滿街的人都在談論這件事了。有人還做出（也許是想出）統計來單的是多少，雙的又是若干。待到大街上那茶樓裏的高雅茶客們研究這件事，「作用」已經具體化而為「軍事上的暗號」。

「一定是暗號！」陸紫翁大聲說，「雙雙單單是引路的水滸傳上祝家莊裏——的白楊樹，可不是暗號麼？」

胡四坐在陸紫翁斜對面，不住地點頭。

姚瑞和滿面紅光，像打了勝仗那樣來了。最近半小時內，他已經一口咬定那「暗號」是他的發明，因而儼然已是一位堂堂的「民族英雄」。可是見了陸紫翁，他還不能不是老樣子的商會職員。當陸紫翁朝他笑了一笑時，他趕快將兩手在身邊一逼，臉兒上什麼表情也沒有，眼光射在自己的鼻尖。

滿縣城的老百姓都爲這新來的「暗號」而惴惴不安，說不定什麼時候會有千軍萬馬殺來呵！然而茶樓裏的陸紫翁卻談笑風生：「好在新縣長是軍人，縣長一定有辦法！」

下午，聽說縣公署召集了緊急會議。會議還沒散，就紛紛傳說要大捉漢奸。三點鐘光景，果然全體保甲長協同保安隊和保衛團分途出發。又一次震驚全城耳目的大事件。漢奸捉到了沒有？誰是漢奸？老百姓們一時無暇顧及。老百姓們親眼看見的，是新貼的那些眼藥廣告全數被撕去了。

太陽快落山的時候，廣告已經肅清完畢。無數的戴眼鏡禿頂的大鬍子都被押解到教場上，堆成一堆小山。就在那里放了一把火燒掉。上千的人，在那里看這又縣有史以來的盛典。

「各位父老兄弟諸姑姊妹！今夜可以放心睡覺了。敵人的暗號已經消滅，這全靠縣長爲國爲民，勇敢忠義！縣長萬歲！」

在火光中作了這樣簡單而莊嚴的演說的，是三天前報告私貨的二老板。羣衆拍掌。姚瑞和雖然

是「暗號」的發見者，卻沒有資格演說，也雜在人堆裏拍掌。

然而同在這時候，四個保安隊，二個法警，簇擁着張不忍夫婦到縣公署去了。當夜沒有出來。

十五

早晨六點到八點，壯丁訓練發生了好幾次的擾亂。教練官怒跳得脚也酸了，然而過半數的壯丁們固執地不肯服從口令立正稍息。他們要求更有實用的操法。

街頭巷尾，有人聚談着張不忍夫婦被縣長「請去」的消息。一些眼睛睜得滾圓，一些唾沫飛濺。十點過後，趙緝庵、胡三先生，一臉嚴肅，去見縣長。他們要求保釋隔夜被留住的兩位。

縣長說：「並沒難為他們。謠言多，我是愛護他們才要他們進來休息幾天。可是今天正有一件事要請大家來商量，兩位來得剛好。」

縣長拿出一張紙來。兩位一看，第一行是——「以一日貢獻國家。」

大概這件事又得命令全體保甲長出動了。X縣是天天在熱鬧緊張的空氣裏的。

流彈

夏丏尊

蘭芳姑娘跟了我弟婦四太太到上海來，正是我長女吉子將遷柩歸葬的前一個月。她是四太太親戚家的女兒，四太太有時回故鄉小住，常來走動，四太太自己沒有兒女，也歡迎她作伴。因此和我家吉子滿子成了很熟的朋友。尤其是吉子和她年齡相仿，彼此更莫逆，吉子到上海以後，常常和她通信。她是早沒有父親的，家裏有老祖父、老祖母、母親，還有一個弟弟，一家所靠的就是老祖父。今年她老祖父病故的時候，吉子自己還沒有生病，接到她的報喪信，曾爲她歎息：

「蘭芳的祖父死了，蘭芳將怎麼好啊！一家有四五個人喫飯，叫她怎麼負擔得起！」

這次四太太到故鄉去，回來的時候，蘭芳就同來了，我在四弟家裏看見她，據她告訴我，打算在上海小住幾日，於冬至前後吉子遷柩的時候跟我們家裏的人回去，順便送吉子的葬。從四太太的談話裏，知道她家的窘況，求職業的迫切，看情形，似乎她的母親還託四太太代覓配偶的。

「三伯伯，可有法子替蘭芳薦個事情？蘭芳寫寫據說還不差，吉子平日常稱贊她。在你書局裏做校對是很相宜的。」四太太當了蘭芳的面前對我說。

「女子在上海做事情是很不上算的。我們公司裏即使薦得進去，也只是起碼小職員，二十塊大

洋一月，要自己喫飯，自己住房子，還要每天來去的電車錢，結果是賠本。對於蘭芳有甚麼益處呢？」我設身處地地說。

「那末，依你說怎樣？」四太太皺起眉頭來了。

「蘭芳已二十歲了吧，請你替她找個對手啊！做了太太，甚麼都解決了。哈哈！」我對了蘭芳半打趣地說。

「三伯伯還要拿我尋開心。」蘭芳平常也叫我三伯伯。「我的志願，吉子姐最明白，可惜她現在死去了。我情願辛苦些，自己獨立。只要有飯喫，甚麼工作都願幹，到工場去當女工也不怕。」

「她的親事，我也在替她留意，但這不是一時可以成功的，還是請你替她薦個事情吧。她如果做事情了，食住由我擔任，賠本不賠本，不要你替她操心。」四太太說。

「事情並不這樣簡單，從這裏到老三的店裏，電車錢要二十一個銅板，每日來回兩趟，一個月就可觀了，還有一頓中飯，要另想法子。——況且商店都在裁員減薪，薦得進薦不進，也還沒有把握。」這次是老四開口了。

四太太和蘭芳面面相覷，空氣忽然嚴重起來。

「且再想法吧，天無絕人之路。」我臨走時雖然這樣說，卻感到沈重的負擔。近年來早不關心了的婦女問題，家庭問題，女子職業問題等等一齊在我胸中浮上。坐在電車裏，分外留意去看女人，把車

中每個女人的生活來源來試加打量，在心裏瞎猜度。

吉子遷葬的前一日，家裏的人正要到會館去作祭，蘭芳跑來，說四太太想過一個熱鬧的年，留她在上海過了年再回去，她明天不豫備跟我們家裏的人同回去送葬了，特來通知，順便同到會館裏去祭奠吉子一次，見一見吉子的棺材。

從會館回來，時候已不早，妻留她宿在這裏。第二天，家裏的人要回鄉去料理葬事，只我和滿子留在上海，滿子怕寂寞，邀她再作伴幾天。她勉強多留了一夜。第三天早晨我起來的時候，已不見她，原來她已冒雨僱車回四太太那裏去了。喫飯桌上擺着一封貼好了郵票的信，據說是因爲天雨，又不知道這一帶附近的郵筒在那裏，所以留着叫滿子代爲投入郵筒的。

「在這裏作了一天半的客，也要破工夫來寫信。」我望着信封上娟秀的字蹟，不禁這樣想。信是寄到杭州去的，受信人姓張，照名字的字面看去，似乎是一個男子。

隔了一二天，我有事去找老四，一進門，就聽見老四和四太太在談着甚麼「電報」的話。桌子上還擺着電報局的發報收條。

「打電報給誰爲了甚麼事？」我問。

「我們自己不打電報，是蘭芳的。」四太太說。

「蘭芳家裏有了甚麼事？」我不安地向蘭芳看。老四和四太太卻都帶着笑容。

「三伯伯，你看，昨天有人來了這樣一個電報，不知是誰開的玩笑？」蘭芳從衣袋裏摸出一張電報來，電文是「上海××路××號劉蘭芳，母病，速轉杭州回家。」不具發電人的名字。

「母親沒有生病嗎？」我問蘭芳。

「前天她母親剛有信來，說家裏都好，並且還說如果喜歡在上海過年，新年回來也可以。昨天忽然接到了這樣的電報，問她她說不知道是甚麼人打的。叫她從杭州轉，不是繞遠路嗎？我不讓她去，不好，讓她去也不放心。後來老四主張打一個電報到她家裏去問個明白。回電來了，說家裏並沒有人生病。你道蹊蹺不蹊蹺？」素來急性的四太太滔滔地把經過說明。

「一個電報，變成三個電報了。電報局真是好生意。」老四笑着說。

「那末打電報來的究竟是誰呢？」我問蘭芳。

「不知道。」蘭芳說時頭向着地。

「電報上的地址門牌一些不錯，如果你不告訴人家，人家會知道嗎？你到此地以後天天要寫信，現在寫信寫出花樣來了，幸而那個人在杭州，只打電報來，如果在上海的話，還要釘梢上門呢。我勸你以後少寫信了。」四太太幾乎把蘭芳認爲自己的親生女，忘記了她是寄住着的客人了。

蘭芳赧然不作聲。

「蘭芳做了被人追逐的目標了，這打電報的人前幾天一定還在杭州車站等着呢，等一班車，不

來等一班車，不來，不知道怎樣失望啊。這樣冷的天氣，空跑車站，也夠受用了。」我故意把話頭岔開，同時記起前幾天看見的信封上的名字來。「杭州姓張，一定是他了。」這樣想時，暗暗感到讀偵探小說的興味。

第二天喫飯的時候和滿子談起電報的故事。從滿子的口頭知道蘭芳和那姓張的過去幾年來的關係。知道姓張的已經是有妻有女兒的人了。

「這電報一定是他打來的。蘭芳前回住在這裏，曾和我談到夜深，甚麼要和妻離婚，和她結婚咧，都是關於他的話。」滿子說。

我從事件的大略輪廓上，豫想這一對青年男女將有嚴重的糾紛，無心再去追求細節，作偵探的遊戲了。深悔前幾次說話態度的輕浮。

星期日上午，滿子和鄰居的女朋友同到街上去了，家裏除娘姨以外只我一個人。九時以後陸續來了好幾個客，閒談，小酌，到飯後還未散盡。忽然又聽見門鈴急響，似乎那來客是一個有着非常要緊事務的。

「今天的門鈴爲甚麼這樣忙。」娘姨急忙出去開門。

我和幾位朋友在窗內張望，見來的是一個二十多歲的青年，光滑的頭髮，蒼白的臉孔，圍了圍巾，攜着一個手提皮箱。看樣子，似乎是才從火車上下來的。

「說是來看二小姐的。」娘姨把來客引進門來。

「你是夏先生嗎？我姓張，今天從杭州來，來找滿子的。」

「滿子出去了，可有甚麼要事？」我一壁請他就坐，一壁說。其實心裏已猜到一半。

「真不湊巧！」他搔着頭皮似乎很踟躇不安。「夏先生的令弟家裏不是有個姓劉的客人住着嗎？我這次特地從杭州來就是爲了想找她。」

「哦，就是蘭芳嗎？在那裏。尊姓是張，哦……那末找滿子有甚麼事？」

「我想到令弟家裏去找蘭芳，聽說令弟的太太很古板，直接去有些不便，所以想託滿子叫出蘭芳來會面。我們的關係，滿子是很明白的，今天她不在家，真不湊巧。」

「那末，請等一等，滿子說不定就可回來的。」我假作甚麼都不知道。

別的客人都走了，客堂間裏只我和新來的客人相對坐着。據他自說，曾在白馬湖念過書，和吉子是同學，也曾到過我白馬湖的家裏幾次。現在杭州某機關裏當書記。

「據說吉子的靈柩已運回去了，她真死得可惜！」他望着壁間吉子的照相說。

我苦於無話可對付，只是默然地向着客人看。小鐘的短針已快將走到二點的地方，滿子還回

來。「滿子不知甚麼時候才回來——我只好直接去了。」客人立起身來去提那放在坐椅旁的皮

篋

「戲劇快要開幕了，不知怎樣開場，怎樣收場？」我送客到門口，望着他的後影這樣私付。

爲了有事要和別人接洽，我不久也就出去了，黃昏回來，按了好幾次門鈴，才見滿子來開門。

「爸爸，張××來找你好幾次了，他到了四媽那裏，要叫蘭芳一淘出去，被四媽大罵，不准他進去，他在門外立了三個鐘頭，四媽在裏面罵了三個鐘頭。他來找你好幾次了，現在住在隔壁弄堂的小旅館裏，臉孔青青地，似乎要發狂。我和娘姨都怕起來。所以把門關得牢牢地。——今天我幸而出去了，不然他要去叫蘭芳，去叫呢還是不去叫？」

「他來找我做甚麼？」

「他說要託你幫忙。他說要自殺，蘭芳也要自殺，真怕煞人！」才捧起夜飯碗，門鈴又狂鳴了，娘姨跑出來露着驚惶的神氣。

「一定又是他。讓他進來嗎？」

「讓他進來。」我拂着筷子叫娘姨去開門。

來的果然就是張××，那神情和方才大兩樣了，本來蒼白的臉色，加添了灰色的成分，從金絲邊的眼鏡裏，閃出可怕的光。我請他一淘喫夜飯，他說已在外面喫過，就坐下來氣喘喘地向我訴說今天下午的經過。

「我出世以來，不曾受到這樣的侮辱過，戀愛是神聖的，爲甚麼可以妨害我們。我總算讀過幾年書，是知識階級，受到這樣的侮辱，只好自殺了。我豫先聲明，我要爲戀愛奮鬥到底，自殺以前，必定要用手鎗把罵我的人先打殺！還有蘭芳，看那情形也要自殺的，說不定就在今天晚上……」

他越說越興奮，鬚髯手鎗就在懷中，又鬚髯自殺的慘變即在目前的樣子。我默然地聽他說，看他裝手勢，一壁趕快喫完了飯。

「請問，你現在到我這裏來，爲了甚麼？」我坐在他旁邊，重新改變了態度從頭問。他似乎有些清醒了。

「一來是想報告今天的經過，二來是想請先生幫忙。」說時氣焰已減退了許多。

「這經過於我無關，用不着向我報告。至於幫忙，更無從談起，我不知道你和蘭芳的情誼，蘭芳又不是我的親戚。我連做媒人的資格都沒有。何況你們是戀愛！」我冷淡地說。

「先生是我們的老前輩，關於戀愛，曾翻譯過好幾種書，又曾發表過許多篇文章。我們對於這些著作，平日是當作經典讀着的。在先生看來，我們青年應該戀愛嗎？」

「我決不反對戀愛。可是慚愧得很，自己卻未曾有過戀愛的經驗。關於這點，我倒應該向你受教的。聽說，你已結過婚，而且有了兒女了。你戀愛蘭芳，本身當然有許多荆棘。你居然不怕，我真佩服你有勇氣。」

他默然了一會，似乎在沈思。

「我已決定回家去離婚了。」

「那末，蘭芳和你的情誼到了如何程度了呢？今天你到我弟弟家裏去的時候，曾見到她嗎？她會出來招呼，向女主人介紹嗎？」

「沒有，我去敲門，把名片從門孔裏遞給女傭人，立了一刻多鐘不見來開門，那位太太的罵聲就起來了。蘭芳不出來，也許是怕羞，說不定從中有人在阻撓，破壞我們的戀愛。我和蘭芳相識已四年了，我爲了她，曾奮鬥到現在。」說到這裏他鄭重地從衣袋裏摸出一個紙包來，一啞，這裏面有她和我合拍的照相，許多封給我的信。愛情這東西培養很難，破壞是很容易的。如果有人來破壞我們的愛情，我一定要和他拚命。」他又興奮起來了。

紙包攤開在桌子上，露出着粉紅色和淡藍色的許多信封。我叫滿子替他包好，不去看牠。

「據你說來，今天的事情，關係還在蘭芳身上。她如果肯直爽爽地把你當作未婚夫來介紹，就甚麼問題都沒有了。我們的那位弟太太待蘭芳並不壞，至於你們的關係如何，當然未曾明瞭。你知道上海的情形嗎？在上海，陌生的男人上門去追逐女人叫『釘梢』，是要被打——『喫生活』的，你只受罵，還算便宜呢。哈哈！」

「我不想再說甚麼了。拿起喫飯前已看過的晚報，無聊地來再看，把眼光放在『學生佔住北站車

輛滬寧滬杭夜車停開」的標題上。客人仍是一指導」咧「幫忙」咧，說了一大套。

「你要我幫忙些甚麼呢？」我打着呵欠問他。你的目的是要蘭芳愛你吧。她究竟愛你不愛你，權在她自己，我有甚麼方法可想？至於說有人妨害你們的結合，更沒有這回事。蘭芳是在親戚家裏作客的，那裏並沒有你的情敵。你儘可放心。」

客人還沒有就去的意思，低了頭悄然地坐着。

「怎樣？我不是已對你說得很明白了嗎？你還有甚麼事？」

「我想叫蘭芳不住在上海。蘭芳這次出來原和我有約，冬至節邊就回家去的，忽然說要在上海過年了，我曾打過一個電報，還是不回去，所以特地跑到上海來找她。她如果一天不回去，我也一天不回杭州，情願死在這裏。」他說到「死」字，又興奮起來。

我對於這狂熱而黏韌的青年，想不出適當對付的方法來了。

「蘭芳的回不去，照理有她的自由。你既這樣說，我明天就去關照舍弟家裏，叫他們不要留她，送她回去吧。好了，話說到這裏爲止，你可放心回旅館去睡覺，明天也不必再來了。」

我立起身來替客人開門，他這才出門去。

第二天早晨，我還睡着，又聽得門鈴響。那姓張的客人又來了。據娘姨說，她起來掃地的時候就見他在我家前後蕩來蕩去好幾次了的。

我披了衣服下樓去，見他已坐在客堂裏。眼睛紅紅地，似乎昨晚不會睡着過的樣子。

「不是昨天已答應過你了嗎？由我去勸四太太，叫她不再留蘭芳在上海。我打算今天喫了夜飯就去說。日裏是沒有功夫的。」此外還有甚麼事？我問他的來意。

「我怕蘭芳要自殺，也許昨晚已經……」

「決不會吧，你似乎有些神經異常了，據我的意見，你在上海已沒有事，可以就回杭州去了，蘭芳不日也就可回到自己家裏去，此後的事情，完全看你們的情形怎樣。」我抑住了厭憎的情緒，這樣勸說。

「我有一封信在這裏，想託滿子替我代為送去給蘭芳，安慰安慰她。」他說着從衣袋裏摸出一封厚厚的信來。

「又是信！」我在心裏說。我對於這種黏纏扭捏的青年男女間的文字遊戲，是向所不快的。爲了逃避當面的包圍起見，就答應照辦。笑着說：

「阿滿，就替他做一回秘密郵差吧。——去去就回來，不要多講話。」

打發滿子去後，我就去穿大衣，戴帽子。客人見這樣子，也就告辭而去。

正午回來喫中飯，滿子尙未回轉，從娘姨口裏，知道那姓張的又來捺過好幾次門鈴，有一次從後門闖進來，獨身在廚房裏站了一回，拿起娘姨所用的鏡子來照了又照，自歎面容的憔悴。

「這位客人樣子有些癡」，娘姨毫不客氣地下起診斷來。

黃昏回到家裏，滿子早已轉來了。據說，蘭芳也有回信給姓張的。他下午又來守候過幾次，最後一回拿了信去。蘭芳在那裏，仍是有說有笑的，並不怪四太太。看樣子似乎他們之間問題還很多，或者竟是張××的單相思。

晚飯後我冒了雪到老四那裏，正在和老四、四太太、蘭芳圍了爐談說日來的經過，忽聽見有人敲門。

「一定又是那個癡子別去理他。」四太太說。

「還是讓他進來吧，好當面講個明白。」我主張說。

老四和我去開門，來的果然就是他。老四和他是初見，「尊姓台甫」一番寒暄之後，就表示日來怠慢的抱歉，且聲明即日送蘭芳回去，勸他放心。

「蘭芳，這是你的客人，你也出來當面談談，免得我們做旁人的爲難。」老四笑着叫蘭芳。

蘭芳經了好幾次催促才出來，彼此相對，也不說甚麼。四太太在後房和娘姨在談話，「癡子」「癡子」的聲音，時時傳到耳裏來。

「現在好了，他們已聲明就送蘭芳回去，我答應你的事情，總算辦到。今晚我還要到別的朋友那裏去，你也可以放心回去了。」我這樣三面交代，結束了這會見的場面。

接連下了好幾天的雨夾雪，姓張的到第二天還沒有回去，幾次來捺門鈴，我卻都沒有見到他。過了三天，我又到老四那裏，老四一個人在燈下打五關。據說四太太昨天下午親自送蘭芳回去了，豫備在蘭芳家裏留一夜，明天可以回到上海。本來打算等天晴了才走的，因為那姓張的只等上門來嘈雜，所以就冒了雨雪動身了。

「這樣冷的天氣，太太真心堅……都是那個癡子不好。」娘姨送出茶來，這樣說。

國事，家事，雜談已到了十點多鐘，雪依然在落着，正想從爐旁立起身來回家，忽聽得四太太叫娘姨開後門的聲音。

「回來了，好像充了一次軍！」四太太撲着大衣上的雪花進來。

「爲甚麼這樣快？不是豫備在蘭芳家裏宿一夜的嗎？」老四問。

據四太太說，她和蘭芳才從轎子下來，就看見那姓張的，原來他已比她們早到了那裏了。四太太匆匆地把經過告訴了蘭芳的母親，看時間尙早，來得及趕乘火車，就原轎動身，在蘭芳家裏不過留了半個鐘頭。

「我們都是瞎着急，睡在鼓裏。」蘭芳的母親既知道女兒已有情人，爲甚麼還要託我管這樣，管那樣，幸而我還沒有替蘭芳做媒人。蘭芳也不好，爲甚麼不明白明白告訴我們。那個癡子，在她們家裏似乎已是熟客，儼然是個姑爺了，還要我們來瞎淘氣。」四太太很有些憤恨。

因為四太太在車子裏未曾喫過晚飯，娘姨趕忙燒起點心來。我也不管夜深留在那裏喫點心，大家又談到姓張的和蘭芳。

「照情理想來，這對男女的結合，並不容易。男的家裏已有妻和小孩，女的家境又不好，暫時要靠人幫助，爲蘭芳計，最好能嫁個有錢的丈夫。唉，天下真多不湊巧的事。」老四感慨地說。

「男女間的事情，不能用情理來判斷，戀愛本是盲目的東西。在西洋的神話裏，管戀愛的神道，眼睛永不張開，只是把箭向青年男女的心胸亂放。據說這箭是用藥煮過的，中在心上又舒服又苦痛，說不出的難熬，要經愛人的手才拔得出呢。」我的話引得老四和四太太都笑了。

「依你說來，蘭芳和那癡子都中了那位神道的箭了。那末，我們的爲她們淘氣，算是甚麼呢？」四太太笑說。

「只可說是流彈了。哈哈。」我覺得「流彈」二字用得恰好。

「真是流彈。哦，電報費，來回的船錢，火車錢，橋錢，汽車錢，計算起來，很不少呢。這顆流彈也不算小了。」老四說。

「還要外加煩惱哩，前幾天多少嘈雜淘氣，這樣大雪天，要我去充軍！」四太太又憤憤了。
「總之是流彈，如數上在流彈的賬上就是了。」老四笑着說。

Handwritten notes in the left margin:
 此の
 十二
 八
 C.N.C.
 高4
 市人
 上

(一) 錄目作創者作書本

愛航土父

打兩

城鄉躡酒還一朝

沙

火棲

間的悲
下踏集

位英

蹇先艾：

親(中篇)二角五分
餅(短篇集)三角五分
線(短篇集)三角
(短篇集)二角

機集(論文集)六角
(短篇集)九角

鄭伯奇：

霧(短篇集)四角
雄(短篇集)三角
集(短篇集)七角
家(短篇集)七角五分
集(短篇集)五角
劇(短篇集)五角
集(散文集)四角

科爾沁旗草原(長篇)即
大地的海(長篇)即
端木蕪良：

江羊第八月
綠葉的三代(長篇)九角
故事(長篇)四角五分
上(短篇集)三角五分
(短篇集)四角五分

蕭軍：

山中牧歌(散文集)二角
漂泊雜記(隨筆集)四角五分
夜記(短篇集)三角五分
南國之行(短篇集)三角
春天之夜(短篇集)五角
天(中篇)二角五分

艾蕪：

售出有均店總上海店書明開書各列上

